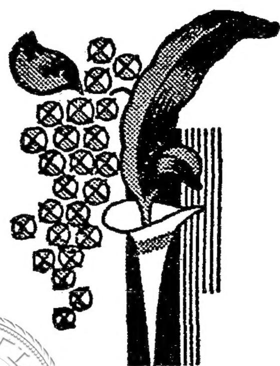
冥初近志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自序

作文讀文，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我不欲作，而手不得不作，是眞作者。我不欲讀，而口不得不讀，是眞讀者。古來奇人異事，與文人何涉，而文人輒喜記之。文人記之與他人又何涉，而他人輒喜讀之。讀之不已，又從而蒐輯之，點校刋布之，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湯臨川點校虞初志，已多事矣，山來又嫌其未足，而輯新志，醒愚尤嫌其未足，而輯續志，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然吾不知其何心，吾又從而輯近志，吾亦不知吾何心也！吾自問之還自答曰：蓋出於不得已也。然則鄭醒愚張山來湯臨川皆出於不得已也。吾與彼數人不得不輯而輯之，世有不得不讀者，其讀之！　民國二年八月編者自序。



例言

一　是編擬張山來鄭醒愚虞初新志續志而作，搜輯近數十年來名人之文；故曰「近志。」

一　是編所輯文集爲多，間及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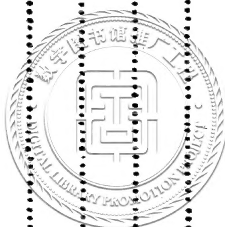
一　是編以編輯先後爲次序，一如新續志例。

一　是編收羅浮游記北戴河游記，依新志收南遊記之例。

——二十一年九月增訂重編——

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虞初近志　目錄

第六卷

第七卷

卷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一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竹工方義生傳

左輝石

方義生，爲竹工，湘潭人，少不羈，任俠尙氣。其族祖某，故爲棒師，嘗取鐵釜置於背，召都中健兒與之約曰：「釜破畀金十。」衆爲圜陣逼之，棒雨下，卒無能近釜者。義生大喜，學焉，未幾兼習拳法。道光初，始自潭來寓居於湘鄉八都之桂花樹。當是時，兩邑豪民悍族，或相仇怨爲爭奪，必挾重貲招方；方至，抹額登場，當者輒仆，益喜自負。一日，其友人偶爲講孟子世俗所謂不孝章以諷之，乃大慚，不終席馳去。初方父沒，母貧，不能自存，既改適，無子，方迎養焉，一切昏定晨省悉如禮；至是悔，乃更引刀施鋸，以供朝夕，而謝其黨不復出。論者謂方之獷悍，其友乃能箴之；友固佳士，而方亦奇人也。然方自此意忽忽若有忘，問其故，曰：「吾早歲浮舟洞庭而

下，抵漢上，走大江南北，所傳聞類多草澤亡命，豪奸大俠；意謂從古英雄，大抵如斯。昨聽友人講孟子，始知聖賢好道理儘多，悔此生未嘗學問，徒作一不解事漢耳。」予聞其言而異之，且敬之。念方意氣踔邁，幾二十年，卒能自悔以歸於正，而又事母孝，與人交性耿介，不苟爲然諾，求之士類，殆亦不可多得。而顧困於賤役，銷歇聲華，使人指而目之曰：某竹工，某竹工，爲可悲也！予知方久，欲爲立傳不果。今年春，方以弟貿易故，去之臨武藍山間，不復見，乃爲敍其梗概如右。

方爲人在雅俗之間，自改行易轍後，生平嗜好，無一存者。惟花月之夕，傭工歸來，取壁上琴撫之，或有客至，佐以清歌，則漏四下不休。甲寅冬夜，予偕二三友訪之，見方方安絃操入拍後，繁節促音，不可斷絕，如聽大軍厮殺，萬馬奔騰，金鐵皆鳴。已復掀髯吐聲，演「漢壽亭侯義釋曹瞞」一齣。蓋當年好事之態，猶依稀見於面顏間云。

書姚三保事

劉可毅

姚三保，故江寧伎，以色名。洞庭葉芝屏過江寧，其所善綑三保美。雨，芝屏飲且醉，夜往見三保，雨右至右袂障，左則障左袂，淋漓項脊皆濕，足踐泥濺濺有聲，遲登三保牀。三保自他歸，燭之，痘瘢運眷頳如錢，自咽以上，酒聲閣閣暴溢；瞋目曰：『此何所？』曰：『余姚三保也。』芝屏亟起持三保視曰：『嘻！』當是時，三保名聞靑溪間，饒貲者爭先欲見不得，獨喜與芝屏居。芝屏伯兄仕河南，號嚴正。三保欲歸芝屏，伯兄堅不欲，曰：『吾家世無此涼德；』則强芝屏遊西安。凡二年，假他事至江寧，老嫗襁一子出，曰：『嘻！母死六日矣。』先是芝屏遊西安，有以白金三千媒三保者，事急，曰：『予一弱女子，芝屏夜冒雨過，不以爲褻，義不可忘，呱呱者或得生命也。』投之嫗，仰藥死。

武進劉毓麟曰：余聞之龔賜秋曰：『吳城伎錢愛雲者，故善南昌駱震孫。或言震孫死，愛雲蚤起馳十里，出順化門外，哭震孫擣間，卒刎死。』嗚呼！士爲知己者死！愛雲者可以不死；而必與三保同以一死見，嗚呼！果輕於世之所謂士者哉！

書義傭陸慶事

熊其英

同治十年二月二日，無錫青城鄉余敬秀之第三子步雲，因父疾病，夜以小刀斷手指一，煎湯以進，父疾尋瘉。熊其英曰：孝哉余氏子也！其殆感陸慶事而興起者耶？

陸慶常熟之沙洲人。父兆松早世，母王氏遺腹生慶。先是族人謀奪王志，王以死拒。慶二姊，會歲飢，母子四人，貧乏不自存。余氏之賢，曰晦齋翁者，常往來沙上，敬王苦節，時時周恤之；慶遂傭於余。同治己巳春，晦齋翁病作，醫言不治，慶朝夕禱於神，願身代主人以死，久之不應。慶嘗聞人言割股可瘉疾，獨念翁無子。而翁於是時，方欲發人心聾聵，爲庶幾堂新戲，以救鄉約之窮；世賴翁，翁固不可死。誠若人言，吾何惜一割？爲且此肉所以報也。於是慶俟人靜，焚香於竈，禱畢，徑伸一指，而以一手取斫柴斧斧之，一擊，斧忽騰躍而上；時夜色照窗戶，陰風肅然，吹雙燭欲滅。再斧，骨碎有聲，三斧，左手中指落矣。慶既以爐中灰掩創血，隨取所斷指，投藥煎之以進翁，翁服後，夜半汗出，病良已。慶初不自言，或詰之，則詭辭以對，後乃稍稍洩之如此。且

曰：「某於指落時，不知有痛，亦竟不痛也。」翁聞泣曰：「肌膚至愛也，父不能以是得之於子，吾乃得之於陸慶哉。」自是翁視慶如子，並爲請於應敏齋方伯表其閭。越二年，而余之族有「步雲斷指」之事。

甘瘋子傳

何曰愈

甘瘋子，江蘇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鬬虎，踰高絕遠，捷疾如飛。淡嗜欲，不事家人生產。遨遊名山，足跡半天下，性任俠，道遇不平，輒爲人排難解紛，故人以「瘋子」名之。

嘗遊報國寺，坦臥簷際，適故人至，瘋子佯寐不與語；故人倦，亦斜睡柱下，瘋子乃以右手抱柱起，鎖髮其中，遂出。少頃，臥者醒，不能轉側，曰：「必甘瘋子所爲也。」日且晡，瘋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惡作劇，亟出我！」瘋子仍以手挾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瘋子色自若，見者皆驚。

遊黃山，喜其幽邃，雖人跡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窮歷乃已。至蓮花峰，峯高數丈，四面陡削

如幢，上平如砥，瘋子遂飛身登其顛，見梵宇一區，頹落成者，瘋子喜，以爲斯峰猨狖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詫爲武陵之遇。遂整衣入殿宇，雖不甚華藻，而幽敞精潔，花木蕭騷，鳥聲上下，落英糝徑，草碧無塵，迥異人世。步至禪房，見牀帳几案，陳設煥爛，頗怪之。乃偃息榻上，見帳隅懸小木魚，一戲擊之，俄聞門聲呀然，二麗人自屋後出，修眉皓齒，霧鬢雲鬟，見瘋子，驚顧錯愕，卻行欲避，瘋子趨前揖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示迷途？』二女曰：『君何人，烏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惡僧擄至此，同難十餘人，皆幽閉窟室中，已數年矣，不能自脫，故强顏偷生。憫君孤旅，宜速行，遲則齏粉矣。』瘋子詰其故，女曰：『賊膂力絕倫，猛獸不敢近。朝出暮歸，上下如隼，行且至矣，君宜疾行。』瘋子哂曰：『某雖駑，若欲歸，請爲若除之。』女曰：『君得毋誇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肉骨也。雖然事若不濟，是禍君也。』曰：『若無我慮，賊往來徑路，若爲我告之，某自能辨。』女乃引瘋子出，指峭崖曰：『賊往來皆道此，君當慎之，勿視爲等閒也。』遂退。瘋子乃翳身叢薄間，凝神以俟。少焉，紅日銜山，杳無踪兆。潛探首下視，遙

見一人，緣溪而來，行且近，諦視之，僧也，熊腰虎體，軀幹修偉，背負一囊，步履如飛。及崖下，乃緊帶撩衣，聳身而上。瘋子出其不意，騰足踢其胸，僧頭，略一喘息，乃解其囊，復賈勇而登。立未定，瘋子又飛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顛而瘋子亦仆。有頃，瘋子起，僧亦抖擻躍上，瘋子俟其甫登，竭力踹之，僧兩手握其足，二人遂俱墜崖下。僧傷已重，而互相挽結，猶獸鬬山足，瘋子墜時，幸僧爲之墊，傷稍輕，乃乘間擊其要害。僧瞑目曰：『某稱雄數十年，未逢其敵，今遇子，命也。』乃三躍而卒。瘋子復躍而上，爲女賀曰：『幸不辱命，賊已斃矣。』於是盡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縋諸女子下，訊諸里居，一一送之歸；自茲瘋子之名益震。

至嶺南，有巨室某，富甲一郡，劇盜數十輩，謀往刦之。瘋子適至，微聞其事，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隱身潛伏。夜未半，忽聞門外人馬沸騰，火光燭天，巨室舉家驚惶，不知所措，瘋子知盜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盜飛立屋簷，瘋子殲之，繼至者十餘輩，皆擊墜庭中。羣盜見屋內寂然，無敢復登，天將曙，羣盜相謂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盜應聲起，倏登牆際，見先登

者尸相枕藉，仰見一人，踞坐樓脊，知爲異人，哀之曰：『某等唐突，自貽伊戚，自茲以往，不復相犯矣。』瘋子曰：『若知悔，且舍若。』羣盜遂鼠竄。東方既明，瘋子乃下，巨室跽謝曰：『與君素昧平生，忽蒙高義，拯某於厄，敢以家貲之半爲謝。』瘋子不答，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義士也，既不受謝，而死者纍纍奈何？』瘋子曰：『來！偕詣邑宰；』白其事，遂飄然而去。其排難解紛多類此！

嘗乘驢渡河，水深沒腹，驢不能涉，乃搴裳挾驢而過。

其子某，亦有父風，瘋子慮其及於禍；一日，召子至，以手撫其頂，背遂傴。子跪泣請教，瘋子曰：『與其勇而危，孰若無勇而安。今若體雖殘，禍其免矣。』後年八十餘而卒。

或曰：瘋子本儒生，曾登進士第，任某邑令，緣事賜帛東市，夜半而甦，遂匿其名，隱於黃冠云。

路娟傳

張采田

路娟者：路姓，娟其名也。家世纓裾，高曾躋通顯，父典方州，祇此一女，愛如掌珠。中年罷官，僑寓維揚，揚爲鹽莢之場，冠蓋通衢，婦女妝飾，窮極多巧，綾紈組繡，日日不同。娟貌既豐美，尤善修飾，頭鬟爽鬘，雅合天然，香名傳播，傾動鄰里。

都生惠官，娟中表親也，年纔弱冠，有叔寶之姿。一日，至娟家謁其父母，娟下簾窺之，愛戀之誠，結於夢寐。生居比女家，迨後往來既稔，知其弱妹，請以外兄禮見，母許之，因喚娟出拜汝兄。娟屬意既切，是日忽聞母喚，反樂爲赧，忸怩不前。母催曰：『汝兄候汝久矣，何遲遲耶？』半晌始隨衆出，常服晬容，不加膏沐，光彩動一室。時生在求凰，猝覩麗質，神魂搖蕩，幾不自持。急起爲禮，娟答禮訖，從母側而坐。母曰：『聞甥善屬篇翰，昨舅見甥一章，吟哦不去口，如甥才藻，世有幾人！』因顧娟曰：『汝亦喜筆墨，異日當從汝兄學，不患無出息也。』娟唯唯。又曰：『汝所寫方寸字，可將出，命汝兄一評。』娟曰：『久不作書，手生澀矣，不足以見人。』母笑曰：『既不肯示人，可請汝兄書一做格臨之。』生方恐無隙以入也，聞之大喜，即應曰：『諾。』翌日，娟

遣門嫗，執「剡谿蟬翼硬黃箋」求書生立綴顧夐荷葉杯詞二首以進。詞曰：

「春盡小庭花落，
寂寞凭檻斂雙眉，
忍教成病憶佳期，
知麽知？知麽知？」

「記得那回相見，
膽戰鬢亂，四肢泥柔，
人無語，不抬頭，
羞麽羞？羞麽羞？」

娟得詞，反覆循玩，如有所思，終日懨懨，若不勝其淒咽者。娟父母家敎夙嚴，非家人不得

入臥內，非親戚不喚女出見；生每至女家，寒暄外無他言。娟或時於屏角暗窺，兩情遙結，苦無由達，惋歎而已！

一日，聯舫游平山堂，生瞰女父母不在，遽前捉其褏窺曰：『精哉繡也，』娟立斂足，正容曰：『兄不懷善意，我將訴諸姈；尙敢輕薄否？』生惶恐欲遁，娟挽之笑曰：『與兄戲耳。雖然，此間耳目多，後勿復爾。』生由是益惑之。歸卽端楷寫孫光憲浣谿紗一闋曰：『試問於誰分最多？須隨人意轉橫波，縷金衣上小雙鵝。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復因門媼以達，欲以動女，娟報以書曰：『桃李之嫌，男女所愼，我家壼教，君所素知，妾雖不敏，亦嘗竊聞詩禮之訓矣。君子作事，固當慮其終始，枉尺直尋，將焉取爲？雖然，君之心，妾之心也，以君家世，馳一介之使，事當無不諧者！妾言盡于此，珍重自愛！如曰不然，青鳥明之。』生知女不可以非禮干者，亦答曰：『環誦來教，謹珮弗諼！此生不諧，寧終鰥耳；斯言匪戲，必當有報。』因暗蓄求昏意。

會其父自故鄉來，已先有所聘矣，生恐女之知也，不敢往來女家。迎娶之夕，女方晨興，命侍婢理鬟，聞之大驚，揮翠搔頭於地，因謂婢我體中不適，遽起擁被而臥。淚痕熒熒然，殷於茵枕間，父母覩女如此狀，皆大憂恐，不知所爲，求籤問卦，邈無愈期，醫藥之費，傾盡家產。雖生之音問間闊，而女之結想不釋，母最痛女，急爲之議親以禳之。且慰曰：『兒已擇嘉耦，願保玉體，勉副好期。』娟泣曰：『兒昨得一夢，甚噩，恐一日累母，望母勿過哀。』因歎曰：『我病不起矣。』取生所書顧夐詞吟歎數四，嬌啼被面，反席未安，趨而視之，氣已絕矣。

訃聞，生覆杯而起曰：『吾殺吾妹矣，奈何奈何！』自是精神恍惚，每寤寐間，必見女來招，衣青灰衫，淡紅裹襖，黑綢夾褲，鬟額鬢珠，宛若平生；數年之後，始不復覩焉。嗟夫！娟一女子，而志烈如此！彼擁峨冠稱丈夫者，獨何人哉？光緒丁酉，采蘩在京師，話婦人節行，因舉路娟事，同人多太息之，且被之詩歌者，而采蘩乃著娟之傳云。

稗史氏曰：男女之愛，人所同也，君子不責焉。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謂娟耶？我雖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惠官耶？悲夫！

采蘩傳

張采田

采蘩者，世家女也。談者忘其所出，爲金閶某妻。某號端生，亦簪纓之裔，隱其姓氏不書。采蘩自幼娟慧，貌國色，尤善時世裝，覆額鬢然，雙趺纖好。既與端生定情，恩愛甚篤，取所著繡履分繫之，曰：『苟離別，毋忘此履，見此如見妾也。』生無父母，客揚舅氏幕。女依生寡嬸居，嘗蓄一婢曰秋雲，頗明黠，朝夕不離左右。事嬸以禮。嬸有女惠姑，甚相得焉。同居李氏子，儇佻無行者也，艷女美，目之屢矣；因託故來女家，時以茶果餉，嬸亦時答之。相處既熟，一日李母至，女方刺繡，乃曰：『奶奶，大郎不在家，得毋苦寂寞耶？盍過我門馬將？』馬將者，葉子戲，蘇最盛行；女故好之，聞之欣然而往。李亦見，母指曰：『此汝嫂，此汝嬸，此汝妹也；各揖之！』歡謔無所不至，燭而歸。自是日以馬將邀女，李必雜其中。會清明上塚。全家行飲福禮，女託故不勝杯杓，趨臥榻假寐，李乘醉躡之，因與亂焉。李又調秋雲，雲怒之以目曰：『汝戲我姑，尙欲及我耶？』因泣

諫女，女曰：『汝毋溷我事；不然，且笞汝。』雲泣而止。女嘗以所藏履贈李；李有客，端生友也，李私以女事告，且炫之以履。客至揚，告端生，生懸盜履，視之果妻物，大怒，不自容，終夕徬徨，舉佩玉擲者再，誓不殺其妻不止；急命裝歸。女聞夫至，靚妝出，生見之益怒，夜不與同牀。晨卽向女索履，女惶恐不知所爲。秋雲勸生，投之以杯曰：『汝一履尙不得，何有於汝身？吾不願見此無廉恥婦；』連呼輴，逐之去。嬸及惠姑聞聲，亦來勸，女號𢥠撲地曰：『吾得罪夫，尙何面目在此；吾不去，是益傷夫心也。』因向生叩頭，願郎善事嬸，復執惠姑手，泣別嬸，秋雲亦泣。女嫁物一無所携，獨與秋雲至其表姑家，至則不飮不食，晝夜哭，搴秋雲袖呼之曰：『吾悔不聽妹言，以至此，更何以見吾夫哉？』雲好言慰藉，泣不能仰，須臾無聲。女曰『吾口苦，妹爲我點茶來。』雲去，女卽解帶自經。繩絕不得死，家人皆環守；女求死不能得，則益哭，顏色慘沮，無人狀。姑使人諭生，生不聽，嬸私憐之，歐生之出也、迎以歸。女號泣曰：『兒罪孽深重，爲夫棄，不敢尤人，願終身婢事嬸。』女不歸臥室，物皆不御，髮不櫛，面垢不洗，衣不浣，晝雜家人操作，夜則與惠姑

同榻處。每無人時則哭，以口齧臂，指掐之，兩臂盡破，無完膚，病削支離，三閱月矣。未幾，生以他事返，聞女尙未去，方欲有所言，女急披衣跳而出，跪生前泣曰：『妾不肖，觸郎怒，妾縱負郎，郎獨不念三年夫婦情耶？且郎索妾者履也，今還郎履。』因勢力齧一小指斷，血淋淋濺襟袖曰：『以此還郎履。』生大驚，急抱持曰：『奈何爲是！卿之心我知之，所不待卿如平時者，有如皎日。』女哭，生亦哭，左右皆泣下。是夕女宿生所，詢履所自？生出以示女，且告之故。女歎曰：『妾萬死負郎，無以自解矣。雖然，今日妾再生之年也，當爲郎著之一盡歡。』呼秋雲移鏡臺，梳掠悉改舊容，生亦安焉。女自是奉生益謹，生歸則艷妝炫服，惟恐不當其意；生出則卽垢面敝衣，無怍色；雖戚鄙罕見其面。嘗勸生納秋雲，生以女故未忍也。會寢病，女刲股進，不愈。生索斷指，女曰『郎怎癡？此不潔物，尙縶戀耶？』佩之含笑而逝。女哭謂秋雲曰：『我十餘年靦然人世者，特以夫恩未報耳，而今已矣，夫何言哉？』卒自縊於夫側而死。秋雲痛女，亦不嫁，依惠姑以終老焉。端生有贈內詩，其一曰：

「猶有經年未斷魂，　一回相見一溫存。
卿能忍死何須怨，　我已傷心莫再論。
憔悴殘花空有淚，　思量逝水了無痕。
從今世世爲夫婦，　休說來生更報恩。」

予亦賦采蘋詩二十六韻曰：

「縹緲乘鸞女，　西洲艷色傳。
瓊枝移日下，　絳樹出花前。
妙擬芙蓉韡，　空遮玳瑁礶。
求男誇衛寶，　還胥得潘安。
比翼秦台鳳，　凌波洛水仙。
雕櫳迎滿月，　繡幌鶴輕烟。

踏雪搖珠佩，嘶風縱錦韉。
眉纖張尹畫，腰細沈郎憐，
銀箭催歡袂，華燈慘去筵。
端居星比婺，小別月移躔。
偶向牆東住，因忘李下嫌。
斜門穿戲蝶，曲沼笑飛鴛。
雅調音初拒，柔情夢已牽。
幽期春悄悄，良會雨厭厭。
慘黛羞還聚，融朱媛更妍。
微啼流粲枕，輕汗挹香棉。
力怯頻欹腕，嬌多欲並肩。

方期歡永合，俄嘆勢分鶱。
上掌珠翻碎，妨身玉不完。
綠鬟雲擾擾，紅筋淚綿綿。
腸斷秦宮鏡，心酸蜀國弦。
因君逢薄怒，使妾抱離愆。
痛骨哀同穴，春絲軟似蠶。
擘釵拚血污，留玦表心堅。
覆水難歸海，行雲不上天。
辰歌新樂府，爲唱想夫蓮。」

稗史氏曰：采蘋以大家女而失身，一死不足自贖；不然，以彼其志，動神鬼而爍金石，宋伯姬陳孝婦豈遠哉？予嘗於朋友廣坐中及此旨，使夫知者不爲，爲者不悔：若采蘋者，可以觀矣。

今列女傳

母儀

王闓運

孝聖憲皇后，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麵，所至店肆輒大讎，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値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爲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懼，譴令入末班。孝聖容體端頎，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及爲太后，約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聞於四海。

準回之平也，有女納於宮中，生有美色，專得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切報復，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讎，上益悲壯其志，思以恩養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駕出，太后乘平輦直至上宮，入便閉門，

宦侍奔告，上遽命駕還，叩門不得入，以額觸扉，臣御號泣，聞於內外。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啓門。上入號泣，俄而大慟，頓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天子有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善於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草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既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却暑，無食不可以爲炊，子試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爲讋言，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

貲矣，乃得八萬；若先斬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闔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繻笠女爲諡微。

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隨之；至於見賣逼淫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辯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年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

是邪?於是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竊久不出,誠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諭皇上,願伏其罪。』於是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上遂能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傍者莫不惶急流汗,舌咋不敢卒聽,及得溫旨遣出,或猶戰悚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

女童既出,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還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寬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郭壽青傳

闕名

士有一技一藝，皆足以自立，而名傳於世；若秋之弈，僚之丸，養由基之射，干將莫邪之劍，雖小道有足觀焉。亡友郭壽青彈琵琶絕佳，金石絲竹之屬，莫不通其神妙；而外此碌碌也。壽青之學，學於王老五；而老五又學於其妻者。風清月白之夜，燈紅酒綠之時，聞壽青琵琶者，皆神氣飛越，感與上下，四絃之中，千變萬狀，烏乎！何其奇耶？丁酉六月既望，余與沈少鶴李兆陽諸子，泛舟安平渡口，壽青亦抱琵琶至。時夜已半，月色水光，涵虛無際，壽青乃彈水操之曲。徐聞遠遠有伊啞聲，既有喇叭聲，傳點聲，士卒呼唱聲，自遠而近。忽而炮聲隆隆然，旗聲瑟瑟然，刀聲鏘鏘然，櫓聲悠悠然，風聲水聲蕩蕩然，兩軍激戰之聲，轟轟然烈烈然；若周郎之火赤壁，岳侯之破洞庭，而足以振人尚武之氣也。畫然一聲，四絃俱寂，余舉杯勞之。壽青曰：『吾技固未佳；然視臺南中無有出吾右者。嗟乎！吾學無所成，而僅以琵琶顯，吾其窮乎？雖然，兄若肯以文傳，吾無憾。』越十年，而壽青竟以貧病死，年三十有二，烏乎哀哉！

壽青諱維嵩，臺南郡人。祖父某以商致富，父某好音樂，尤愛客，暇輒歌唱於堂。壽青少時，

教以技則了悟，而琵琶尤精。顧壽青豪華子，不善治家人產，十數年間，萬金蕩盡，遂至抑鬱以終。遺一妻及女，而所愛之琵琶，且不知何處去矣？烏乎！又何傷也？

漣子曰：吾聞明季有湯琵琶者，以絕藝游江南北，名著一時，其後亦以貧病死；壽青之技，不知視湯何若？而運命則同。烏乎！士有抱奇才異能，侘傺不得志以死者，何可勝道？吾傳壽青，吾尤有無限之感情，縈繞而不能已已！

章大傳

熊其英

熊其英曰：嗚呼！倫紀之間，豈非士大夫責哉？自士大夫不完其性，而獨行乃往往見諸農工婦女微賤不識字之人。薛君春畬，嘗爲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偉哉！不亦偉哉！

章大，崑山之楊湘涇人。兄弟二人，同業薙髮，大無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云。大有姊，嫁匪人，歸依大，與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爲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爲？』遂出之，終身不復娶。章二不檢於行，癮鴉片，薙髮所得錢，兄弟分貯竹筒中，米鹽家用，大獨任之。二自私

其筩，猶時時苦不足，大竊得其意，輒以入己筩錢誤入弟筩以足之，二病咯血，大出錢令就醫，二靡其錢，歸詭述醫言，謂病無庸藥，但多吃肉可瘉；大於是日烹肉供弟。大與弟章二處，衣食率自取舊惡者，人間汝弟吸鴉片乎？必曰無之；汝家衣食，汝一人謀乎？必曰無之。大之愛弟妹，出於天性，久之，章二亦變大甚。大出歸或晚，章二與二子候伺之，常相望於道。而是時里中有諸生某者，事母有違言，大語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皆欲裂，呼之薙髮，獨望望避之，不某應云。大卒咸豐六七年間，年四十餘。

贊曰：章大一鄙工耳，余遇之，亦將以工役之，乃其內行若此；役人役於人，名實之間，可不辨哉？春畬述大事甚核，余據來稿潤色爲此傳，豈第欲爲大留其名耶？

曹南朱勃傳

楊峴

曹南字公午，歸安縣射邨人。讀書彊記，唐至今名家詩歌，類能覆誦。余十六七時，詫爲奇絕；南曰：『不然，朱勃勝遠矣！』

朱勃字又新，居近南，余櫂舟訪焉。月夜拉勃登舟，問八十一家文字，口汩汩如瀉銀瀵，雞鳴始執手別；自是勃屢過余，輒信宿去。南授徒城中，相見尤數。南淸癯喜修飾；勃黑而胖，腹大如五石瓠，衣裳或顚倒不自覺，兒童相隨以笑。一日，余與飲酒家樓，勃狂啖狂譚；啖大飽，譚未既其說，頭觸几睡，鼾聲如雷鳴；南醉忽怒罵世無知乃公者，推案起，羹汁淋漓汙滿身，樓上下客皆驚散。勃試勾股術，姚侍郎元之拔冠一郡，補博士弟子員。未幾，南馳書告余曰：「勃死矣！」初勃病熱，飲附桂；南止之勿聽，遂死。南己酉舉於鄉，徒步入都，應春官試，不售。歸益自放，詩稿盈尺皆散棄。湖州未陷前，叔兄拖山猶見之，日嘔血升餘，旋亦死。

論曰：使二子生乾嘉間，諸老輩從容提倡，所造當有異，遽以是封，惜哉！南獲一第，霸於鄉，致金錢不復顧聲名。勃事母孝，嘗客三四十里外，心動，雖大風雨，必亟歸省，人嘖嘖稱道之，烏乎，可風矣！

吳學相傳

俞樾

鄞之爲邑，其南瀕江，江潮逆入，則鹹水敗稼，惟內水足，乃可以禦之；故鄞人勤雨，視他邑尤切。光緒二十二年，自六月至七月不雨，其近江之處，鹹潮大至，田禾被傷。有鄞塘鄉姜山里人吳學相者，農夫也，齋宿祈禱，冀得甘雨，數日不應，乃奮然曰：「若再不雨，田疇皆斥鹵矣。且連歲不登，戶無積粟，今又如此，民何以堪！吾聞天井山有龍潭焉，人投其中，雨則立至。吾本鄉愚，無補於世，捨吾一身而四境霑足，不亦善夫！」七月甲午朔，越六日己亥，晨起飯食訖，浴於家，笠而出。及午不歸，妻戴氏豫聞其言，猶疑未必然也；至是乃大驚，徧問於所往來者，皆曰無，則至天井山，覩於龍潭，赫然存焉。其面如生，方聚謀所以斂，風雨驟作；家人祝曰：『能稍息以待其斂乎？』應聲而止。棺甫合，雨又作，歷二日許始霽。是時也，百里以內，無不得雨，鹹潮不入，田禾復蘇，歲乃有秋。邑文學諸生與父老數輩言於有司，附祀於城隍廟三義祠。

論曰：往年浙中大雨，數旬不止，吾邑蔡家橋有章菊泉者，年八十餘，日夜跪而求晴，不效，乃縊而死。余有詩哀之；且以吾邑戴侯神及新市鎮大官廟爲例，決其必爲神。戴侯名繼元，宋

延祐中以拯溺而水死成神，封保濟顯佑侯。大官不知姓名，其人開米肆，歲大饑，貶糶以予貧民，米盡，抱升斗赴水死，亦成神。蓋匹夫一念之堅固足千古也。今又得吳學相事；章菊泉以死求晴，吳學相以死求雨，其愚均不可及哉！余又聞杭州留下有海松和尚，亦以一死禱雨，至今其鄉人廟祀之。嗚呼！世之居禹稷之任者，尙鑑於玆！

劉氏兩童記

俞樾

光緒十四年，江西民劉姓者，學生二子，一倒生，一順生，兩首兩身，手足各二，而臍有皮骨相連屬，不能分；今年六歲矣。其祖母挈之至蘇，寓居獅林寺，有欲觀者，輸錢五十文，於是往觀者如市。其臍下骨長可一尺，粗可徑寸，下有一孔，蓋臍眼也。兩童共之，骨柔軟，左之右之皆可；故兩童可對立，亦可側立，但不能並立耳。臥則肩相壓也，行則四足前，却甚捷。大小溲則一童蹲，一童伏而俟。予之酒，一童飲，兩童醉；予之果餌，食無算。面目白潤，言語清朗，兩童相似也。而其性各異，一和順，一暴戾，飲食爭先後，物玩爭美惡，或至相搏擊捽抑，撲地復起，而骨不傷。汪

耕餘觀察呼至寓中觀之，爲予言如此。

論曰：爾雅稱「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而迭望」；蓋四方異氣所鍾，自古有之。然郭注云：「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則是半體之人耳。若夫兩體相連者，前史所載，亦往往而有。漢平帝元始元年，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四臂共胸。靈帝光靈二年，雒陽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晉愍帝建興四年，蔡新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胸以上臍以下各分。南齊武帝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雙生二兒，胸以下臍以上合；並見五行志。然大率胸下臍上相合，則是孿生而未判者耳。惟唐虞鳳中，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以獻於朝。夫使兩胸合而爲一，則不可得而析；既可得而析，疑非合而爲一，殆必有物以連屬之。或與劉氏兩童相類乎？史文簡略，不得而詳，而自來皆列之咎徵。夫五行災異之說，通儒之所不信，樹連理則以爲瑞，人合體則以爲痾，豈理也哉？徵之近代，明嘉靖中麻城民宋氏婦生兒，兩頭四臂兩足。嘉靖在明代尙爲盛時，亦有此異；然則爾

雅以爲四方異氣，洵不虛矣。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二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田興傳

田北湖

明太祖起布衣，不十五年而成帝業。芒碭之英，濠濮之靈，慮運來歸，聚合於草澤。智者決謀，勇者奮力，始終左右之，以經營天下。一時懷抱奇特，抑塞於闇世而無所求試者，皆得抒其不平之氣。盡效志願，相與定大計，平大亂，而告武功之成。拜爵明堂，刻券盟府，十人爲公，二十八人爲侯。諸從龍者，遭逢其盛，無不致身榮顯，姓氏光於史册，祿邑及於子孫。未有與共憂患，屏絕功名，飄然遠引，不屈於萬乘之主，如田興者也。開國之初，記載草率，畸行高義，非史官所及聞；私門譜錄，又復蕪雜失次。予述茲傳，以表祖德而高廟之軼事遺詞，足以資野獲焉。

君諱興，無字，山東青州府安邱縣人也，齊王之孫子，守在故邑，本支百世，未嘗他徙。高祖

而上，多以材武入仕籍，趙宋之亡，先後陷陣殉節至二三十人。元主中原，恥食其祿，終元之祚，歷三四傳，一門族姓，無服事北廷者。曾祖祖父，皆隱於農，暇則驅車遠賈，往來兩河之間，扶急救難，好行其德，時人以義俠稱之。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君生於大石莊。

君軀幹魁梧，幼而好勇。兒時入塾，所經關羽廟，階石纍二十四級；一日數過，與羣兒超距為戲，久之一躍而登。猶以為未足，復舉周倉像旁百斤之鐵刀，跳舞升降。洎為塾師所見，驚告家人，意將戒之。祖父皆曰：『是兒生有神力，吾族又武世家，今天下多事，吾輩期望至殷，竊喜孺子可教，不墮祖業於地，力誘掖之不暇，奚忍沮其志氣哉？先生勿過慮也。』自是廢讀，武藝益進。少室僧置會顏神鎮，徵集四方教師，君往較技，無有與敵，時僅十六歲耳。中途逆旅，遇儒人談古人事者，怦然動焉。竊所乘馬，盡購諸史鑑，荷擔以歸，朝夕展覽，幾忘寢食。尤喜袁了凡綱鑑，出入懷挾，兩袖若不能屈伸，蓋數十寒暑，未嘗少間也。

君既弱冠，出走四方，貿遷土物，徧於江淮之南北，什一所入，悉以周濟道路之貧困者。或

遇不平之事，必出死力以營救；嘗曰：『吾一販夫，家無王侯之富，手無尺寸之柄，生平志願，百不一酬，自念既披人皮，即當稍盡人道，以求此心之所安；苟有危急之狀，寃苦之情，入吾目中，不能爲之救其難，捍其患，乃吾之所至痛，不啻負疚於身也。』至正丙戌，阻雪潁州之老子集，如厠，見太祖癟臥草堆，已兩日不得食，無過問者。掖至旅舍，爲之治湯藥，備衣履，知其孤露，載與俱行。太祖不耐瑣屑經紀，使附豆船返臨淮，既厚其資且慰之曰：『他日有緩急，願以告我！』同伴竊竊訕笑，羣謂此丐形狀詭異，令人嘔逆作惡，天與窮骨，乃至懶不可醫，不旦暮塡溝壑者，吾弗信也。

自後汝潁淮泗，數與太祖遇，遂結義爲兄弟。君故長於太祖，太祖事之若同產。太祖曰：『吾受子亦多矣，而窮蹙流離如故；四海雖大，吾無容焉。』君曰：『子固非常人也！吾不足爲子畫生計，大亂將及，何施而不可，丈夫貴得時耳。』會方國珍踞台州，張士誠亦以販私嘯聚於淮，江淮亡命之徒，爭往依附。太祖欲納草求効，君曰：『鼠輩昏於淫利，但負海濱之嶼，其人

其地，皆不足與屈伸者。古來有事，無論爲帝爲王，爲寇爲虜，必根本於大江以北，黃河以南。」已而太祖入滁州，君飲郭子興，亟游揚之，太祖因以見重，卒得假藉兵柄。君又陰求羽翼，先後引進胡大海常遇春諸故人，北取滁和，南收姑孰，君所決策爲多。時時語太祖曰：「元以苛虐致盜賊，無賴乘間而逞，民陷水火，虎狼復相搏噬；有仁者出，稍稍問其疾苦，保全其生命，使得一見天日，可以唾手得天下，寇不足平也。」每聞太祖下名城，輒厠流亡中，潛覘軍紀，將士有劫掠爲暴者，必馳書相報，以盡忠告。起兵以來，周旋六歲，所受委託亦至重，顧踪跡飄忽，未嘗留行間。太祖知不可强，始終待以客禮。及丙申克金陵後，不復至太祖所。

洪武三年，六合來安間有虎患，朝夕傳警，歷五六月，一時獵戶弓手，更番迭進，諸捕虎者悉爲所傷。詔求壯士甚急，益增所懸賞，卒無應者。君方行賈沂兗，轉運六合紙葛鍋瓷諸貨，歲必再至；慨然曰：「我所經行之地，乃有虎當道乎？」徒手飼山谷中，旬日而殺七虎，土人感其義，日具牛酒，迭相慰勞。更治舍於六合之曲澗，君故愛其幽僻，流連不欲去。縣官賫金帛來，固

辭弗受，問姓名，亦不答；則曰：『山東男子，生平慣殺虎，非爲應募來者，何與官府事。』吏表其狀奏朝廷，太祖笑曰：『必吾故人田興者。』使素識者踪跡之，果君也。命宋濂題乇坊，立石遍識其地，曰：『大明洪武三年九月某日，山東田興打虎處。』今六合西鄉五十里外瓦廟子之打虎窪，石柱當路，巍然存焉。其鄰近之村落，所謂田家牌樓；又西北二十里，所謂田家巷者，皆有遺跡，父老猶能言之。

太祖既聞君在六合，再發詔使，堅不入朝。復遣詹同奉手書渡江，其詞曰：

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游之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之喜不可仰，兩次召請，而執意不肯我顧，如何開罪至此？兄長獨無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僭，兄長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過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爲

戲言。不意眞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德無才。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並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一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弟兄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敘弟兄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脚色。』

君既得書，野服詣闕，太祖俟之於龍江，歡讌累月，如家人然。稍稍及時事，君曰：『天子無戲言，所約我者而忘之乎？』太祖因亂以他語。明年卒於鹽天，太祖臨其喪，悽然曰：『二十年

來與我共患難而不共安樂者，斯人而已』！爲之置冢於落鼓坡，詔留二子於京營，並授錦衣衛指揮；二子以遺命辭，歸耕曲澗，編在民籍，是爲六合田氏之始遷祖。越五百三十年，二十一世孫北湖，敍次爲傳，別附於家乘。

鴨蛋島記

田北湖

吾國東南七省，濱臨太平洋，島嶼相屬，零星破碎，散布於支海者，皆吾之疆界邊衛也。其間距陸之遠，至逾千里，恆以荒僻之故，國家視爲甌脫，僅僅漁夫蜑戶棲息於上，偶成村落，或避暴風，候魚汛，以時去來而寄椗焉。守土之責，官吏弗任，搢紳先生，未嘗問津，其形勢不列於版圖，其名稱不詳於志乘，棄島間田，寧可數計。若夫人跡所不到，航行所不通，從古未經開闢，與最新顯露者，益無論矣。

淮水淤口以南，揚子江口以北，於全國海邊，爲島嶼獨少之地，地理家所共信也。吾吳承崑崙中幹之陷落，江淮山脈，止於蜀崗，而平原，而下隰，而低入海面，猶有未盡之餘脈，則在江

口爲狼山，在淮口爲開山東那，遙遙歧出，孤峙於海。蓋遠古之海岸，與今江陰以下諸地，南北相直。（江陰黃山以東之江，今土語猶稱爲海。）今淮安揚通三州郡之東部，彼時悉沉海底，縱橫各數百里，不復更起爲島嶼；斯亦限於地勢，使之然矣。黃河挾萬里之泥沙，層層沖積，淤墊成陸，瀉陸以居民，海岸因而東展。及黃河北徙，急瀉直行，始隨北極洋流，混合南下；既而登州半島阻之，赤道洋流乘之，激溜西廻，停滯吳岸，於是黃河泥沙，仍以此爲歸宿，所發見之新地，終無窮期。逮於近世，而雲台山毗連大陸，范公堤崇明沙之漲灘，皆數百里，黃海日枯，東鄙日闢，平原以外，不過淺沙曲渚，浮沉於其間耳，安在有無名之島與無人之境哉？況鐵板鋼沙，宛轉環復，七條之周遭，地盤千里，其水影無定，淺清殊不可測，帆檣出沒，大都繞而東行，未嘗傍岸爲捷徑，江淮繁盛地，有此梗塞之海道，雖土著老漁，以海爲家者，亦爲視爲畏途，莫肯輕於一試。欲得海邊之眞相，誰與證之？

予入雲台，周覽黃海，宿三官殿，暇輒登其主峯，北望齊魯，則羣島蔽之，沂州咫尺，無隙可

窺。泊乎引顧南向，則萬里蒼茫，水與天接。開山培塘，東挪礁石，餘固未有見也。太陽當天頂之頃，雲淨霧斂，隱約有黑子，翳吾目中，辨位審方，當在阜寧鹽城諸境，此中固無島矣，得無海氣乎？雲影乎？抑一切幻象乎？顧日對遠鏡，面吾視不爽，吾疑實滋，意非身至其地，無說之辭。曾有事范公堤，乃賃漁舟，繞道浮海，窮搜冥索，卒乃得之，坡陀隆起，儼然大島，海上神山，固不在虛無縹緲間也。援近世探險之例，毋亦舊邦之新地歟？

島在黃海，不知其為鹽城界？為阜寧界？自西登陸，惟阜寧海岸最近，約距二百里弱，姑屬之阜寧云爾。予始泛海，舟行不習之途，且無指名之地，舟人竊竊笑之，往復淺沙，數陷於淖，晝不見人，暮失所宿，舟人屢請改道，幾為所屈。盲行五日，遇鹽城老漁而維縭問訊焉。彼謂島誠有之，吾於某歲海嘯，漂至其處，部位所在，彷彿記憶，其他則不能詳述也。予得嚮導，復歷兩晝夜，薄露浴日，有山前橫，可望而不可即，特未為風引去耳。棄舟蹁躚，跋涉半晌，乃達最西之麓。莽蒼鷙飛，黑雲蔽天，叢葦沒頂。杳無蹊徑。予欲鼓勇再進，而老人亟止之，以為荒山老林，隔絕

人境，日月之所不照，毒蛇猛獸之所窟宅；吾數人者，白身赤手，臨此不測，而防衛之器械，食息之供具，未嘗一備，顧可貿然深入，嘗試軀命乎？予聞斯言，瞠目裹定，意氣沮喪，蓋百倍於求島而無所獲矣。予至不能藍蓽采啟，躬率先啚，猶當縋幽鑿險，紀錄大荒。對此茫茫，勢將空反，因乞老人助予，相周外廓，更竊兩日之力，稍窺島之四面；至於島上何境，水濱不能問也。西王母曰：『將子毋死，尙復能來；』所以自慰者如是而已。

予於斯島，未可無以名之也。方其初入吾目，青青葱葱，凝白相間，疑似玉石結成者；追而覼之，則野鴨蛋殼，若邱若陵，塡塞崖谷之上，同行伴侶，相視大噱，羣呼之曰：「鴨蛋海島，」予亦以此名之焉。四周山盤，當在百里以外，斷續於沙渚者，蓋如是矣。最高之峯，約出海面四五十丈，灰石層層，或紫黑色。石罅垂露，皆作甘泉。澗底水痕，黃綉縷縷；證之礦學家言，宜有硫鐵諸質。其草則紅茅青葦，烏藤白葛，其木則楡柳槐柞，枏梓檜柏，枝幹拘絞，不見天日，合抱十圍，高聳尋丈；至於異卉珍藥，不可方物，非吾人所能名稱者，隨地皆是。鬱積之氣，雺霧相應，蓋滋

長蘊蓄，不知其經歷幾千百年也。天生良材，以儲民用，海隅窮邊，無與過問，勢將長此廢棄，爲亘古不開之方；然而殊方異族，方求新地，一旦樹其國徽，拒之晚矣。況乎海州測水，崇明避暑，南北告警；近在門庭，區區小島，雖崑崙中幹之尾，實灤淮諸省之首。以淺沙阻舟楫，故航海者未得窺我邊際，攬其形勝，外人經營山東半島後，將南圖淮，欲得根柢地而無所藉手。使吾不幸中其言，非惟吳失地利。抑亦上游之憂歟？夫至危之地，謂之累卵，孵餘不完，累猶無具，吾以鴨蛋名之，豈徒然哉？

以島之外觀言：有木可材，有礦可掘，有淡水可飲，有養鹽漁魚之利；所以資人之生者，寧不甚厚。以形勢言：雖四面環海，八方交通，而曲港淺沙，守在天險；所以衛人之生者，尤便且利。若夫闢而墾之，域以居民，固爲海上之樂土，而尤江淮間之屏障也。誠得壯夫開道，裹糧前驅，度其土，辨其物；然後召集萬戶，殖居惰游，縱不能耕，或不得礦，即此斧斤之値，無有量數。予籌之熟矣，頗欲身先勞工，一試其事；顧探險所需，千金莫致，秘之十年，卒不償願，亟表著之，以告

我守土之吏，搢紳之夫，使知東吳海疆尚有此無人之島，庶幾早爲之所，移民而治；不然，彌補圖志之缺，聊以固吾圉焉。讀吾記者，勿謂武陵無桃源也。

貞妓王金芝傳

紀慶曾

予鄉近太湖，湖濱人多業娼。有商於江西者，嘗至饒州，能道貞妓王金芝遺事。金芝者，不知何許人，貌艷麗，少隸樂籍，人非當意者，不輕見，雖誘以重資勿顧也。論者以其高潔，比以花之水仙云。與山西商某，有終身約。商父聞之，大怒，連書促商歸，商不得已，辭去。將行，謂金芝曰：「待我三年不來而後嫁。」金芝慨然曰：『約已定矣，當守之終身，豈特三年哉？』遂杜門謝客，坐臥一小樓，攻鍼黹自給。及期，商問不至，遣嫗問之同賈者，或曰來，或曰商父庭訓嚴，是不來矣。金芝尚欲堅意待商，而鴇母苦之，乃作書謝商，閉戶吞金環自殞。商聞之，潛舟南下，至饒，撫金芝棺，大慟，爲之營葬具，甚豐腆，樹碑表之。當是時，無不知王金芝之爲貞烈也。予嘗閱明小說，天順時有楊玉英者，與都督楊俊昵。楊俊爲曹石所讒，死西市，玉英趨往紉其首，棺斂畢，

哭曰：忠臣死矣！遂自縊柩旁。使金芝當玉英時，力優爲之，而或傳或不傳，所與遊者異也。嗚呼！金芝一妓耳，妓非閥閱之傳，詩書之澤，乃感知己恩，能不惜一死以殉之，有士君子所不易及者。金芝一妓耳，妓猶如此。噫！

王孝女小傳

紀慶曾

王孝女，天津人；父枚與張希哲同舉進士，以孝女許嫁希哲子。會枚希哲先後任蘭山知縣，爭倉庫虧缺相鬥也；枚憂而卒。孝女哭曰：『許嫁，父命也，不可舍而他適；若適張氏，日奉甘旨，而呼讎人爲舅，我不忍也。』家人覺其意，環守之，越數日，守者稍懈，遂縊而死。年未二十。嗚呼！適他姓非貞，事父讎非孝；二者非死莫全也。世輒謂今人不古若，若孝女者，雖聖賢處此，何以加焉！

四巧工傳

黃質

江東諸縣，數百年來，人文薈萃，甲於他省。新安僻處山郡，土地險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

起家鹽筴，尤操贏餘。華盛之族，席履豐厚，器物材用，務求粹美，以故藝能日進。片長薄技，新巧相尚，爭自揣摩，蘄於盡善，志乘所載，實繁有徒。四巧工者，最爲後起，著聲當世，藝有耑長，代遠年湮，不有表彰，耆老舊聞，無所稱述，余因嘅焉！

有蟹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性善製銅，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夫駢拇枝指，彼餘於數者，蒙莊之寓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輔、家世男女，皆少指之一節，而又不必以藝名，名以指傳，指以藝著；枝山而後，僅有其偶。其爲技也，鎔液鏤采，各擅精妙，逾於他工。嘗倣漢制，有鴈足鐙，作燭座，鶴形跂足，高數尺許，獨立不仆。歙多墨工，造墨之法，取範爲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譜，圖畫精細，多出自丁南羽手筆。或鐫以銅，山水花鳥，細入豪芒。昔趙恒夫稱工絕技者，謂有能於筯頭刻十八渡海羅漢，須眉畢現，鬼斧神工，詫未曾有！而墨範精絕，近之良工，必推蟹鉗，以方古人，無多讓也。

歙工製墨，尤多硯材；汪氏復慶，號善琢硯。自南唐李氏，於歙州置硯務官，歙守以薦工人

李少微，由是而龍尾之名大著。宋眘令休琢風硯；東坡稱之，則硯形益繁，而製者益夥。拙工牟利，日即侈靡，復慶一本古法，尤善度材，騞然奏刀，迹渾象脫，能就石塊而得模形，異樣天成，素質彌煥，不假琱琢，而邊幅整嚴，可謂善矣。硯之佳品，必貯以櫝，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歙故產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稱者已。

善製漆者，爲程以藩。器之精品，有銀胎嵌螺，紅黑退光諸目。尋常器具，亦必竹木爲骨，絡以絲枲，五色絢爛，琱鏤幷井，采澤鮮研，媵理堅韌，器無鉅細，至能載人其上而不摧裂。綴補舊物，無迹可尋。先是歙之開貢里有謝氏者，在明中葉，能以本衣裔處，襁出絨紗，一經一緯，織而補之，了乏綫迹。後效之者，不絕如縷，以藩之技，可與媲美，而今不傳。其僅見者，漆匣琱刻，雅多精技，而張立夫、昆季爲尤著云。

立夫家於歙之虬村，村之人以剞劂爲業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間，無與儔匹。上而彝篆鐘鼎之古，下逮花鳥魚蟲之細，書畫摹刻，不爽豪髮。新安巨室，建築宗廟亭堂兩楹，必譔聯語，名

人書法，塗金鏤炭，窮極華麗，刦灰零落。時或一見，蓋多立夫昆季手工也。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書法，故其字畫波磔，神采飛動，無不如志。出其餘暇，間鐫竹杖筆格諸銘，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洪楊之亂，曾佐湘鄉曾公於戎幕中，傳刻露布，嘗以其技山入寮佐賢士大夫爲談藝事，恒與分庭抗禮，苟非其人，位雖顯赫，多金弗顧。傲岸自喜，人欣其藝，尤高其行。四方嚮風來從學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猶推張氏矣。

論曰：予來新安，意其山水清絕，必多奇桀異能之士；及與游鄉邑之間，而睹人民之凋敝，器物之呰窳，又未嘗不慨夫人事遷移，何古今不相及也！故時值其盛，不特名臣碩彥，功業非常，焜燿當世，卽一技一能，具有偏長者，莫不爭爲第一流人。雖經造物之摧折，支體缺陷，而卒成其巧；若蟹錯者，可謂難矣！汪程諸人，各以其藝，著名於時，往役於公卿之間，而不肯稍貶其節，以終老於牖下。其視世之伈伈俔俔，無所短長，躬庳諂而心富貴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今之視富貴者愈重，其視工藝也愈輕，余懼其軼事之不傳，無以爲新安述也；因連類而書之，以

俟後之有采擇焉。

冷紅生傳

林紓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

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紅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也。』

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箸書，所譯箸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悽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

情爲仇也耶？」

陳猴傳

林紓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咸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

太守需次浙中，赭寇入浙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遯。猴褁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顚，猴提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蹀躞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略旁縣，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

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尙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

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敍猴義，官饒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與輒抗禮，曰是有古義，事主人之孤，安可懱耶？

孟孝子傳

林紓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馬濼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敍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爲錄之。

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餔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劙，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爲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盌百，空擲而卜之，盌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劙脅，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縫其創，爇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盌將復如墓，爲嫂所覺，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劙腹出肝以

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劗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爲如此，老身乃弗一問。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紓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蘭湘姊傳

徐自華女士

姊名蕙貞，字蘭湘，姓徐氏，先叔父蓉史先生季女也。生而聰敏，性極豪爽。幼年隨宦，長于珠江，叔父最憐愛之。公餘授以經史，穎悟非常。以需次縣令，政務殷煩，不暇時督課，而姊雅好

讀書、能以靜者之心、濬通詩書之旨、恒閨中相切磋、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云。書法尤佳、有昔人風格；兼善尺牘。初未諳韻語，歲丁亥，叔父權篆順德，函招家君，余隨侍同往，姊妹始得聚首。姊長余一齡，性情洽合，遂如蛩駏之相依，因同起臥，偕形影也。時余初學爲詩，出以相示，姊誦之喜曰：『余思學此久矣，子既能詩，幸教我！』余唯唯謝不敏。自是朝夕苦吟，互相賡唱，詩成輒呈家君改削；叔父政暇見之，亦往往許可。甫閱歲，叔父因病乞休，同歸故里。厭家居塵俗，養痾西湖，姊更詩學日進。湖水當門，山峯在望，徘徊吟眺，日夕其中，香暖揮毫，霞舒寫韻，與予及韵清女史，詩筒郵寄，絡繹不絕，固自以爲分湖午夢堂無稍讓焉。庚寅冬，叔母周宜人喪，姊哀毀躃踊，形神俱離；復以父老弟幼，摒擋家事，吟咏遂輟，而姊自此病矣，已更增劇，遂卒，時壬辰二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二十有一。

芳蘭委露，溘然而逝，玉竟長埋，香難再返。既夭其年，而所著度針樓詩稿，亦俱散失不復得，烏乎傷已？會余檢舊稿，忽從篋中得姊鈔詩三十餘首，蓋均當時姊嫌字劣棄之爲余所珍

藏者。屈指姊亡已十二年矣，披章宛誦，涕淚潸潸，不覺襟袖盡濕焉。雖寥寥短篇，絕少巨製；然皆原本風騷，激發性情，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此。獨惜乎蘭摧玉折，先百卉而凋零也；余故重傷吾姊妹之薄命，因述其大略如此，並寫遺詩，敬坿拙稿，吉光片羽，或藉此而存焉歟？甲辰正月穀日，妹自華撰。

李鳳林傳

蔣維喬

夫自古獨行君子，多出於貧賤，下逮負販走卒，亦往往有積其奇節畸行，著於當時，傳於後葉者；而膏粱之子無聞焉。豈不以膏粱之子，嗜欲深而天機淺，反不若負販走卒涉世淺薄，利祿無所於羨，紛華無所於役，獨得葆其天眞，有時激於公義，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歟？若山東武七，以一乞丐，而積資興學，致化及於三州縣，吾嘗記其行事，以爲世法矣。及今而又得李鳳林者，其生長之邦與武同，其執賤役與武同，而其行事尤與武絕類；故復爲文以傳之。

鳳林山東濟南人，父母早亡，家貧，依其伯母楊氏以居，執挽車業以自給。性至孝，事其伯

母猶母也。每出挽車，必懷甘旨歸，以奉伯母，伯母亦愛之。鳳林以少孤失學，目不識丁，獨營營焉以興學爲務。嘗節縮衣食，儲其餘資，購書籍筆墨，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後又購贈草帽紙扇等物，以獎勵堂中學生之勤勉者；顧自視猶欿然，竊以爲未足也。

宣統二年夏，乃獨以其力役所得之資，創設宣講所，所中一切器物茶水惟備。顧講師難其人，乃自詣請於沈君公臣、張君玉生等五人，要以按月之三六九日，更番蒞所宣講，繼之以泣，沈張等感其誠，諾之。既又於濟南府學前，獨力創設簡字學堂，卽以每日挽車所得者充常年經費，堂中凡書籍器物罔勿備。則欲其經久勿替，稟於有司立案，有司大獎譽之。

鳳林伯母楊氏，晝夜紡績，或以針黹爲人傭作，十數年來，積其餘資，本欲爲鳳林授室。今見鳳林所爲，則慮其力役所得，無以爲繼也，乃傾其所積，以助鳳林購校具，有餘則悉交當地紳耆，爲之管理，以補堂中經費之不足，亦具稟有司立案。歷城縣張令見其稟，歎曰：「吾爲邑宰，以視鳳林，殆有愧焉！楊氏一寡婦耳，而能若是，吾視之益滋愧焉！」因各獎以匾額。鳳林曰：

「見義勇爲；」楊氏曰：「急公好義；」蓋嘉其一門尚義也。

嗟夫！鳳林之業，其細已甚；至於楊氏，則年老嫠婦，更爲世之所不及，而其卓卓有所樹立如此！倘所謂不役於紛華利祿，葆其天眞，而能爲人所不能爲者乎？匹夫匹婦，堅苦卓絕，積其獨行，往往足以變易一世之風俗。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聞鳳林母子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記霍元甲逸事

丕文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兄弟十人，咸以拳藝名，而君爲之冠；北人多知其勇，且號稱黃面虎云。前載其友某西君書，謂美國大力士某力能扛鼎，身載重千斤，問君願與較否？君謂如是勇夫，爲吾北方人慣見，烏足雄？遂慨然應之。來申，與某力士約，某懼，不果。有東海趙君，欲與君較，君不允；後以趙登報激刺，迺命其徒賽於張園，敗之。未幾，趙又聘其友與君約賽，先仍與其徒相鬥，無勝負；然卒爲君所辱。斯時君慷慨言曰：「余所以來申者，欲與異族猖獗之力士戰

耳；至自殘同類，非我之志也。凡我同胞，嗣後幸勿相援！」今年夏，創辦精武學堂。鼓礪尚武精神甚力嘗曰：「欲國强，非使國中人人尚武不可；」又曰：「西人精研一技術，輒數百年始奏膚功。今余之拳藝，已傳自七世，亦不啻研究數百年矣。」未幾，某國之著名擅柔術者，慕其盛名，思以傾之，乃十人聯袂來申，與君角力，然皆懼死，要君以勿拳戰，君面駁之，卒以手勢決勝負，聘雙方公正人各一。君又使其徒先與賽，某國人相繼敗者凡五，大恚！急選一最有力者與君奮鬬，某知君為勁敵，出臂欲中傷之，君微以手格之，而其臂已折，怒甚！反誣君爽約，卒以衆目共睹，理屈而退；然心終不甘。後宴君，賀其健勇，君曰：「余已患咯血症。」某國人曰：「何不治之？」君以未遇良醫對。某國人迺默念有機可乘，顧首而言曰：「若某君者，（即某國人也）誠良醫也！」君信之，服其痲醉藥；致病漸劇，而含恨以死。

丕文曰：吾國之武術，吾國固有之國粹也，彼剽竊吾一言餘緒者，烏足與吾較角；角而不勝，出其伎倆，以中傷之，此固小人陰險之常計，吾何足責！而獨怪夫有如是精深之國粹，國人

不知提倡而光大之，而翟先生具有武力，又不克終天年，反飲鴆身亡，使彼小人日益猖獗，悲夫！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 第三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書陳孝子事　傳專

陳孝子本吏，湘陰人。父好博，不治生產。吏年十五，嘗數切諫；念家日落，無以讀，乃晝作而夜至村館學焉。父知之，弗顧也。母周氏絕愛異之。越二年，母暴疾死，吏悲痛廢寢食，弗任事；父頻怒撻，强忍而後起。數月，父續娶王氏女。人以女暴沮，不聽。既至，薄視吏，吏共子職逾謹。明年氏生子，益思去吏；已，伺吏父出，覓毒草爲茶，陳之。父歸，視茶中草屑，詰所由。民佯察曰：「此毒草也！吏奈何欲殺父？」父怒，痛朴吏。氏授以梃，且曰：「徒費力，無爲也。」父憤，杖之幾斃，賴鄰舍救得免。然吏奉親如初，亦不怨也。未幾，父死，產僅足葬，乃傭給母弟。又十餘年，母沒，蓄傭資，兄弟並授室焉。清光緒十九年，吏卒，年六十七；有子克繼其家。過其墓者，或爲詩以弔之云。

論曰：姑之於婦，後母之於前子，非有生鞠撫育之恩；顧每虐之不少惜，何哉？天下固不常有舜矣，於以歎孝子之行爲難得也。

處女黎君墓誌

汪兆銘

君姓黎氏，諱佩蘭，廣東高要縣人。父夢如，母氏禤。君爲人介而有容，婉而正，廉而知大體，靜而好爲深沈之思。工刺繡紡織，通文翰，待人接物，愷悌有恩惠，而尤篤於所親。有姊三人，既嫁，先後卒，君念親老，願終身不字，以遂孝思，數以爲請，親鑒其誠，許之。由是壹其心志，以事父母，家庭之內，愉愉如也！與諸兄弟怡怡如也！嫂氏梁，早卒。生子二，長勇錫，次勇翔，皆幼，君辛勤撫育，以至於成人，有如慈母。歲乙未，母病篤，君刲股和藥以進，家人無知者。居喪哀毀甚，間聞其作譫語曰：『刲股可以已疾，偶然耳！』一日，以操作揚其腕，瘢痕宛然，始知譫語之有由也。母既歿，家政悉君操之。君體質羸弱，而能任勞瘁，居恒憂深慮遠，規畫詳至；雖瑣屑纖細，必躬親之，而持之以公，出之以正，家中長幼，以逮臧獲，咸敬悅無間言。君以家之榮瘁爲己之憂愉，

動靜語默無或釋，蓋其精神有所專注，而體氣亦由是益癯矣。

人莫不有所愛，或愛其親，或愛其鄉，或愛其國家，或愛其世界。顧不獨愛之範圍有廣狹已也，其性質亦有純駁。愛之純者無自私之心，而一出於情之自然；故愛之純者雖狹而眞，其駁者雖博而僞。若君之愛其親，推而愛其兄弟，又推而愛其兄弟之子，更推而愛其家之無大小長幼，精而勤，堅而摯，死而後已，可謂純於愛者矣。

君之父母，以君矢不嫁，予千金爲奩資，君不私之，常以資其家親戚之貧乏者，以時周恤，始終不怠。勇錫既長，留學於日本，久而未歸，君念之甚。既而聞其往來南洋羣島間，及歸國，復見其奔走無定時，汲汲如有所謀，始微知其從事於革命，益爲之憂；然哀其志，未嘗沮之也。蓋君嘗因勇錫而知革命黨人之用心，故雖愛之甚，以爲沮之，毋寧助之；其識斷有如此者！由此益知愛之純者，無廣狹之分，因遇而發，愛其所親，與愛家愛國愛世界，其質一也。

兆銘與勇錫交深如手足，獲知君生平，嘗因勇錫得一見君。兆銘投獄，君恆念之；及兆銘

生還，欲再見君而君則已歿矣。君卒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其兄啟瑞，弟佩詩，乃祔葬君於親塋，以遂其志焉。

沈君紀常傳

朱蘇華女士

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紀常之沒十年矣；雖無可稱，而亦有不可沒者。其室人朱氏，爰爲之傳曰：

紀常名廷銘，颺生公第七子；兼女兄數之，行居十二。先世自吳興之竹墩，遷於江蘇吳江之雪巷，十一傳而至君。君庶出也，生母氏張，無錫人。洪楊起義，江蘇遭難最深，母以良家孩子，爲兵所掠，輾轉入沈氏，而颺生公納焉。所生子三，紀常居次，長廷錫，爲紀常同母兄；季廷鎰，爲紀常同母弟。紀常生於富厚之家，然其處境，曾無異於貧窶也。有遇皆澀，無運不蹇，狹疾憂勞，卒以殞命，可悲也已！颺生公尚俠好義，當世稱之。晚年遘疾，半身不遂，而神志時惑，讒間易入。颺生公有媵室三人，一氏王，一氏黃，一卽紀常生母張氏也。王早沒，黃氏有寵，得操中饋權，苛

及細微，母忠告之，大拂黃意；因以間言進家長，陂生公不甚了了，使黃之所爲蒙蔽益甚，而母以是見屏矣；時紀常方成童也。先是嫡母彭夫人，以名德之裔，躬持家政，賢儀淑行，化洽一門。讀書知大義，秉關雎之德，衍螽斯之慶；雖小星衆多，而愛如子女，慈祥愷惻，蘭蕙芳菲，庇護有心，得以無事。逮夫人終世，委棄家政，而黃於以肆矣。夫人嫡出男女有七，存者六人，亦皆引避出門；而紀常母子，所遭尤苦。索居於虎丘山塘之賽金園，園故沈氏別墅，距家逾五十里。兵燹之後，鞠爲茂草，荒烟矮屋，母子婆娑其間，以樵采爲生。紀常遂失學，短鐮長鍤，與阿母共苦辛矣。兄年弱冠，稍能筆墨，偶或入城傭書。弟方九齡，初猶未能操作，苦力之事，紀常實先任之。紀常固富家讀書郎，胼手胝足，何以堪此？嘗與幼弟擔糞，以破甕灌蔬，灌訖濯之於河，失足而溺。江闊水深，道無行客，幸幼弟有急智，投以擔糞之竹，得不沒。身抱痁瘧，風霜侵蝕，數年不治；而操作如故，饘粥不繼，絕食者屢。當紀常母子見屏時，寢中什物，欲携以自隨，黃假家長命，要於門而索之，猶慮隱匿，乘間至虎丘追索淨盡，故一窘至此。初定月例若干，黃故絀其數，後且絕

之；厎生公未能知也。紀常偶歸省不得面，故無由通。居八年，厎生公卒。重耳在楚，夷吾居秦，易簀時，惟黃及黃所生子女數人而已。搜羅既畢，然後發喪，親長議召還出亡公子，而紀常母子乃得與嫡出諸昆之在外者同歸。是時故居已遭回祿，家境稍不如前矣。嫡長兄廷鏞主持家政，相安無事。越一年兄廷錫以病歿，猶未有室也。又二年母張氏歿，紀常天性純篤，且經患難，悲母之不能共安樂也，常有「風樹不寧」之嘆。是年即分爨，煢煢哀苦之紀常，乃與季弟相依，思立門楣，以慰母氏；但產猶未析，半年以內，僅受嫡長兄支配銀圓數十枚而已。經營婚事，力何能逮，乃稱貸於戚黨，而嫡長姊玉金實有力焉。凡此皆余聞於紀常與玉金姊者。分爨之明年春二月，余始來歸，見其面目黧黑，形容憔悴，蓋知憂之深也。初不解其鬱鬱者何爲？第用度殊窘，余隱察之，雖勸慰無以解，蓋其於艱難困苦之餘，驟負重逋，無一日能排此心胸矣。五月間，議析產，諸兄弟力爭薄厚，君獨徇徇不言，悉聽親長之公斷；或勸之爭，默然不應，其讓德如此！是年逋負猶未盡得償。越歲季弟廷鎰困疾，半年頻危者數。紀常日夕看護，不恤勞悴，每

至黎明始入寢稍憩。弟病少瘥，而余又中疫且瘧，君自此疲矣。偶感時疾，臥十日而無救，時壬寅七月二十五日也。生於丙子八月二十八日，存年祇二十七歲云。聘室朱氏，同邑靜卿公女，余胞姊也。余爲其繼，俱無出。余所不知者，弗敢贅焉。

朱氏曰：君少而失學，長多憂患，足步未穩，遽致天凶，故落落無所表見。以余不文，又何足以稱之。然君所自述者，吾不忍沒；吾所見聞者，尤當表揚之也。勞苦如君，疇能無慟？樵薪之鐮，其握手處剝落至一指之細，余來時猶儲於室也。余嘗病，君爲余伴，一指苦痲木，示余曰：「君知此指所以然歟？往在山塘，母及兄弟俱病，幸三哥知醫，時亦流寓於蘇，親來診視，吾乃入城貿藥，遠幾十里，以一指鉤三劑，歸途瘧作，戰顫而行，比至家則痲絲深陷指肉中，而一指自此不良矣。」三哥者君嫡次兄廷鐘也。至若析產不爭，視病不懈，雖骨肉常情，其過人遠矣！偶與余寧母，不三日而念其弟不置，急欲歸。嗚呼！非天性篤厚者，其孰能之？

張積中傳

胡韞玉

張積中，奇男子也，以講學聚徒至數千人，肉食者誣以叛逆以死，今四十餘年，無人敢道其姓名。夫磊落奇偉之士，處專制政體之下，非特當時不能獨行己志，卽身後之名，亦幾與眞叛逆者等，不肯掛諸齒頰，可不哀哉！余乃本諸舊聞，復博采私家記載，而爲之傳，當亦士君子所樂聞也。按張積中，字子中，揚州人。慨慷多大略，讀書有文名，好佛法，嘗以行善勸人，從之游者甚衆。先是有周星垣者，客揚州，講性命之學。其四書五經，別有注解，非漢非宋，大約以致用爲本；積中聞其學，甚喜，執贄稱弟子，旋卽盡得其精蘊。是時吏治日壞，盜賊所在蜂起，積中憤帖括之學，必不足有爲於世，遂力發揮其學而光大之；一時士人，高積中行，又驚其才，從學者日多。會太平天國起東南，天下雲擾，積中遂遯居山東之黃崖山。黃崖毗連泰山，支峯直達孝里鋪，跨常清肥城之郊，山勢險固，人跡罕到。積中疊石爲塞，置守禦具，以備盜賊；從之居者，漸至八千餘家，積中陰以兵法部署之，而衆皆樂從。顧積中雖居黃崖，然日以講學爲事，其學說之精者，言儒者通性命之理，將以致用也；臨大事不能有濟，此迂儒弗知性命者也。又言易稱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何以聚人曰財，此葦聖發微之祕旨，非世儒所能曉也。齊魯多慷慨激昂之士，聞積中講學，皆負笈擔簦，自遠而至。積中乃立課程，設講壇，著書立說，欲以其學起士人委靡之習而振之。顧當時學術敗壞，士子讀書者，以八股為文章，以講章為聖經，驟聞積中異說，喜而從之者固多，怪而駭之者亦不少，議論紛紛，疑積中為邪教。有司欲立功，目黃崖為逋逃藪。會青州府首縣漢軍某，獲異言異服者數人，訊之，供言奉張七先生命買馬，而宜都知縣某，復獲數人，供亦如之。乃各飛稟至省，時閻敬銘為山東巡撫，得稟大驚。適山東候補道某，其子在省娶婦，其婦翁亦道員也。成婚甫三日，某子欲遠出，婦怪問何事，某言赴黃崖聽張七先生講書。婦恚曰：『新婚未幾，乃即遠離，何無人理耶？』某曰：『張先生約束嚴，不可不往。』婦愬諸父母，因共疑壻為邪教中人，父尚猶豫未決，母曰：『已誤將女適匪人，今不速發，將滅門矣。』乃張皇其詞，以稟巡撫；於是積中叛逆之證據益確，閻遽欲興兵勦之。時，丁葆楨為山東按察，白閻曰：『張之子實在省為候補知縣，觀其為人循謹，其父亦必非謀叛者也。請命其子速

赴砦，招其父至省，毋遽發兵！』閻良久始許之，允予限五日。丁卽傳張寶，告以將滅門狀，寶伏地叩頭大哭。丁曰：『無懼！可速於五日內招爾父來，則可無事。』寶卽飛馳至砦，勸積中往省。積中曰：『吾講學有何罪？若輩乃欲媒孽我耶？貪黷官吏，欲借此以興大獄，爲立功地。我若往，彼輩鍛鍊周內，何求不得。卽幸而事得解，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低首下心以乞活耶？汝輩懼，可自往也。』寶跪請之不已，積中怒曰：『積中此生，決不履公庭。必欲積中出者，積中出而就死耳。』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積中以身殉學矣，何出爲？』聲色俱厲！是時撫藩在省，待張寶七日不至，閻詢丁，丁不能復爲地；外間謠言益厲，遂命總兵湖北人王某，記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員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勦，破砦而入，積中舉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萬餘；此淸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事也。砦既破，而未得謀反實據，閻乃責三王曰：『汝輩皆言謀反是實；今奈何無據，若三日不得，則殺汝輩。』三王急，最後搜得戲衣一箱，命營中七縫工補治之，卽以此爲據；復殺縫工以滅口，由是諸在事者，皆如勦匪例以論功云。

樸庵曰：中國之學，自漢以還，非瑣碎即空虛，無當實用；積中聚徒數千人，講學以致用爲本，而數千人皆奉約束如命，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積中既誣以叛逆死，其書盡遭焚燬，惜哉！嘗聞父老言：其同學之人，愛力極堅，信道甚篤。今日人心渙散，道力薄弱，世亦有豪傑之士，繼積中而起者夫！

鄭玉堵傳

鄭澤

鄭玉堵字山蘊，長沙人也。幼孤廢讀，以勇力壓服鄉里，人無敢忤。家財豐饒，奴僮數十人，悉勒爲部伍，立旗幟訓練，市井無賴爭歸之，所爲橫恣。會村人某疑鄰叟攘其鶩，以質玉堵；玉堵素善某，遽爲召叟至，列仗坐中庭，詰質不服，笞之數百。叟大恚恨，既釋，攫旗去，將證其諸不法事於官。玉堵鶩馳家奴狙城東北門，要叟奪其旗，自是稍悟，更折節交歡正人，以貲爲江西萬載縣巡檢。萬載有劇盜，保聚山谷間，屢捕不獲。玉堵至，則自請平之，率家奴掩至山寨，羣盜方會食，卒出不意，皆失色。渠盜魁奮欲接戰，未及出，則遇玉堵橫刀來；盜魁叱曰：「吾寨主某

也，何來投死？』玉堵大怒，即前格墮其刃，擒之出，擲地命左右縛之。復迅入搜餘賊，比至，杯盤狼籍，室空無人，唯庭柱大數抱，中微有聲，玉堵知餘賊氣餒，必匿此冀免，乃悉召家奴入，命尤勇者梯探柱隙，盜窘甚，急躍刃傷奴腕，奴顚，玉堵以手拭其傷，血頓止；復命曰上，於是盜大驚以爲神，出拜曰：『吾等亡命數十年，未嘗遇勁敵如公者，今唯有束手就縛，唯公生死之。』玉堵乃火山寨，執羣賊歸報，以功擢知縣。當盜魁抵戰時，實悍甚，雖就縛；然玉堵亦嘔血數斗，用是致疾，未及任事卒。玉堵清乾隆時人。

鄭澤曰：『玉堵爲余疏屬祧祖，聞家長述其事，未嘗不嘆爲古任俠之流也。英布吳漢李勣諸人，剽竊椎埋，大干世禁；然其後雲蒸龍變，名垂竹帛，功昭旗常，以玉堵之不軌於法，猶未及諸人甚也。使天假之年，其名聲勛烈，詎可量耶？昔周處以鄉曲無賴，一言感動，斬蛟射虎，效死西羌；若玉堵者，庶幾近之矣！』

書王僕

王昌直

僕王姓，無名，分湖濱絳田人也。性耿介，嘗爲人舁柩，偶欹側壓其身，傷及腰，其家感甚，具資使之治，僕皇然不安，却之曰：『吾自不愼耳，寧以是累人哉？』卒不受。歸典衣物求醫藥，久始少瘥；後腰間時時作病，不以爲苦也。其姊家殷實，數招之，不往，曰：『吾儕小人，食力自苦，分也。仰蔭於人何爲哉？』去爲傭保於外，嘗從人渡江至鹽城，泛海經天津入京師，都中人習猥巧，僕忠誠樸摯，一率其常，人相聚笑之，以爲怪物。歲辛亥，來蘆墟學校中，凡諸勞重，以一身任之，諸人憫其勞酬之豐，却不獲，即分與他僕，使之平，勸其少息，而唯唯，旋勞動如故，一若非是即心有不安者。諸僕惡其獨以勤著也，嫉之甚，時揶揄焉。僕亦自以賦性孤特，與人落落不相合，屢求去，或欲厚其俸留之，僕笑不答。去之日，猶在校西梅園斬惡樹，大暑烈日中，汗浹背，荊棘傷手，血斑斑作點，不顧也。

沈子曰：直道之難行久矣！僕尙斷斷守此，其不容於人也宜哉。晚近人心日下，求一稍近古道者，良不易覯。不得之士大夫，而得之僕隸下人，其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歟？以是知田夫

野老傭販牧豎之間，不雕不琢，獨具至性者，當尙有人，而惜余未得遍見之也。世每以職之貴賤，第人高下，庸詎知貴者未必高，而賤者未必下乎？若此僕者，僕其身耳，以余之迂拙，猶自謂遠不逮之。嗚呼！是可傳已。

紀大刀王五事

李岳瑞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贓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劫案數十起，吏捕逮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讞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外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踹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既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翌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詔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既罷，故自歸也。」詢以數月來劫

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劫案於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游，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

歲癸未，太守出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不繼，稱貸無所得，憂悶甚。一日，王五忽來求見，門者却之，固以請，乃命詔入。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報。今聞公出守南陽，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資斧無所出，今携二百金來，請以爲贐。』太守力辭之，且曰：『吾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尙往某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曷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靮，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與之，遂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渡。所携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河不得渡，奈何？』五笑曰：『是戔戔者，何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腰佩刀，絕塵馳去，從者嘩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駭，旁皇終日不能食。薄

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正色曰：『吾雖渴，決不飲盜泉一滴；速將去，毋汚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來，以五所署劵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謝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陽，仍返京師，理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固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既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記穆珠索郎事

濮文曦

四川之有土官，蓋古諸侯遺制也。轄番民，國其土，世其官，政教號令，皆與諸夏異。穆珠索郎者，土官之傑出者也。屬理番廳，有番衛數十萬戶，地產珍寶，富且敵國。凡爲理番同知者，往往下交焉，以納寶貨。會蜀寇藍李之亂，副將李將軍討之，檄土官助戰；穆珠索郎勇，所向輒有功，賜二品武職服以歸。歸而驕甚，數虐其民，民多怨之。

穆珠索郎有小妻，美而才，家事皆畀焉。家有珠冠，光采璀璨，綠飾皆文玉，直鉅萬，世以傳冢妻，穆珠索郎欲賜小妻，冢妻不肯與，由是相惡。適吳大夫我理番同知，艷土官富，盆下交，約爲兄弟，誓生死。冢妻使人私於吳曰：『苟能爲我去小妻者，我能以珠冠勞之。』吳大夫心動，留其使，中夜召之密室曰：『以狀來；但謂土官謀反者，其可乎？』冢妻故番人，不知謀反之當族也，喜而從焉。吳遽上變於成都。成都距廳五百里，往返六日而獄具，穆珠索郎不知也。時李將軍以兵駐理番，大吏飭就近圖之。吳以狀示李將軍，李將軍嘆曰：『穆珠索郎誠驕甚，然數從我於兵役，我固知其不反也。殺人以媚人，吾弗能爲也。』拂衣竟去。

吳大夫懼，乃謀飲穆珠索郎酒；將伏衆禽之，期有日矣。以告守備樊某，且許之賂，求助焉。樊曰：『殆矣！穆珠索郎勇，井研之戰，徒手一呼，輒搏殺數十百人，强寇皆辟易；事不集，子其死矣。』既而曰：『事苟集，子得其寶；我取其小妻。吾爲子圖之，可無用衆也。』蓋樊亦穆珠索郎之故交也，嘗闚其小妻，萌異志久矣，乃謀而出。華夷之界有鉅溝，奔流澌湃，行人阻絕，僅木橋

道焉。穆珠索郎赴吳氏飲，乘駿馬，衛者數十人馬及橋輒止；鞭之遂反奔，凡三易馬，皆不進。俄樊睨而至，亟招之，遂徒行過橋。樊請間謂衛者，曷姑歸，偕趨山後，囁嚅久之，而故曳其謀，穆珠索郎猶未信，登山一望，則旂矛蠭集而橋毀矣。樊曰：『彼人衆，不可遑也，不如逃之，遂以入民家，訥諸櫝匿之，且加鎖焉。未幾，吳大夫至，命衆矛殲諸櫝中，遂與樊率衆架木渡溝，掩土官宅，無少長盡禽以歸，而免其小妻。吳大夫取珠冠先反，運寶藏者三百人，日往返三，凡二日乃盡。

樊欲以小妻歸，辭曰：『苟許我三事，惟命是聽；不然，請死。』樊曰：『三事若何？』曰：『主君由我而死，願設位以哭之；一也。妾將終身事君，聽妾為三日服，君勿强焉；二也。妾固屬君矣，然禮不可以不備，君能為我親迎乎？三也。』樊許諾，逮三日，小妻陰召土官之黨，伏諸室內，樊入，逆繫起猝而殺之，以其首祭穆珠索郎於位。既徹，小妻曰：『君主由我而死，我何忍負之；』亦自殺。吳大夫錄囚無少長駢戮之，以滅口焉。穆珠索郎有遺男，僅七歲，將就戮矣，有勇士突出人中，負之以趨，當者輒靡，遂亡去。

獄上，李將軍坐黨反叛人論戍，樊以死事獲卹典，吳大夫遷官。既而以寶貨授妻弟，捆載運歸，妻弟遂挾而他往，並珠冠亡焉。嘗獻某大吏玉菘一株，素根而翠葉，菘心微赤，雕鏤絕精，人猶識之曰：穆珠索郎家物也。

栗恭勤公遺事

李岳瑞

渾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臣也。少時，狀貌英俊，家貧，將廢學，業師某明經賞其慧，却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一女，甚端麗，屬意於公久矣，未之發也。比鄰某富室子，亦請業於明經，公與明經子同室而以對屋處鄰子。鄰子窺女美，數求婚，明經既屬意公，則峻却之，鄰子懟而辭歸。

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次早，公起，則明經子臥血泊中，視之已喪元矣。駭極而號，明經奔視，大痛，疑公所殺，控之官。縣令察公不類殺人者，而一時不得主名，獄不能具，因長繫之。

鄰子閾公入獄，仍以厚幣求婚，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一日，醉後笑向女曰：『曩時不能出辣手，胡以得君爲妻，第苦若兄耳。』女大疑，因窮詰之，某自悔失言，堅不肯吐。女曰：『但實言，今既偕伉儷矣，何諱爲！』某始自承殺人狀。蓋某久獻公，計非殺之不能得女。是夕瞰兩人酒醉，因持刀越牆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徑斷其首而出，不虞兩人之易榻也。女聞言，夷然如平時。越日，乘某出門，取懷中兒絞殺之，而詣署鳴寃。令詢得其狀，亟捕某至，一訊而伏，立出公於獄。女慨然謂公曰：『身既被辱，義不能復事君子。君他日名德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剄死。

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以拔貢官東河知縣，洊至河督。公貴後，感女義，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恒佩之，數十年無須臾離。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吳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聞耗，亟來視，已不能言，數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欲以爲殉也，頷之始瞑。初，河隄用石爲之，而兗豫間無大山，輦自數百里外，勞費百倍。及公涖任，奏改用甎，歲省費以數十萬

計，至今民尸祝之。

田文錦之幕客

李岳瑞

田文鏡在雍正朝爲河東總督，得君之專，與李敏達鄂文端爲鼎足，一時大臣無與倫比世傳其幕客鄔某，事頗奇特，因撮記之。

鄔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鄔先生。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稾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叅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世宗元舅，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壁，隆科多與有力焉。既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

已而文鏡以事與鄔先生齟齬，漸不用其言，鄔先生憤而辭去。自此文鏡奏事輒不當上意，數被譴責。乃使人求鄔先生所在，以重幣聘之返。鄔先生要以每日餽銀五十兩始肯至，文鏡不得已許之，鄔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撫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見几上有紅箋封元寶一錠，則欣然命筆一日；或偶闕，即翩然去。文鏡蓋嚴憚之，聖眷漸如初。是時，上亦知鄔先生在文鏡幕中，文鏡請安摺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其聲動九重如此！鄔先生一身客大梁，無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歸，或以施振貧乏，或劇飲妓館中，必不留一毫忽至次日也。

後文鏡卒，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鄔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羅孝子之事略

林紓

羅孝子名義進，字孚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寒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

若裳者。案置一盂，糭屑豎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美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置，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楞壁，紀部膳晷刻，不差累黍。父所常御燂魚燜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饜者。父食稍減，孝子退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

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啓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日截珍膳，即館哺父，夜復即牀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遷，受直，儲儆貯，父將爲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獲，僅庇其孥；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勿廢祀，我寧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鰥。

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慮父年高，不可更即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更設案庭心，搏顙籲天，遲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瘇，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革，猶即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日，孝子卒，年五

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恒於父前作嬌呢。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爲尙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書楊孝子誅仇事

林紓

楊孝子，滂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乃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左右俊，乃不復論抵，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蹻捷善鬬，累嘗不得近，乃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遺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扚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

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焚香，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俊被酒逡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雨滑蹶，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上；孝子呼曰：『衆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衆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搪仇，主客皆仆，衆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復，神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四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香倩傳

闕名

香倩者，粵東瞽姬也。色藝佳絕；惟雙目俱瞽。其假母虐甚，稍不懌，鞭扑交至。香倩受之無怨詞。附城某村，有富室娶婦者，召瞽姬度曲，以娛賓客。香倩至，夜已深矣，歌喉一轉，餘音繞梁，燈影容光，互相輝映，主客皆色授魂與。

然鄉多盜，主人命健者守村外，忽一人奔入，報盜至，座客大驚！主人命鍵門，持械登望樓以備盜。盜凡數十輩，攻門垂破矣，主人呼客與僕從曰：「賊衆，力不敵，速從後戶遁，勿攖賊鋒也。」倉卒間，有呼瞽姬偕逃者，姬笑曰：「公等力不勝賊耶？有助我者，我當爲前鋒以破賊。」言時，門已破，賊衆咸入，羣客不及逃，匿屏後，觳觫不已。有胆識稍壯者，扃屏扉，穴而窺之。一賊

執刃指姬，問主客何在？姬不答。賊近，姬奪其刃，足略起而賊仆矣。數賊方攻屛扉，聞仆聲，急返視，咸奔姬，瞬息間賊皆仆地不能起。餘賊繼進，繞姬數匝，姬舞刃，光霍霍，不辨人影。客有能武事者，咸出助鬪，鄉勇繼來，賊三四十人，無一免者。

姬既畢戰，喘息不已，衣褲上血猶涔涔然，遍體無一創處，主人厚謝之。且詢其能禦盜之故，姬泣曰：『妾武世家裔也，某年父母姊弟皆染疫死，妾慟甚，淚流成血，又失調養，遂傷目；旋爲匪人所掠，墮火坑中六年於玆矣。幼時得傳父技，至今不忘，然未嘗一試用也。』人曰：『若目盲矣，胡能有技？』姬曰：『盲於目不盲於心，且手法猶在，故操勝算。』人曰：『若既嫻於技，胡甘受假母虐？』姬曰：『彼雖虐，養母也，衣食咸取之，敢違其命耶？且妾目盲，失醫藥耳；倘延殘喘，或幸得遇淑人，更求良藥，安知不復見天日乎？』主人感姬之德，出重資爲之脫籍，且聘名醫療其目，卒得復明，亦異事也。

紀山東女盜事　闕名

山東素多盜，故行旅多戒嚴。清同治間，濟南某令，奉大吏委，解餉入都，遂出平原，宿於村市。解裝後，旅舍無聊，乃命呼羣妓至，共四人。中一衣青衣者，年約二十，豔絕儕輩，應對亦柔婉有致，而神色間凜然若不可犯；令奇之，乃揮三人去，獨留青衣者。酒酣，乃與女話身世之感，女般般訴其墮落風塵之故，絕淒楚，令亦爲之欷歔。慨然嘆曰：『人生淪落，豈獨汝輩爲然？吾作吏者，亦復如是！恨不能脫棄耳。』女熟視令久之曰：『客何言？客爲貴人，衣錦甘肥，福正不淺，何得與賤妾並論？』令笑曰：『汝但見官吏之表耳，奴顏婢膝，趨侍上官，何殊於妓之側媚取悅？且長官去留無恆，來者性情匪一，屬吏之苦於迎送揣摹，正與北里生涯相等。苟有餬口貲，孰樂爲此？如吾今負重任入都，脫有不幸，生命且不保，是更不如汝輩尙得優悠自活矣。』女聞言，爲之俛首興嘆。令感慨牢騷，不能自已，益縱飲，且大言曰：『吾少讀書，每心嚮往於古人豪俠之事，世無虬髯黃衫其人，吾志終不可達；今夕與汝所言，雖無嶔奇魁偉之辭，然相對以誠，略抒抑塞，視朝夕酬酢于衣冠傀儡之場，已足快意！百年旦暮，再見無期，今夕之樂，曷可去

懷?』言已狂笑，且飲不已；女至是色微動。及夜闌酒盡，北風怒號，鐙燭無光，紙窗作響，令乃起曰：『吾醉矣，卿可歸。』女愕然曰：『客非已付夜度貲乎?何忽令吾去?妾雖操賤業，固不能妄取也。』令笑曰：『吾所以留汝者，因見汝貌有奇氣，今果非常妓，何敢唐突?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卿更毋以俗士目我。』因起送女出，開門則嚴風刺骨，雪深沒踝，令乃脫身上裘付女曰：『卿弱質不耐寒，可衣此去；去家遠否?當呼旅舍中人送之。』女固辭不肯衣，令但曰：『無傷!』且呼僕起送，女搖手止之曰：『客能解衣衣我，安敢不以實告。妾此間盜首也，假妓之名，藉覘過客之有無。遇囊橐豐而行不義者，則號召徒黨，刦之於途。』言次，出一匕首示令曰：『此刃蓄以毒藥，殺人未嘗漂纓，囊之昵我者皆報以此，過客之飲刃者不知幾何矣。故雖爲妓，實猶處子。』令初所爲，本佯狂作名士氣，初不意爲盜魁，至是乃瑟瑟股栗，不能一語。女笑曰：『感君之誠，故以實告，豈復有他意?閱人已久，未見伉直如君者，蒙不棄，引爲知己，當有以報。』歸去遣人送一旗至，但懸之車上，雖遇暴客，不敢驚動。至津，當有人來接，卽付之，毋失信!』言已

遂去。

無何，一壯夫來，歸令衣，并付一小旗。令乃懸車上，呼僕役起行。僕力阻，謂天未明，前途正盜窟，何可攜重貲嘗試？令不聽，促之益急。僕與御者交相怨語，逆旅主人聞之，亦來勸阻，令微笑，不置一詞。及御者駕車，忽覩旗，大驚喜曰：「客從何處得此？不啻勇士千人，行復何傷？」逆旅主人亦大驚，詰令出處，令笑置之，遂行。沿途果無所擾，即有盜，但望見旗，即遠引去。未至津，數十里，有健兒數十人來迎，偕令至一村市，張筵晏客，備極敬禮，令亦委蛇進退，不敢發一語。席終，爲首者索旗去，且曰：「此物已數年不覩矣，非黨中要人未易得；此客必吾首領至戚也。」令但唯唯！健兒等乃爲令設榻，辭去；次日，復設讌送別。令至京赴部交納後，還至津，覓諸健兒，不遇；至平原，復訪女，已不知所往矣。

記王良梧　　闕名

王良梧，貴州平越府人，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者也。時有劉宏甲者，字天繩，山東單父人。

父具瞻，官雲南澂江府經歷，宏甲與弟宏基，奉母趙氏家居。俄而滇亂，音問久絕。及寇平，道復通，宏甲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兒將往求父，願勿以兒爲念！』乃挈一僕以行。越二月，至平越，所主卽王良梧逆旅也。而宏甲與僕俱病，數日僕竟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良梧聞哭聲，哀之，詢其故，曰：『若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之事，吾當爲若謀之。』於是良梧爲營葬其僕。又數日，宏甲病稍差，乃問良梧曰：『君前許爲吾畫策，此間寧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良梧唯唯。有間又問，良梧乃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欲求可與俱者，此非他人所能任也，所能任者獨吾耳。』宏甲頓首謝，乃以酒酹地，約爲兄弟，遂共發平越。是時，所在土寇蠭起，城堡咸戒嚴，往往至暮不得宿處，則露宿草莽間，皆以良梧護持，得無恙。又遇盜於大喻坡，脅以刃，宏甲泣告以尋父事，盜乃悉取其所齎金，曰：『憐汝孝，還汝衣被，免汝以寒凍死。』而良梧所分齎金，則以智匿得全，卒資以達澂江。而澂江經歷已更數員，詢之舊胥，則曰：『若翁今在永昌矣。』宏甲念更當西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爲德不卒，非夫也，行

耳。」及至永昌，始知其父實在騰越之界頭鎮。自永昌至騰越三百餘里，自騰越至界頭又二百餘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皆在其北，殆非人境也。良梧竟與宏甲俱至界頭，達其父具瞻所在。具瞻方爲贅婿於張氏，乃以張氏俱歸，良梧復從行，至鎮遠而別。

野史氏曰：余觀前清國初諸老文集，所載孝子尋親事夥矣！夫父子天性也，然跋涉萬里，出入虎狼盜賊間，上高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以求其親之所在，世已以爲難矣。乃以逆旅之人，哀憐其孝，相從俱往，愈求愈遠，而卒不舍去，竟與俱歸；嗚呼！若王良梧者，可謂義士矣。

記陳確和本初事

闕名

陳確，字繹思，江寧人。其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確爲人尙大節，不治生，工詩文，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有和本初者，本北人也，傳者失其郡邑。其父以守備官楚中，而本初遂爲善化縣學生，確與善。既而本初爲粵東一縣令，延至幕中。時確方客游永新，本初謂令曰：吾有友陳繹思在永新，久不相見矣，公許我迂道訪之，則從公往，不然請辭。令諾之，中途易小

舟，逶迤入永新境，未至，墮水死。確在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輒賦詩，搖筆如飛，或拔劍狂歌，呼平生諸故人姓名，人皆以爲狂，莫省其故也。俄而本初訃至，確疾走至其所，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間，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從吾友地下耳。」不食數日亦死。

野史氏曰：朋友爲五倫之一，世之悠悠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陳與和，可謂死友矣！雖羊左何以尙茲。

玉兒傳

闕名

李重華，滿淸時江左諸生也。某年赴北闈時，都下樂部中有李玉兒者，色藝雙絕，名冠梨園，達官巨賈，或紈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徵逐。他人惟凝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亦落落，茶一盂，寒暄數語即退，不能腼顏久踞賓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與攜手道款曲，而客囊羞澀，莫盡綿薄；惟日攜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資盡，

典質亦空。不能作顧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每登車時，即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中，欲詢之而未發也。

一日，大雪瀰漫，赴顯者之約，元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耽望顏色者，又衝寒冒雪，侍立於側矣。玉兒問曰：『君何爲此？』生淚涔涔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既讀書，當思奮迹雲路，以圖進取，不宜妄自菲薄，墮落至此，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舊業何如？』生唯唯。適某顯者誕日，玉兒屬生賦詩百首以進，時祝嘏者聯篇累軸，而名作獨推生，顯者大悅。由是玉兒益愛敬生，聯牀語夜，隔座啣杯，凡可以娛生意者靡不盡。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入翰苑，重華屬卮，醉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有今日？敢敘雁行，用答高義。』玉兒因呼生爲兄，凡平日相與往來之達官巨賈，及紈袴兒，皆謝絕不復與通。後生出知某州，既典郡，自簿書外，皆玉兒一人總持之，相從數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華死於官，復經

紀其喪，撫其幼子若猶子焉。嗟乎！天下目優伶爲至微極賤者，不可勝數！殊不知伶界中乃亦有知己之感，引手窮途；且遇有懷才不偶，衣敝履穿之士，敬奉之不敢忽，若預料其能發迹於異日者，其卓識有超出於尋常之外者焉。孰謂伶人也而可忽諸！

三先生傳

梁啓超

陸子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啓超始學於南海，卽受此義；且誡之曰：「識字良易，做人信難哉！」又曰：「若不行仁，則不得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小子持此義以學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無我相」，聞之古之定大難、救大苦、建大業、造大福、度大衆者，於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毁譽、苦樂，茫然若未始有覺；而惟皇皇日憂人，於人之生死、利害、苦樂，憂之如常。夫自憂其身也，是之謂仁，是之謂人。憂其親者，謂之孝子。憂其君者，謂之忠臣。憂其國者，謂之義士。憂天下者，謂之天民；墨子謂之「任士」；佛謂之「菩薩行。」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安

仁有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利仁。學而能者謂之强仁。天下古今所謂孝子忠臣義士者亦，數數見；大率則利仁强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强焉何害？獨惜論世之士，於利焉强焉者，則津津道之，於安焉者則莫或知之；即聞其名與其行事，亦若無足輕重，置之而已。以吾所聞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薩之心也，豈嘗所有絲毫求於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頓危死，日夕黽勉以赴之，倘所謂安仁者耶？三先生者，皆不識字，以其視讀書萬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年歲未邈，知者蓋鮮，三先生寧求知於人哉？然而世有盛德，闇而弗道，毋亦士大夫於做人之道，講之未熟也？聞之入其國，聽其輿論，察其所是非，而國之存亡可知矣；此亦天下之憂也。及今弗傳，來者曷述？作三先生傳。

張先生，山東人，佚其名及其縣。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即爲乞兒，日夕乞，或日得數十錢，而先生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千。邑有富家，工會計，頗自好，先生雖

門長跪乞見閽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佝，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六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富家者曰：『若欲乞錢耶？』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佝也，又以其取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千，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其取息子母權，將及百千。先生曰：『今乃可以小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尠，先生乃僦老廟爲學堂，招窶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跪不起，必待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敎師，先生不自爲主人，請邑之縉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讌焉；或却不願往，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恒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其聘敎習讌縉紳，皆以跪得

之。朔日望日，輒至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涕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掇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毋自苦，而先生如故。

何先生，廣東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恒演古豪俠劍客事。先生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粵之俗，督學使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男女皆得與觀聽。同治間，某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之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搭廣蓬，蓬以左右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不得行。火既起，先生躍上女蓬，蓬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蓬門不相屬。先生奉蓬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膚倩扶，苟無先生，一網盡矣。先生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蓬中尚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先生儻即以此時撤手歸去，其功德

不已偉耶？而先生衝突烈焰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顧力既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火已着衣髮，不克自撲滅，竟死。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鯁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奉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於詞色；時與諸內侍歎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賭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脩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垂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

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脩圓明園，以幽皇上；餘數條言者不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愼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處命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舛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亦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宗伊劾文廷式疏

中，謂：延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富貴而不仁，不如餓殍；衣冠而不仁，不如優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廢疾；三先生者，一何、一佾、一閣，豈非世所謂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與爲伍者耶？及其行誼，則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賢如三先生者，以興新法，何事不舉？以救危局，何難不濟？以厲士氣，何氣不揚？而惜乎士大夫之能之者，無其人也。吾聞日本變法之始，其黨人若松本衛藤本眞金坂本龍馬中山忠光武田山國等數百人，咸有三先生之流風，日本之勃强，宜哉！

薛梅雲傳

龐樹柏

薛梅雲，佚其本姓，當湖人。生而眉目姣好，性尤巧慧。十一二歲時，常綰雙丫髻，立垂花門下，娟娟風致，殆奪畫圖，艷名已傾家弄。人有爭委幣者，父母矜爲掌上珠，不屑一切。其父業販繭絲，往來苕溪泖水間，竟落拓以死。家赤貧，無以自存，母挈來滬上，梨娟花塢，一見卽詫曰：此奇貨也！甘詞啖其母，遂入樂籍，在安樂里雪花亭爲侍兒。舉止嫻雅，無抹脂鄣袖習氣，酒闌燈

燕，淚眦熒熒然，亦惟自嗟薄命而已。後母以事歸鄉，其家忽飾之應客，榜曰「雪花梅，」一時芳譽鵲起，過枇杷門巷，知有雪花梅，不復問雪花亭矣。未幾，事聞於母，與其家爭論，乃拔之出，別張艷幟於三馬路，改今名爲薛梅雲。年十八矣，碧玉年華，明珠聲價，猶未嘗以身許人云。

論曰：近日北里，誰爲娉婷娟好，不失良家風範？如梅雲者，非其選耶？或謂紈綺中無雅人，勾闌中無靜女；然彼深居閨壼，而好淫蕩檢者流，不亦自命曰：良家良家哉？梅雲遠矣！

紀歙鮑烈士增祥事

李岳瑞

光緒初，安徽歙縣令某者，書生也。恩而墨，寵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挾某勢，恣橫一邑，豪奪巧取，靡虛日。歙人許頌康，薄有貲，其戚程某，爲武學生，富過許，有質庫一，在縣北富堨。許以事積忤二胥，適邑有盜案發，二胥乃虛搆左證，誣許程爲逋逃主，執入獄。鍜鍊月餘，許程不勝榜掠，兩股肉盡糜，遂誣服。獄成，上江督皖撫，不日出決矣。王耀揚鞭過富堨市，指質庫笑曰：『此不日屬我矣。』歙之人莫不憤怒，然莫敢誰何者。鮑增祥，歙諸生，舉秋試爲副貢，儒而俠者也。

聞之大憤，乃攘臂爲文獨署己名上徽守，白許程冤。守召增祥詰之曰：『獄已成，汝橫來干涉，案出入甚大，誣平民猶反坐，況官長乎？汝能任此責，吾則轉詳大府，否則不如已也。』持其書作注目狀。同署名者噤無言，增祥毅然曰：『諾！刀鋸鼎鑊，某一人當之，不以累衆也。』書遂上，二胥猶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決許程于市。歙故無劊手，走休寧假以來。是時，侯官沈文肅督兩江，政尙嚴明，得書，陰廉得其實，乃大怒，立馳釘封付徽守，釋許程，梟二胥示衆。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陽陽如平時，示以檄，始色變無語，縛以赴市，守親監刑，觀者如堵。卽以休寧劊手奏刀焉，梟其首于萬年橋上。橋者，歙北通衢也。某令聞變，飲藥死。未數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歙市井中人。少無賴，以博蕩其產，則橫噬閭里間，邑人尤苦患之。會天主教士來歙，方首先皈依，稱信徒，益號召羣黨，不逞，以濟其虐。方不識字，諸生某某等爲之記室；赴訴者日恒數十人，皆田產錢債事。方頤指記室，錄其詞畢，卽分命其黨，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錢，母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數十年陳舊物也。日暮歸，悉出所收以獻，無少短

缺。方妾誕日，邑之縉紳，莫不蒲伏賀於庭，壽禮至盈屋，而西敎士固不知也。遇訟獄，方第署片紙付縣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輔之，四境騷然，至不敢偶語方名。增祥客於外，方歸聞之，大憤曰：『世安得有此？』謀走省，控諸院司，方聞之，笑曰：『此豈復梟王耀時耶？』增祥憤愈甚，星夜去。方乃揚言，將以衆毀鮑氏之家。增祥子鶚，是時亦舉於鄉，夷然弗爲動；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皖撫，郵書上海法主敎某，斥方出敎籍，徒黨悉鳥獸散，方始歛迹。增祥字紹廷，能詞，工畫梅，家無儋石儲，而好爲任俠，得錢輒散去，室人交讁，偃如也。

曹野人先生傳

易順鼎

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迹之，野人其號也。（益陽縣志）遠祖官益陽，占籍焉。曾祖某，遷龍陽之鹿溪，遂爲龍陽人。五世祖某，嘗爲明顯官，多藏書；先生誦其淸芬，記略淹博。（通源集曹氏序）性敏慧，下筆成文。蔡忠烈公爲長沙推官，見其制藝，以爲古岸奇特。（益陽志）入益陽縣學，甫冠，卽食廩餼。席先業貲甚豐，一旦歎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馳逐於宗貴之場

而已乎？」遂棄家貧薄舉子業，避地讀書，殫心濂洛，作樂飢之文以自勉。樂飢者，非以飢爲樂也，樂其所樂，雖飢而樂自在也。其文云云，大抵皆言刻苦自修，淡名利，寡嗜慾，以蘄及於「樂天知命」者之所爲。（曹氏序）又好讀仙佛家書，久之，自謂有得。（益楊志）見於行事，多意料所不及，鄉里目爲異人。然志在用世，言事深中時弊，上邑令張際熙書數千言，窮治亂之原，具忠愛之志，蔡忠烈尤重之。（曹氏序）謂其理論至是，欲爲下拜。（益陽志）蓋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事親孝，以天下大亂，患無以其全母，每囊沙於足而行，人或以爲狂。（曹氏序）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至，負母急走二百里外，得免。（湖南通志）色養愼終。（通源集沈求序）後自髡其頂。（通志）初先生美風度。（曹氏序）無鬚，遇髯道人，脫其鬚贈之，遂美髯焉。（益陽志）順治甲申仲春卒。山東人許尙忠者，好道，與友隱居督山之丹霞洞，以是年遇髯僧，奇其語，師事之。僧深穆寡言，問姓氏里居，不答。居三年始去，以所說經爲一書授尙忠，曰通源集；復留一偈，署「楚益陽曹氏行尸」。康熙甲辰，尙忠官常德；以丈量役至鹿溪，宿

曹氏，初不知即先生家，見案頭有稿本，署「曹宗先野人著，」與通源集無異也。大驚，訊之，始知所師事者，即先生化身矣。（通源集許尚忠序）

易順鼎曰：先生書未顯於世，世亦莫知先生；順鼎嘗取其書而讀之，所推究性命之原，萬物之理，精微奧衍，非深造自得，不能言也。舊志載先生事，自崇禎癸未負母避流賊後，遂無可攷；但云晚年髡其頂而已。余攷許序而知先生卒於甲申明亡之年。又攷沈序而知先生之母亦必沒於癸未甲申之間；先生之卒，即在母沒之後。乃歎先生之髡也，其忠也；死也，其孝也；死而不死也，其仙也。蓋紀載不詳，其奇迹彰，而庸行反隱矣。嗟夫！古無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而忠臣孝子又何必不神仙乎？忠孝者大節，儒墨者假名；但論忠孝，何分儒墨？舊志與其家乘，乃斤斤焉以其奇迹爲諱，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節之所存，抑何左哉？

蔣超傳

易順鼎

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也。工詩文行楷書。年二十四，以順治四年呂宮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修撰，主浙江鄉試，提督順天學政。上疏請復古學，禁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先焚香籲天，以格上聽，所陳皆報可。秩滿，謝病遊嵩洛，過夏峯，與孫奇逢講學數日，遂遍歷五嶽。及黃山九華天台武當，不復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自楚之蜀，躡匡廬，探鹿門，居峨嵋伏虎寺中，卒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或爲流涕。超性和易無瞋怒，與人甚厚，人告之急，若負重創，不念舊惡，恒報怨以德。持身獨自刻苦，居親喪，炙艾燔體，以志哀痛。施閏章謂其行誼近曾閔之徒。生時，其祖母夢爲峨嵋老僧，故自幼卽斷葷血。嘗語閏章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窶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邱是也。」後有人見超於山中，入寺，知超已卒，乃大驚。又二十五年，尚書王士禛奉使入蜀，宿劍門，夢超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

易順鼎曰：余讀施閏章所作蔣超墓志銘而悲之。又見王士禛筆記，自說夢見超，遂並采其文，作蔣超傳。光緒乙酉，余遊峨嵋，入伏虎寺。是日大雨，行數十里，不見人迹。寺有僧數十人，

亦不聞人語。視寺門榜，即超所書，徘徊久之。其境淒宵幽寥，迥絕人世，至今追憶，猶旁皇動心，安知彼時不與超交臂相失哉？嘗觀古畸士，捨榮利，割情愛，絕人遺物，類皆迫於家國身世不得已之故，有託而逃焉耳。超獨不然，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超所得於是為不薄矣。

北戴河遊記

呂碧城女士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

此二句於西湖之神態，殆摹擬盡矣。然猶係中國美人態也。若夫海濱之風景，清奇高抗，氣象萬千，有如西方美人，細腰捷足，曳長裾，飄飄欲仙，令人見之，具瀟灑出塵之想，則北戴河似焉。其地附近唐山，夙稱名勝，為旅居北方之西人避暑之地。余於今夏以養痾故，曾寓該處連峯山頂甘德璘女士家。女士英人，為余校中之教習，暑假後相約前往，屆時女士病，須緩一星期起程，余乃隨其母夫人往焉。是日晨搭汽車，晚六句鐘，始抵該境。天陰雨，漸就昏黑，氣候涼爽，有如深秋。下車以肩輿拾級登山，入其舍，謁見甘德璘君，六旬餘老牧師也，略敘寒暄，晚

餐畢，卽歸寢。次晨睡足，雙眸甫豁，覺白光照耀逼室，乃海氣涵映窗檻間，幾疑身在舟中，泊於大洋，蓋其舍背山面海也。著衣起，不待早餐，出而瞻眺，甘牧師亦早起，爲余指陳各處。東望爲秦皇島，惟積沙成片，餘無可睹；因憶姜白石詞：

「燕拂黃沙，天垂碧海，」

之句，恰符此景。西北則昌黎縣，孤竹國遺址在焉。甘牧師猶能道伯夷叔齊之故事。南面則蒼溟無際，廻抱此山境而已。余欲下山觀海，甘牧師謂相距尙有數里，必果腹方可往，余弗聽，獨乘輿前去。蜿蜒行數武，卽怪石嶙嶒，大者如屋，小者如拳，石齒巉巉，儼然作獰笑狀。老木懸崖，如長槍大戟，槎枒交錯，葉離離作古翠色。過此則爲松林，拔地參天，一望無際，漸聞波濤澎湃之聲，不辨爲松風爲海濤也。其時旭日初昇，萬松競翠，此聲此色，直若濯髮游大羅天，聽鈞天廣樂，心身愉快，殆爲余生平第一次所經也。游行良久，始抵海濱，密沫濺裙，積沙沒履，驚濤駭浪，復拍拍而來，聲若巨雷震耳，獨立須臾，陡然悚懼，乃踉蹌覓歸逕。顧腹餒力疲，欲少憩

貰肩輿歸，四顧更無人踪，遑論屋舍也。復力疾前進，路轉峯迴，始見村舍，有黑蹇數頭繫林下，村人勸策蹇歸，乃貰其一，扶持登跨，頗懼顚隕，極力控御，汗出如漿。少頃，竟抵原寓，余恐狼狽狀爲甘所哂，勉作優游之態。甘迎問曰：『勞乎？』余曰：『差可！』甘笑曰：『吾以遠光鏡窺見君在海濱困頓之態矣。』乃相與大笑。入室午餐畢，欲復游，則體憊不克起行，乃與甘夫人坐談。夫人年老，憚於出游，喜絮語家庭事，不啻中國婦人習氣也。

次日膳畢，余乃由山後信步而下，與前所遊者境又迥異。屋宇相望，炊烟縷縷，隱約於林巒箐密間，沿途居戶甚多，而屈臣良濟利亞諸藥房及照像館，皆備焉。一繁盛山市也。復折行而西，貰得一蹇驢，揚鞭策進，較昨初乘時，頗馳騁自如。道出村落，稻畦漁港，農家風味，復宛然宜人，途畔豆棚數架，爲茶肆，加非、汽水、啤酒等，羅列滿几，有西國軍士數人，憩息其間，睹余揚鞭而過，頗嘖嘖稱異；蓋其地絕少中國婦女行踪也。出村南趨，則連峯矗天，迎面盡羊腸鳥道，乃捨驢徒行。松杉夾道，石卵纍纍圓滑如玉，有清泉瀉於崖畔，響潺潺然若琴筑；余因誦

「清泉白石無人到，一陣松風響似濤」之句，至於往復數四，俄而漸至山頂，半日在松陰濃幕中，忽而天開日朗，襟懷頓闊，乃踞絕頂，俯矚八荒。惟見蒼煙黯黯，林嶂模糊，所謂北戴河者，曲屈如銀綫焉。兀坐數小時之久，始悄然下，覓逕返寓，既至，甘與夫人方坐廊間閒話，乃相起讓坐，謂余曰：『君甫至山即逐日作汗漫遊，何體力輕健乃爾？我輩久於山居者，尚不逮也。』余問山居潛伏，何所修養？甘曰：『余研究植物學，以此山爲實驗之所，君試看此叢櫛林，其種類同也；葉以千萬計，亦莫不同也。若以極精之顯微鏡測之，當無一同者，其形式必有纖微之差異，此眞宰造物之妙。昔達爾文曾養鴿，試驗其理，始由二同形色之鴿，遞嬗卵翼，繁植千百，終乃無一同者。粗而視之，其形色相類者，問屬不尠，然不得謂之盡同也。人類亦然，孿生之子，外人見之，不得辨識其甲乙，家人居處至稔，則能識之。植物之葉，正復類此，特吾人眼光甚巨，彼之區別至微，故不能察辨耳。』西人推爲物理，其精微若此！余曰：『匪獨西人，吾國固早有先覺者。周代有士曰莊周，吾國哲學

初祖也。嘗創「萬物畢同畢異」之說，謂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之耳目鼻口百體，莫不皆異，是物畢異也；與達氏之說，詎不脗合耶？惜吾國物理之說，多散見於政治叢書，不特立專科，致後世湮沒無傳耳。」甘亦爲稱歎不置。坐談既久，不覺皓月東升。時值六月既望，曉珠斗大，破出滄溟，銀輝爛然海面，徑可十丈，此又爲余生平看月之奇遇。同此月也，隱約花陰，照耀深院，不過助騷客之悲，引春閨之怨而已，安有此異彩，以闊吾眼界耶？欣賞移時，與辭歸寢。

次晨陰雨，雲氣蒸騰，環抱山舍，門檻外咫尺莫睹，四大皆空，似懸屋宇於天際，須臾晴霽，山巒林莽，始驀地湧出，亦幻景也。山之南，產野花，色藍而艷，余擬移植盆中，乃乘雨後，荷筐鋤下山，信步覓而劚之，忘其近遠，忽雲氣氤氳，起裙袂，俄而林嶂暝合，一白無際，莫辨歸途，心大惶急；往復周匝於雲間，久之始達原處；自此每值陰雨，不復敢下山矣。

一日凭欄晚眺，夕照正明，古柏喬松，萬山一色；惟片雲冉冉，漾於涼翠叢中，漸近，方辨爲

縞衣女子，急注視之，乃甘德璘至矣。後隨一髯客，下騎入門，相與歡笑，詢知髯客，爲天津益聞西報記者，英國高文君也。是夕，醼飲甚暢。次日，甘德璘約余暨高文同遊石條山，策蹇齊向東進，行近海岸，一無山林；惟屢灰及蚌殼，堆積成堤，綿亙數里，海水作蔚藍色，浪花翻滾如雪，拍堤有聲。忽迎面山如屛障，橫絕去路，高文謂須繞道而過，余與甘德璘欲試其趫捷之能；固不可，乃以二騎授高文，令先往山前守候，乃聳身躬上，躋至顚頂，即攀援籐篠，縋緣而下，竟達彼岸。甘德璘著香色縠裙，薄若烟霧，爲籐篠所罣，破裂殆盡，亦不暇顧。翹望石條山，尙距里許，已儼然在目，爲雙筍形，高聳若插天之柱。余等乃牽騎步行，少頃，已至山麓。山赭色，石質皴裂，苔蘚斑駁，頗具古峭之致。前麓瀕海，二山交凋處，有石梁彎曲如弓，天然作門洞狀，余等三人傴僂而入，有白鷗數十，奮起翔於海面，蓋潛伏沙際者。沙中多五色石子，映水晶瑩若寶石，余愛而拾之，裹以手帕，高文謂手攜不便，乃爲余悉納入衣袋，兩袋皆滿，復脫帽盛之。方游賞間，而雷聲隆隆，天將暴雨，乃覓騎間道，急奔連峯山。有抵寓，即大雨傾盆，山林昏翳，高文沿途爲余

載輜重，卸裝後汗喘不已；余與甘德璘雖狼狽，尚較可也。

越日，天氣晴朗，午後，甘德璘備浴衣，將詣海岸沐浴，約余往觀；甘夫婦暨高文亦往焉。比至，已殘照西匿，鏡海不波，餘霞散綺，景色至絢麗。已先有多人浴於海面，容與中流，乍沈乍起，如鳧鷖之游泳。水邊麗人，尙絡繹而來，綃縠綷縩，與海水囓岸之聲相和亂。繞岸紅礁巉巖，作結晶狀，散亂於淸流急湍間。岸上多鉛皮小屋，乃各家所置。浴時先入屋，更浴衣而後入水，其衣式與常服不甚懸殊，但略短而已。甘德璘等換衣畢，相率就海灘淸淺處，徐徐而下；余亦褰裳涉流，擇礁石之平者，踞坐作壁上觀焉。惟見浴者散於海面，而女子較多，散綣髮，攘皓腕，奮其軀軀，與海水相激戰。波濤湧至，盡滅其頂，濤退始得復現，浪花多處，簇擁芙蓉，彷彿浴神化身千百，作水國之嬉遊也，余爲目眩神移久之。偶返顧己身，則裙裳爲浪花所濺濕其大半，尙不覺也。俄而海水激礁石愈厲，浪花斗大，砰擊而來，飛瓊迸玉，作四面之攻，余方顧而樂之，心暗忖若觀錢塘潮，較是爲何若耶？驀聞甘德璘呼曰：「君不速下，海潮生，不得渡矣。」余遙視

之，則海面浴者漸稀，已陸續登岸。甘德璘亦張其兩臂，如鳥鼓翼，拍浪而來。余始急下，跋涉登岸，甘夫婦暨高文已易衣候立於岸。甘德璘亦至，入室易衣畢，乃相率歸寓。余至是亦歎觀止矣！爰於次日束裝旋津，紀其游踪如此。且因之重有感焉：吾國人當炎夏之際，褦襶汗喘於市井之間，國有勝境，不知闢而游之，乃爲他人捷足先登，反賓爲主，彼今日之蜃樓海市，即吾昨日之斷井頹垣也！嗟夫！又豈一北戴河爲然哉？

新式標點虞初近志第五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玉孃曲序

樊增祥

宋末張玉孃，字若瓊，自號一貞居士，松陽縣人。敏惠工詩，有殊色。父懋，仕爲提舉官，無子，故愛女特甚。及笄，字沈生佺，與玉孃爲中表。已而父與沈有違言，遂阻婚期。沈積思成疾，女以書喻之曰：『如不偶於君，願死同穴也。』沈發書潸然而沒，年二十有二。玉孃哀惋甚！父母將別卜佳婿，女聞益不自安。積數年，時值元夕，父母出觀燈，女托疾隱几，燈下恍惚見沈郎曰：『若瓊宜自重，幸不寒夙盟！』女驚喜，往捉其衣，忽不見。顧見燭影，誓曰：『負沈郎者，有如此燭！』自是感陰疾，遂卒，年二十有八。父母哀其志，請於沈氏，合窆於楓林之野。女有二侍兒，曰紫娥，曰霜娥，皆有才色；所蓄鸚鵡亦辯慧，女恆目爲「三清。」女逝踰月，霜娥以毀卒；紫娥曰：『

兒忍獨生乎？」亦自經以殉；詰日，鸚鵡亦死，咸從葬焉。松人稱女墓爲「鸚鵡塚」云。所著蘭雪集二卷，虞道園見其樂府，謂可與國風草蟲並稱。順治間孟稱舜官松陽，以遺集付梓；且修其墓，建貞女祠。

南海辛君，得知不足齋鈔本蘭雪集，屬余題詠。綜覽集後諸傳記，爲之愀然不懌！慨自三從之義立，深閨弱息，屈於高堂專制之下，不得其偶者多矣！女父猶非甚不情者，觀於生阻婚期，殁求合祔，則所謂有違言者，度亦小隙耳。向使沈生不死，女矢靡他，嚴父之心，或當自轉。無如琊琊情死，見夢元宵，郎既蘭摧，女尋玉隕，以致青衣雙殉，翠羽長凋，天也而非人也。或謂待年未嫁，不當緘札酬詩，是猶夏蟲不可以語冰也。天下惟有才有情者，其結託百倍於恆人，彼此鍾情，而牉合無日，安能已於言者？況以中表而訂姻盟，尤非不識面者比。既婚則爲夫婦，未嫁則友朋親戚也，其以篇什相投贈，函牘相往來，本無瓜李之嫌，豈有芍藥之謗？今其詩具在，卻無媟語，發情止義，白璧何瑕焉！俗傳女與沈生皆大士座前侍者，因調弄鸚鵡，相顧一笑，遂

墮塵刼；此則小說家言，亦足供詩料也。余旣悲其遇，又惜其事不甚流傳，爲作玉孃曲，以行於世。

寄禪和尚行述

馮毓孳

師諱敬安，字寄禪，本湖南湘潭黃氏子，父曰宣杏，母胡太君，奉觀音大士甚虔，夢蘭而生師，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髫齡時，卽屏棄腥味，隨母拜月，喜聞人談仙佛事。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師方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家貧，與弟子成俱廢讀，爲田家牧牛；然常攜書自課。同治七年春，驅牛出郊，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祝髮，時師年十八。未幾，從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聞岐山恆志和尚，倡敎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是爲苦行始。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厠出，因思嚮食犬餘，必雜穢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旣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四大假合之身，於外六塵，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

識妄生分別，乃決計與之交戰。竊如廁下，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師以釋迦牟尼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刎背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又然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師嘗發誓，修「法華般若行，」朝夕懺悔，每追溯過去，輒淚涔涔下！盡十八日，徧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痲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信立盡，心大駭，疑爲著魔，靜坐數日，始復常態，妙智由是頓開。師以其事語南嶽默公；默公云：『此台宗所謂「寒觸」也，舌根已轉，可證「法華三昧」矣。』厥後益加精進，乃至空慧俱銓。

師之在岐山也，維那精一，禪課之餘，好作詩自炫。師訶之，以爲不究本分，學世諦文字。精一曰：『汝灰頭土面，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下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三百首，師遂以詩名於世。然生死心切，時以禪定爲業，常山行坐盤石上，參父母未生前語，冥

然入定。自是徧訪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請益。師既奉賢楷律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圃學行超妙，亦以師禮事之，東遊住寧波最久。

光緒十年，師年三十有四，始還湘中，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潙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上封在南嶽祝融峯下，爲衡州大刹，山後有田數千畝，皆供衆之產，宗風衰絕，被奪於農人者且半，師訟於當道，經年不能決，卒賴巡撫吳清卿中丞力，次第規復之。潙山開山於唐靈佑禪師，潙仰宗初祖也，寺宇千餘間，僧衆千餘人，前清之季，法門墜敗，師駐錫三年，皷螺爲之一振，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爲四明淨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足以宣揚正業力破積習，率兩序清衆，請師守護法度，師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來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廢具舉，夏講冬禪，靡有虛歲。

先是，清廷罷科舉，興學校，南中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浙江三十五寺，請日本本願寺僧伊藤賢道，借傳敎保護，竊師名爲首，報紙喧騰，外部電詢浙撫聶仲芳中丞。師聞

之憤甚，以爲辱國辱教，即飛函當事者，陳竊名之妄，力請嚴拒。聶公電覆外部，於是各府得自辦僧學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僧人之創立學校自此始。師長寧波分會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大江下遊，後先響應，新募軍人，大率駐箚寺觀。其鄉里無賴子弟，則又假光復名，軍服結隊，令僧人出貲，或迫脅爲兵。師慮各地僧人，驚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廢置，正愁急無策，而政治革命之說起；師喜曰：『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適共和。』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赴南政府，親謁孫大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乃以靜安寺爲總機關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爲支部，府爲分部，電告北政府內務部，請著爲令。有頃，湖南寶慶有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之舉，寶慶僧侶，聯名狀內部，求回復。民政司長抗不行，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擬以湘事再求內部，懇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師，寓法源寺。法源舊署憫忠師，嗣法弟子道階，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偕道階見內務部禮俗司長某君。

是時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布施爲公，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侶即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而出。道階爲通袁大總統、趙總理，戒期往謁，冀收回司令，并以湘事爲請；又勸師赴文讌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即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昧爽往視，師已作吉祥臥示寂，實舊歷玄黓困敦之歲十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五。

師初至京師，凡政官軍長寓公道侶，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師以禮接待，日不暇給，歡喜讚歎，傾動部下。方謀開會歡迎，而師遽撒手塵世，於是各界七十三人創議，開會追悼，屆期到者達千人。初師年六十，在天童青龍岡營塔院，環植梅花，顏曰「冷香」，自爲序文。及示寂京師，道階爲治喪事，偕待杖宗圓奉龕南歸。二年一月，嗣席淨心啟塔藏眞，並謀募香火田供養。以師語錄墨蹟及交遊尺牘書畫，藏諸衣鉢寮內，以詒來者。師詩名滿海內，當代耆宿通人，

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鄭蘇龕易哭庵俞恪士喻艮麓皆與交最摯，唱和獨多。其在寧波，則陸鎮亭張簡碩陳天嬰洪佛矢及余族弟君木，每出山必過訪，每訪必以詩相酬答。師所著八指頭陀集十卷，白梅詩一卷，已刋行。未刻者八卷：語錄四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王諸老選定。師詩逼近初唐，壬秋嘗嘲師能爲島寒，不能爲郊瘦，故近今所作，多效東野體云。師赴京攜文及未刻詩稿以行，楊皙子從道階取以去，將爲校刻。師體偉口吃，書法奇拙而無俗氣；嘗與天嬰說偈，又自稱吃衲。性忼爽，胸無城府。晚年，專菩薩行，以利活爲務，徒眷後學雖被切責，而愈親近之。自寧波有佛會之設，余與師同事且四年，日以文字相商榷，而獨無贈答之作，是亦事之不可解者。當戒途時，七塔寺方丈水月和尚設齋祖餞，余亦在座，別未經月，涅槃訃至，以師始勵苦行，終成慧業，法雲長逝，斯文道消，烏虖！豈第桑門之厄運哉？師到京才九日，世法極盛，詳載道階所編寄公旅京九日記，及八指頭陀追悼記，其他遺文佚事，機緣靈異，膾炙於人口者尚多。茲據師所自述及其弟子信而有徵之言，著其大者，

詮而敍之，用備纂方外傳者采擇焉。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而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如何？吾復爲汝家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

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勳恪公錫紱子也。

李伯元傳

吳沃堯

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游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

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台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眞知我者。』

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主文譎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汚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閱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義盜記

吳沃堯

山東向多劇盜，水滸傳載宋江等駐梁山泊；雖小說家言，而宋江名在正史，非虛搆也。曹州一帶，至今仍為盜藪，表兄祥符王幼安學會，嘗游其地，歸為予言曹州民，盜無可區別；蓋無一人非盜，亦無一人非民也。耕作隴畔，儼然農夫也，有孤客過，則輟耕揮刃殺人，以取其財，藁覆死者，而耕作如故；蓋相習成風矣。嗚呼！豈民盡甘為盜耶？教育之不及，殆尸其咎矣！雖然，盜亦有可傳者。

江陰張笙繁直刺文鳳，於乙巳之冬，歸自山左。余於武進湯禹臣大令讌座中遇之，笙繁知予有小說之作，為予言一事，人名地名年月，纖悉具詳。年來為衣食囚，楮墨勞形，記憶力盡失，已都遺忘矣，僅記其厓略而已，爰先記之如左方。姓氏里居，俟函詢笙繁，當再補錄。非亟亟也，將記之以愧今之士大夫也。

山左某邑，獲一盜，既遞案，即直供無所隱，縣令例詳省會。時漢軍向會臣方伯其亨，陳臬山東，得詳，檄笙繁往覆勘。笙繁奉檄往，與邑令會訊，盜曰『某同母兄弟凡三人，某其次也。兄

某犯案屢屢，於某年月日，由某案破獲，已正法矣。弟某犯案屢屢，於某年月日，由某案破獲，亦正法矣。某今始遞案，蓋已晚矣。吾某年殺某人，某年刼某家得財若干；某死猶有餘罪，乞速正法可也！」筆繫廉知其爲積年劇盜，若使之爲眼線，破獲必多；因謂之曰：『若反正，當充練勇，以緝盜自效，非獨免罪，且可立功，汝願乎！』則泥首曰：『敬謝公，凡盜皆吾兄弟也，賣兄弟以求富貴，某寧死不爲。』筆繫曰：『盜，民患也，法當誅，誅有罪而立功，何不爲？』又泣曰：『盜罪固當誅，然某非誅盜之人，賣兄弟，不仁，貪功以偷生，不義，僞爲投誠而無可破獲，不信，某寧死不爲也。某明知行多不法，終當顯戮，故就案即供，不敢煩長官刑訊，乞明公速決之！』筆繫益重其義，反覆譬解，至再至三，矢口不移，惟求速死。及夜覆訊，燭盡見跋，供如前。明日遂定讞，當就地正法。傳至案下，語以就死，則頓首泣曰：『死吾罪也，小人有母，年八十餘矣，乞公施法外仁，得歸別母，死無憾矣。』筆繫將許之，邑令不可；曰：『慮其遁也。』筆繫曰：『是豈圖遁者之所爲耶？若遁罪在我。』邑令不得已，以幹役二人，嚴其桎梏，押使往。盜歸，見母，拜於堂下曰：『

兒不肖，不能奉母天年，今就法矣，謹辭。』母笑曰：『汝兄弟所爲，吾固知必有今日，汝所遺，足以供吾終老，速往就汝法，毋以我爲念。』再拜曰：『母不悲戚，兒心慰矣。後院某處有窖藏金，乞母取五百以畀兒也。』母聞言，入內，少頃，復出曰：『窖藏不少哉，前此何以不語我，取五百金何爲？』曰：『兒別有所用，餘以爲母天年之奉可也。』母曰：『老身年八十有一矣，謾藏誨盜，須多金何爲？汝其以千金去，吾當別以百金酬二役也。汝好往就法，毋以我爲念。』盜泣謝。以百金酬二役，懷千金復至案，呈於官，啟曰：『盜之物，皆贓物也，贓獲案，例歸主人；雖然，小人此贓，積有年矣，不復憶記從來，無主可歸，僅以呈案，以表區區報效之忱，望明公速以此創設警察。警察嚴則盜自匿跡，無煩緝捕矣。數年前，官捕小人急，乃孑身逃之南洋，以爲天地之大，何處不足以試吾技者？詎至其地，巡邏者無間晝夜，技不得展，乃廢然返；然後知警察之足以弭盜也。東省捕務廢弛，於平日則漠不關心，迨出一案，然後簽差焉，購線焉，而所獲不無冤者，似非愷悌君子愛民之道，明公苟以小人之言爲然，舉行警察，使民憚於法網之嚴，相率改行，

東民受賜多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明公鑑之！』筆繁大感動，仍勸之反正，開導再三；盜瞋目曰：『公猶以狗彘目我耶？』自是不復再語，乃揮涕斬之。

跰人氏曰：叔季之世，道德淪亡，富貴熱中，朋友道喪，以吾所見，蓋多多矣！如此盜者，吾嘗求之於士大夫中而不可得，不圖於綠林豪客中見之，天壤間其猶有人乎？何以草莽中崛起此義俠爽快之人也？吾記此篇，不覺又有所感焉？吾感夫近日上海范高頭之遞案，獲范者爲范之同盟也。夫范罪當死，而同盟者非可死范之人，則此同盟者視彼山左之盜爲何如也？雖然，若此者吾於冠裳中轉屢見之矣，又烏能獨責此同盟者哉？君子讀此，當亦爲世道人心一慟，而表我之同情也。

棠隱女士小傳

周實

女士名曉瀓，後嗜禪學，易爲小乘。生平愛秋海棠若命，嘗因以自況，因字秋瀓，號棠影，別號棠隱，無盡之鄉人也。無盡垂髫時，與女士同宅居，女士時來相嬉戲。無盡稍長就外傅讀，晚

歸先慈督率嚴，往往挑燈持針黹坐身旁；寒冬風雪，漏三下不休也。女士幼失恃，鮑無盡之有母，嘗語無盡曰：『天倫之樂，人所共有，何造化小兒，獨靳於余？余之生沒存亡，悉聽諸自然而已。』言竟泫然欲涕！女士性聰慧，先慈教之讀，匝月之間，識三千餘字，嗜唐宋人小詩，並歷代稗官野史，每過目輒能成誦。乙巳，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子來議婚，某固諳書種子，然久抱不起之痼疾，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許之。女士素不飲，至此遂以酒自遣，酒酣，輒背人仰天自唶曰：『星命之說，爲有識者所深闢；然如余之所遇，欲將何說以解之？』是年秋九月，歸某氏子。明年春，某氏子遽以疾歿。無盡時客江南，聞之歎息曰：『棠隱必不復生矣。』先是，女士有書來，因循久不報。至丁未夏，無盡仍留滯秣陵，不復歸，乃以書致女士，其所以慰藉而開譬之者良至，而不謂女士之死，已先余書旬餘矣。嗟夫！人生朝露，能不傷哉？女士性至孝，思慕亡母，枕上淚常濕。父某多嗜欲，女士時時婉言規諫，卒莫能悟。家本豐於財，至女士十齡時，已墮落無餘，炊爨浣濯，女士悉自任之。稍暇，從事詩書及西方之言，其專心壹志，爲士林所不能及。嘗曰：

「我國女子墮於地獄，數千年矣，我將乘飛船，控駿馬，遍攬環球上之名山大川，考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以洗我女界之恥。」嗚呼！其志可謂壯已！既適某氏，事舅姑及所天惟謹，然緘默特甚，襲昔之豪爽，不可復覩矣。至所天死，乃哀毀不欲生，丁未五月十八日，嘔血死，春秋二十有一；無子女。女士平日處困窮無難色，任勞怨無愠容，議論極敏捷，而有至理，雖老成人罔能易也。書法仿東坡，腴尤過之。詩文嫻於著述，然偶有篇什，騷情哀思，又非俗士之所能道，于歸後遂絕筆。嗟夫！豐彼嗇此，豈冥漠中果有定例歟？女士死後，無盡既哭之以詩，復綴其事略爲之傳。

贊曰：古今來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其潦倒半生，齎志以歿者，蓋亦指不勝屈矣。然潛德幽光，久而必發，身後微名，猶可恃以不朽。獨惜女士生長閨闥之中，追陪巾幗之列，足跡不出百里，年齡不過二十春秋，女士固不冀人知，人亦無能知女士者。嗟夫！使女士而竟無一人知也，則其豪情俠骨與夫片技微長，亦任其終古委蓬蒿，葬砂礫已耳。自來山陬海澨間，已不知埋

沒實豪俊傑幾許？矧茲區區弱女子，又何足深惜耶？然舉世無能知女士，而實猶及知之，則表彰闡揚之責，愈不容辭矣。乃言之無文，復不能盡女士生平之萬一。嗟夫！嗟夫！女士有靈，實焉能告無罪哉？實焉能告無罪哉？

吳保初傳

陳衍

吳保初，安徽人也，字彥復，一字君遂，清故提督長慶諡武壯次子。長慶父某，死於粵匪之難。長慶年十三，投效淮軍，卒復父仇，以孝勇聞天下；雅慕文章氣節，結納當世知名士。朝鮮之變，長慶帥師四日抵其都，俘大院君以歸。日本師後半日至，愕貽莫誰何，因留師漢城鎮之。張謇朱銘盤周家祿皆在幕下，兼欲延攬鄭孝胥。今總統袁公爲隨員，旋薦幫辦營務。長慶卒於軍，遂繼其任。保初文弱穎異，長慶以爲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寶廷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則與其子富壽，縱意詩酒山水間。保初乃得濡染爲清折閑肆之詩，遂識沈曾植歐陽鑄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師弟子之說，堅

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於保初，又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事事效法寶廷，爲詩千百言立就，前後千百首。今所傳北山樓集，其十之一二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稾反復，相爭持不下，至擲藁於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那拉太后臨朝，報效麕集，政日斁，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爲梁啓超方倡新法，保初奔走號召，而珍妃適有粵海關江海關諧價之獄，激而爲戊戌政變，又激而爲庚子仇外，唐才常謀起事於漢口，相傳保初與焉。兄保德慴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妻謀紿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逃之日本。踰歲歸，今總統袁爲北洋大臣，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圈禁於天津焉，恐其及禍也。袁入樞府，楊士驤繼，增爲五百金，供二姬彭嫣王姹外，能與丁惠康陳劉方爾謙各有所娛矣。保初爾謙以古錢，劉以甕，惠康以古琴宋本書鈔本書。士驤卒，繼之者端方，咄嗟謂保初曰：「得爾師季直書札否？」季直張謇字也。保初躑躅曰：「季直，先君幕下客，並非吾師。」端方曰：「師可背乎？」戲侮久之，保初慍曰：「滿

洲人之剛愎者，殆無踰剛毅，吾斥之不能聲，若何敢爾？」拂衣徑去。自是轉徙窮病，惟袁氏父子稍給之，遂至於死。世炎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十餘歲喉疾卒，保初傷之甚！惟二女弱男亞男，畢業日本學校。保初妻既無伉儷情，其姊買王姥畀之。彭嫣爲妓，名於上海，曰：「金菊仙」善書，通文理，不嫁富人子，委身保初。保初狂喜，要陳三立、丁惠康諸名人作詩張之，桐城陳澹然爲之傳。以嗜鴉片，保初窮不能給，卒去。

論曰：保初，古之傷心人也！古今稱四公子者三：戰國之孟嘗、平原、信陵、春申；明季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冒襄；清則故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皆以文采風概生丁末造，豈不異乎？惠康、保初，尤抑鬱以死，傷哉！

會稽施貞女壙志銘

王式通

貞女施氏，諱秀成，浙之會稽人。吾友星衛部郎亥女也。英淑之鍾，徵諸在葆，禮儀之合，鑑於受書。妣張宜人歿時，女甫十一齡，哀毀骨立，有過成人。事繼母王宜人甚謹，宜人亦憐之。大

母陳太淑人年躋耄耋，喜弄諸孫，女則愼其扶持，博其色笑，顏飫觴舉，愉愉如也！會有舊姻某齒長於女，陰萌求婚意，如飲狂藥，戲作密函，假手嬰孺，俾達於女焉。玉映中閨，夙嚴避面，波生片楮，遽自通辭，迹其險詖，幾儕强暴。女見書大恚，亟白諸女。時部郞方壹意著述，王宜人慮擾覃思，未敢驟告，爰命臧獲，示某懲誡。女以志雖皦然，災同无妄，扇揮閣下，惡蠅集之何來，弓見杯中，疑蛇影而成疾，張目嚼助，憤氣塡膺，甫逾浹旬，遽嗟奄化。屬纊之際，睫淚汍瀾，若有深憾者。部郞異之，及逝，窮詰其事，痛恨無極。嗚呼！鐫紫石之字，白傅愍情，哀金鹿之亡，安仁增悼，忻戚俄遷，誰能堪此？矧茲凋殞，足激風霜，宜其悲已！論者謂女虎口之罹，匪同蹈刃，龐吠之使，未近鳴環。既無拾墜之嫌，復異掇蜂之戹，有如白日，共鑒其心！竟及黃泉，微傷於激，姝邪誠是，損軀似愚。不知薑桂之性，詎以老而始辣，栴檀之香，必待爇而可聞，下堂守禮，赴火如飴，漸臺竢符，矢死靡悔。過人之行，君子所嘉，畢命之故不齊，介立之操若一，豈可因斯夭閼，議其褊衷？夫清白守節，不隱無屈曰貞，湘東褒德，會入輶軒之甄采，朱育善對，庶補典錄之嘉名。女生於光

緒七年正月十四日，卒於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年止十六。部郎將於孟冬葬女吳縣三都十一圖堯峯山麓麗字圩之阡，祔原配張宜人塋次。先期，以銘幽之文見屬。嗚呼！平湖儷潔，齊朱家少女之齡，杜氏流芬，蘊東陽眞仙之骨，敬告史氏，視此貞珉。銘曰：

北宮嬰兒，摯性胡忝。西道龍憐，片言無玷。女貞之木，優曇之花。綿芳遐祺，現影剎那。感帨誦詩，投梭持禮。怒盛敗肝，病革雪涕。輕生傷孝，苛論勿淆。義重熊掌，死豈鴻毛？孱稚端嚴，懦夫沮忸。游魂吳越，延輝越紐。澤蘭早世，瑤草空山。陵谷有變，元石不刊。

哭盦傳

易順鼎

哭盦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盦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自陝蜀趨鄖襄，以黃衣繡褓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盦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歌文詞，大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

治經，爲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返於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

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遊俠。少年爲名士，爲經生，爲學人，爲貴官，爲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詆之，稱爲神龍。其操行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藝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哭盦少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沒而父在，不得遽殉，則以爲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而後已，自號曰哭盦。

康廣仁傳

梁啟超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鷙，明照銳斷，

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卽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輙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於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跅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官場，使之遊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闒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歛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官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敎，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

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於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為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為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於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為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

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旣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建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

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擧，未爲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者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

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卽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抵深厚矣。旣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强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卽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横之童

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績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

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為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為詩騈散文，然以為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為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裒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

博之才，眞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才，眞未易軒輕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於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梁啓超

楊君字漪邨，又號𦻙𦻙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岩嶢獨出，爲山西儒宗。

其爲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敎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卽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省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

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於穆宗則爲生母，於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因見溥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塞，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眥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於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illegible]

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於衆。政變後之僞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於是奉旨獎厲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燄猖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眺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亦貧，衣食或不繼，

時惟傭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皺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許，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於天下，寧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

楊銳傳

梁啓超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

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特擧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强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彊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旣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與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强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於四川會館，集貲鉅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

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耆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梁啟超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詞詩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壻，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

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於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呼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暾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長於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暾谷，羅致暾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梁啓超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

日入值。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勛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况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

知其稿所在？

論曰：婁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婁村。然婁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曾廉之事，婁村以死相救。嗚呼！眞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婁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梁啓超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

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强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强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幷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

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是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

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眞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

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若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敎，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制節，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淸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己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

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所攜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

著，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

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其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佔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

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

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六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戴東原先生軼事

戴琴泉

族祖東原公本考據學算數學製造學經世實用之旨，發爲哲學家言；其所論著，遠足以補漢宋儒者之偏弊，近足以導歐美文化之先河，是固海內學人所公認者也。公之生迄今二百年矣，人往風微，崇拜熱忱，久而彌摯。族人祖蔭將以獨力建築圖書館於公讀書故址，暫於搖碧樓先行開辦。學界諸君子，又爲開得紀會於京師，亦有倡設圖書館之議。惟英末學，於我公之學術，曾不能窺其奧要，有以發揮而光大之，僅得舉公之軼事，幼所聞諸先嚴，爲各家傳記所未及者而志之。雖無關宏旨，要亦不賢識小之意云爾！

吾族自南唐天祐中護公爲兵馬使，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居鳳亭里。子壽公官中書舍

人。壽公子安公，歷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上柱國，諡忠恭，卽隆阜所追之一世祖，實卽遷隆阜自二世顏公始。子睿公，凡十一傳至若采公，乃分爲三門。其時隆阜支丁極繁，族中共分十三門，多建支祠。我家敬愛祠，卽紫竹門樓門三門三支所合建。三門自若采公後十三傳至景良公，卽公之曾祖。景良公傳寧仁公，寧仁公傳公父弁，商於南豐，輕財尙義，嘗修三門支譜，獨力建衆廳，以爲族黨讌敍之所。髮亂屋燬，卽今思樂園基址。現計三門支丁，不滿十餘，又多徙居外郡，祠中惟紫竹門樓門支丁稍衆；然鮮有留心公之學術大要與其遺聞軼事者，豈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歟？（以上記公之支派與世次。）

明末流寇之亂，徽地以僻處山中，獨獲完善，休養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屬最稱殷富。維時族之人多務商業，以豪侈相尙；雖未知爲學之道，而故家大戶，藏書頗富。公父爲族人經營布業於江西之南豐，家寒素，無力購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記憶力極强，鈎稽參考，夜以繼日。年二十六，娶朱氏，嘗讀書至午夜，送糗糖以充飢。及畢，始知糖乃蘸墨而食，其專心致志有若

此者！（以上記公之家族與環境）

公幼而歧嶷，至十歲才能言。出就蒙師讀，授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問師性善之所以然？師不能答。乃易師而授四子書，講解仍若俗說，每不慊於懷。師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叩師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之言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因漸治訓詁考證之學，而經義以明。至於哲學、學說、原善、三卷，殆即公入學時所急欲研究者歟？（以上記公之幼稚時代）

公於帖括之學，不甚講求。年二十九，族人慫恿應試，題為「鄉人儺」三字，公文旁徵博引，考證詳明。宗師雖賞其文，而故實多不知其出處，甚且疑為抄襲，發落日，面質公，公歷舉經典，如數家珍，宗師大激賞，以衣冠贈之曰：『勉之！汝將來成就，當勝我十倍也。』（以上記公

入學軼聞）

公之爲學也，以爲求獲新知，須先貫通古義。凡古聖賢之至理名言，著於羣經，以流傳至今者，欲明其道，必達其辭；欲達其辭，先識其字；故以訓詁之學，爲讀書明道之工具。而證之以制度名物實跡，故其學說貫穿羣經，無漢儒拘泥師說之弊；實事求是，無宋人空談玄理之弊。（以上記公求學次序）

清乾隆十七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錢，公家乏食，日以麵果腹，閉戶著屈原賦注十二卷。又嘗以休地山鄉，吸水灌田，所需勞力多而無補於大旱，乃變通古法，製螺旋車與自轉車，以利農田。螺旋車者，外用木廓，中軸附以螺紋板，軸出廓外，斜置水濱，以水力或人力轉之，水循螺紋而上，用力少而呈功倍，與今之西式吸水機有相合者。惟彼時鮮良工，螺板與外廓，難以密合而周轉，至今農家遂失其製。自轉車者，輪置河濱，資流水之力以運水，上升高可二三丈，絲毫不需人畜之勞，灌溉能日夜不息；其製法詳公著螺旋車記自轉車記。今休地西北鄉，山河

旁岸之田，多用自轉車，永無亢旱之患，各處彷其法者甚多。又嘗自製渾天儀，以爲研究天算之用；若使生於今日工業發達之時代，則其所發明以利國便民者，安有旣極耶？（以上記公遺製）

公祖墓在距隆阜二里之茅山橋南，東對公宅，遙望山勢，如書架層疊，靑烏家謂爲「萬架書箱，」主子孫著作等身，血食萬代。族豪某意欲侵佔，以廣己之祖塋，公訟諸官，縣令利族豪賄，將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師，一時名流爭相結納。大宗伯高郵王文肅公聞名景慕，延課其子念孫，得以成名，皆公之循循善誘也。（以上記公之避禍入京）

公自三十三歲避禍入京，應北闈試未第；然名重當世，一時學者，以得交於公爲榮幸。年四十舉南闈，屢會試未第，至五十一，以舉人特召充四庫館纂修官，校水經注九章算術諸書。乾隆帝賜詩卷首，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刊行。五十三會試，仍不第，命一體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至丁酉年五十五，以足疾困憊，慨然有歸田之志，孰意竟以是年五月病沒京師。病亟時，猶

撰聲類表，又點定段氏六書音韻表，是眞好學深思，誨人不倦者。卒後，京師同志輓聯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嗚呼！以公之所學，斯當之無愧矣。（以上記公成名與病沒）

公沒，子中立早卒，乃以族姪中孚字美中者嗣。除書籍外，家無恒產，嗣子時賴公壻山東孔氏周給之。髮匪亂後，歿於兵，屋宇燬於火。孫一，在隆阜無一椽蔽風雨，乃徙居洽陽堯山光角亭等處，藉小販謀生。二十年前嘗至吾家，先嚴猶相資助。因其有子十人，生計極困難，民國初年，有爲琴泉處農場介紹傭工者，細詢之，卽公十曾孫之一。叩以父母兄弟之狀況，則父母已沒，兄弟亦星散，多爲人養子與贅壻矣。噫！（以上記公後嗣零落）

公所著書，除乾隆朝奉旨刊行，及山東孔氏微波榭段氏經韻樓叢刊外，尚有遺文雜著，及晚年未完稿本，公沒後，至道光中葉，門弟子及族人集資剞劂，版存公家曬樓，印行不多，卽被兵燹。亂後殘餘版片，尙有被人竊作薪材者，先嚴猶及見之。彼時以大亂之後，無力保存，嘗

用孜心！嗟乎！一代儒宗，其遺者不獲廣傳於世，殆亦造物之所忌歟？（以上記公遺書版片）

黃建事略

歐陽漸

唯識學展於「安慧，」空有「二宗。」學紐於「安慧，」此土不正學影響極大而久亦無不涉於「安慧。」陳那菩薩，無性菩薩者，唯識中最勝大匠也。諸德論著，玄奘義淨，不及備譯乎前，後人精唯識學，能梵文，苦不得兼具，寶不易遇，遇不知貴，貴不能顯，遂使學者千數百年枯槁沉沉，潤澤發明，一無足憑。

黃樹因者，得梵筴三十唯識頌安慧釋，莊嚴經論安慧釋，論軌德慧註，陳那集量論本及釋及疏。陳那著作，攝論三種釋，莊嚴經論無性釋，幸甚哉！天日覩矣。樹因能忍第一，鎮日研一字，窮年究一事，循習委蛇無厭苦，以故善唯識，能梵文，闢幽徑，抉伏藏，無難也。

樹因年十八，畢業南洋中學，姚柏年引之聽起信玄文講，學佛趣向定。十九從予游。其母慍兒厭世也禁之，樹因乃能旋轉母意。腦痛瞶不克用，乃朝夕習拳技，白晝中夜趺坐，日讀瑜

伽師地論數行，做完白山人書數字，要期於畢世。其往學拳技師也必以夜，道距十里，風雪甚不間。技師習業茶肆，必爲之堆檢几案，乃能施技，樹因不爲苦。如是者垂四年，神於是旺也，體於是壯也。年二十二，從德人雷興學梵文於山東。年二十四，從俄人剛和泰學梵文藏文於北京。今年二十八，業成，將歸金陵支那內學院，次第譯梵筴。且窮數年學，作游印藏資糧，以竟玄奘未竟之業。乃賚志飲恨，一切烏有，悲夫！

樹因不婚，不肉食，居古廟，飯粗糲，且不克時應，忍之數年，以蕆厥事，難哉！予友桂伯華不婚，不肉食，學日本金胎兩界，忍苦十餘年，垂歿而恨，恨不致力西藏也。若使尙在，慟也何如？先師付囑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呂秋一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擴，吾其庶幾乎？

噫！樹因死矣！樹因，名建，廣東順德人。家金陵，懺華其兄，典華興華其弟也。於五月某日歿於北京臥佛寺。懺華歸其櫬，將於某月某日追悼於某地，擧以告我同人，歐陽漸爲之略敍行

事。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梁啓超

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類，觀其類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見也。吾友觀雲，嘗著一論，題曰：「幾多古人之復活」；吾睊睊思焉。我先民之畸行雄略，受壓於疇昔奄奄齪齪之時代精神下以枉死者何限，發潛闡幽，非後起者之責而誰責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三佛齊國王梁道明

王、廣東南海人也。三佛齊在蘇門答臘島之南端，與瓜哇島西端相接，今爲荷蘭屬地。自梁天監唐天祐宋太平興國間，屢通中國。洪武中葉，瓜哇來侵，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於佛者已千數，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與瓜哇相距；瓜哇終不能有也。不十年，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永樂三年，明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有陳祖義者，亦粵人，本海盜，王撫之，使爲舊港頭目；而祖義盜行未改，鄭和從好望角迴航歸國，祖義謀要之，事洩被戮。自此

與上國絕。(據明史。)

二、三佛齊國王張璉　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明嘉靖末作亂，蹂躪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勢極猖獗。合二省會勦，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朝已獲渠魁就戮。萬歷五年，有商人詣舊港者，問其王，則璉也。蓋敗後潛逸，復以力據有此國云。舊港即三佛齊，瓜哇滅佛齊時，更此名；故外至者兩稱之。自梁王距張王凡百餘年，張氏果取諸梁氏歟？抑梁張之間，更有他姓歟？不可考也。(據明史及明通鑑。)

三、婆羅國王某　王、福建人，佚其姓名。明萬歷間，始王此地，即今之婆羅洲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後嗣遂據有其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為榮。後佛郎機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據明史。案此所謂佛郎機者，實西班牙，明史誤也。)

四、瓜哇順塔國王某　王、廣東人，佚其姓名。國於瓜哇島北端之海濱，有地方三百餘里，

最饒富，中華及諸藩商舶輻輳焉。永樂九年，自遣使貢方物。（據明史）

五、暹羅國王鄭昭　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暹羅與緬甸密邇，世爲仇讐。前明永歷中，李定國嘗遣部將江國泰約暹攻緬，共分其地。會吳三桂弒永歷，事乃寢；以是緬人益憾暹。乾隆三十六年，緬王孟駁，遂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罷相，居南部，年五十餘矣。國變後，乃臥薪嘗膽，陰結國人圖光復。乾隆四十三年，遂起義，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復故地，暹民戴爲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交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最高云。乾隆五十年薨，傳位於其壻華策格里。華氏者，暹羅土人，王早年之養子，而復以女妻之者也，以驍勇著，建國時，戰功第一。王無子，故襲位焉。五十一年，遣使北京告喪，表文稱鄭華，（即華策格里）以子壻襲先王姓，而以本名之首字譯音爲名也；於是冊封華爲暹羅國王，傳至今未替焉。中國倫理，重父系不重母系，春秋書莒人滅鄫，謂以甥繼舅也；故近人皆稱現今暹羅王統爲非鄭氏後。

（人多知暹今王爲華策格里之後，因其不復姓鄭，故謂鄭氏已斬，不知華策格里即鄭華也，吾以西史參合中史，校其年代及事實，乃知之。）雖然，今英皇愛華德第七非前皇維廉第四之子也，而史家猶謂之爲亨諾華朝王統，不曰易姓；然則謂暹羅今日非鄭氏王統，安可得也。（鄭華之後，昭昭甚明，鄭華爲鄭昭子，則見於官書也。）嗚呼孰知我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而猶有作蠻夷大長於海外，傳百餘歲而未艾者耶？太史公作越世家，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觀於鄭王，吾不色悲喜之何從也？（據魏源著聖武記，日本北村三郎著暹羅史，久保得二著東洋歷史大辭典。）

六、戴燕國王吳元盛　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婆羅洲。乾隆末，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碑。）

七、昆甸國王羅大　王，廣東嘉應人也。昆甸亦在婆羅洲。乾嘉間，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碑。）

八、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　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嘉慶二十四年，英人始以貲購新嘉坡一港於柔佛，是爲英國在南洋海峽初得勢力之始；然僅列廛海岸，未敢深入也。時我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今新嘉坡檳榔嶼一帶，廛聚者日衆，與土蠻時有衝突。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乃議與之抗戰，推君爲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也，乃更遣子弟歸嘉應，購軍械，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鄰近村落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復與土蠻衝突，乞援於君，君復提師助之，三年，遂定檳榔。凡所得者皆蠻王地，與英人通商口岸，不相屬也。而英勢㬈㬈東漸，旭日方升，怵我軍威，如鯁在喉，以威相恫喝，以利相誘脅，彼有強大之政府以盾其後，而我方嚴海禁，出疆者以海賊論，安望其一爲援手也？君知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其後同治末葉，粵人有至沙刺我國屬之吉隴鎮采礦者，沙王阻焉。光緒元年，粵人與戰，大

勝之，俘其王，主動者姓名不可考，蓋亦籍嘉應云。沙刺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之勝，遂置吏於吉隴，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據口碑）

附：非律賓寓俠潘和五　和五，閩人也。閩鄉非律賓，元明之交，吾民負販其地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非，虐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班酋郎雷氏侵滿刺加，役華人助戰，和五爲其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郎雷，持其首大呼，諸蠻驚亂，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歸。（據明史。原文西班牙作佛郎機。非律賓作呂宋，滿刺加作美洛居，今爲更正。）

新史氏曰：我國有不世出之英雄鄭延平，憑藉無置錐之地，而能奪四萬方里之臺灣於當時炙手可熱之荷蘭人之手，傳子孫三世，延將斬之明祀四十餘年，而卒後迄今數世紀，稱

道者絕希焉，直至最近數年間，其人物之價値，始漸發見；然則梁道明等八人，不見稱於後世，又何怪焉？日本有一山田長政，不過曾爲暹羅相耳，而日人尸祝之歌舞之，記其行誼，繪其戰蹟，被以詩歌，演以說部，不可勝述，謂得一人足以光國史也。以之比我鄭昭何如？以之比我梁道明葉來何如？嗚呼！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則哥侖布立溫斯敦也，否則亦克雷武維廉濱也。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業者幾人？豈惟事業，即姓字亦莫或聞知也。吾偶讀明史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瓜哇之四王，吾驚喜欲狂，不知所云！始歎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葬霾諸沈沈蠹簡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得以姓氏表見於後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慙！乃急盆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事，著是篇焉。雖然，吾傳八人，而寥寥不及二千言，吾不敢於所有資料之外，鋪張焉以誣先民，而前史之成文與故老之口碑，乃於此區區者之外而莫余畀，使我對於前賢滿胸膜拜之誠，竟不克自獻也，是乃深可悲也！（葉氏之事，去今未遠，鄉人當尚有能言之者，若賜郵教，豈勝大願！）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豈惟利達，卽名譽其亦如是也！夫名譽何足以爲古人輕重？然國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崇拜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毋乃卽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餘痛焉耳！潘和五不足語於殖民事業，抑其義俠智勇，有足多者焉！冀附於八君子後傳之。

新史氏又曰：吾草此傳已，吾於時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種感情縈於吾腦：一曰、海事思想與國民元氣之關係也。九人之中，（並潘和五）粵人七而閩人二也，自今以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人，其猶可用也。而其他沿海諸省乃至腹地諸省，亦何遽多讓，在養之而已。以今日美國海權之發達，其所用者又豈專在兩洋岸也。二曰、殖民事業與政府獎厲之關係也。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間接獎厲之，我國則

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甚或極諸其所往焉。夫是以雖有健者，終以援絕而敗也。近數十年美澳非洲諸華僑之慘狀，其惡因皆坐是也。三曰、政治能力與國際競爭之關係也。我先民前此不藉政府之力，尙能手闢諸國，或傳諸子孫，及一旦與文明強有力之國相遇，遂不得不帖服於其統治之下，葉氏之不王，以其所遇之敵，異於昔所云也。雖曰天命，人事爲之也。嗚呼！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託居彼宇者，僅得自比於牛馬。嗚呼！誰之罪歟？誰之罪歟？雖然，黃帝手定之山河，今且蹙不自保，而海以南更何論哉？

羅浮游記

潘飛聲

光緒壬寅年三月，余有游羅浮之約。十六夜，集飲香海錦香樓，陳鳳伍太守于席上告知羣妓，皆舉觴勸飮，爲我送行。夜半，陸鏡涵由五羊返，言明日登程。

十七日，鏡涵邀早酌，同席晤余雲眉都轉。雲眉廿年前曾偕沔陽劉彤軒司馬游歷南洋，

彤軒所撰南游記，詳述其事。今見雲眉，甚懷彤軒，緣彤軒兩至粵東，來往瓊海惠州六七年，屢欲游羅浮而未果。今老病歸楚，未必再能償願也。下午，鏡涵攜其子光國與余登珠江輪船，游侶梁又農已先在。薄暮展輪，黎明抵海珠。憶余十年前題羅浮圖詩云：

『羅浮祗在吾鄉裏，策杖相尋老未遲；』

今年四十五，卽踐夙約，把臂四百君，仙山猿鶴，不余嗤也。

十八日，早起，換石龍渡船。原擬自僱小輪，直駛至九子潭登岸，因久旱水涸，不能上涉，不得已，改附渡船。艙中極熱，入東江，始覺清風徐來，日晡，抵石龍。又農弟叔拔遣人來接，幷僱紫洞船，放乎中流，江景清寥，心神俱曠！忽睹一小舟刺波至，諦視拍手，則何夢臣也。問何以知余至？夢臣言渡主是其戚串，頃遇於途，謂今日有人從香港來，竟日飲酒閱書，狂論不已，卽猜爲余，試偵之，果爲余也。相與大笑！夢臣邀登岸，下榻修竹園，鏡涵以經買紫洞辭之。憶癸巳秋，余寓東官，何子遇尹祥墀張子才尹棣軒袁厚常邀余游此間，夜宴修竹園，徵歌選豔。當時卽擬

游羅浮。因待一僧作導游者不至，與盜中輟。曾繪望羅浮圖，題詩云：

『前身我是朱明客，一別鐵橋卅六年，忽睹三峯如故侶，未拋塵夢又迴船。終隨葛令尋丹竈，要與麻姑種酒田，胡蝶養成文鳳大，洞門應記白雲邊。』

此詩未編入集，和韻者二十餘人。今聞祥墀主講寶安，子才棣軒遽謝塵世，子遇厚常均一別十年，而脩膓之阿韻阿香，并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矣，人事滄桑，回頭一瞬。夢臣言江河不靖，召繼甃亦不敢至，因致函介字營張統領，囑其派勇保護，談至夜深乃去。江上靜悄，月明如晝，憶陳蘭甫先生語余云：『昔游羅浮，僅得「羅浮睡了」四字，欲續爲詞，久而未成；』起從天際望，一抹遙峯，眞覺先生此四字爲傳神之筆也。

十九日，又農以輿來，渡江即惠州境，遙見大山，高矗天宇，恍睹仙眞披百摺霞衣，露笑靨相招者，四百君皆吾故人，若訝我來遲也。輿中重閱惲子居游記，謂『羅浮山以致勝，如見荀奉倩劉眞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山北氣峭倩，如

杭之龍井山；」鏡涵嘗游廬杭，深歎子居比擬之妙！輿夫疾馳二十餘里，至九子潭。潭方趁墟日，屠酤喧聒，覓酒肆茶館不得，就市上購燒雞燔肉，以酒沃之下。午始至白鶴觀，松林深邃，巨石設門。又數轉抵觀，泉聲款客，老桂盛花，尹道士至善出迎，安置行李，導游五龍潭。潭在觀左，松徑斜入，萬絲灑地，奇花滿山。潭上有亭，俯瞰潭底，石皆縐疊，色如水銀，顯露龍形，兩山中劃，均作大斧劈皴。亭右復有細泉，繞流石面，坐闌上可以浣巾濯足。潭下爲藥槽，爲石臼，過橋即見石刻「羅浮」大兩字，黃香石詩所謂

「上有十尺字，磨崖作秦篆；仙人時來觀，萬古積蒼蘚」處也。

亭後大石高下，登石可以手探玉龍。再上即爲大小水簾，疑夜樂洞去此不遠，道士云：

『踰後山四五里，可到胡蝶洞。此洞巖壑幽深，細草如織，產五色胡蝶，大如彩禽；然山路峻峭，游客罕至，惜時漸昏黑，亟宜歸觀。』

回望玉女峯，烟鬟霧髮，已隱萬重青障矣。余自署胡蝶洞主，舊與亡婦佩瓊居士，有偕隱

羅浮之約，何可不一至其地？然仙人已仙，余濡塵海，洞天有主，未易追踪，惟有仰眺烟霞漫漫太息而已！夜宿觀中，深虛幻境，繩床竹簟，夢入梅花深處，蒼蘚四壁，玉几銀臺，上有美人，長身窈窕，轉瞬已失所在。翩翩仙蝶，導出洞門，警枕深鐘，倏然而醒。起步雲廊，正參橫月落時也。

二十日，偕鏡涵又農往游華首臺，至松徑卸輿，長松閉天，衣裳盡碧，大石犖确四五里，如牀如几，如門如障，蹲如獅，伏如象，一聲山鳥，松子落衣，始覺已入幽深也。至雨花橋，笙鐘爭鳴，響入雲際，門刻石聯云：

『一門深入羅游路；五百重登華首臺。』

爲空隱禪師所題。僧導入禪室，壁間懸天然和尚詩幅，閱二百餘年，尚完好。天然俗姓曾，明孝廉，入國朝不仕，禮空隱爲剃度師。架上有瞎堂集，天然著也；其詩清迴，脫釋門習氣。僧導入祖堂，觀空隱像，空隱陸氏子，名道獨，性至孝。母病需山泉，日肩擔走二十里，母卒廬墓三年後，乃入法門。勝國遺老，文章節烈之士，無不傾心願出其門下。余擬題一詩畢，復自香積廚沿

覓得徑，曲峭透迤，異卉夾道。又農至「別有洞天處」少憩。余與鏡涵直登合掌巖，坐洗衲石，仰觀雲飛雪躍，藤蘿垂挂，琴筑清冷，心游元處，不知何者爲泉聲爲妙香矣。僧復導尋泉源，巨石成門，上爲道遙洞，老樹蓋屋，細草鋪臺，空禪師說法時，高僧雲集聽講，于石室外結茅面壁者，幾逮五百華首之數；今榛莽不治，參敎寖失，非得高行如空隱，不能振起宗風。出山四五里，尋黃龍洞，度抱珠橋，聞瀑聲，忽睹玉龍，從山巓杪，蟠旋空際，落至半山，或爲拔壘所激，或爲枝葉所障，陰晴隱現，不可端倪。歷磴上拳，過石橋，雙瀑反出其下，二樵山人云：

「靜極入山客，雲水勞未已！」

非至黃龍，不能狀此奇句也。橋名滌塵，余謂此處豈尙有塵可滌？應易名滌雲橋。入觀，道士供雲霧茶，芳冽無比。船室內張李仲約侍郎草書大軸，上錄李子虎詩一，宮玉甫詩二，跋云：「昔在羅浮，見題壁詩甚夥，絕無佳搆；惟此三詩，尙足爲名山生色；故錄以應道人之請」云云。子虎玉甫，皆吾故人，身後蕭條，遺稿未聞有綴拾者，附錄於此，以誌前人鴻雪。子虎詩云：

「延祥寺逌塞生戶，白鶴幽洞涼浸衣，不似此山萬松裏，滿天風雨玉龍飛。」

玉甫云：

「暫息塵囂脫戰袍，道人邀我醉酥醪。黃龍觀口松千樹，滿徑蒼苔落鳳毛。」

「絕壑奔湍石徑遙，流杯池上滌塵橋。在山泉水清如許，試我腰間木瘿瓢。」

憶在侍郎家見書此軸時，余年正少，今閱二十五年矣。觀內有弼存精舍，爲明儒龐嵩遺址。嵩甘泉第子，召徒講學山中，及築室荒蕪，嵩之孫重建以祀衆主，名山勝地，如後起無人，雖美弗彰。道士導游洞側蝦公巖，潭水凝湛，風林蔽日，而石版平衍如堂奧，下列石臺石几，最宜玩月。蝦公名太俚，擬易名洗月磵，倩善書者勒題石眉。從仄徑摳衣下，又得石臺，松翠迷天，杜鵑紅染山谷，廻望山後老人峯，瑤石臺大小石樓，金碧晶瑩，雄峙天外，眞令神游八極之表。方延覽，已及山麓，一躍可踰滌雲橋石凹，不必再出觀門矣。歸途由寶積寺下延祥寺，均與山僧茶話而別。將返白鶴觀，從觀右訪麻姑賣酒田，山名麻姑峯，即梅花村故址。是地峭削不能結

村，趙師雄所夢，皆幻境耳。余閱近人集題梅花村詩，多侈陳風景，今始知其實未到此地。文人結習，每借一佳地名，以遣筆墨，夢中囈語，不畏爲山靈所笑。然考羅浮詩莫古於陰鏗江淹，皆類夢游天佬，何有一語能發洞天奇祕耶？

二十一日，余將入浮，鏡涵擬游何仙觀，又農足憊，留山中止息。鏡涵謂余：『既至羅，不至浮，卽負蓬萊名勝。』飯訖，送余登輿，行二十餘里，惲子居所謂「諸峯壑漸褒漸遠」者，而子居復有亦漸粗惡之言。不知浮山較羅更高，山皆峻嶺，濃綠古翠，磅礴雄奮，自異羅之秀䏴，然非粗惡也。見黝石刻隸字曰「仙凡路別，」徑漸逼仄，舍輿而登，再上爲佛子凹，石更巨，刻大字曰「分霞嶺，」張南山題，湯雨生書。復再上橫石刻篆曰「下鐵橋，」署款靑崖，梁比部靄如書也。黎二樵五百四峯堂集謂：『五龍潭石徑爲下鐵橋；』子居分霞嶺記謂：『此地界羅浮二山。』其古卽鐵橋，左股合離，尙難確考。自入浮境，登陟勞頓，雖輿坐亦覺其苦；今睹前輩留題，遺風餘韻，追步後塵，心頗爲之傾豁也。望白石門樓，高矗天半，萬峯攢簇，鳥道螺旋，憶南

山詩：「山勢盤回形，人行作之字。磴道五百丈，欲登鼓其氣。福地乃設險，仙靈有深意。」不敢不鼓勇直登，門樓顏曰：「蓬萊門徑」本伊墨卿書，今改建，已易他名。門內舊有玉液亭雲厨天香室，皆荒廢，不知遺址所在。亦無賣茶者，祇雨生「思源」二字篆書刻石尚存。又七八里，始至酥醪觀，萬山叢裏乍睹仙鄉，意與欲仙，已忘塵世。道士彭理源，衣履修潔，肅客餉茶，導入客廳，櫺窗屏廡甚飾，無村陋氣。匹上懸一聯云：

『五色雀鳴爭導客；千年鶴到不離仙。』

先師葉蘭臺戶部書也。餘房室曰「眠雲室，」曰：「惜陰別墅，」曰「香露亭」曰：「響泉書屋，」曰「洗夢軒，」曰：「養正廬。」廬外刋石聯云：『出月入日是吾道；寸田尺宅可治生。』為曾伯祖伯臨刑部公集黃庭字，書仿率更，不能治生，安能住名山？且不能游名山。循誦先生言，言中有物。是地在浮山最深處，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元邱，酣元碧之香酒，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故以是名。薄暮登觀後山，松篁蔽嶺，竹盡篔簹，花多木芙蓉木犀，五色翠鳥，

啁啾其上。梅方結子，綠陰正繁，斗臺上有吳荷屋題名，謝里甫「翠玉」二字；石刻「南山拜松處」五字隸書尤佳，道士江瀛濤題也。醴泉水僅一勺，以筧導之，足供觀內汲飲。至逍遙臺，旁眺觀門，四山環繞，如碧玉圍屏，荷池清湛，雜花絢爛，多不知名。此地土氣醇沃，風日和暢，覺黃龍白鶴，尚饒荒冷氣。彭道士爲余安榻浮山第一樓，樓即黃香石編浮山志處，房塵懸額介生小像，名蜚精神宛然相接。道士置酒剪燭夜談，閱浮山志：載佛子凹鳥道百盤，行者喘息；然巨靈設險，所以限俗士之游踪，待高人之芳躅。又憶陳元孝句：『福地於今路亦難；』余獨遊至此，誠一快事！

二十二日侵晨起，攀雙髻峯，望上界三峯，雲氣蒼茫，銀臺隱現，飛雲頂距此尚遠，眞呼吸可通帝坐者。聞有吾縣陶生宿黃龍，一夜即登飛雲頂，余思之不覺慚赧。然洞天祕奧，豈令人一游攬盡？即留此結再來緣。返觀早餐，彭道士供甜醴，炙酥醪菜，云：「此醴即仿元碧酒製成者。」半酣，束裝，道士索書兩巨幅，瀕行，再出扇求書。昔謝里甫游羅浮，援東坡游廬山例，不作

詩，惟元日飲下陂最樂，賦二絕句。其一云：

「管領春風入下陂，便思臨水築茅茨；深潭淺渚平湖外，記種桃花一萬枝。」

其二云：

「道士晨移丹竈烟，手鋤白石養清泉；自從神女朝元後，若個來張歲首筵？」

余此游賦詩，然不及近體，以彭道士款留殷勤，因用其韻云：

「門外山塘綠滿陂，何時來此種菱茨；仙山認取桃源路，梅樹千株竹萬枝。」

「袖拂浮山萬疊烟，酥醪一酌洒如泉；涼秋預約餐紅稻，重領仙厨櫻筍筵。」道士相送出山，立談良久始別。昔東坡一宿道士鄧守安山房，有「十杯羅浮春」詩贈鄧，而鄧名即附坡集以傳，文字因緣，非偶然事。歸途過茶山望黃仙洞，在山凹深處，其中名瀑，亦待後游。至九天觀，雲擁雖小，而林木幽野，海雪山人於此號明福洞主。聞有蹶仙石，去此尚里許。入冲虛觀，觀祀葛仙翁，以文字開闢羅浮，稚川先生實推領袖，山中道院，皆從此分派；如白鶴古爵稚川，

東庵酥醪則北庵也。觀右有「稚川丹竈」四字，爲吳雲巖殿撰補書，已非東坡手筆。東坡亭只存舊址，叢竹合徑，池水涵空，古石一邱，千年積蘚。觀方重修，僅三淸殿竣工，已費萬金，除尚待布施者，葛君夫婦俱仙，洞天眷屬，古來無比。余語道士，宜別築一祠，以祀鮑姑，庶九天鸞鳳，長駐此間也。道士出「丹竈丸」贈別云：『可愈百病，其丸泥處，即在殿後，謂是處得山正脈，掘土四尺，其泥可用，他處則否』云。返白鶴，與鏡涵又農話游浮勝處，各出詩相示。鏡涵戲語又農吾二人游羅未到浮，均香石所謂「俗士非高人」也。余謂黎二樵陳仲卿均未至酥醪，豈皆俗士耶？相與一笑。

二十三日，與鏡涵又農光國別山，尹道士送出觀門，小住各山，復入塵海，不勝依戀。第七洞天三十二泉源福地，非襆被數月，不能窮其幽邃；然神游目攬，以酥醪黃龍爲最勝。五龍潭在觀之左側，飛泉疊壑，移作書齋几席間玩，計宿觀三夜，日必携酒登潭上亭，此游則潭爲我作主人，語其私愛，酥醪黃龍，亦不多讓！袁隨園羅游諸詩，無譽美之詞，獨於斯潭稱賞不置；隨

園非不知山水情狀者也。道士言經蓮叟與李逍遙上月來觀，住十日，擬築精廬於觀之右側；經李皆余老友，不審何日可以把臂入林？鏡涵亦有住山之約。是觀有水有柴，紅稻無缺，非近世之桃花源耶？倘能如願，則余自署「梅村酒田農父」矣。至九子潭，時已薄暮，雇畫舫泊東江。又農弟叔拔茂才，招飲酒樓，言學生莫自修，聞余來游，從莞城走謁，知余入山，忽忽遂返。按羅浮之名，始言於史遷，推爲南岳佐命。道書則稱羅浮爲「第七洞天福地。」朱明耀眞之天南爲奇境也。然左股蓬萊，乃淪邊徼，眞靈窟宅，杳若荒阪，游者致有有約不成之歎！屈道援旣恨劉鋹之穿渠未成，而自石龍香溪駕筏于斷峽深林，可達冲虛觀者。今亦陵谷變遷，滄江成陸，蓋游屐罕至者。不畏風波，不虞盜賊，以由九子潭登陸入羅，又由九龍潭乘輿入浮，數十里平疇曠野，戶少人烟，勞頓竟日，都無茶飯款接，疏村遠市，窮苦不堪。地鮮膏腴，山靈癯瘠，使建鐵軌于陸路，借仙人之飛車，作長房之縮地，不踰數刻，可履洞天門闑矣。瑞士意大利稱西土名山，自築鐵路以來，林木茂密，田畝豐穰，市廛暢盛，民游樂國，暴寇不生，樓臺可澤，金銀雲霞，

新其絢綺，此仙城寶界之猶有待於後人也。

二十四日晨起登舟，午抵海珠，換小舟至家，兒女出迎，話羅游之勝，余以白鶴觀所得藤杖名羅杖，以酥醪觀所得名浮杖，擬各刻銘。命兒輩收弆，以爲說劍堂中長物。申刻登輪，鏡涵先在，夜半返港。昔謝里甫先生謂「未至飛雲頂，如未嘗游」，余語鏡涵，我輩尚未算游羅浮之人也。天下事留不盡之境，即結不盡之緣，造極登峯，再期異日。然此次畏賊盜，又畏行路，與夫入山屜用至數十人，非鏡涵之豪，亦不易游也。

附詩

宿白鶴觀

颯颯長松林，天地忽然碧。

怪石立如人，隔林遙招客。

疏鐘一杵動，投觀恰晚食。
道士置行李，僻拙賦性直。
余身已仙都，亦暫息塵翮。
焚香對幽竹，猿鶴共一席。
月來百花醒，雲睡萬壑寂。
耍夢酣青山，定光出千尺。

五龍潭

紆林搆樹杪，疊巘褰山足。
五龍不雲雨，凈此一潭玉。
夾徑墮青紅，古篆涴蒼綠。
玉女盡修蛾，俯瞰恰新沐。

龍宮開寶鏡，霞彩濛羅縠。
誰結潭上亭，淸冷戛琴筑。
神龍聽曲來，戲灑珠萬斛。
我亦弄月輪，一杯手可掬。

胡蝶洞

一蝶歸仙山，一蝶飛人間。
莊夢方蘧蘧，安能超塵寰？
洞門不可即，巖立靑孱顏。
夢中下一蝶，馱魂上松關。
仙人如春烟，窈窕雙翠鬟。
欲隨么鳳羽，但見明月彎。

銖衣濕烟露，　天風聞佩環。

華首臺

五百應眞華首尊，　南宗重開不二門。
安禪乃在古石壁，　無臺有臺均寓言。
一橋雨花任流水，　竭來塵海原非根。
空寂已落第二義，　色相乃現祇樹園。
佛喜得經重衣鉢，　松石羅列皆兒孫。
獨師法場闡高妙，　一指豎有眞意存。
當時皈依走海外，　遺老受戒貝葉繙。
師無世情却至孝，　頗厭迎錫爲囂煩。
入山出山祇說法，　點頭合掌巖石蹲。

後二百年拜遺像，　蓮華座上頂可捫。
禪堂詩卷挾右脅，　筌筏未敢呼師論。
眞如密諦我心寂，　兩耳不覺松濤喧。

洗衲石

山花猶早春，　雲水已秋色。
落我無塵衣，　寸寸作秋碧。
隱師舊說法，　洗衲此遺石。
玉龍伏磵底，　不敢怒破壁。
白雪散平林，　綠天若初夕。
還叩香積厨，　却乞伊蒲食。
笑問老寒山：　我豈烟火客？

題空隱和尙像

吾師淸淨人，原非色相身。
畫師雖狡獪，偶現一微塵。
我貌與師肖，象教言緣因。
東坡謫人間，前世爲行雲。
我本弟子行，曷敢與比倫？
虔爇一瓣香，至道惟能仁！

黃龍洞觀瀑

黃龍不見飛白龍，作勢未許烟霞封。
遠迸千疊萬疊石，倒挂千株百株松。
昔觀西樵白雲瀑，一落千尺雲門中。

斯龍鬱勃乃矯健，　五丁欲捕力已窮。
天風更助之而態，　松濤怒捲趨西峯。
幽人忘機喧亦寂，　置身霄漢騎玉虹。
浩蕩雲海詎人世，　下界莫問天華宮。
倘愁雷雨出咫尺，　蒼翠濕透青芙蓉。
雲水冥冥忽軒豁，　漏出一聲松際鐘。

滌雲橋

羅浮大雲海，　洞陰多野雲。
雲水日相滌，　仙山古無塵。

洗月澗

雲濤天半飛，　月乃出石罅。

萬壑蕩空明， 仙山古無夜。

梅花村次蘇韻

今宵值宿羅浮村， 錦屏月幔圍我魂。
麻姑窺簾壓春酒， 素娥照影無塵昏。
美人娟娟隔香洞， 笑我尚未歸家園。
枕畔參橫星斗落， 擁被誰與問寒溫。
仙雲墮砌花未醒， 翠禽喚起明晨暾。
古梅千株瑤玉立， 尙想雪衣來叩門。
平生幸無紫雲戀， 夙抱恐負滄洲言。
湖山得守逋仙鶴， 暗香閉戶傾金樽。

與蘭史飲于梅花村同用蘇韵

三水陸正胖鏡涵

山迴澗曲別有村，松風浩浩醒醉魂。
梅花萬樹結寒玉，喚出明月山不昏。
玉女下窺水簾洞，何姑寂掩鍊玉園。
酥醪仙漿釀元碧，吸之百體回春溫。
酣眠爛醉在花下，忘却曉掛金烏暾。
欲騎白鶴揖華首，說法重登不二門。
老蘭前身黃野人，已得酒趣參妙言。
汝可不作師雄夢，會須日夜傾金尊。

王寅暮陸鏡涵太守潘蘭史徵君邀遊羅浮信宿白鶴觀同用東坡松風亭韻題壁以紀遊與　東莞梁淯又農

雲嵐一角山家村，忽睹羅浮娛我魂。

神君四百下招手，　異境忽破雙眸昏。
余家去此不百里，　已脫塵鞅弃鄉園。
朅來白鶴叩道院，　道人餉我山茶温。
導觀泉石轉幽邃，　古木茂美迷淸暾。
望空擲杖蹴橋頂，　上謁帝座排天門。
手握白雲飲甘露，　紫府鰲極寧空言。
歸來作詩示潘陸，　五龍亭上開瘦尊。

麻姑酒田

仙山酒爲業，　仙人好酥醪。
龍潭可作釀，　潭下存藥槽。
業主屬麻姑，　仙鄉足富豪。

燕酒借丹竈，紅稻簸長腰。
我擬作佃戶，荷鋤負大瓠。
日飲梅花酒，薦以山葡萄。

分霞嶺望上界三峯

飇車飛度山萬重，天風上吹蓬萊宮。
青霞拍天鳥道絕，祇有一路疑天通。
平生頗極八表志，不信鬼斧施神工。
鎚幽鑿險足所至，儘備異筆開鴻蒙。
鐵橋高高架雲壑，振衣千仞如行空。
松崖馴伏百吼虎，藤杖幻化雙銅龍。
飛雲崢嶸出天外，上界尚有三高峯。

帝恐飛雲日飛盡，天門豁露人可蹤。
特驅三峯作屏幃，隱現霞彩升於東。
懸如太華尙夜碧，粵山兀立千芙蓉。
南荒南盡復何有，但見一氣趨空濛。
南嶽晉秩見三公，詎屑佐命儕附庸？
金銀畾起石樓頂，傴僂拜倒老人翁。
余將通誠謁帝座，登眺未暇隨赤松。
第七洞天署仙客，頭銜肅拜眞靈封。

宿酥醪觀

我從白鶴來，飛身若霞舉。
高叩蓬萊門，深夜宿元圃。

酥醪愛呼吸，雲水盡仙醑。
醉問安期生，何處尋神女？

贈彭理源道士

宋朝鄧守安，今日彭理源。
坐我浮山樓，永夜同笑言。
愧非采薇客，道妙安足論？
千杯羅浮春，醉倒元碧尊。
終當脫塵鞅，來住白水門。

酥醪觀夜坐憶鏡涵

君往謁何姑，我獨尋神女。
凌晨笑握手，別路叩仙府。

梁生腰脚弱，枯坐與誰語？
分枕夢青山，雲霧萬重阻。
上界聞清鐘，衣裳欲飄舉。
仙醪不成醉，念我同游侶。
相報無新詩，割取蓬萊股。

穉川丹竈

神仙本無丹，游戲亦有竈。
未能修眞元，安得語妙奥？
偉哉勾漏令！平賊此高蹈。
淑配同仙山，驂鸞得眞諧。
題詩洗藥處，搜讀已傾倒。

不敢求長生，　但乞療煩懊。
手撮一丸泥，　曷足言引導？
願隨黄野人，　竈下供灑掃。

東坡亭

東坡没荒一物無，　一亭山水歸胥蘇。
藥池瀲灩湛空碧，　照影東坡如可呼。
坡師抱朴友道士，　仙人一去亭勢孤。
得非松風亭下臥，　梅花村酒沽百壺。
兩亭跨鶴自來往，　況有扣戶傾城姝。
坡可分身作千百，　花月良夜應不虛。
安得傳神虎頭筆，　壁間補寫笠屐圖。

五龍潭亭上約鏡涵酌酒

朝跨黃龍游， 暮役白鶴宿。
玉女髀烟鬟， 花間笑幽獨。
去去五龍潭， 深杯酌醽醁。

梁又農弟招飲江上酒樓即席作

身帶浮山雲， 腰掛酥醪釀。
相登江上樓， 快作餟邊唱。
十年再來往， 游客幸無恙。
名山已踏徧， 腰脚益雄壯。
梁弟瓊筵張， 置酒羣峯向。
平揖四百君， 多謝眞靈貺。

倚劍空崢嶸，拓載更豪宕。
失酌羅浮春，早逾十杯量。
雲霞結神構，文字脫宗匠。
笑拍劍南肩，椽筆何奔放。
好磨十斛墨，灑滿萬重嶂。

飲龍津酒樓次蘭史先生韻　梁淯

我從羅浮歸，風日美醞釀。
又登龍津樓，置酒送高唱。
良朋喜潘陸，健舉各無恙。
足跡徧名區，詩膽老逾壯。
仙山許共遊，巳慰夙心向。

發君古錦囊，奇句更珍貺。
下筆如有神，往往振奇宕。
昌黎陟華山，未足語膽量。
君攀鐵橋頂，搔首叩天匠。
洪崖笑拍肩，歸夢尙豪放。
請携袖底雲，放出千山嶂。

我佛山人傳

李葭榮

君姓吳氏，名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廣東南海縣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賈豎，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稱我佛山人，未嘗不頷之若稔識。曾祖諱榮光，以翰林出撫湘中，金石掌故，所詣至精。嘉道之世，海內號爲收藏家，學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莘畬，工部員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補巡檢。巡檢公侍工部公京師，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劉

者，而賢之，顧謂家人，吾子婿必劉。尋爲巡檢公取於懷來縣八里鄉劉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誕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於官，巡檢公奉喪以歸。君猶襁褓。踰數歲，巡檢公筮仕浙中，亦卒於官，以後事屬弟，則君季父也。季父挾金數千，求得爲郡佐，維時以臨民爲業者皆大贏，始稍稍卹君母子，然君劬力養親，亦已苦矣。與君同所生者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寖長。君爲遴婿，如母夫人意，女弟既得婿，母夫人就養婿家。婿家生活艱，君又有婦及子，職宜定省，乃逆母夫人歸。已而季父償逋於母夫人，所獲良厚，君自立已久，初無須此，遽請於母夫人，資婿家以財，母夫人甚然之。婿家德母夫人及君，敬養母夫人，樂與君以時承直。母夫人居婿家，日臞暴房虛，易君必遠道起居，備進甘旨，有疾則皇遽失度，醫藥之事，不恃婿家負責。君早歲食貧，岸然自異，無寒畯卑瑣之氣，傭書江南製造軍械局，月得直八金，聞仲父客死於燕，電告季父取進止，三請不報。踰月得書曰：『所居窮官，兄弟既析爨，雖死何與我？』則大慼！乞哀於主會計者，假數月傭直，襆被北行，至則諸姬皆以財逸，雙雛處窶人間，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

兄幼殤，瘞都門義冢；巡檢公嘗謂君，異日能歸其骨者，殆惟汝是望，至是榛莽沒碣，不復能辨，爲詩志悼，惻人心脾。君生新舊蛻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寖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惟方寸取舍，分際綦嚴，無時流盲從之患。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軒他族以輕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懟，終且涕出而陳悔，君之具體，如洪鐘之能發大聲，挺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蓋所稟受然也。華工禁約之爭，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實美人所營業，君念僑民顚沛，若嬰焚溺，遽謝居停，遄歸海上，與愛僑人士，共籌抵制。君固善言語，所至演壇，皆大鬨曰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豪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職是傭於美商，由君引去者，不可更僕，其以血誠感人類是者甚繁。粵人之旅滬者數萬衆，亦數萬心，團結之地，曰廣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氣衰，蠢獷無學之流，尸居其間；又互爲汲引，不由衆舉。二三小人，輒傀儡諸董事，無益鄉人，或滋病焉。君論公所事，往往大憤，且曰：『粵人蹤跡滿五洲，相視罔不親懸，居滬粵人，獨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

」因謀於盧君偉昌郭君健霄及余立兩廣同鄉會。復閔鄉人子弟無教，開廣志兩等小學，隸同鄉會。君手定學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純長教務。盧君歲以私財輸學，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補助，廣志得至今存，甲班且畢業。惟同鄉會未及君之亡而離散，滬俗重勢利，文人舉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隱者。又畏君辭鋒，既猜且悸，不欲成其志以利人，雖有善者，末如之何也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輒謂君不可測；然世俗以機括相市，墜其術中者，如入陷阱，動必予人以叵測，自愛其身者，又曷從而罹此禍苗。是故經營人事，而曰無往而不推誠相與者，皆罔人之大者也。善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衰季何莫不然？涇渭既析，則吾之所以自處者，殆非無道。』君惡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所詬病。夫其所謂誠者，乃至純僞，宜其爲君所詬病矣。君生負盛氣，有激輒奮，顧能善處骨肉，以曁朋儕之交相愛者，於學問門徑，無所不闚，獨不治經生家言。居恆慨然曰：『愚黠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所爲文章，大半隸於說部，方言書實，則所尤長。每狀一事，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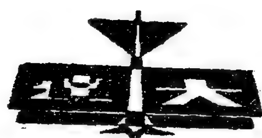
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聞目見，鄙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爲鉅觀。平生著小說，都數十萬言，爲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曰：『恨海。』怪現狀蓋低回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鑑之於物，所過現影，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聞者惜之！恨海寫兒女幽怨，風之振簫，方其嗚咽，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淚盡成血，亦傷心之奇史也。君又邃於探理，作新石頭記，多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裏科學，隨筆馳騁，而文不受範者，且莫之能逮，古體文宗桐城，意在淺而離俗，卒以敍述勝。所作詩、不務工而能巧。興至則長言不倦。主滬漢諸報事，於政教風俗，多所繩糾。光緒乙巳，休寧汪君維甫，創刊月月小說於上海，以改良風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並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譯述，撰述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間亦資購名稿，體例精嚴，辭華斐美，風行海內外。先是湘鄉曾慕陶侍郎飫耳君名，疏薦君經濟，辟應特科，知交咸就君稱幸。君夷然不屑曰：『與物無競，將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圖自適；』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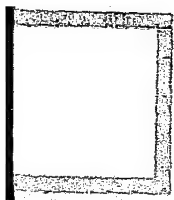
就徵。特科揭曉，乃以楷法品第人材，於世無所輕重，奔競之徒，相率觖望，人始多君遠識。君崇尙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於其所不知者，則默爾退聽，不爲飾辭矯說，以聳動人羣。朋類過從，商榷古今，輿會飈發，間以諧謔，亦醰醰有回味。與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鑿，曲直未嘗面爭。退而爲書，批郤導窾，累千萬言而無傷於歟。又虛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無所不能，亦無所不精。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藕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圖書，井井有序。客至則銜杯共醉，恆以余不能飮，周君不能詩爲恨。君神宇軒然，望而信爲高明之士，唯遜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筆，無所旁騖。著紙萬言，不加黜竄；然恆以靜夜爲之，昧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爲糧，或踰月不一飯；君之自隕其生，未始不由於是。庚戌初春，余恆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肆星士之術，舉以自律。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余曰：『達士之言，當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眞非

達士；』乃竟致嗢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嗚呼！其心理之作用與？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馮氏，篤於伉儷，得丈夫子一，早殤；女子子一，甫六齡。卒之日，家無餘財，杜君治其喪，而朋舊各以賻至，匝月，於君所創立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與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人，競述君行誼，相與欷歔雪涕！周君贇山陰任君堇皆爲誄。

李葭榮曰：吾聞之周君，曩歲日本酒家陳列古書畫，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戶請釋履，君毅然曰：『吾寧以服飾就島人範！』艴然遽舍去。茲事至細，然君之聲音狀貌，可以冥想得之。君蓋文章氣節之士，雖或矯枉過正，而並世志士之摧殘根本自矜學植者，對之當有靦色！光明磊落如君，顧令不得志以終，非社會之咎而誰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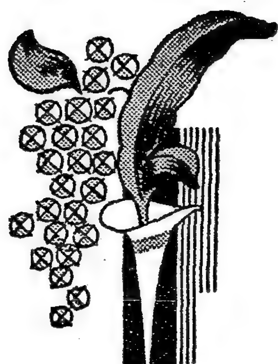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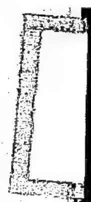


冥物近志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七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記先君子逸事

沈昌眉

昌眉不天，生十三年而孤，以先君之任俠好義，而遺聞逸事，不獲詳知焉，爲可悲也！

乙巳九月，客金澤，有許姓者，踵門求見，以非素稔，使辭焉。固請，乃見之，則一六十許老人，熟視予曰：「子非沈詠樓先生之子乎？」予曰：「是也。」曰：「先生歿若干年矣？許某受先生恩最厚，而喪不賻，葬不紼，於心缺如；今得見予，如見先生矣。」予知爲父執，肅然改容，與談良久而別。始知先君館莘塔淩氏時，許亦爲淩司會計，家貧甚，又拙於才，年三十餘，未有室，時與先君言門祚式微，似續恐不繼，先君憫之，會邨有某翁女，先君爲作伐，使賦好逑焉，今兒女成行矣。許又言：「成家後苦飢寒，先君授以推拿術，因得爲兒醫自贍。」叩以先君他事，詞多瑣



碎，不能具始末也。

他日，來秀里，有鄉人王姓者，來予家，自言少壯時業操舟，昔三相僑居吾村，往來葦蘆間，予則載以行。三相者，舊時鄉人稱先君之詞，鄉人質樸，故輒尊人曰相也。予急叩先君生平，詞瑣碎不能具始末如許；某因憶許事，試叩之。鄉人曰：『是所娶女吾里人也，吾知之詳。某翁性方正而迂特甚，女年及笄，未字人，提甕出汲，無賴子豔之，入以游詞，爲翁所聞，嚴斥無賴，無賴反辱翁，翁乃遷怒女，必置之死地。戚里廉其冤，爭往勸止，不能得，環請於三相曰：「翁所敬惟三相，得三相言，女必無死，忍坐視乎？」三相曰：「我正思所以救之也。」遂往見某翁曰：「而女誠冤，而必欲誣殺之，亦奚忍者？誠聽我言，而必可轉怒而爲喜，亦願聞之乎？」翁曰：「先生亦爲賤婢請乎？吾不殺賤婢，後必爲門戶羞，老夫受累何底也。」三相曰：「翁弗慮，我有以善處之。」因爲許委禽焉。予笑曰：「然則許之來謝，妻實使之也。」鄉人曰：「此事猶未已也。許某非三相力，雖委禽不克娶焉。」予怪問故，鄉人續言曰：「無賴子伺女嫁日，率醜類强刼之，

中途，予聞訊，急櫂舟至莘，訴之三相，三相怒甚，然倉猝間計無所出。適瞿姓在側，乃就商之，瞿曰：「速追之，吾當爲君一行，或不辱命也。」問所需，曰：「與吾青錢數十文，足了事矣。」如其言。追及於大澤中，見許蝟伏艙底，而女已失，問之，則曰：「無賴挾女前行矣。」瞿命許爲導，更追之。無賴見有追者，駕兩櫓疾如飛，相距十餘丈，我舟不能及也，瞿手青錢遙擲之，諸無賴中要害，或蹶或仆，無一能抵拒者，許始得安然載女歸，成夫婦至今日。三相眞熱心人哉，救人救徹，殺人見血，今無其人矣。』言畢欷歔。

昌眉方痛先君之歿二十有一年，父輩寥落，老成謝而典型墜，里巷述先君之行事，幾幾於無徵不信。許雖戀戀舊情，而僅陳大略，事之曲折，不予告也；幸此鄉人白頭健在，使予得備記其始末，爲之喜極而悲也已。瞿先生字雲峯，有拳術，與先君同主淩氏，相善也，見義勇爲，例得附書。

費太公家傳

錢基博

費太公，諱允嘉，字大猷，南通縣人也。兄弟五六人，皆拳勇有氣力，而公次居長，壯，竟魁於諸弟，挂兩臂，能舉重八百斤，以販海蜇赴吳門，單舸棹揚子江，中流遇盜舟數十，猝傍公舟，躍入各爲隱語，如俗所傳古水盜，叱喝曰：『汝喫過刀麵，抑落湯餛飩耶？』過刀麵者，殺之之詞；落湯餛飩者，溺之之詞也。於斯時也，凡稔公者皆不意公之能力敗諸盜也矣；而公則大呼曰：『吾魚鹽販也安所得金寶纍纍，爲諸君壽？願悉所有海蜇獻以買吾生。』海蜇厥形如鐘，肉柔美可食，歐儒所謂腔腸動物海味也，俗稱之曰「海月」，濱海漁人捕之，漬鹽盛木桶，致遠地貿十一利，公實資之以爲生焉。諸盜聞公言，不理，攢公手足，縛置艙，爭舁其桶。桶巨於牛腰，高四五尺，度可重五六百斤，卽盡數盜力而不能勝。公以面貼艙板，仰首言曰：『諸君釋我，請爲舉之，幸無以勞諸君。』言未已，輒潛氣鼓運，併力撑拏，縛繩寸寸截。起，從容舉桶，移盜舟如移几案，盜相顧嗜愕，叩問公姓氏居所，公乃曰：『吾江北費大猷也。』盜則連頓首抵地，乞貰死，公笑移桶，還己舟，麾之曰：『去去！毋溷我！』諸盜莫不憚公之勇，而感其仁而惠也，伺公歸

來，謁謝里中。纖兒相率誣公爲竊盜，公曰：『是不過涎吾貲耳，全吾貲於盜，而失諸里子弟，何害焉！』厚賂遺之，乃已。蓋公視里子弟亦猶之其視盜，不欲以力勝而以度勝焉耳。嗚呼！公亦可謂人傑矣哉！

無錫錢基博曰：如公兄弟，所謂雄武魁傑人也。然吾聞公兄弟服義自持，恂恂友于，生小家貧，不能具好服，每置一襲，弟兄遞互易著，融融怡怡，退然如恐相傷也。嗚呼！是可以愧世之士大夫讀書談道而反至於鬩牆者，其好勇鬭狠者又勿論也。

錢基博又曰：公生距今，百餘年矣。乙卯之冬，公玄孫師洪持狀來乞傳，計當勝清乾嘉間人也。師洪，通州張謇弟子，亦恂恂孝友人也。父歿，能遍致鴻儒碩學，爲撰傳誌，以垂美於無極。且撫致稚弟，極有恩禮，爲之介，請業於余，是可以覘師洪之爲人也。嗚呼！公之遺澤遠矣哉！

記御者高七※

狄葆賢

京師御者高七，性兀傲好鬥，鬥必以勝爲快；少經撓挫，則終日尋讐不休，必至勝乃已；以

是人多畏之。亂後，爲某國公使御者，擁盖策羸，意氣頗自得。

一日，出前門，路窘不能方軌，適前有一老者策笨車，逡巡不前，高七怒目叱之曰，『誰何之車，乃阻人道？不速行，將鞭汝。』老者唯唯微哂曰：『此却爲我自己車，非他人車也，汝今日藉外人之勢以鞭我，我安敢不順受。』其語頗雋利。高七無以應，悒悒不樂。

越數日，卽入西山某寺，剃度爲僧。僕人李升，與七爲戚屬，曾攜其子往西山視之，見七端居一暗室，閉目趺坐，問之始終無一語。此御者能言下立悟，登時放棄一切，其根氣自必非凡，遠過於晏子之御，僅以大夫終也。

鄒容傳

章炳麟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略知書。容少慧敏，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容弗欲，時熹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重愛容。稍長，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

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容偕五人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容調之曰：『諸君堪爲買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駔馮鏡如，故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容。容詰鏡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耶，英吉利國民耶？』鏡如慚，事中寢。

容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恒民，當如是；』序而刻之。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察檢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朓，朓故忌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朓，朓逸。遂按名捕容、炳麟。

容在獄，日就炳麟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明年，獄決，容、炳麟皆罰作。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啗麥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溲

膏。炳麟謂容曰：『子素不嗜聲色，又未近女，今不夢寐而髓自出，宜懲忿自攝持，不者至春當病溫。』明年正月，疾果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憹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驚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矣！

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屍，目不瞑。內外譁言西醫受賄，下毒藥殺之，疑不能明。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凡病皆令安坐待命，勿與藥。獄四五百，歲瘐死者，率百六十人。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比日久病態已著，顧予以熱疾常藥，亦下毒之次也。容卒之歲，日本與露西亞始成。

陳蛻盦先生傳

柳棄疾

先生姓陳氏，諱籙，原名彝範，字叔柔，或作叔疇，又字憶雲，號夢坡，別稱夢逋，一號瑤天，晚乃自更名曰蛻，號蛻盦，亦稱蛻僧，又別署退僧、蛻存云。先世籍湖南衡山，嗣遷江蘇陽湖。故又爲陽湖人。先生生而負異稟，弱冠通詩古文詞，尤究心經世之學，慨然以攬轡澄清自任。既累

試不第，遂納粟爲令，謁選都中，復就試，得己丑乙科，仍棄去，入江西，爲鉛山縣知縣。久之自投劾歸，創蘇報上海，昌言革命。會山陰蔡元培、陽湖吳敬恒、巴縣鄒容、餘杭章炳麟諸子，方建中國敎育會。日夜圖光復，得先生振宗風，則大喜，時時爲文張之。時是時，蘇報名震天下，虜廷驚駭，視之若一敵國，遂命大吏案治。於是元培、敬恒出亡，容、炳麟就逮，先生亦航海去日本。顧家室已毀，貧困幾無以自給。繼漫游香港，無所遇而歸。復來上海，爲偵騎所陷，繫獄年餘。既得脫走，依陽湖汪文溥於湖南醴陵。文溥者，先生女弟德暉壻，始共建蘇報。至是乃爲醴陵縣令，喜結衲時士。丙午萍醴之難，保全善類甚衆。顧卒以是失職去，留長沙觀變，先生則往來醴陵長沙間，從醴人史良、傅專、劉澤湘輩遊，嘗趣諸人爲文生祭之。一日，渡淥江訪紅拂墓，潸然謂同遊者曰：「吾死葬此矣。」醴人寧調元以革命錮長沙獄三年，先生時時攜酒就獄中，賦詩痛飲，出而與傅專言調元，未嘗不流涕也。先生雖窮居憔悴？然其心實未能忘天下事。識新軍協統定與劉玉堂賢，謂此勇士緩急可用，使與文溥圖湘，會文溥以事被逮，先生與史良輾轉營

救。已而光復軍起，先生欲使文溥說湘都督焦大鵬共玉堂率兵援鄂，議未定而大鵬被難，不果。鄂事急，玉堂以少兵馳赴，一日夜戰死，漢陽遂陷。先生聞耗，爲詩文哭之慟，謂文溥曰：「合早用吾策，君與劉偕，先十日赴援，劉或不死，漢陽不失也」論者以爲知言。蓋先生之抱負匡濟如此。既與文溥共參湘桂援鄂聯軍事，以司令沈秉堃無遠志，並去之上海。時南都新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於是蔡元培、吳敬恒先後爲言諸政府，請以蘇報獄付稽勳，且議優䘏，久之不獲報。語既聞於先生，亟使文溥謝敬恒，謂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吾儕自靖自獻，寧容貪天功爲己力，幸告吳先生勿以我爲念。聞者皆扼腕嘆息不置，以爲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非建國之祥，顧當事者卒弗悟也。先生客上海經歲，爲南社及國學商兌會祭酒，任太平洋報筆政，繼走燕市，主民主報，未幾，仍南歸。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卒於滬西寓廬，年五十四。元配袁夫人字幼菡；繼配莊夫人字芙笙。並先卒。繼聘某氏未娶，而蘇報獄起，遂別嫁去。妾二人隨先生東渡，初使入女校求學，繼

並遺嫁之，謂還其自由，所以崇人道也。子二，長巍，蘇報難作前出走，遂不返。次岐，代先生就逮，出獄後早卒，遺腹得一孫，生三年，亦殤，獨嫠媳鍾氏存。女二，長擷芬，十年前創女學報，名聞海內外，適重慶楊傳，並留學美洲，畢業後返國。次信芳，畢業日本女學校，受基督教洗禮，今居上海。先生爲人闇淡沈默，恂恂如老師宿儒，卽而與之語，一引其緒，輒妙玄入微，否或微笑而已。閑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其學穿穴經史百家，旁通內典，兼及重譯諸籍，而尤長於詩。詩故雋上，益以身世蕭瑟，玄想孤邁，論者謂窮而後工，幾幾與杜陵方駕。所著有映雪軒初稿、烟波吟舫詩存、寄舫偶存、息庵詩、庚庚集、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夢雨樓續集、九疑雲笈題襟集、捲簾集、殘宵梵誦、夜梵集、閒情香草詩、寫誰存稿、蛻僧餘稿諸目。存佚參半。歿後汪文溥爲斠定付梓，計得七卷，附以瓣心詞殘稿一卷，顏曰蛻翁詩詞刋存，今行於世。而醴陵諸子。收拾叢殘，嗣有所獲，將謀續刋焉。述學論事之文，精至縝密，前無古人，亦由文溥網羅得數十首，刋成文集一卷。餘緒爲小說，尤絕優美，惜散佚不盡存。

柳棄疾曰：十年前震陳先生名，以爲祥麟威鳳，泰山北斗，不世之豪傑，其容貌議論，必有魁梧奇偉，慷慨激昂，足以排風霆而走海嶽者。嗣讀其詩，深微幽渺，輙心疑以爲弗類。民國紀元之歲，始得謁先生於滬上，退而益爽然若自失，將毋史遷所謂留侯貌似婦人好女子，不稱其功業者耶？抑上德不德，至名無名，仲尼所致嘆於猶龍者耶？然後知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豪傑者比，蓋直進而爲有道之士矣。先生之歿也，汪文溥述事略綦詳，傅專且爲之別錄，而崑山余天遂、涇縣胡懷琛、又各有所紀述。先生之道德行誼，與夫事功學術，亦既燦然大備於世矣。顧汪子拳拳，獨以一傳相屬不佞，若棄疾抑又烏足辱先生？排比所聞，聊塞汪子之請，庶與諸家並行，非敢自附定論也。

葉澄衷傳

辜鴻銘

太史公作游俠傳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云。近世自我中國弛海禁，沿海編氓，因與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貲財者，不一而

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買姦，宗强比周，侵凌孤弱，類皆鄙瑣齷齪不足道也。我獨見滬上富人葉氏，當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萬；又慷慨好義，清刻矜已諾，此猶是古之任俠，而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

葉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東之慈谿縣，後遷鎭海沈郎橋，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爲甿之邱氓，後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贈榮祿大夫。成忠生六歲而孤，母洪氏撫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僅以自給。成忠九歲，始就學，未幾仍以家貧故，從母兄耕。年十一，就傭鄰里，居三年，主婦遇之無狀，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寧餓死溝壑耶？』遂辭去。欲從鄉人往上海，臨行無資斧，母乃指田中秋禾爲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時海禁大開，帆船輪船，麕集於滬瀆。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來江中，就番舶以貿有無，外人見其誠篤敦謹，亦樂與交易，故常獲利獨厚。同治元年，始設肆於虹口，乃迎母就養。初肆規甚微，然節飲食，忍嗜欲，與傭婦同苦樂，又能擇人而任事，故數年間肆業日益遠大，乃推廣分肆，殆徧通商各埠。又在滬北

滬鎮創設繅絲廠、火柴廠，以興工業，且以養無數無業游民。既饒於貲財，自奉一若平素，絕無豪富氣象，若搆洋樓集珍物之類。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誠，見顯貴士大夫，言猶誾誾如也，毫無諂諛意。又好引重後輩，善體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樂為用。性好施予，無倦容，無德色，客外雖久，戚黨有緩急阨困者，茍有請，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篤，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義莊，以贍族之貧苦無告者。附以義塾牛痘局。蕆事，則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舉，必力任其成，在滬北購大地，立蒙學堂，以敎貧窮子弟。撥充十萬金經費，又特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凡肆業中執事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歲時存問，俾免饑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災，則必出鉅貲以助賑濟，封疆大吏高其義，嘗請於朝，屢邀寵錫，並傳旨嘉獎。光緒己亥年十月，在滬病篤，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號友竭誠助吾任事者，汝曹皆當厚待勿替，以繼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賞戴花翎，荐升候選道，隨帶二級賞加二品頂戴。

余謂王者馭貴馭富之權，操之自上，日漸凌夷，則不馴至一商賈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賢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澤於蒼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猶其次耳。故司馬遷曰：「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哀陳擷芬君

張默君女士

嗚乎！擷芬死矣！當茲五濁惡世，人慾橫流之際，君能滌除煩惱，蟬脫滓穢，修然神游於塵埃之外，其樂奚如？吾後死者，百憂感心，萬事勞形，宜健羨君之早解脫，更何哀之有？雖然，予與君論交二十年，平日各以事牽，至疏形跡；然氣誼之篤，迥異尋常，道義磋磨，頗有相知之雅。今君死三日矣，吾於悲惘之餘，洵不能無一言，以抒其鬱結愴抑之懷也！

嗚乎！擷芬！君非二十五年前女界之先覺乎？非改革之志士乎？非女報之首創者乎？非艱苦之留學生乎？非平民教育之提倡者乎？當戊戌政變後，乃父蛻庵先生創蘇報於滬，鼓吹革命，海內靡然從風。君同時以髫齡慧質，毅然辦一女學報，以開民智與女學爲己任，大聲疾呼，

哀陳擷芬君

固足震聾啓瞶。時女子之被感化而奮起者，實繁有徒；中國前此無女報，有之自君始。迨蘇報案發，同人相繼作逋客，君亦負笈走扶桑，雖赤貧，能力作，而未嘗輟所學，得間且返國，携女伺志多人，東渡求學，意在多一人受教育，卽爲人羣增一分幸福也。予以甲辰遇君淞濱，時君固一英爽秀健之好女子也。抵掌竟日，互相心許，遂訂交焉。丁未，君畢業於橫濱之英和學院，名冠其曹。未幾，適西蜀楊希仲氏。旋偕之美，先後肄業伊立諾爾及芝加哥大學。辛亥義起，君偕楊君浩然歸，主持楊氏所辦依仁中學於渝中。男女學子數百人，君循循善誘，樂而忘倦。楊固雄於財，所創實業，幾徧海內外；顧君性高介，結褵十餘年，始終布衣敝履，出無車馬，食無兼饈，儉約一如苦學生，目覩其家族豪華，絕未一屑意也。君慈惠，人有寸善，輒彌永弗忘。終身不聞道人短，且尙俠義，嘗以服務或售文所得資，以助貧弱。人或謂以楊氏之富，子何需不得，胡自苦乃爾？君慨然曰：「人類婚姻之締結，宜純以摯義眞情爲主旨；苟有纖介趨勢慕利之念雜其間，則已自玷其人格，且失其自主力，尙何顏濟人乎？吾非一機械，又非寄生蟲，奚賴人生活

爲？」嗚乎！其操持之堅，自視之重若此！以視今日一般以婚姻爲投機事業，不惜卑躬屈節，以博得某某夫人頭銜，乃日高車駟馬，招搖過市，作福假威，自鳴得意，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其相去奚啻霄壤哉？初君與楊君伉儷之愛深且摯，既以落落寡交際，見窘於鄉曲，復以無出，不見諒於戚長。其夫爲嗣續問題，竟賦小星，君固篤於情，復素不以蓄妾制度爲然者，勸止未能，心滋傷矣。於是嬰腦疾，其處境乃益顛沛淒涼，神形亦大異往昔，見者不僅驚其英氣消沈，生趣且索然盡也。今春遘心臟病，數瀕於危，幸來滬就醫，愈出所譯著書數巨帙畀予，屬爲校正，予受而讀之，佩其有可取法，筆亦清暢，爲先後介紹於時報及中華新報記者談君社英處，陸續刊入該報之婦女與家庭，今君遺稿猶日見於報，而君已物化矣，悲夫！悲夫！君之死，乃胃疾甫瘳，頸後忽生一小瘡，紅腫微痛，固非致命之症，人送之入廣慈醫院就治。君夙非荏弱，然以近數年來精神上摧殘過甚，體氣虛耗，至此遂不勝刀圭。醫既庸謬，看護乏人，又值酷暑，創潰腫，至塞喉窒息而歿。時民國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癸亥六月十七日晨刻也。存年四十有一，

烏乎痛哉！

嗟呼吾友！不死於念五載前奔走國事，異域苦學之時，乃竟憂傷顛頷，齎志飲恨，殞於學成有家之後，誰謂家庭爲安樂窩哉？彼社會不良之環境，與萬惡之習俗，及遺產嗣續制度之流毒，經數千年，殺人已無算，被其害者，豈獨君？顧以君之志之學，友朋儕以遠大相期許，不幸亦甘作是中之犧牲者，抑大可惜可哀，亦可異已！

君湘之衡山人，已故文學家夢坡（晚號蛻庵）先生之長女公子也。母袁夫人早逝，兄亦先歿。妹小莊，數年前入滬徐家匯修道院，身後無長物；惟遺所譯著數種，計學校管理法，家庭與學校，圖書館指南各一卷，景玉樓感遇記一卷，尙待集刊。其靈櫬現厝北四川路蜀商公所。

君之死也，人鮮知之者；縱知之君固非當今偉人，又非得意命婦，更非今日時髦新鮮女團體中之領袖或中堅份子，宜爲一般社會所冷漠也。雖然，陳擷芬自有其高尙之特性，純正之人格，及有價値之遺墨，差可不朽。君固痛惡虛榮者也，死後人之知與否，君靈不昧。詎介意

歟？吾之寫此，聊塞吾悲，敢冀世俗之知君耶？然環顧君舊游，凋散殆盡，求一能道君生平者，已渺然難得，則吾又豈能緘默？世之有心人，倘欲以是作君小史讀者，固無不可。

趙聾子小傳

林紓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之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耋；』羣客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隆準位相；』羣客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訛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它客亦蹙然若閔其果死者。更捫其頂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夭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詼譎多智，嘗陰飾姝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僞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面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麕至聾子，皆許售。閩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以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貲巨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謂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亡驗，

病擊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譚子特厚。烏乎譚子亦神於技矣！

黃公度先生小傳

古直

先生諱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也。十歲賦春鳩詩，驚其長老。稍長，博覽羣籍，識解卓犖；嘗曰：『以我之手，寫我之口，古豈能牽拘耶？』舉順天鄉試，隨爲使日參贊，著日本國志，上之清廷；盈廷憒憒，未以爲意也。甲午敗後，袁昶得其稿，歎曰：『此書早布，省歲幣無數矣。』量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美吏嘗藉口衛生，逮華僑滿獄，先生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右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颿。

歷廿年，未申厥志。後爲湖南長寶鹽法道，署理按察使司按察使，首倡「民治」於南學會；講演時，揭其旨曰：『官與民不相習，與宴會中之生客何異？官不久於其任，與逆旅中之過客何異？吾民乃舉身家性命田園廬墓委之於宴會之生客逆旅之過客，烏乎可哉？然則如何而可？曰：諸君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矣。由一鄉推之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

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願與諸君共勉之』於是略仿西國警巡之制，設保衛局，凡與民利民瘼相麗，而為一方民力能舉者，悉屬之領以民望，而官輔其不及焉。未竟其施，復解職去。尋奉出使日本之命，未行而黨禍起矣。歸里，杜門著述自遣。先民國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於家。諸暨蔣觀雲聞赴，以聯語悼之曰：『如此乾坤，待臥龍而不起；正當風雨，失鳴雞其奈何！』所著日本國志四十卷，日本雜事詩二卷，人境廬詩草十一卷，行於世。

楊守敬傳

陳衍

楊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於鄉，選黃州府儒學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自號鄰蘇。光緒初年，隨香山何如璋使日本；時日本維新伊始，唾棄舊家書，所有善本，守敬賤價得之殆盡，滿載海舶歸，黃州有屋數十間，充棟焉。久之，日人迺大悔，後四十年，其國岩崎文庫，以日銀十一萬八千圓，購歸安陸氏之書二十萬卷有奇歸，島田彥楨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致，猶述守敬事，以為聊足報復云。守敬治舊地理，早著歷代地理沿革圖、隋書地理志攷證行

世。晚成禹貢本義、水經注要刪、水經注圖、晦明軒稿，以爲自來治禹貢者，若胡渭、徐文靖、程瑤田、焦循、成蓉鏡、丁晏諸家，於黑水、三危、九江、三江之類，往往强爲牽合，莫得要歸；實則兩黑水、兩三危、兩九江、四三江、三沮水、兩洛水、兩潭水等，皆異地同名，並不相涉；必溝而通之，致南北混淆，古今雜揉矣。生平傚精力，爲水經注疏一書，舉全趙戴諸家謬誤，摧陷廓淸，無所於讓。方年六十餘時，常汲汲顧日景，慮不得上壽，不及成書。請其友人陳衍以「子平法」算之，衍謂可至耄耋；且曰：君軀幹修偉，豐髯，聲如洪鐘，神似畫象毛西河冒巢氏兩先生，於相法亦當大壽，則大喜。後十餘年，與衍相見京都，則亟出水經注疏稿本相質曰：『吾書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屬稿，山東刻工㢘已半付寫之矣。』此外精目錄金石之學，碑帖及宋元版古書，經攷訂題跋景撫上石付梓者，不可勝數。所成有日本訪書志、續補寰宇訪碑錄、留眞譜、泉錄。留眞譜者，湖北手民技劣甚，守敬多方指教，刊本至能景宋元；於是四方精刊之本，集於武昌，守敬各印其首葉，留以爲譜也。古佚叢書數十種，則遵義黎庶昌屬爲搜刻者。所見碑版既多，書法高

古，融篆隸於行楷中，非貌爲六朝者所及，書名尤重於日本。辛亥，武昌兵事起，避地上海。上海寓公多賣字畫爲活，亂後市者希，獨守敬曾一月售至一千四百銀圓，皆日本人之求之也。張之洞總督湖廣，聘主兩湖書院勤存存古兩學堂講席，充通志局編纂，奏保內閣中書，京師禮學館禮爲顧問。湖北巡撫端方，喜搜求金石，非經守敬與義州李葆恂審定，則不敢信。端方移撫江蘇，守敬子某以知縣往需次，虧累巨萬，適守敬部選安徽霍山縣知縣，至欲垂老赴官，以廉奉代償之，不且鬻藏書，衍及其弟子陳毅力阻之，乃止。旅食上海，日益困，乃勉爲參政院參政，重聽不良於行，自言耗國家養老之費而已。用不足，刻書亡資，謀以書鬻政府，方議來京師未成，忽無疾卒，年七十有六。

陳衍曰：同光以來，熟目錄板本之學者，有桐城蕭穆江陰繆荃孫。精金石致證之學者，荃孫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學，其所獨擅爾。守敬治舊地理，新化鄒代鈞治新地理，分教兩湖書院，楚有材矣。代鈞不及中壽卒，輿圖學會中道而廢，惜哉！

汪穰卿先生傳

唐文治

嗚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攖攘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泉唐人。生而歧嶷，劬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間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南宮。甲辰補應朝考，受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后，士大夫爭談時務，臆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瀹民知，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芻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顧以直言敢，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

矣。辛亥秋，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惄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閱畢默然，渠就枕，夜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以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邪？抑其先幾之知邪？余於先生爲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先妣事畢，反京，遇先生於輪船中，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沾衿；余乘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併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亡窮之恨！遠方羇旅，聚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彌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誌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闡，亡遺憾矣！第尙有缺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敎育會，綜核同異，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校，中國尙非其時，援据內則，侃侃爭辨，衆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誼，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有清之亡，亡於廢經，追思先生之言，能無痛心

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孜鑑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渠撫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恚，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到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尙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槩嘆欷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八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飢。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鄰縣飢民扶老攜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瞯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飢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賙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傭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是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冊，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振饑耗其半。次年，歲大穰，糶穀獲倍蓰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孫爲善之言耳。若豫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即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弘，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夫！方飢叱索食洶洶，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奪，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卹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過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義所存，故不著。

書尹銳子　　蕭蛻

辛亥之役，浙中嵊縣尹氏有二女子：曰維峻，銳子；姊妹也。夙抱革命志，嘗託負販鬻報紙，

出沒舟車旅館，以陰結死士。鄂事起，李君燮和自湘東出，襲攻滬製造局，克之，駐軍吳淞。銳子參軍事，奔走蘇浙，調兵籌餉，策應四方。維峻嘗組織蕩寧隊，協擊□□；又以炸彈規復浙[illegible]諸縣。銳子居幕府，食無間，寢無時，曳一破衣，髮叢垢，吻生痏，繕治軍書，應對賓客，事無留滯。陶煥卿之卒也，銳子自寧返，頓足痛哭曰：『吾先二日歸，公不死矣；』遂杜門不出。

逾二年，訪女弟於京師，會革命再起，袁世凱遣李□□挾巨金啖之，屬爲偵探，笑謝之。南歸後，黨人有羅致者，女士謝曰：『吾黨人材盡矣，誰可語者？』卒不往。嗚呼！憑藉一時聲氣，依附權要以糜餼祿，遂乃棄其良知，獻策取寵，逢迎趨避，當世所稱女傑，誠如是也；則女士之泯泯宜哉！

二百十二古墓考查記

于右任

十四年春，余在北京，有自庫倫歸者，述俄人某於庫倫附近，發現古墓，當時欲約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友人入蒙實地調查，卒因事不果。

今歲三月，國民軍退出北京，余欲援陝，而隴海京綏兩路皆梗塞，乃由滬乘輪赴海參崴，轉乘西伯利亞車至莫斯科，住十餘日，復由莫於八月二十三日至庫倫。

蒙古政府改庫倫爲烏蘭巴圖魯和特。烏蘭者紅色也。巴圖魯可作健將解，亦可作英雄解。和特即城之義。抵烏蘭城後，晤李協和同志，證實國民軍於十八日由南口退却，幷放棄張垣。同時傳聞張作霖派白黨擾亂海拉爾。故蒙古政府開隊防邊，又託詞道有土匪，遲發護照，余遂滯留烏蘭城，而訪古墓之念益切。

初以古墓詢之當專諸人，多不知其地之所在。繼至圖書館，得俄人葛塞洛瓦北蒙古發現古墓記，爲之狂喜。詢所得之物何在，館中人謂發現後即運列寧格勒。近與蘇聯政府商分回若干，以爲蒙古人民紀念，得其許可，退回之物，已運至恰克圖。而余之不能久留在此，與希世之寶物會面，更爲悵悵！

適蒙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道爾濟君，聞余詢此事，以函介紹圖書館

館長札木薩穎諾甫君，札木君原爲布利亞特蒙古人，博學多聞，爲歷史學專家，俄國未革命前，不願受其壓迫，來入外蒙籍。聞余至甚喜曰：君之來，雖不能見古物，但與發現之學者可遇，亦不幸中之一幸，蓋葛塞洛瓦君前數日適至此也，遂以函介紹之。

葛塞洛瓦君現年六十四歲，曾任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幷至土耳基斯坦，西藏，巴塘，裏塘，四川，新疆，甘肅，蒙古考察古物有年，著作甚多，聞余欲往發現古墓之地一視，遂欣然任領導之責。

二十七日早，余偕史可軒任警齋陳家珍馬文彥樂景濤，與葛君乘汽車兩輛前往，約經二百六十華里，晚宿招莫多。（漢語一百個樹）招莫多在庫倫之北，恰克圖之南，係前清光緒三十二年駐庫辦事大臣連順所奏，與俄人柯樂得訂立合同，開辦金鑛之一。

招莫多蒙民甚少，現有俄人二十一家，生活皆甚舒適，幷設有電話，附近開墾之華人村落，星羅棋布，大半皆昔時鑛工也。余等到時，將近十鐘，以汽車夜行深山中，頗有戒心，殊負松

風流水之天籟耳。

余與陳家珍樂景濤及葛君，宿某俄人家，主人即以上等菜餚不速之客，已可見其生活之一斑。彼等對于蘇聯現狀，頗不了解。

可軒暨齋文彥宿華人村落。中華人多直晉籍，問所居之地，則誤招莫多爲棄木墩，墩中百餘人，皆無家室，種植僅大麥，小麥，油麥，豌豆四種。四月播種，現正收穫，其生產除自用外，皆運銷於烏蘭城。聞每畝稅金三錢，豐歲可收麥二百斤左右。今年天雨缺乏，僅得五六十斤，除人工，種子，賦稅，及生產材料外，終歲勤勞，僅能餬口。自白黨助活佛稱帝時，華人多遭蹂躪，至今元氣未復，故衣食住皆極簡陋。

村人聞可軒等調查古墓發現事，內有文姓者，（直隸懷安人）自述于民國十二年二月淘金于蘇珠克圖，當時某工友拾得玉器一件，某俄人見之，以爲荒山之中，絕少人跡，忽出現此物，或其附近纍纍丘阜，皆係古墓。因試掘之，而震動世界祕密之寢陵，竟由此發現。

可軒以葛君古墓記中之照片，示諸文姓，文曰：某與某片，均爲墓內鑲壁之緞；某片爲棺內之銀質牛；某片爲瓦罐，罐下有小圓孔，內盛黑米子，（按即黑黍）此皆由余工作之墓而得者。又驚曰片內某人爲余同事之老趙，可軒因追問墓中尙有何物。文曰：棺內鑲金，約一制錢厚，有非中國式之馬鞍，及篠條馬鞭各一，衣褲襪一籠，統靴係蒙古式，黑色髮甚多，裹以黃緞，想係塡實死人左右者，並有黑色髮辮一，約尺許。有方玉印一，篆文當時無識者，惜已壞成兩塊。又云：余發掘之墓，尙有可疑者：（一）因土質甚鬆，並成凹形。（二）墓下方六丈之大，而陳列之物僅如前所舉。（三）木牆壁完好，而瓦罐多破碎，據種種情形斷之，此墓定係刼過者。但墓口松樹，現已合抱，則遭刼當在百年以前云云。

二十八日早餐畢，遂同乘車向東南行，崗巒迴抱，盤旋而上，問之，諸顏山也。（諸顏皇帝之意）山極峻秀，松滿峯谷，時已霜降，菊科植物尙作花，而草葉已多變色，點綴松間，尤增興趣，登高遠望，長松參天，陰翳四合，眞偉觀也。在山腰行三十餘里，經過峯巒十餘，有峯嶄然，葛

君命停車，同余等拍照數張，並曰：山中之路近百里，全爲金鑛公司所闢。峯之南麓松林間，此路盡處，卽目的地也。下山約里許，見松林中木房屋四五所，式極美觀，問之皆昔時金鑛工程師所住，近因西伯利亞發現佳苗，已棄此而去矣。再行二里許，卽見新土堆數處，知爲古墓所在。葛君一一領觀，余等俯視墓坑，數丈之下，皆成積水，其中縱橫架木，悉爲掘時新支撑者，原有壁木，均棄置墓上，將原形盡已毀壞，殊爲不愼，至主穴東西北三面環山松林蔥鬱，案前山口忽展開，約六七十里，眼界爲之一寬，葛君曰：此墓中物甚多，如絲繡品及商彞，皆此中發現者。又曰墓中有一男二女，六女八女三十女者，此則骨亂，未知幾何，女有辮者。髻者，其裝束亦不等，墓內有中國刺繡，土耳其斯坦織品。男子身軀皆偉大，似匈奴種，現皆移存列寧格勒博物院中。當墓中物到列寧格勒時，阿噶德米（俄國學者院）曾開歡迎會，各國學者，評斷其爲前一千三四百年間之物；又曰：伊發掘時間，曾經一年之久，共勘出古墓二百十二所，當時僅發掘十二處，爲蒙古政府所阻止，謂當留爲蒙古開辦歷史博物館之用，言下若有餘憾，余

等蹂躪於荒山蔓草之中，以爲此墓中人，不知何代何王，當其挾美姬名馬，馳驅大漠南北，雄視一世，亦云豪矣。及其終也，得此蔥蔥鬱鬱之佳城，亦足少慰寂寞，豈意千百年後，爲金沙所累，竟不克長眠地下，去作列寧格勒博物院中之陳設品，幸歟不幸歟！

歸時，由墓前南口出，回望蘇珠克圖數十里間，高低起伏，盡爲松林，約行四十里，至恰庫大道口，有俄婦開之小飲食店，少憩其處，因悉此路去古墓之道，平坦而近，昨晚夜行招莫多亂山中，往返迂迴近百里，是葛君故出奇，俾余等得遇鄉人，幷領略山中風景也。

歸後與同人翻閱葛君所著北蒙古發現古墓記，見絲織品各片段中，以隸書分繡「新」「神」「靈」「廣」「成」「壽」六字，其數共二十九，因持冊往訪札木薩賴諸甫君，札木君謂：不特此也，墓中女屍數十具，多半黑髮，尚有中國式繡襪未朽，足證明其多爲中國女子。余以中國工人所稱墓已早經發掘質之，曰：誠然。據某西史載，昔有敖漢族逐匈奴王而辱其墓，想即係此。再墓發掘後，木上斧痕，以顯微鏡視之，與壁木上鑿痕，顯非一時所爲，此亦

當爲早經發掘之證。札木君因詢余斷此當屬何代，余謂他物無由見，僅就中國字形之變遷斷之，當在漢末，札木君不以爲然，曰：俄國學者亦多斷在紀元後四五百年，余意此爲匈奴單于之墓，至當中國漢時也。又謂墓中物品有格利夾人之絲織畫，甚可寶貴，此族今在地中海邊。

歸之二日，余以中國工人所稱玉印一事，質之葛君，葛君曰：破而大者，余不知，余所得則小而完者，越日以原形拓片見示，謂此物亦存列寧格勒博物院。又曰：出此玉印處共三墓，地近招莫多，諸君前日並未至其處，發掘此墓者爲蒙古人，此印由余出貲購得者。

葛君又曰：余所著之北蒙古發現古墓記，當時倉卒成書，諸多未備，故此玉印，記中無之，茲經再三搜集，材料已加多數倍，不久當再印行也。余與葛君約，俟出版後，當譯出介紹中國學者。

余在此少中國書籍，無由致證，惟記近代某著作中，稱招莫多有蒙古某帝陵寢云云，但

蒙古招莫多有數處，而此墓雖近招莫多，實在諾顏山下蘇珠克圖者爲多。前說恐亦非是，望國中考古學者研究之後，有以教我。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二日于右任記于庫倫車臣汗府。

婆婆生傳

袁克文

婆婆生，氏畢，名振達，字幾庵，一字倚虹；婆婆生其號也，君獨以號名海內，故以號傳之。世爲江蘇儀徵縣人，父奎，宰浙中有政聲，生子二人，君其長也。君幼而穎慧，讀書過目成誦，未冠已畢六經。初學爲文，輒斐然成章；且喜攻聲律之學，父輒稱於人曰：「大兒振達，吾家千里駒也，它日必成大器，不若老夫之終老於宰牧焉。」君年十七，時科舉罷廢，父爲納粟，以員外郎官工部。君方年少，輒恥學不如人，且逢迎趨蹌，從人進退，君尤不樂爲也，一官既無以自見，遂去之，南行，入某大學修業三年。外務部大臣某聞其才，召之，擢爲南洋島領事。君行至海上，值革命軍與清帝遜國，政變令改，君乃罷征，且留止焉。日偕嘉友三五，飲博狎遊，相爲歡笑。時海上文人，競爲小說家言，君交遊中若包天笑、周瘦鵑、葉小鳳、釋曼殊、姚鵷鶵輩，其尤皎皎者焉。

方創行小說畫報，君寓名曰春明逐客，撰十年回首，刊之。一編既行，海內士大夫，輒相驚顧曰：「此未易才也，施耐庵曹雪芹而後，無其人焉。」其思也，騰放縱橫；其文也，淸靈超化，雖寓於小說家言，亦足以千古矣，旋以侍宦入浙，佐案牘，無暇於篇章，作遂中絕。迨其後也，餬口四方，或從事於征権，或有爲於貨殖，益與文字遠矣。歲辛酉壬戌間，予客遊南中，始與君邂逅，歡若平生。旋知君所謀輒止，罔伸長志，鬱鬱居西子湖上，乃抵書慰藉；且勸之繼作小說，用以自適。君是予言，撰短長篇者十數篇，或錄以示予，其詞悽惋，其憂深矣！予歸其稿，輒題詩以寄諷，君居常歎爲知言，而終未能釋其懷也。至是，君與予，交益深，情益厚，而予益慨切陳辭，一言以蔽之曰：「達以制念，曠以遣思耳；」予以是進告者，慮其自悴於憂傷也。君旋丁父喪，哀毀逾常人，而大府不諒，且以其父官負未償，繫之；雖未幾獲解，而君之隱痛，復相逼而至。大婦既仳離，子女纍纍者七人，皆賴君自提攜之。小婦繼之下堂，君益懊悒無歡。上侍寡母，下撫弱息，嗷嗷十數口，皆君以文字易米以活之；家雖立矣，而君何堪？君再取婦，經歲而歿；是年三取婦。而母

又見背。君與繼室，情好獨深，方幸有琴瑟之樂，乃遽絕絃而逝。悲傷猶未已，而失恃之慘變復臨；君心之痛何極，君身之遇何奇哉？以是益肆情于楮墨筆硯中，而病作矣。初病肺，醫士臧伯庸，以泰西方術療之，竟霍然起矣。且馳書于予云：將作療肺記，以報醫者，丐予爲揭櫫焉；予立書成寄與，日勸以修養，勿更勞心力。書發未久，君以勞復病之訊忽至，微聞病中金盡，輒乞假於僕嫗，而未嘗言于友朋，其一介不苟也如此！臧君知而憫之，既不取醫藥之資，且出千金濟之，君竊病中得此，庶爽然興起矣，乃天不永年，回生無術，竟於稚子環泣中而長逝矣；時丙寅四月四日也，悲夫！先是君婦知君將不起，潛取阿芙蓉膏吞之，戚友覺察，欲施醫救，而君婦不從；乃以大義說之曰：「君夫苟歿，則子女教養之責，微夫人其誰屬耶？矧君夫之病雖危，未必竟不可起也，斯夫人必不可死也。」君婦始允以藥進。當君易簀時，君婦猶臥醫院室中，忽見君自外至，曰：「予別汝去矣！」君婦起挽之，遂寤，心知君必已歿矣。强起趨歸，一棺已陳於堂中，呼天蹌地，一慟幾絕，於戲，哀已！君初取常熟楊圻女，生丈夫子四，女子子三。繼取泉唐汪琫

琤，無出。三取江都繆氏生女子子一。君降生於淸光緒十有八年壬辰，年才三十有五耳。著有天覌樓詩詞集，及十年回首，人間地獄，倚虹小說集。諸小說；其稿闕殘不完者，猶有十數種；又選古今閨媛長短句一卷曰銷魂詞。君既歿，友生包天笑余大雄輩，集其簡札，將爲刋之，而寒雲子爲之傳。

寒雲子曰：昊天不弔，奪我良友，才人無命，自古然也！王勃李賀，皆不永年，其遭際不偶，胡亦相類若是耶？天厚賦其才，必慳薄其命，倚虹抱才而歿，又何足異哉？然文章千古，倚虹不死矣。其稚子哭於庭，幼婦慟於室，我輩後死者，將何以慰倚虹於地下耶？

書邱大刀

張謇

邱尊謙，徐州豐人也。本名某，後從軍積功，列薦牘時，人爲易此名，而字之曰益亭，遂棄本名不自道。大刀，其所用武器，重八十餘斤，自尊謙爲盜，至從軍立功，皆用之。著名燕、齊、晉、豫、皖、蘇六省之交，故人呼之爲邱大刀，遇而呼，輒應，不必名字也。身長幾營造尺六尺餘，廣膊、修臂、

濃眉、大眼、圓額、哆口，足長一尺。自十四歲時，即能騎怒騠，殺人爲盜。豐與山東菏澤鄰，縣人常爭界田，相聚衆礪械鬥殺，其大姓富家下至貧民，皆世仇。大刀之伯父，嘗以爭田惡死於菏澤某姓之門。大刀年已十六，思報之而無計，聞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奉朝命勦東匪，前鋒已入東省界，大刀則與其徒數十人，突夤夜北走，無一人知。大刀怨家，故菏澤某莊圩董，圩近孔道，一日得僧王檄，令亟備糗糧芻豆，候大軍過。詰朝，委員乘新藍輿，從數百騎，飈忽馳至，圩董出迎道左，名版甫遞，與簾揭，大刀超躍出，手提雞人刃之，率衆疾驅破圩，屠其人殆盡，旋逸四散。比僧王前鋒至，大刀已不可蹤跡矣。怨家咸訟之官，大刀知所犯重，捕急，益遠揚狎盜，盜奉爲魁。是時捻匪縱橫，肆擾六省之交，小閻王任柱，尤剽悍不易制，僧王且勦且撫，陰求能制柱者，大刀領衆投王部某帥，請戰柱自效。某歲之役，大軍合圍柱，大刀柱交鋒劇戰，柱妾驍武，能馬上使矛戟，馳至助柱，柱轉戰他將，大刀乃生擒柱妾，俘獻王軍前，由是大小百戰，大刀靡不與，功積敘保。大刀不識字，不知交歡幕僚，故守備都司職，皆一再複。東匪肅清，薦擢總兵提督，空銜

而已；所得俸，揮霍隨盡，不贏一錢。

廬江吳武壯公統所部駐防宿遷時，招致大刀爲先鋒官，軫其淒落，時厚郵之，大刀亦傾心相依，饗客武壯，見大刀於浦口軍次。是時大刀年已四十許，酒酣氣作，猶能舞刀；强之舞，廣場大庭，解衣卓刀，立左右上下，撤掠刺斫，起落盤旋，聲霍霍有風；或觸磚，磚碎，足頓，則旁案上杯碟蹶跳戛戛作響；舞止，微汗不喘，置刀太息曰：『吾負此刀，未使成大名於世。』問刀所從得？曰：『得之山東某所，本重百斤，吾自度力用之或不利戰，去環與柢，得今數，吾愧刀舊主人也。』泰興朱曼君時狎侮之，謂若何能者？時十月衣棉，語已，大刀忽出曼君背，擦其兩臂，當腰而橫擧之，擧過頂，曼君狂叫謝過，乃縮手徐下之；曰：『朱先生重不足百斤。』

江寧候補某，亦與有仇殺怨，大刀至浦口，猶欲報之。某寓承恩寺樓，嘗以黑夜踰牆上，緣壁摸索門窗不得，再往如故，疑某不當死，違天不祥，乃止；事過，昌言告人，不稍諱。

大刀亦好色，顧不耐婦人纖側作態。少時醉後，嘗裂淸江浦妓踝，又嘗掐妓陰膣。又自言：

生平爲盜時，不汙人婦女，戰陣擒得者，雖橫挾馬上不動心，非畏神鬼，畏人言劣種非漢子。大刀有美妾，生子女，少者白晳而溫順若處女，大刀亦愛之，謂：兒子勝老子，識字，亦時敎之技擊；惜二子繼大刀後不久皆卒，今不知其猶有後否也。

己卯，賽貢成均。明年，須入都應朝試，與友商道所從，大刀適在坐，曰：『若陸行，設遇響馬，可爲語「風箏兒上朋友，我從浦口邱大刀處來」以此二語，行盡中原六省，無恐也。』風箏兒上朋友，蓋盜夥隱語，今盜術與世移變，此語恐亦如廣陵散，不傳於人間矣。大刀歿，不知大刀復落何處？世豈復有人能用之者乎？

書通州吏目

陳三立

通州吏目，逸其氏與名，乾隆間，高宗復東巡，道通州駐蹕焉。時主供億爲通州牧，吏目佐之。度支故如初巡例，具著於計簿，忽有人言自「他他」來，索錢猶甚奢。「他他」蓋廿八執

事監之稱名也。牧簿對，則以盈「他他」數矣，持不予，其人遽怒去。未歲，數十健者擁監馳，偉軀而華裳，旬入言曰『不令而公等噉飯耶？拒不予何也？』牧綏詞對如前，且例止是，不敢私例。監唾而罵曰：『若輩一官耳，從者皆不以例限；顧欲例限皇帝從者耶？』手批牧頰者數，牧僵而走。吏目要於門曰：『可辦不可避也；倘悉掠物去，何以供行在乎？』牧涕曰：『吾休矣！公好爲之。』吏目乃變色，集衆役約曰：『執而執，笞而笞，生死惟我在耳。』衆皆諾。吏目從階而上，則監方揮衆入，視簿大索，見吏目，視其冠，嘻曰：『有牧在，小吏何爲？』吏目前叱曰：『此小吏直公地，奴輩敢犯公盜朝廷物耶？』命役盡捕之，役號而前，數十人者皆遁，乃執監踞於庭，數而杖之。

監蒼黃去，泣而訴於上，上即顧左右召吏目，百官以下皆震恐。總督乃械吏目俟於門，頃吏部某尚書出視，笑曰：『上命召見，何遽爾爲？』易冠服入見。上睇曰：『杖內監者，爾耶？』吏目泥首曰：『微臣所職者盜，盜而不得財應笞，謹如律笞盜，不知其監也；然聖主必不以一監廢大

清法。」上稱善久之。因詔尙書趣注選，今擢吏目爲縣矣。吏目終倔彊以惠百姓，毋爲上官屈也，吏目謝而退。歸此之時，吏目之名聞天下。

巧工偶紀

袁克文

沈紹安

福建以漆器聞海內外，其造作精美者，僅紹安一家，所製號曰「沈漆」。清季南洋勸業會創立，遍徵海內美藝，紹安之孫，曾携器與會，外邦人士，爭相購致，稱譽不絕，遂邀特褒。紹安擅調漆秘法，勻膩嬌麗，一時無兩，而修磨亦工於他人，所製器之上品，但以漆堆成，不假他質爲胎，故雖成一小品，輒需累月。比年西估以重金收求，且有人居守其地，苟一器成，即輸致歐美，而國人反不易得。

門人陳咆石，其尊人官於八閩，曾得沈器數事，咆石知予癖嗜美藝，乃出二品見貽：一圓合，徑四寸許，高逾二寸，質厚不盈二分，外淺碧色，蓋繪采色松鶴圖，松二，鶴二，鶴立石上，一振

羽欲飛，一獨立俯視，繪絕工雅，不讓南蘋；底黑色，內黑色灑金，邊口皆朱色，輕薄如紙，光潤如玉，非尋常漆器所能彷彿萬一也。一書鎮，上塗金蟠螭，下灰色方尺，尺藏鉛胎，搖之有聲，蟠螭直若以金鑄成，遽莫辨爲漆所造也。予昔未見沈器眞品，輒以西邦稱譽爲過，今覩此，始歎其技之神譽之當焉；若濰縣揚州諸製，則糞土耳。

朱子常

朱子常，浙之永嘉人，不識一丁字，而雕刻絕精，尤擅佛象，予遊嘉興，信宿約園，汪子楚生，以子常刻佛一尊見貽。佛以黃楊雕成，作仰天大笑狀，神態如生，了無斧鑿痕。其下以紫楠雕一石座，玲瓏突兀，宛然生成。座上以鐵印橫鈐「朱子常」三字，字作楷文，頗有古意。

楚生言：『子常曾刻嬰戲圖，凡百兒，兒各具一面目，無一類似者，態亦各殊，誠奇技也！』又言：『子常性絕乖僻，而家貧甚，人苟以金要之，輒拂袖去；故所刻物，不甚易求。』楚生宰永嘉，聞其技，以禮延致之，因得數具耳。

馬貞女傳

薛福成

同治壬申夏五月十六日，金匱縣民馬廷燦之女，以守貞不汚，被殺於其舅氏子范金。縣令張君佑壁詣驗得實，乃命善爲殯斂，躬自拜奠，觀者無不嘆息隕涕者。旣定讞如律，遂以達於行省大吏，而爲貞女請旌於朝。於是縣中交口述馬貞女事，馬貞女之節，著於近遠云。

初貞女之母范氏早卒，其父廷燦貧而愿，恆居市廛，女依其從母施媪，事之如母。年十八，字包文煒，嫁有日矣。舅子范金素無行，每往來施氏，介施媪遺女服飾，女立毀之無完者，金爲氣沮。久之，金父有疾，施媪往問之，欲與女偕，女辭不往，媪怵以危語，乃勉從之。夜常不解衣而寢，每登閣，必捐其階。已而金果扳緣狙伏，徑前劫女，女奮身抵拒，且號，金以衾蒙其口，悶遂絕。明日，范氏使赴於廷燦，且誣以蜚語，廷燦果怒不往視，乃亟斂而殯之。厚賄漆工，戒勿聲，漆工倦而假寐，忽見貞女被髮立於前；旣歸，復見之，出以告人。會金之從叔范慶醉而罵金，具泄其事，衆乃大譁。廷燦偕包氏首於縣，時金已遁，出門三日，惘惘無所之，歸坐縣署旁之茶樓，自訴

其事，吏役異而詰之，忽作女子音曰：「我死甚苦！」遂執之，一訊即服。復執訊施媪，媪自縊。金父疾已篤，聞之，亦死。貞女死凡十日，而其冤大雪。明年，范金伏法於蘇州，葬貞女錫山之麓，表其上曰：「馬貞女之墓。」

二烈婦合傳

李慈銘

林烈婦李氏，山陰人。父鳳祥，貧窶早喪妻，以烈婦適郡中林氏子，待年未成禮。林氏故賤不齒，其姑柯，又故娼也，諸惡少年，日蹤跡其家。柯性狡而賊，虐烈婦於幼。及烈婦長有色，姑自視無以當諸少年，諸少年迫脅之。姑與翁謀，乃具飾烈婦，逼侍不識者飲酒，烈婦不肯，則益縱羣不逞戲辱之。烈婦號哭欲死，則大怒，日予烈婦鞭，旋絕其食，必徇從乃已。烈婦哀鄰媪，夜道歸其父。父先賣餅於杭州，走匿所戚家數日，林詗知之，徑前要百端，而好語烈婦令還。烈婦慨然謂所戚曰：「吾無家，出將安歸？雖然，不可以累，吾知死所矣！」遂從林歸。歸則閉烈婦室，棘楚益苦，無完膚，稍慰勸之，略曰：「是可以從乎？速死耳！」翁媪憤甚，夜以帛絞烈婦，足擊地，震

震有聲，鼻血出如縷，無一語哀兗，遂死。時咸豐二年壬子九月十九日也，蓋烈婦年十六矣。亥日，所戚者致鳳祥於杭，鳳祥鳴之官，讞未得實。越二年八月二十日，而金烈婦李氏亦死於慈谿。金烈婦者，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城中捕魚者金某爲繼妻，凡三年，金爲人漁，久不歸。金母龔，與典肆湯某者故昵，湯豔烈婦，貨龔番銀百餅，屬誘婦，再三，歸泣，斷左手中指視姑曰：『如此指矣！』龔怒，裸而抶，絕枝，不已。乃潛掘地牢，荐以礫，赤婦體下之，儲不潔食其旁，使手可攫。更日夕燒鐵鉗，灼灼然焠其身盡爛。自五月至八月，終不屈，姑乃蹙之死。前一日中秋，計殺以沸湯，有婦人覓傭寓其家，爲哀之，會天慘然，雷塡塡，心懼而止。婦人密語其鄰，鄰紿龔出集里中嫗闖而入，視婦宛轉窖中，蛆徧體蠕動矣。問所苦？喘而言曰：『吾期不負吾夫而至是，命也！』鄰滌而衣之，舁以版扉，詣邑令；令臨視，婦一呻死，遂論龔絞而旌婦於朝。至咸豐之七年，山陰令始結林氏獄，姑瘐死，治翁如律，官葬林婦於西郭外官道旁，建祠祀之，旌表以貞烈，詔曰可。

論曰：死生之際大矣！乃若計窮勢竭，取彼俄頃，强忍者亦能爲之？至以身爲糜，越月歷時，而飴之不悔者，豈血性之勇使然哉？彼兩烈婦者，抗其至尊且親之人，以必行其志，乃阽于死而不悔。或以古之忠臣，若楊忠愍左忠毅比，嗚呼！朝廷方死之，雖變節而亦不可生；兩烈婦固輾轉阱獄，然其家千金之寶不啻也。苟出一言，立袵席之靡衣偷食，惟恐其不悅矣，乃寧忍生人之至慘而全節以歿，嗚呼，偉與！可謂奇女子矣！吾獨異兩人相望不一年，而皆出於吾越，其殆聞風而起者與？然則生其地者，士大夫宜何如耶？嗚呼！彼兩烈婦者，豈嘗學問哉？

書義丐

王煥鑣

義丐，某佚其氏籍。一日，晨出，拾金釵一。及午，見一婢蓬首號，奔河干，止而詢之，知其主婦遺釵，疑婢攘之，無以白，遂思自沈也。亟歸其物，主人遺以金，笑曰：『苟利此，奚返釵爲？』竟去。

初丐得釵，喜甚，既念窶人卒得此，不祥；脫累人，不德，遂蹲以須，卒用全婢。

夫士平居以道義自期，臨利不能以稊米，狐趨而犬奪之恐後，履行之艱如是哉！困蹇至

丐，獨急人而不悔，此其所以丐也歟。庚申秋，吾師徐益修先生言此事，故特記之。

缶廬先生小傳

諸宗元

先生吳氏，名俊卿，字倉碩，浙江安吉縣人。歲壬子，壽七十後以字行。嘗自署曰缶廬，曰苦鐵，故海內外識先生者，亦以缶廬與苦鐵稱先生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於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喪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積資勞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即謝去，則先生無意于仕宦可知矣。初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于文藝有篤嗜焉。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眞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間或作山水，摹佛象，寫人物，大都自闢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述，則歸墟于八大山人大滌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髙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猶賸靳耳。於篆刻硏習爲尤深，所用刀圜幹而鈍刃，異于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構體，一本于秦漢印錄。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即王冗章始創

花乳石印以還，鐫削之妙，能齊于先生者，不數覯也。而以得者爭藏弆之。先生復志于詩歌，奇氣坌溢，時以眞樸排奡勝。宗元嘗以擬杜于皇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覈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纚纚數千言，雖工于文者，如楊藐翁（峴）任伯年（頤）吳瘦綠（山）施旭臣（浴升）均甫（補華）譚仲修（獻）吳退樓（雲）恪齋（大澂）潘鄭齋（祖蔭）胡公壽，（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騭，故所得獨多也。其平昔所服膺者，惟藐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先生軀短，頤頰豐皙，細目而疏髯，今年逾七十，鬢髮無白者，望之若四十歲許人。自晦以聾，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客，傾談忘倦。宗元曾戲詰先生，聾以自晦，其有託耶？先生亦笑而頷之。初聘妻章氏，清咸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于難，先生每值忌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殤，涵邁皆儒雅尚學。涵刻印，邁畫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壻爲程邱培涵，學農于美利堅，行畢業矣。有孫三人。先生所著缶廬詩四卷，已未刋者，有若干卷。題畫詩洎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

缶廬印存若干卷。

諸宗元曰：吾於歲己酉在吳下，始見先生于癖斯堂，明日以贈詩來，繼此數數相見，即相別無踰三月者。先生嗜吾詩，吾所得于先生者，刻印及書畫蒐聚可盈篋；然其言行醇穆，忘年相友，其有厚于吾者，非常人所可幾也。先生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日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我國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然海外慕先生書畫，蓋金以求者踵相接。近東人且欲乞先生小傳以傳之，吾用舉所知，以著于篇；其他行誼之犖犖大者，吾他日更當爲文以貽先生也。

定海三忠祠碑

薛福成

國家褒禮忠節，邁越前古千百，其有效命疆場，蹈大難而不栗者，未嘗不贈秩賜謚，並于死事所建專祠，所以發揚其光，昭示亡窮，微特以妥幽靈，順民志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再陷定海，時則山陰葛壯節公雲飛爲總兵，與壽春鎮王剛節公錫朋，處州鎮鄭忠節公國鴻同

守，力戰六晝夜，死之，今海內所稱定海同日殉難三總兵者也。既得詔優卹如禮，有司以費不具，附祀關帝廟之啟忠祠。厥制湫隘不稱，日月既遠，棟宇攲陊，盲風淫雨，既漱且漏，丹青黕昧，金石缺如，祈貺來庭，用萌歎思，越四十年於茲矣。光緒十年，屬又有法蘭西之釁，湖南成君邦幹，以台州府知府統兵駐定海。至之日，謁于祠下，慨然顧諸將士曰：『男兒出身勤國事，生當封萬戶侯，死當廟食百世，如三公庶幾不負者！茲爲其授命所而俎豆他寄，神用勿歆，甚不足以稱朝廷褒忠之典，吾當帥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于是度阯裒費，庀材鳩庸，檄紳士武銘盤等董其事。閱四月，工竣，成君率所屬將佐，親拜堂下，亡不感奮勵頣，人人誓以死御敵。明年春，法艦薄鎮海口門，我砲台先後擊中其兩艘，相持數月，敵計益窮。是時，民間譌言夜見海濱神燈亡數，有葛將軍朱將軍效靈助戰；以故浙東郡縣二十餘城，晏然不驚，若寇未至者，葛將軍蓋謂葛壯節公，朱將軍謂故金華副將朱公貴，亦以御英吉利戰死慈溪大寶山者也。鎮海守備既堅，定海尤危甚，海道中阻，軍書糗械，皆取間道夜度，去法船密邇，卒幸無事；

成君亦晝夜督厲所部，設備維謹，法船終不犯定海。會和議成，乃退去。自海上多故，浙洋有事，則定海常爲之衝。形勢孤懸，四無險阻，故凡守定海者，皆視爲絕地，嚴兵待寇，而終未與寇遇，自成君始。雖由善守，亦若有天意焉。夫人事不至而聽于神，此必敗之道。神固不祐也，若人事至而神應之，蓋積感相通之理。況以前賢忠誼之風，激發軍民，萬衆一心，氣勢益壯，雖猾悍之寇，有不聞而却辟者邪？福成旣以定海三忠祠與慈谿朱將軍祠事達于大府，請爲奏聞于朝，加封號，列祀典；又嘉成君固守定海之功，且得鼓舞將士之妙用，因爲甄敍其大略如此！幷系以樂章，俾定海之民，歌以祀焉。若三公忠勇大節，已焯然在史氏記，玆不具。詞曰：

海思思兮云愁，溯迢迢兮碧流！結夫容兮迴企，渺神山兮不可求！望九州兮黯如霧，吾叱蒼龍吹篪兮，白鼉擊鼓。乘埃雲兮歘上征，吾將敂紫閣兮，窮神靈之所處。紫閣兮四開，吳戈犀甲兮光裴回。雲爲輦兮風爲御，羽旌紛兮靈之下。忽披髮兮顧大荒，伴蝯鶴兮徉翺翔。朝丹山兮暮赤水，白楊蕭蕭兮，見昔日之戰壘。戰壘高兮古骨橫，西風颯兮愁冬青，身雖殄兮靈不滅。

炯丹心兮炤白日，揮長劍兮屠蛟鯨，一掃海宇兮鏡再清。天吳歌兮海若舞，駕文螭兮來復去，燾我民兮受天祜！

記吳吉人事

闕名

光緒甲申，中法搆釁，海疆戒嚴，浙之鎮海，爲浙洋要塞，關係至巨，巡撫提督，於時咸移節來鎮寧波，備不虞。

時歙縣吳吉人軍門杰，方充鎮海砲臺礟卒。一日，方輪值守臺，望見敵艦大至，竟不待臺官命，撥機發礟五，敵船中礟沈者一；敵大震，知中國大有人在，遂倉皇遁去。台官聞聲駭甚，查爲吳所爲，怒其不奉令，擅開火，（舊日軍中謂發礟曰開火。）立趣左右縛斬之以肅軍令。方譁譟間，撫軍某公亦聞聲出視，問狀既悉，奇其績，爲言於臺官曰：『違令固當斬，殺敵宜厚賞，功罪相償，可貸其死，胡爲論斬？』乃親解其縛，謂吳曰：『汝亦太鹵莽矣！』吳瞋目大呼曰：『敵至不殺，焉用將爲？某今願以違令死國憲，不甘繫頸見敵，果如大帥言，必從容以全臺拱手

讓敵，始不鹵莽耶？』撫軍壯其言，不以爲忤，笑曰：『此壯士也』明日，飛電奏捷，鋪張揚厲，靡所不至，悉歸功於指揮之諸帥，而吳則僅獲獎千總候補而已。

終中法之役，浙雖與閩相毗連，鎮海不爲馬江之續者，吳之一礮力也。此事四明父老類能言之，惜近人箸作，多闕然不載；他年淸史中，似不可負此愛國壯士。或云：法帥孤拔之死，卽創於鎮海之礮，世傳孤拔殞於澎湖列島間者，非也。

李淑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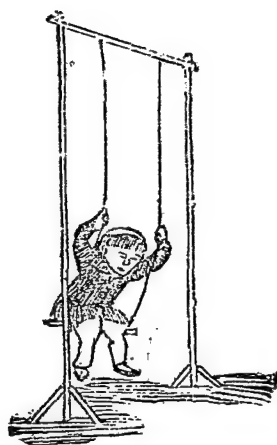
張宗瑛

李淑眞者，河南光州人也。從兄武愍公孟羣。咸豐五年，粵寇陷武昌漢陽，武愍以署按察使從文恭公官文胡文忠公林翼，治軍湖北。請淑眞夫自助。淑眞夫以淑眞俱，擊賊黃陂東，淑眞夫敗沒。淑眞言武愍，願誅殺賊寇，係累其渠帥，奪尸還，以報其夫。於是淑眞與十餘騎前奔賊壁，逐窘賊將，大驚，援賊軍，搴所獲賊將旗，馳衝決壘門出，絕去十餘騎死，淑眞獨以夫尸歸。淑眞既歸，武愍盡予其夫故卒，使領數十人爲一隊。八月戊戌，金口陸軍潰，武愍陷圍中，親搏

戰，莫能出。淑眞引鐵騎翼武愍直潰賊圍，賊追者騎數百，莫敢近。行收兵至大軍山，諸敗卒皆會，軍復振；於是淑眞以勇氣聞江漢間。武愍稍增益其卒，淑眞則日以賊合戰。武愍軍既復振，會諸將連下瀕江諸要隘，攻堅奪陒，淑眞之功爲多。武愍進壁漢陽，使淑眞帥偏師行擊上下游，斷賊援，燒毀積聚，遊兵往來苦賊軍，淑眞痛其夫之亡，鬱鬱不得意，戰嘗陷堅，期必死。當是時，江南岸諸軍，功績遠出北軍上，淑眞憤，數譏切北軍，北軍將恇怯，已疾淑眞功；又惡爲女子所賤。淑眞每戰，輒相顧不助淑眞，淑眞既不得於北軍，益決死。六年十月，武昌長圍合，漢陽賊勢益窮急，官公檄諸將急攻漢陽，軍皆附漢陽城下。十一月甲戌，武愍自將卒攻城東賊壘，淑眞請二百五十騎城其東南，分賊勢。淑眞爲人，美姿容，嫻書史。在軍，雜五采綺纈爲旛幟，服飾鎧仗，最爲鮮明。韔弓畫龍文，服百五十矢，函璣貝雜寶飾劍首，室白金裝。上馬持戟，左右射，剽姚突陣，賊相戒，望見五采旛則走避，莫敢當其鋒。已去武愍軍，行可四五里，陣城寇見淑眞兵少，出千人直前攻淑眞；淑眞縱寇却，淑眞復乘之，而援賊大至，絕淑眞歸路，合前賊凡三四千

騎，前後夾擊淑眞軍。淑眞轉戰南之江，爲賊所擒，賊來益衆，淑眞力戰不得脫。武愍已遣淑眞行，則開壁與賊戰，賊殊死鬥；又爭利不時援淑眞軍，諸別將皆害淑眞，莫肯救。戰竟日，士卒死傷大半，淑眞亦力疲不能軍。賊圍淑眞數重，左右謂淑眞，潰圍去；淑眞太息曰：『今敗死矣！』語騎，公等脫歸報大軍，我一走敵軍死也。於面淑眞乃下馬，拔劍斬所佩玉玦，沈劍戟江水中；復上馬騎，抽矢引弓，射殺賊將數人。賊恐失淑眞，如牆進，淑眞傷甚，賊生得淑眞，賊怨淑眞深，懸磔著城上，支解死，年廿二矣。所將卒皆沒，而多殺賊精兵，亦大當。淑眞以十一月乙亥死，丙子，諸軍復漢陽，武昌亦復。

張宗瑛曰：世言淑眞號仙姑，辟五兵，非也。武愍在軍，喜用方術，士君子譏之，以誣淑眞，過已！予聞澠池楊壟言；又得光州蔣某所書淑眞事，爲次其傳具如是。淑眞一女子，夫死事，身提一劍，犯不測之敵，與賊俱死，可謂皭然者哉！同時女子以武節著者，曰諸暨包美英，與兄立身起鄉兵擊賊，兵敗死。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深州流寓記

吳汝綸

甚哉！名之不可以已也！夫山川無好惡也，有賢豪遺跡在焉，則爲名勝；雖非其土所生，而踪跡所過，後之人猶津津樂道之。隋以前尙已！隋世經師，劉焯劉炫，爲著，世稱二劉。二劉皆嘗就武强交津橋劉知海家讀書，十年乃成儒業。金源之世，容城劉述字繼先，靜修先生之考也，貞祐之變，盡室南遷。天興元年，金汴京被圍，復奉親北還，五月五日之安平，六月二親連喪，遂留安平，至十二月，始扶喪北發，是時述年二十六。後十七年，乃生靜修先生，述留安平凡七月。此州前代名人踪跡止此。

及明之季世，而宋登春張嵛，復皆客此州。登春以詩，嵛以畫，皆有名於世。登春少孤貧，既

連喪妻子女，遂棄家，囊書遠游，跨一蹇驢，徧行天下。嘗居江陵天鵝池，自號鵝池生，吳郡徐學謨守荆州，高其詩而友之。學謨去官，登春羽衣持鉢，一至海上訪學謨，自後絕不聞問；學謨以爲登春死久矣，遂爲作傳。後二十餘年，學謨以禮部尚書致仕歸，登春乃復過之，臨餞，託言觀潮，趣舟四十里許，自躍白波中；時崇禎甲申歲也。登春詩，臨邑邢侗爲之敍，康熙中，新河知縣王培，立碑表里，刻其詩曰：宋布衣集。登春初棄家出游，至安平故人家，故人客之居二年，乃謝去。

崙字在天，負才不羈，善畫，顧不輕作。當其得意，牧豎走卒，持斗酒寸蔬乞畫，輒與畫；及豪貴人敦求之，非意所好，一筆不可得也。嘗爲人畫屏，勸其家研多墨以待，積墨汁盈盆，及崙過其家，但飲酒，酒盡逕去。後至，復大呼酒，酒酣，撚絮濡墨徧洒之，復去。去數日，復來，則就前洒墨漬中圖葡萄，枝葉森森然，圓實下垂可掬，若有濃陰香乳，襲人襟袖，衆乃詫奇之。崙畫不知何師授，嘗風雪乘醉，登城四眺，人問之，曰：『吾學畫也。』其畫冠絕一時，得者用相矜寵。始，崙嘗

客武强，久之不去，遂家焉。崇禎甲申，移家南宮，聞京師陷，麻衣慟哭累日夜；賊陷南宮，遂遇害。
宋登春張崙，故皆新河人。

潘錦芳傳

施補華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誼心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畏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售，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謹加甚。每入市井，傴僂旁行，與庸保語，兄之弟之。郡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鬭，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

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亟。而江蘇巡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請獨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帥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餽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

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斂廬，死人相枕，生者促老夫之行，且暮待援，擢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叫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于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子弟宗族姻連，其情焦急，恨水師無翮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聲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

記江西康女士

梁啟超

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海內之女二萬萬，求其解文義，嫻雕蟲，能爲「花草風月」之言者，則已如鳳毛如麟角；若稍讀古書，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圓氏其人者，則普天率土幾絕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爲學問矣乎？而其寥絕也若此！記曰：『人不學，不知道。』

羣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爲國矣！梁啓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昊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宦籍者之女公子也，遊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纔九齡耳。既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言語文字，天文、地志、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最後乃入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以名其家。學中歲有課，月有試，試而褎然爲舉首者數數矣。西例校中學生卒業將出學，則羣其校之教習，若他校之教習與其地之有司，若他國旅其地之客官等，而集於校，而授成學者以執據，其得此者，榮幸視中國之及第，或復過之。墨爾斯根者，美國之大都會也，大學中之學生以千計，殊域異種，負笈而來者，蓋十餘國焉。某歲月日，將出學，官師集校中學生，頒執據而旅進退者，以百計；次及女士，則昂然翛然服中國之服，矩步拾級，冉冉趨而上，實與湖北之石女士俱。石者，黃梅人，與康同學相伯仲者也。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於是二子者進，結束翹然異於衆，所頒執

據，又爲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焉以爲禮；門內門外，十餘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牆，則皆拍手讚歎，六種震動。既畢事，總教習昌言於衆曰：『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女士之適美也，其母吳格矩，至是既卒學，復從其母歸於中國，蓋行年僅二十有五云。鄒君友吳格矩，因心識女士，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爲深恥，自發大心，爲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

梁啟超曰：海內丈夫，亦二萬萬，其有志於是者，蓋亦希矣！矧乃女子？梁啓超又曰：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無以懸絕於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遇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

記東俠

梁啟超

日本以區區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眞豪傑之國哉！而其始乃不過起於數藩士之論議，一夫倡，百夫和；一夫趨，百夫走；一夫死，百夫繼；蓋自安政慶應之間，日本舉國甚囂塵上矣。余讀岡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者言論丰采，一一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難，立大功赫赫於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俠，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荊聶肩比，朱郭斗量，攘彝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褲，絡繹於足下，嗚呼！何其盛歟！龍蛇起陸，鷩前劫之殺機，燕雀處堂，哀尸居之餘氣，書其徵者，而顯者可以概矣，鑒於彼而己可以懼矣！記東俠。

僧月性，周防人也。嘗讀西番記傳，至西班牙以西教蠱誘爪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釋教若。（按釋教乃日本佛教之一宗）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攘意，言言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時人號

曰：海防僧。

僧月照，西京清水寺住持也。爲人慨慷重氣節。嘉永甲寅，讓寺職於弟信海，游歷諸國，以察世變。逮西艦入浦賀，舉國洶洶，月照先衆倡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幕吏深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使避難於薩摩，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俱。會薩摩舊君薨，藩論一變，咸責隆盛匿私交而追捕又至。隆盛往見月照告以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累及近衛公；』乃伸首逼隆盛曰：『余寧死於同志之手。』隆盛亦自知命窮，乃走出命舟航日向。時會望夜，天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舉舟驚起，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遂死。

浦野望東者，福岡藩士某之女也。年五十四喪夫，漫游上國，與一時知名士唱酬。時幕吏專擅，日主守府，望東憂之。密謁太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商勤王事。山口藩士高杉晉作，嘗避黨難，來於筑，望東匿之己墅。慶應元年，福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

逶逃事得罪，特以其爲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筑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日本之歌也。）各贈其家以引祭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鹹風蛋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長門正議浪士等，潛航姬島奪以去，匿馬關。望東既老病，致其孫省贊翼忠義，周旋國事，卒爲幕吏所惡，下獄瘐死。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慷慨憂世，常欽慕長門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之，思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座有册子紀時事者，請借視。主人曰：「貴國以堂堂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聞有一人爲皇國竭力者，視之復何益？」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知大義名分者鮮矣！此可媿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滿坐聞者動色焉。乃急作匿名書郵加侯，報京師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入都，周旋王事。後知書出躋菴手，亟稱其志。而躋菴亦累報京師動靜，闔藩憤動。其後爲幕勢所壓，藩論忽變，下獄死。

論曰：世所稱日本俠者，若吉田寅次佐久間清川八郎牟田尙平中山忠愛平野國臣眞

木保臣小河一敏大久保濕有馬田中河州諸氏，踪跡不一，或逵或死，其行事多在人耳目，至於四君子，或罕道之。余以爲不觀於醫俠、僧俠、婦俠，而以俠爲國之用不著，故樂述其軼事如此！嗟乎！今之士大夫，稍有人心者，其莫不知西教之爲可畏也。雖然，畏之何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上數十萬人，胡不聞有持月性之說，昌明吾敎以結吾民心者也。西鄉氏巍然爲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海外至今稱之。其不與月照同葬魚腹者幾希耳。使月照而更生，彼其所建白，又寧慚西鄉焉。望東一弱女，佐祐豪傑，庇護黨人，視范孟博之母，又將過之。駒井躋爾醫者，豈嘗有尺寸之柄於天下，而積誠所感，强藩爲動，嗚呼！何其盛也！聞之重學之例，凡物之具永靜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動也。及其旣動，不加以力而不能靜也。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盡境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蓋爲永靜之國者，千年於玆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振一動，萬弩齊鳴，轉圜之間，遂有今日。後之論者，悼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蓋已多矣。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

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鼾聲徹外，萬牛回首，邱山不移，嗚呼！豈外加之力猶未大耶！抑內體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龔子曰：『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甚於疽癰；將萎之華，慘於槁木。』撫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長太息也！

栗娘夫人傳

冒廣生

夫人名釗，字縝如，號栗娘，姓沈氏，江蘇吳縣人。幼時鬻於馬，依其假母姓，曰馬巧珠。巧珠在風塵中，與其姊雙珠，並有盛名。然非其志，嘗謝客，忤假母意，服毒，救不死，假母懼，遂聒之謂將爲擇壻也。居久之，見假母無擇壻意，巧珠遂自贖。巧珠既自贖，其擇壻之志愈堅。余舅周君雲將者，故中州名家子也。歲壬辰，以知縣引見入都，道上海，遇巧珠；詫曰：『今之馬湘蘭也。』而巧珠亦曰：『是人情文兼深，可與終始；』遂委身事余舅，人或謂夫人。以其才色與藝，王公貴人，亦復易致，奈何委身周君？周君雖才，然貧且病，年四十無子，且其太翁嚴，不相容也。夫人

笑謝之曰：『此亦佛言前世因矣！』卒歸余舅。癸巳生一子，遂從入都。舅既入都，則貧逾甚，太翁託其故人陸心源以金濟之，陸中飛語宵遁。其年順天鄉試，舅復報罷。而自春阻秋，旅居長安。凡夫人衣裳簪珥，斥賣俱盡。會南皮張公寄百金至，始踉蹌歸。其後夫人與余言，張公金未到時，自分與舅塡溝壑矣，王氏奴者勸余去，余不應也。然舅雖歸，病不起矣。當舅之病在牀也，夫人侍奉湯藥，未嘗廢離。而馬嫗者從上海來，勸之去，夫人復不應。甲午余舅死，乙未其子又死，太翁復兩遣之。夫人泫然曰：『翁所以遣新婦者，豈不以新婦出身微賤乎？不然，新婦生仕宦家，寧夫死子死，而翁疑其不能守也？』太翁憐其誠！然自念春秋高，又門祚衰薄，子姓昆季無可託者，乃挈之依余曰：『吾以寡媳累阿靈也。』夫人居余家四年，由吳門徙如皐。其爲人也，內和而外介，與人居處，穆然若有霜氣。嘗一夜月知甚皎，倚樓弄笛，聲厲而長；既而裂之曰：『非未亡人所宜也。』性喜鼓琴，舅亡亦碎之。嗜董香光書，疏簾棐几，日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烏絲榮榮，尙盈篋也。前年余應禮部試，會詔開經濟特科，楊侍郎將以余薦。余是時意氣蘧

發，亦頗思以才地自見，而夫人以書抵余，言君家巢民先生幾禍門戶，方今言龐政雜，天下事未可知；余感其言，遂南歸。尋有黨獄，如夫人言也。初，太翁自閩罷官歸，負帑甚巨，恒奉檄追，至是將不能居如皋；夫人念翁之窮，而又自傷隨翁以行，其飄泊未有極也。嘗恨當時不殉余舅以死，間語余婦。日者，謂余年不三十，余惟恐其言之不驗也。以同治辛未年四月二十九日生，以光緒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暴卒。嗚呼！夫人生死去來，了無罣礙，魂魄一逝，當成佛果；而綜念其人言貌知惠，俱足以傳，而其所遭，乃極六合千古顚連困苦而卒無告，雖古關盼猶將媿之，更何孔雀庵之足云！

系曰：山陰任熊嘗爲余舅畫桃花扇；舅亡，扇藏夫人篋笥，余乞名流爲之演贊。鎭洋陸增煒獨以其年雛之，謂棺不蓋，則論不定也。余服其嚴，亦不之辨；今夫人死，可以告陸君矣。

蘇廷光傳

馬其昶

蘇生名廷光，字伯孚；其族祖曰厚子先生。道光中，以宋儒學敎授其家，蘇氏子弟多敦謹，

而生最後出，才致儁朗，篤守前緒，益務恢之，其於世夷然若有所不屑，時時從余遊，惜年不足以究其志學不足以既其業而遂死，獨其心常欲追古人而從之也，悲夫！生幼失母，父娶後妻生子，生常寄食於外。稍長，讀書絕慧，爲諸生食廩餼，文日有名。其父喜，則使歸而課弟，母時譴怒，輒長跪受杖，異母弟或借跪爲謝，其所處有至足隱者，生終無一言，余久乃知之，知之而不一二其詳，猶生之志也。去年春，余客梁溪，生寓書自傷言至山水幽絕處，見岑林溪壑，萬狀清寂，乃有古寺蕭然，託身迦佛之意。念所思非人道，未敢恝焉舉其志；然至與俗接，則偃蹇愁蹙之衷，孤曠嬌子之懷，彌不能自抑，予讀而悲之。逾年而生遂以病卒，年二十有三。聘妻朱氏未娶，予視生殯畢，問朱氏女，則皆曰賢也，年與之齊。其祖曰嗟乎！其生同來，其殆將同歸乎？又明日，女聞耗，果請其父母來蘇氏，絕食飲七日而後死。方其呻吟牀蓐，氣微屬，父流涕於旁，飲以水，女握掌視之固，卒不飲，遂死。嗟乎！處變而無所逃，義無可二也。若夫義之不必出於死而竟死，則亦天爲之矣。知其命於天，而不託夫義之便於己者以自處，其心固以得死而乃慊也。人

之求慊其心，未遽若死之艱也，而能者鮮焉。則知夫必死而以慊其心者之可貴也。於是僉曰：生之爲子難矣，抑貞女之義烈，尤足光哉！尤足光哉！女死爲光緒十九年五月二日，其父名宗洛，縣學生。

馬其昶曰：予始愛生才，嘉其不慕榮勢，悲其遇，乃不意其孝行若此！宜天之以賢婦報之。方貞女之誓死不食也，其父商所以殮予曰：仍其斬衰焉，勿易，約之毋厚於其夫。蘇氏治喪絕浮屠，毋違其家法，其父有難色，予曰：是以節來，以節終，使其心果有幾微之歉乎！彼卽何能至此，不然，是重傷其意也。聞者皆不謂可，垂絕以盛服進，女却不御，進以其服絰，然則非世情之毀忘，曷足語大節者哉？嗚呼！其賢遠矣！

慈谿二孝子傳

馮幵

慈谿二孝子，一級工；一賣餅者，年六十餘，無家室，奉其母依寡嫂以處，己則止宿逆旅中，日初出，卽循街呼賣餅，獲值，則爲母市酒肉；日必再朝母，雖甚風雨，勿間也。級工某，以傭工事

母，傭於人家，得果餌，必懷歸啖母。母病，卽勿出，扶持抑搔，悉身任之。四十不娶，或勸之，輒勿應。有弟一，撫之至篤。比長，爲之納婦，曰：吾一身盡爲母，有似續之責，在吾弟耳矣。賣餅者母死，每出賣餅，猶時時涕泣道其母，市人多笑之者。

馮幵曰：吾族人某，級工所主也。某儒者，奴視其母，意小不可，訶詈無所顧忌，其母恆隱忍勿敢較。嘗爲余述級工事甚悉，喟然曰：生兒須讀書何爲矣？賣餅叟過吾門，吾叩其名氏，所語不可瞭；授之筆，笑謝曰：我不識字也。吾至今憶之，叟蓋彷彿朱姓云。

生平文字，蘄嚮不在桐城，要其所懸禁律，則未敢稍稍抵冒也。亡友虞君寒莊輝祖，篤守方姚義法，有所作，輒就余商榷，單文碎語，皆懇懇用意。久之見獵心喜，亦效爲之，以眡虞君，每獲首肯，將毋以鼪鼬塞徑，見似人者而喜乎？仲可先生貽書談藝，盛稱余所爲送麗水章生序，其嗜好殆與虞君相同，遂寫舊作之用桐城義法者數首，以就正於有道，削足相就，寧有忘屨之適，亦但自比於以文爲戲而已。甲子十一月，馮幵自記。

李芋仙墓誌銘

黎庶昌

君諱士棻，字芋仙，四川忠州李氏。道光己酉拔貢生，以善詩爲曾文正公所賞。時與中江李鴻裔，劍州李榕，號四川三李。君性通脫，不中程度，喜爲無顧忌大言，有狂名於京師間。達官貴人，往往折節下交，而君顧落漠，以此沈滯不進。性又善哭，咸豐之際，粵賊亂起，君語及時事多故，或身世蒼茫，如浮萍著於太虛，輒欷歔痛哭。同年生戲呼之曰：『文哀公。』君曰：『嬰兒笑語無常，酒人墮車，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謚吾，殊當吾意，吾將與阮籍劉伶爲徒矣。』與人語亦自系曰：『文哀公。』安慶克復，君筮仕得彭澤知縣。彭澤，晉徵士陶淵明故里，君大喜，到官，携琴一張，書萬卷，棺二具自隨，名其二子曰，松存菊存，誦歸去來辭，烽火達於鄰疆，方據案吟哦不覺也。一日，語僚友曰：『吾爲縣令長，而使四郊多壘可乎？』即抗言軍情數事，論高而闊，曾文正公笑置之，戒後無復輒言事。未幾歸安慶，狂益加，率玩不恭，同官忌者尤甚，文正待君如舊，頗是獲安。余之交君，實自茲始。同治二年也，已再赴官江西，數年，以臨川

餟糧空缺案，與巡撫使者劉公秉璋，爭論於堂皇，語侵辱之，劉公不能堪，劾君無狀，遂罷居江西，曠絕久不相聞。光緒七年夏，余在歐羅巴，人有傳君詩至者，末署忠州李士棻。余曰：『文哀公固無恙邪？』即以其年歸自海外，相見滬上，追敍舊游，各傷老大，而君年六十一矣，然其狂如故。初，君在京師，放縱詩酒，與伶人杜蝶雲者暱。及是蝶雲亦老，流寓滬上，仍倚歌曲爲生涯。君之一二故人，始頗數數賚給君，君揮霍不顧，金入立盡。久之無繼，落魄甚，依蝶雲以居；蝶雲奉君三年無失禮，斯足以媿天下士已。九年某日，君還江西，至安慶道卒，春秋六十有三。曾祖某，祖某。考某，贈某官，妣某某氏，配某氏，子二，松存，菊存；松存先歿，孫幾人。詩若干卷，菊存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瞿唐峽西涪水東，有士曰李命實窮！天放傲骨世莫容，一官敝屣如轉蓬！乾坤大句聲摩空，(曾文正公贈詩，有「時吟大句動乾坤」之語。)死而死耳文則雄！物蛻反始歸蜀宮。湛湛江水涵青楓！

劉雲田傳

譚嗣同

光緒初元，山西陝西河南大饑，赤地方數千里，勾萌不生，童木立槁，溝瀆之殣，水邕莫前，殍屍橫轍，過車有聲，札瘍踵興，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肅，道河南陝西，觸暑前轍，併日而食，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餘人，它僕皆病憊無人狀，又時時思逸去，莫肯率作。維時以賓從躬廝隸之役者，爲益陽劉君雲田。雲田羸瘠若不勝衣，獨奮發敢任，無擇勞辱。大人臥疾陝州，一家皆不能興，賫斧行竭，藥又不時得。雲田日削牘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藥，踐死人，大驚，絕氣狂奔，踣於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進，連觸死人首，卒市藥歸；歸則血濡韈履，蓋踣傷足及踐死人血也。而雲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後十有三年，入粟得從九品職，出榷關稅，卒乃贊安定防軍軍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撫湖北，雲田以疾不能從。三月，沒於安定軍中，年三十有七。

雲田名丙炎，考某，縣學增生，蚤歿，以雲田得官，賜贈登仕佐郎，母氏趙，賜封孺人，用節孝

著稱。雲田旣以行誼爲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暱就雲田，中表徐蓉俠，從子傳簡，亦皆與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氣，凌厲無前，蓉俠亦敏毅自喜，傳簡年尤少，益卞急，自卓犖法度外；雲田性獨迂緩，短小貌寢，般辟行圈豚，惡豪邁人如寇仇，時時稱道鄙儒腐語規切人，聽者唾涕欠伸，猶絮聒不休。而數人者，或數年十數年，日益親密罔間，聚則給以非理，戲謔百出，又嬲使騎，鞭馬奔駛，觀其傴僂伏鞍，號呼戰慄以爲笑樂，雲田則莊色陳論不可，終不以爲侮。安定防軍隸大人部，嗣同間至軍，皆櫜鞬帛首，以軍禮見，設酒饌軍樂，陳百戲，嗣同不一顧，獨喜强雲田並轡走山谷中。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强弩，明駝咿嚘，與鳴雁嘷狠互答，臂鷹腰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凹目凸鼻黃須雕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幙沙上，椎髻箕踞，掬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羣相飲博，歡呼達旦。回顧雲田，方瞌坐瞑目，誦大學章句，嗣同亦不詫其不合，益樂親雲田。雲田歿前一年，嗣同戰藝走京師，以傳簡從，別雲田安定，話往年道中事，雲田慼念疇昔，悲不自勝。及行，雲田送上馬，立

馬前泣不可仰視，嗣同大怪！尋常別耳，雲田不當若此！悠悠昊天，別幾何時？仲兄先雲田一年死，傳簡後雲田一月死，蓉俠不忍汝汝之故，竄跡窮谷，爲老死不出之計；而嗣同亦且規規然繩墨中腐儒矣。嗚呼！

大觀園模型記

楊令茀女士

記一

己未製大觀園，倣禁苑規模，幻空中樓閣。範金爲沼，削木爲楳，琉璃爲瓦，丹粉爲牆，萬字欄干，千秋院宇。銅山踞承露之臺，麋鹿在集靈之囿，曲廊邃室，水榭橋梁。田隴迤邐，則遠接茅廬，宮殿巍峨，則近連梵宇。架有藤蘿，池有畫舫，壘石爲山，用張南垣之法，折枝爲樹，得郭橐駝之傳。黃沙築地，青苔繞徑，林木蓊鬱，粉牆蜿蜒。人物有鬥草者，弄漿者，逗鸚鵡者，聽琴者，醉眠者，撲蝶者，掃花者，課童者，戲千秋者，一一取法畫中；霧縠蹁躚，芳蘭竟體，山巔水涘，以遨以嬉。池中初置噴水泉，飛珠濺雪，竟日不竭。全園佔地十六方尺，幷案十四陳之。竹頭木屑，並作棟

樑，刀鋸版築百工咸備，左氏傳敬姜論勞逸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余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經營之始，蓋本此意云。

記二

余製大觀園，初未嘗一讀紅樓全書，八九年時，好六法，苦無師承，聞人言，學畫宜從界劃入手，宋之李營邱，明之仇實甫，運筆入化，無非從短鏤中來，案頭適有大觀園圖，迺取而旦夕摹之。然余好建築，尤甚於丹青，雖亂離之時，倉皇出走，刀鋸繩墨，不去手也。讀書之暇，搆小屋，孜孜不倦。己未出歷年所製，擇其完好者留之，得亭榭五六座，思構之園亭，苦無圖樣，則倣幼年所摹大觀園圖，而取其大略焉。惟時余知大觀園之典，出紅樓說部。紅樓爲小說巨擘！既建斯園，不能不一考園之出處，迺取紅樓讀之。則大悔曰：『紅樓中人，皆余習見，咸黨子弟如賈寶玉者，車載斗量，閨秀之鬱絕自苦如林黛玉者，又比比皆是。其餘如探春輩，或勢利，或忘本。亦有一二高潔如惜春，如李紈，又皆以爲碌碌無足輕重。然則此書用意，尚何足取？可取者特

其用筆耳。余何爲經之營之?爲若輩經營宮室,若是其用心哉?余園既誤用「大觀」之名,人必謂余深於「紅學」而崇拜其書者,故敍其緣起如此。

記三

余將覲藝京師,是園遂以扃鐍。癸亥南還,閱五年矣。迺重修大觀,去其噴水泉,以遵古制。陳而觀之,中西士女並至,美國女醫士任女士柏女士等,請余捐助醫院,舶送美洲博物院中。余慨然曰:人生朝露,百齡俄頃,吾園得與西方古物同壽,復何憾焉?攝影以留紀念,并爲之記。

記胡雪巖故宅

許國英

予此次續作西泠之游,已於湖艇再筆中,詳紀遊踪;今茲所作,則完全紀胡雪巖之故宅而已。七月初五星期日,汪君來寺游散,語次及杭城近狀,忽鄭重言之曰:『杭城有一特殊建築物,今將拆毀,後此更無機緣,可再覩廬山面目,盍一往觀?』予詢安在?汪曰:『即五十年前大富翁胡雪巖之第宅是也。在元寶街,其構造閎麗,雕鏤緻巧,甲於近代。曩以家落,沒入官中,

輾轉未獲售主。今爲某銀行所有，將取其材移建他所，已支解十之三。苟不速過，則交臂失眼福。寧非可惜?」因言華人無保存古物特性，若在歐西，必不令市儈輕毀，相與憤慨，予與躍躍，亟欲一觀，偕又渡亦拊掌，約詰朝偕行。無何，夜雨甚，陵晨未已，不克行。初七日，天始開霽，又渡因事先入城，予至三時後，始往華孚，又渡亦至，遂偕周汪何三君及又渡，與予五人往。所謂元寶街者，純以廣長丈餘之天池石甃成，橫亘道周，不假接合，中嶺端陁，若元寶心然。其門外又特製一石元寶，平嵌街心，高牆周環，直逾百雉，雖屏樓不露頂也。垣址坪方，左缺一角，爲小理髮肆。汪君輩俱言當日雪巖欲併其址，肆主不允，雪巖請以鬧市巨廈交換，或積金錢如其址之容積而易之，均不許，不得已罷議，迷信者曰:『此青龍方，如崩一角，卽胡氏失敗之由也。』陋俗可哂至此。由耳門入，書廳七楹，文窗晶格，依然完好，惟塵穢積耳。外則一亭繞廊，已去材而存址。更入，爲齋廳七楹，正廳五楹，木皆樟楠髹漆，榱題楹桷，皆彫刻花草人物，極工細。鐵馬屈戌了烏金舖等，皆精銅鏤花，厚幾逾指；惟年久霾翳，無以發其光華，門間漚釘獸環，大半摘

去而留迒迹。導者曰：「噫！此爲軍人攫去易貲耳。」尤可驚者。池底皆鎔銅蓄水，如巨盎然，丘八先生掘之，售値數百金也。當年且千金，予第咸太息。見堂上尙有粘楮書軍需室書記處者，𧦝導者言不誣。

庭下竹頭木屑，縱橫礙足，十餘匠，斤削鋸斧，大𣂰而小，長截而短，拾視其木，率紅楠紫檀梓梓美材，或嗅之有香。匠云：「彼中將以鋪地也。」駭驟壟坂，黃鐘瓦釜，人才且若是，何惜乎堂室？剙華犀山邱，古人先我言之矣。導者輒指示其陰棚承溜，俱精銅範成，陰栅且用機括舒卷，當日歐西銅鐵機械未行，胡翁乃匠心自出機杼，其工程之縝密可驚也。聞尙有傳噗之線索，如今電鈴然，尤有巧思，今鏽且斷矣。當年宴樂笙歌，聲伎雜進，棚端皆張五色錦幔，玻燈庭燎，戰電奪月，故壁巔皆玲瓏嵌空，中燃風燭，機鈴瑣然，百諾雷應。覩此遺塵，恍縈腦印，僉曰。一時豪舉也。左折得一門，額曰芝園，入之，奇石鏤骨，老樹拏交，登月臺，石級白如玉，眞天臺也。上本有廊，已撤盡，積磚若塿㙣，草深沒脛，非蹊所經，且長於人矣。雕石欄楯猶存，下有曲池，卽所

云箍銅爲底者。橋欄接武，直走前廡，其欄皆支鐵作骨，外燒五采釉磁，雖多毀損，拭之猶呈燦爛色。下有深洞，可達對面一亭，約數百武，直通池底而過。洞旁多甃石刻，佳者不多，乃知胡翁醉心富麗，不宜以風雅事相責。洞頂起翀，五色玻璃，緜延窈窕，下望如仙山樓閣。其一端則峙層樓，更上一層，則吳山城市，歷歷如螺掌，惜湖波爲立馬峰所蔽耳。攝衣惹草，蛛網罥髮，抵前廡，壁有方瓿，祇存蠣屑者，云昔皆嵌寶石翠玉成畫，亦贈丘八先生作花酒資矣。惟門屏猶存，大理石縱幾五尺，橫三尺餘，想以過巨難携而棄之也。每一折必有壁障，垂花蕉葉，表裏洞明，題聯金碧，句雖不甚佳，亦足點綴幽境。轉過得一門曰「香雪海」，廣庭茂草，想前此植梅，慘遭斬伐，環庭爲畫樓，三面如一，則胡翁當日藏嬌娛樂地也。登之，蜂房蝸院，中七而左右各六，導者曰：『中央嫡妻，環列十二金釵，餘皆豔婢香巢。』椒壁雲屏，鏤刻較外室益工巧，門窗皆有機括，可按之啟閉，云胡翁恐羣姬匿私，一機動而諸房都無遁形。

予問螺絲太太及四脚褳事，信有之乎？導者笑而不答。惟言胡翁漁色，於滬蘇訪豔量珠

外，凡本城小家有姿者，出而見之，必多方羅致。有某雜貨肆之婦，丰姿楚楚，胡翁以爲美，召其夫畀數百金，俾別娶；且置之某巨肆中，厚其薪給。及家敗，此婦携資歸，猶與夫團聚，稱小康，今下世不數年也。胡甚寵此婦，羣姬爭之，因各獻長技。婦果擅勝場，羣姬相顧不敢復言。不知即爲螺絲太太否？衆笑曰：此珍聞也！不才又多資料矣。導者幷指示胡翁曩置八寶牀處，如皇帝之御榻，蓋一精舍，驟視之，色玻鏡檻，亦與諸姬居等耳。過一瓦礫場，導者言此已撤之紅木廳址也，衆咸扼腕！予曰：『有成必有毀，苟無今日，安容吾輩飽眼福？』汪曰：『若開放古迹爲公園，則飽眼福者，豈獨吾輩？』予曰：『此書生語也。彼襲歐俗皮毛者，爲有利於已耳；若保存古蹟，則何利焉，卽以資購人產，將以適願娛情，豈公園之是務？』既而導者果言某銀行以四萬金受此屋，售於某某二商，約撤三廳供移築之用。二商亦以屋太稠密，願撤之，改築西式樓房。予笑曰：『何如？』汪曰：『然則讓吾輩以三寸毛錐表襮此旨。此百年物也。富貴一失勢，乃他人入室，毀其經營，不可不志，以昭炯戒！』予諾之，媿不能詳盡。歸與又渡友戴先生言，先生謂

彼之工程，所以如是密緻者，因甫經兵燹，工値賤，物力充，供過於求故耳。若在今日，雖百萬焉能置此？然則汪君保存之說，實爲有情。余於神往之餘，爽然若失。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十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蘇玄瑛傳

柳棄疾

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廣東香山人。父某，商於倭，因贅焉。生玄瑛，挈之返國。玄瑛自少卽喪父母，又越在海外，伶仃靡可依者，則祝髮廣州之雷峯寺。本師慧龍長老奇其才，試授以學，不數年，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嘗謂世界文字，身毒最精密，漢土次之，希臘羅馬以降，瞠乎後矣。已而慧龍歿，玄瑛漠然無所向，遂返初服，踰嶺越大江，遍歷湘之長沙，皖之安慶，蘇之秣陵吳門，浙之武林，而居上海最久。又感玄奘故事，萬里裹糧，隻身走身毒，周遊歐羅巴美利堅諸境，自耶婆堤航海歸。其間數數東渡倭省母，會前大總統孫文，玄瑛鄉人也，時方亡命嵎夷，期覆清社。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輳，人人願從玄瑛遊，自以爲相見晚；玄瑛翺翔其間，若

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及南都建國，諸公者皆乘時得位，爭欲致玄瑛。玄瑛冥鴻物外，足未嘗一履其門，時論高之。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盡萬金。値貲絕，窮餓不得飱，則擁衾終日臥，怡然弗以爲困。釋衲以來，絕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狹邪遊，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禪定也。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以疾卒於寶隆醫院，年□十有□。著有梵文典八卷，潮音一卷，文學因緣一卷，燕子龕遺詩一卷，雜著隨筆如干卷。玄瑛善繪事，丹徒趙聲乞爲荒城飲馬圖，未竟，聲兵敗嘔血死。玄瑛屬人焚其稿墓上，自是遂絕筆，不復作。

柳棄疾曰：德義之漓，至淸季極矣。辛亥之役，號稱蕩滌瑕穢，特揜孺子儀而閉之南內耳。政治敎令所從出，未嘗毫髮掃除也。亡臣降子，爭竊天位，唯頑鈍寡廉恥是尙。積三百年腥腐之末流，決藩破柂以赴之；變本加厲，重爲世詬病，有以哉！若玄瑛者，雖雲鶴乎？實星鳳已！壽不中身，賫志入地；而夸毗之子，且挾其後之名以自壯也，悲夫！

蘇玄瑛新傳

柳棄疾

余曩草蘇玄瑛傳，荒略過甚，意不自慊，屢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檢故篋，得日本僧飛錫所爲潮音跋，敍述玄瑛家世，乃與平昔所聞大異。跋爲玄瑛手書見畀者，宜無剌謬，又有說部斷鴻零雁記，世稱玄瑛自傳，雖寓言十九，亦頗資節取。因穿穴之爲新傳。而餘杭章氏所撰曼殊遺畫弁言，亦間及焉。不足，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暨余所親知灼見者。庶無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之憾已。傳曰：蘇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煢煢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蘇固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婦忌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異類，羣擯斥之，卒分貲遣就外傅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湘頗善視之。學二載，而假父亦歿，復返於家。則蘇婦遇玄瑛益虐，雖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亦爲所乾沒，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由是玄瑛轉輾

貧困中。年十二，遂爲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鬀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刹。亡何，以師命歸廣州。値長壽寺已被毀，乃東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淸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竟學。則思爲遠遊，發攄其意志。得故師莊湘資助，整裝之暹羅，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歸入杭州西湖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自爲序。旋至滬上，從陳獨秀、章士釗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譯法人嚣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敎授。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閭大夫。主講實業學正明德經正諸校。尋重遊暹羅之盤谷。時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講盤谷青年學會。旋赴錫蘭，駐錫菩提寺。暹羅古稱扶南。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師子國也。乙巳，之秣陵。會池州楊仁山居士方創秖垣精舍，招玄瑛及李曉暾爲講師。玄瑛盡瘁三月，得唾血疾。東歸，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循陔之餘，唯好嘯傲山林。一時夜

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吭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丙午，輯文學因緣二卷成，自爲序。往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懷寧鄧繩侯。已復之秣陵，主講陸軍小學，識丹徒趙伯先。旋以病起胸高，遄歸將母，譯拜輪詩選成，自爲序之，則在太平洋舟中也。丁未，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損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劉師培爲天義報，倡無政府主義，邀玄瑛同居，刋其畫於報端。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繪事，號稱女弟子。震爲玄瑛輯畫譜，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爲序，震爲後序，將付梨棗。又思刋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羅罕學士暨炳麟，師培爲序，獨秀爲題詩，震爲題偈。顧咸未集事，僅於天義報刋其序跋諸作而已。別取文學因緣刋布之，亦僅成其半。戊申，刋拜輪詩選成。復廣爲潮音一書，即迻錄拜輪詩選序弁其首，未付梓。己酉，南巡星加坡，値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初，莊湘欲以雪鴻妻玄瑛，玄瑛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顧猶以文字通情款。時玄瑛方譯燕子箋傳奇爲英吉利

文，甫脫稿，莊湘爲題詞，雪鴻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瑪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玄瑛旋之爪哇，主講噠班中華會館。庚戌，始遊梵土，居中印度芒碣山寺。辛亥夏，歸日本，詣王父墓所。會其遠親金閣寺僧飛錫爲刪定潮音集，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囑玄瑛重證數言。玄瑛曰：『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當入鄧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饒舌。』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尋復渡爪哇。聞漢土光復，致書友人有云：『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抑掌而於。不慧遠適異國，唯有神馳左右耳。』又云：『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公等此時樂也。』其興會飄舉如此。元年壬子春，遂歸滬上，入太平洋報社，取舊著斷鴻零雁記刊布之。由是往來中日二國間，無復萬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無題三百首，索閱，乃弗肯出，又言將重譯茶花女遺事，亦未見其屬稿也。是冬年，赴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唯歲晚由檇李入吳江之舜湖，一探勝蹟而已。二年癸丑夏，重遊舜湖，愛其風景秀逸，居久之。旋過蘇州，主滾繡坊鄭氏。恒至玄妙觀前紫芝齋購粽子糖食之，蓋其所酷嗜之物也。欲東遊泰山，

及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均不果行。玄瑛體弱善病，而食慮亢進。嘗在日本，一三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以是恆得瀉泄疾，旋愈旋作。自癸丑以還，輒東居養疴。亦間為說部，刊諸報章雜誌。七年戊午，至滬上，臥疾金神父路廣慈醫院數月，竟不起。時太陽歷五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銘為經理其身後事，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時，河合氏猶建在。姊榎本榮子，日本商人婦。初，玄瑛在粵，假父為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歿，女家絕玄瑛婚，雪梅侘傺死。既東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嬪玄瑛，亦未果。玄瑛獨行之士，不從流俗。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績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格，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詩悽豔絕倫。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羅，嶺海幽光錄，娑邏海濱遯蹟記，泰西羣芳名義集，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英譯燕子箋，曼殊畫譜，均不傳。傳者拜輪詩選。文學

因緣，潮音集，漢英三昧集，悲慘世界，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燕子龕隨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一卷，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柳無忌輯蘇曼殊遺詩一卷，周瘦鵑輯燕子龕殘稿五卷，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七卷。今並行於世。

柳棄疾曰：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嵎夷，方諸鄭延平，謂文事與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詳考其身世，則有相刺謬者。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跡，而暴露之於身後，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實，不實奚史？新傳猶史體也，何諱之有？且考諸史籍，金日磾以胡人歸化，不失為漢名臣。范希文隨母改適朱氏，不失為宋大儒。此在曩昔，猶視為故常。況居今日瀛海棣通，文明漸進之世耶？於玄瑛誠奚病焉。於玄瑛誠奚病焉。

曼殊上人墨妙弁言

章炳麟

亡友蘇玄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廣人

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父分貲與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穀貧困，爲沙門，號曰曼殊。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時著沙門衣。子穀善藝事，尤工繪畫，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候咯飯，輒四五盂，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版，即治食，食已銀亦盡。

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曉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子穀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脛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問：『求偶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偶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率直，見人詐僞敗行者，常瞋目詈之，人以其狂憃，亦不恨。子穀既死，遺畫十數幅，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守哲夫爲印傳之。

鑑湖女俠秋瑾傳

陳去病

秋瑾，字璿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倜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遊湘潭，湘有富紳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燦芝。而廷鈞納貲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時天下喪亂，內外交閧，而中朝政治日益窳敗，士習民風，奢侈踰度，競爲靡靡，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讎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戚戚，至甲辰夏，遽脫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君更字競雄，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而同盟會乃大擴張。間又與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隆譽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盪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

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甚，陰賕日本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因得識石門徐夫人自華，留主潯溪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往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諸人，還至南潯，定計將往爪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與陳墨峯同造炸彈，忽藥性爐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峯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韙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自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衣，白布包頭，並加胸帶。（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月中書其隸之軍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是

也）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纛旗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敕令鈐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衞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頒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君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爲敢死隊，以周華昌、兪煒、葉頌淸，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召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洩漏，君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鎭定，戒勿驚擾，遂密遣其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以俟之。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言忤，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虜人也。聞之，急星夜渡江，至杭州，白諸巡撫張曾敭。曾敭以詢湯壽潛張美翊曰：信，遂遣兵捕之，君用不免。踰日，殺之古軒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迭至，余又欲爲追悼，以或人所

阻而止。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倡爲秋社，以相結合，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詣越過軒亭，始爲文弔，見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悖逆，余用以知君之屈殺，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緊匪旦夕，百年圖報，已覺具忍，而瑾生會稽，聆猿劍之風，勵薪膽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顧瑾卒死者，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然而瑾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

鑑湖女俠墓表

徐自華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伉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

洎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涖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敎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貲，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聵，而閨閣荏弱，匡助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爲苦。烏虖！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乃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乎慘已！

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禮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

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稜未斂，畏忌者半焉，嗚呼！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尚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得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

意大利國賢妃傳

辜湯生

譯意大利古文

昔意大利國有侯爵名族，曰沙露索，後襲爵者爲一少年，名适爾提利，立爲一部之酋長。好田獵，日以放鷹犬爲樂。年逾有室，終無意於授室，羣下憂之，亟請早定宗祏大計，庶前星照輝，主國有人，且允擇名門淑女，以稱侯意，而孚衆望。侯初不聽，後迫於物論，無以爲辭，乃宣於衆曰：「予以斷念於此，羣臣何又來相迫耶？大凡婦人德性，乖戾者比比皆是，而溫順宜室家

者實難其選；萬一匹非其偶，豈不爲終身累耶？若欲以門第擬婦女德性，此猶是捕風捉影，蓋天下有其父母者能有幾人？今既以大義相責，必欲予受室家之累，予亦不敢固拂衆望，當勉以相從；惟選擇匹偶，必予一人主之，庶日後如有乖違，則無可悔咎。無論迎聘何人，既爲爾君夫人，奉命務盡臣禮，不得有違言！』羣下皆曰：『君侯勉從下情，臣等敢不從命？』先是，侯於鄰村見一農人女，家極貧，而容止嫻雅，心豔羨之。意謂堪主宮闈，遂擬委禽，不復他求，乃招其父而告之意，復集羣下諭曰：『曩者予本無意於家室，爲羣臣頻頻奏請，故允訪聘；但卿等須憶前言，隨予迎聘何人，奉之當謹，不得有違言！今時已至矣，予當踐前約，望卿等亦勿忘前言。聞近鄰有淑女待字，予心慕之，當卽諏吉親迎，羣臣其爲君夫人早備盛典，不可有缺！』羣下皆歡呼稱慶，遂卽盛備典禮，以奉迓君夫人。侯亦設筵，招宗祉及四方侯伯，又爲新婦置裙帶衣飾，無一不備。至日，侯乘馬，儀從甚盛，直往鄰村，途見農人女名西克達，偕女伴匆忙汲水井畔。鄉中婦女聞是日君侯親迎，皆欲往其村一望侯夫人顏色，故爾碌碌從事。侯見女，呼名問

曰：『阿父何在？』女稽首答曰：『在廬中恭候侯駕。』侯命從者侍立道傍，獨偕農人女進草廬，見農人曰：『今日之來，無他意，卽欲奉令媛歸去，作我國夫人。』遂攜女出，女猶蓬首布裙，乃命卸布裙，易裙帶，從者愕然！侯乃對衆曰：『此卽爾國君夫人也。』又回顧問女曰：『欲得卿爲我主宮闈，卿其有意否？』女稽首再拜曰：『辱膺寵愛，敢不奉命。』遂卽成禮偕歸。是日，宮中民間，皆歡呼稱賀，極一時之盛！女性極柔順，儀度不類貧家女，事夫尤謹，御下寬大有禮；於是賢聲四播，而人始服侯之明，能於浣紗隊侶中識女傑也。居無何，舉一女，羣臣皆賀；惟侯爲其女也，不悅。侯性矜嚴而多疑，欲探夫人德性，因出一計以試之。初故作厲色，漸加呵斥，嘗謂曰：『卿出自微賤，收入宮闈，羣下已嘖有煩言；今生女不生男，朝野皆懷怨望。』夫人因脫簪稽首謝曰：『妾以對非之資，自慚形穢，猥承恩寵，備位宮闈，固知非分；惟蓬舍蔦蘿，既終託松柏，棄之置之，惟君侯裁之！』侯聞而異之，謂雖由貧賤致身尊顯，猶能自抑，出言謙順。翌日，又遣家臣，授以密旨，家臣見夫人顏色慘沮，曰：『君侯有命，令臣求公主；若無以復命，臣則不

免爲戮。臣非忍心……』言未已，悲不自止。夫人知侯將不利於孺子，然聞家臣語切，不聽恐終被脅，因抱女撫玩，戀戀久之，乃涕泣授家臣曰：『請代奏君侯，孺子之命，一聽君侯，幸不委之道路，爲惡獸野禽所噬，則出自君侯仁慈，非妾所敢求也。』家臣抱女復命，述夫人狀，侯問之，且驚且喜，尤服其貞良，乃密遣使護幼女自波羅納城姻戚家撫養，并令勿使知爲誰家女。後十餘年，女已及笄，時夫人始舉一男，侯心大喜。

因又欲戲謔之，乃密授羣臣意旨，令奏曰：『臣聞子以母貴，今君夫人出自微賤，驟位中宮，朝野多怨望，皆曰不宜。今生世子，若立爲儲君，必不能服衆，恐將危及宗社，請廢世子，遣養民間。夫人則勒令大歸，與其父仍作農民。自別選望族名媛，正位中宮，似此則民志定，宗社安。』侯乃召夫人至，諭曰：『我家以王族建部，世與貴族締姻，故能服衆，延綿至今。汝家編戶邨民，收入宮闈，又無懿行昭彰，故不爲羣下推重。今勢不得不收汝名號，賜予大歸，另選匹偶，正位中宮。』夫人乃啼泣稽首，再拜對曰：『賤妾自知浣紗賤質，荷承天休，遂蒙青睞，側侍宮闈，

誠非夢寐所及，兢兢恐墜久矣。夫以涼德藐躬，久尸尊崇，無補內治，終見譴謫，理勢爲宜；又誰敢怨謗?』侍長御以下皆泣，侯亦惻然；而故作厲色，令卸裙帶，仍易布裙。於是夫人乃痛哭而歸。父逆料有是，見女歸，毫不爲訝。女仍井臼操作如初，畧無怨色。先是，意大利國有侯爵世族曰般納柯，聲望最著；於是侯乃揚於衆，謂已與般族締姻，不日將親迎新夫人來歸。又故備盛禮，一如將行親迎狀。因復召農人女至；諭曰：『今已與般族聯姻，不日將迎新夫人至矣。宮中長御知我家政，無汝若者，新夫人初至宮中，一切煩汝爲我主持。』方夫人始謫時，雖於富貴心漠然，而於侯猶戀戀不忘情，倘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今聞侯之言，中心如燬，忍泣强答曰：『諾！敢不盡心?』於是夫人荊釵布裙，重入宮闈，親執賤役，灑掃拂拭，一如下陳。宮中自夫人去後，荒蕪塵陋，至以始煥然一新。先是公主寄養波羅納城，四方未有知之者。至是，侯乃遣使迎歸，沿途揚言，般送女子歸我國。至境，郡人畢集來觀，夫人猶荊釵布裙，從諸女賓出門迎迓。稍閒，侯出笑握夫人腕，指公主謂曰：『新人復何如?』夫人執禮甚恭，稽首對曰：『夫人誠君

侯佳偶；惟夫人千金嬌姿，非比賤妾窮鄉陋質，望君侯恩施仁卹，憐之愛之，庶百年琴瑟和樂，則宗社之幸也。』諸女賓見夫人初無怨色，執禮不懈，服其貞良不二，皆惋惜之！於是侯乃對衆曰：『始予以夫人出自民間，驟位中宮，恐萌驕矜，致累婦德；故設計挫之。今身歷磨折，備嘗艱辛，而節操愈堅，彌見謙抑，誠女中俊傑也。因備述前後，曰：『曩之屈夫人者。欲以勵其清操也！今果不負乎。』因令易裙帶，命公主世子拜母，遂爲夫婦如初。於是張筵讌賓客，幕下皆歡呼頌祝，莫不嘆服云。

貓娘傳

李慈銘

貓娘者，居越城偏門外，不知其姓氏，販婦人珠翠衣襦之屬以爲生，有年矣。貌皺黑，每出城市，喜塗粉黛其面，結髮爲十餘髻，以紅棉纏之，雜插花草其上，修視齲笑，娭遊闤闠間，往往多得錢文去。余見之，蓋年四五十矣。時墟市人散，湖橋夕陽中，一老醜婦顧影行，紅紫搖搖滿頭，兒童數十喧繞之，爭唱以爲貓娘歸也。

論曰：甚矣！天下之大也！蓋挾其術以遊於世者，固窮無復之矣。若貓娘者，宜其稱也。夫世之人，莫不好姸而惡醜，而醜之甚者，知必不可於世也，乃益假姸以自形，果以是取笑於世，而世人不之覺，已羣售其醜矣。然則世之好惡，眞不可恃哉？雖然，予初見貓娘，則怒以爲妖也。繼得其故，則爲感歎而不能已！嘆呼！其感也可思矣！

記毘陵驛馬

劉可毅

客有以善相馬者言予曰：毗陵驛之當孔道也，羽檄急，則雲陽錫山南北三百里，吾驛樞其中，蹄聲鐸聲箠聲，午交衢，晝夜不絕，驛置馬，故無弗良也。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過武進，貨之驛者一，帖耳曳尾，足塗泥，寖下矣；而曰『是嘗陷於賊，沈于淵，摧於鋒刃者，固百戰餘也。』而廐故所畜者，闌筋豎立，雄健出馬上。而馬又不任施羈靮，蹄齧乘者與踣，而時或風厲霜肅，林木瑟瑟下，則又仰首鳴鳴嘶，足奮擲地，絕轡騰躍，颷忽若鷹隼，追勿得；而他馬則馴伏櫪下。方是時，善相馬者等定他馬；此下之，而廐卒以馬弗良，益益他馬芻，他馬益壯，益善走；而馬

亦益老。江陰金逸亭者，從李勇毅百戰蘄黃潛太舒桐間，折西規德安隨州，北孖南陽圍，復東下統防休寧軍畜名馬多能絕塵馳，戰輒陷陳，奔突矛彈，望景不可見；若客言，馬固甚凡也！

則又曰馬既老，部卒以他事再至，見馬，曰：『是憊至此邪？昔陷於賊，沈於淵，擢於鋒刃，而卒以自全，復卒以憊，毋寧其死於賊淵鋒刃，猶有令名焉？而顧鬱鬱久居此邪？』馬似聞言悲，卒去，不食死。厩卒剖馬革，則腹脅隱旋作龍鱗文，驚報相馬者，至，大言曰：『予固言馬之良也；』而竊視以死，埋馬于驛之陰。予聞之悲，而記其語，客亦去。

如皋二犬記

張謇

節犬

休寧孫氏，業質肆染坊於如皋，垂二百餘年。丁繁產析，質肆前歇，繼及染坊。染坊在治城西門，與沙翰林宅隔一河，世鄰好，坊故售與沙。民國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孫氏名啓晨者，詣沙宅署契。署竟，約上下執事人役器物場所一切如舊，孫家口留，不卽他徙。家一黃犬，頎有力，守

夜夙勤，畜之十餘年矣。次日忽不食不鳴吠，庖人見飼具中料不少缺，疑偶然，越日如故；疑犬病，而察其行動，不病。乃伺犬臥處移具就之，不食如故；投訾呼之，且不顧。越十餘日竟死。

義犬

如皋縣苴鎮吉家莊農馮愛玉，畜一犬，黑而良，甚愛之。時其食息以馴，出入必隨，玉弟愛國私於其妻劉，縊殺玉，深夜埋棄范公堤側荒蕩中。犬不見玉，終日皇皇，四竄叫號。忽跡至蕩，徘徊土墳處。至是日必至，且嗅且號。旬餘，跑土成穴，露衣角，即奔區警局前，晝立而號，夜坐而哭。區員心動焉，令巡長及探役隨犬往啟視。知為玉尸。時向夕，返道經馮家，傾聽男女嬉笑聲，款扉入，拘玉妻與弟至局，報縣驗，鞫得實，治如法。此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事。嗇翁聞之曰：異哉！何如皋之獨多美犬也？美惡之性賦於天，不擇人，將亦不有類之擇耶？抑物無類，而類以美惡耶？犬享於人者不人同，而美而異者，乃不獨異於犬。莊生曰『內直者與天為徒。』噫！其天之徒類耶？世固有富貴利達，沾託於所事，背而覆之以為奸，曾不得比於常犬，而猶靦然

視息天壤，曰：人也人歟！犬棄之矣。使二犬也而人，其行事豈不光明卓越，節義之雄哉？

二先生傳

金天翮

語曰：『水淵必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天翮年十二，諷九經畢，大父爲延顧先生於舍，學爲文若詩。顧先生諱言，字詢愚，吳江諸生也。學不名一家，邃金石目錄之學，尤工爲詩。顧詩於淸代二百八十年，能自樹立闢戶牖者，不出二十家。江邑則自頻伽上浙，至於漢槎，皆以聲氣篡名於世；而鄭璜、朱春生、袁棠輩，尤出其下。先生之爲詩也，尙標格，故宗歸愚，喜珍聞稗乘，故愛樊榭；是二集者，常置几案間。是時，袁丈東籬，尤喜以律格繩詩，二人者交相推也。先生貌淸醜，仰視之使人怖畏；而先生於羣弟子中，獨賞愛余。余瞯先生作書，竊購便面十數頁，學爲先生書，署先生之名曰老詢，而鈐其章。先生瞥見之，則笑曰：『爾書似南宮率意之筆，殊不類余；然署款則近之矣。』先生書法蘭亭，而參以東漢隸筆。其爲隸，沈著而險峻，睥睨道州廣山，江人士不甚寶其書，書今無傳者。天翮事先生凡八年。光緒十七年十月，病噤口痢。遂卒，

年四十。天錫哭之慟，明年三月，大父遂命負笈從錢先生遊。

錢先生名煥，字詞鍔，亦吳江人。光緒丙子科舉人。先生不好爲詩，偶爲之，亦不工；而文特謹嚴，尙義理。有聞妙草堂箚記者，所載皆治心之學，粹乎儒者之言也。與人交，坦衷而和顏，與顧先生之傲兀少許可者絕異。顧先生亦好儒者言，居常詔天錫曰：『余性每卞急，手語錄一卷，則意氣平而夢寐胥安。』天錫後此從事於四朝學案，自二先生啟之也。錢先生簡率少威儀，天錫嘗取以比劉中壘楊執戟，其好酒尤與子雲同方。同光之交，江城諸名宿，如吳望雲、錢夢蓮輩，皆嗜麯蘖，醉則脫落冠纓，瞑臥酒壚下，視販夫騶卒如等夷，其風趣流衍，至今日未衰。而先生飲酒，未嘗一失容，顧先生尤屏杯斝不御。先生中歲慕亢倉子之爲人，築畏壘山房以見志，不應進士舉。夙病痰飲，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有子三人，少者祖憲，能世其家，讀父書。祖憲與袁丈東籬之孫文田皆娶顧先生女。顧先生子幼，不能亢其宗，家貧，身沒不二十年，而所藏吉金、樂石、古畫、名甆、佳硯、精槧之書，先賢之尺牘，摩娑而愛護

之者，蕩焉無復留遺。郎所自箸之詩，居常攢眉戟指，嘔心肝，搯腎腸，冀陵跨鄉先正而成一家者，不過二百首，急屬祖憲文田大索其篋笥，而竟不可得；得所錄少漱太公詩十四葉，亦先生之筆也。嗚呼傷矣！天翮受先生之敎深且久，自先生之亡，時時夢見童時讀書舍。舍在廳事東而北向，先生之座在余後，余座臨小庭，庭植天竹橙各一株，時有畫眉巢其枝。先生倦則執詩冊，臥而觀，已乃棄書入睡，此狀數月必一夢見之；已乃一歲再三夢見之。天翮遷於蘇，年四十矣，數歲之間，猶夢童年書舍中覩先生淸癯之貌，醒而至樂。己未小除夕，忽夢二先生邂逅於舍東疏柳橋上，相視而笑。噫！日月逝矣！音塵不留，二先生之靈，其所以詔天翮者，豈無意哉？飮水思源，我儀圖之矣。於是焚香齋心三日，而見二先生之容，猶生前也。喟然起，振筆而爲二先生傳，且錄副貽祖憲焉。

樵隱傳

周原

樵隱者，周姓而匿其名，居五峯之下，五世於玆矣。五峯之旁，環以小山，山皆幽秀，惟高不

及五峯。春秋佳日，數登其巔，至則或高歌或長嘯，或悲或樂，人莫知其意。日暮，與牧童樵子同歸，以其有類樵，故以樵隱名。樵隱少孤，質甚魯，過目即忘。及弱冠，始知讀書之樂。平生無他好，第酷嗜吟咏，每搆思時，如癡如醉，或鎮日不能成一字。偶有所得，則欣然忘食，不暇計其詞之優劣，雖受他人姍笑，不顧也。所居旁近有溪有田，遇雨過，每坐石上，聽水聲淙淙，甚自得也。讀書之暇，或與田夫野老，共話桑麻，其於人世是非理亂，若皆罔聞焉。性不喜飲，然時有飲興，飲過三杯輒醉，醉則頹然作睡鄉遊。樵隱尤愛名山大川，嘗謂人曰：『何日得與二三知己，同遊天台雁蕩西湖？盡攬其勝，吾無憾矣！』其自言如此！

贊曰：五峯者，豈匡廬之五老峯乎？樵隱殆古隱君子之儔乎？或曰：樵隱恬淡其志，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者，彼固樂其心之所樂而已。

高雲鄉小傳

徐珂

高民，字雲鄉，浙江餘姚人。以民名，志不仕也。嘗披蓑帶索，徘徊墟里間，遇儒衣冠者，輒間

道避去。予時從先子於學舍，習爲詩，病無侶，耳民名，展轉訪得之。不欲見，匿敗絮中，方呼其婦使溫酒，予隔牖哦民所爲詩，乃跳兩足，躍而前曰：『若何人？知予詩乎？』欲與言，則訥然不能出一語，笑謝焉。自是遂相契，然恒數月不一見。民居負南郭，樵者某，擔薪入市，數經民廬，有所作，輒緘而附之擔以畀予，高生詩名，遂溢樵者口。春秋佳日，或一招予往，窮巷掘門，坐門外，悠然望南山四明諸峯，若在几案。語移時，呼七歲兒，抱詩稿出，擊缶而自吟，苦口吃，從鄰媼貰酒，飲可斗許，醉矣，乃語汨汨不少休。予至是，益喜同聲之有人也。

一日，登龍山。龍山，王陽明先生讀書處也，今即其地爲書院。民指謂予曰：『若知都人士絃誦之所乎？讀書者，科第云乎哉？若有遠志，今齒髮髮長，時會不可知，天下多故，不隱將何爲？』予謝曰：『吾親老矣！且將出而謀所以養，未能從君也。』民太息久之！於是入書院，登層樓，望姚江之水，暮潮東來，嗚咽不成聲。已而聞遊者語日人侵閩事，則大哭，奮袂起，且哭且行，踣於梯，予掖之，得不墜。或曰：『民狂爾爾！』或曰：『否！』予不能測之。民早歲習賈，俄棄去，爲童

子師，食指繁，恆不能具餔糜，以酒代餐，傲吟佐之，欣然不爲意，而自呼曰酒民。

童風子傳

馬叙倫

經杭州下板兒巷問童風子，人猶能指其所居；而風子死久矣。風子崇明人，其名晏，字曰叔平，書畫得南田老人法，畫菊尤善。風子平時，善談論，踔厲忼慨，人多親之。惟有鄉試之年，則大發風，服道人服，巾道人巾，手持鐵如意，緩步街上，有呼爲風子者，則擊之以如意；官吏轎馬過之，亦擊之；歸則以如意擊其妻。

風子居室極精雅，古書名畫古金石羅列，輒引如意壞之。或執途人而入，按坐之，途人惴然，風子徐與古器揖讓而去。一日，風子寘大桌衢中，敷座坐於上，下積紙元寶焚之，火及衣，妻號泣跪請，勿顧也。會火徼，得不死，風子恨之。余考善書，與風子交，謂言者妄也。

一日，偕吳丈子紱飲其家，風子忽入，挾其妻以出，令與吳丈交拜，曰：『汝當爲之妻。』余考愕然趨歸，曰：『是眞風子耶？』余少時，一見風子於姻戚家，貌偉體高，多髯，與人言，聲聲有

雅致，不知其爲風子也。或曰：其父爲吏理獄有寃，故風子得譴。或曰：是有所託也。今科擧廢，惜風子早死，不能見其風與不風矣。妻吳氏，甚賢，風子死，葬南屏山，妻廬其墓側。

蔣髯傳

馬叙倫

蔣髯年七十餘，身長不滿五尺，面微赤，軒然有英氣；而接人甚和，語類鄞音，爲茶傭杭州普福寺。髯故有妻子，男子不育者四，女子二，適婿皆有子，女子子且十八七歲矣。髯少年時，當洪秀全軍陷浙江，自投効巡寧紹台道張某爲親兵，數十日，擢什長。髯辭曰：『小人年輕，新進也，不可。』固命之。五月，爲副哨官，無何，領親兵隊。布政使蔣益灃知之，乞於張，以髯自隨，累戰有功。恪靖伯左宗棠征西陲，令從往，以母老弟妹幼，不願離親遠行，辭。乃從長江水師提督彭玉麟。布政使德馨求髯於彭，彭三强之，然後往。從德馨二十八年，免德馨於難，而髯幾死。先是，德馨褫職至京師，髯從之。會拳民肇禍，兩宮西巡。今廣西知府馮某者，髯友也。勸髯扈從西行，髯曰：『我宜先護德大人也。』馮曰：『若從德二十八年矣，而不爲若一官，今誠西行，且暮可

得專閫，若宜思之！』髯曰：『我豈爲官耶？吾從左爵爺，吾帽頂紅矣，何待今日？吾食於德二十八年矣，寧臨難而去之，吾必先護德大人也。』卒護德馨而免之。髯沒意大利軍中，同獲者三人，一人逸去，一人死梃下。鞫髯七次，髯自分必死矣，以少從外國人習砲術，略諳外國語，卒辯而免。意將令從己，又知其誠，欲給貲令貿易往外國，髯不肯。會德馨遣子求之，髯請急七次而得允。復從德馨至上海，德馨欲薦之江西巡撫某，而髯病。是時，髯回首當年戎馬，意氣如隔世，恍然願學身毒聖人之教，乃歸杭州，投南高峯烟霞洞僧學信爲師，請披薙，學信曰：『而老矣，受持在心耳。』髯遂爲「優婆塞。」無何，令住持隱靈東之普福寺，寺無常產，有佛宇一區而已。髯於宇下置座，坐往來人力倦者，且操壺爲茶傭，予値則弗較。髯自言曰：『吾束髮投軍，轉輾浙東西，五年未嘗敗；而一挫於杭州江干天龍寺。敵自三路來，號三萬，吾徒二百人耳，圍者數十重。吾已仆，賊二三十人來取吾首，吾坐地上，恃有手銃向之，皆不敢近，卒起衝圍而出。』髯又曰：『吾戰身必挾數兵器，腰後橫刀一，以紅布裹之，不置鞘。腰左右插五響小銃三，手持

大銃一，所向不敢後。上城不擇處，少有援，卽緣而上；下城過高，則稍緣之，至三丈許，便躍而下矣。高提督某將入草橋門受降，慮無大膽能從者；吾前曰：「標下願從。」提督曰：「汝有此膽乎？」吾曰：「軍門且去，況吾儕？請從軍門矣。」卒從提督入城，受敵渠高某降。

馬敍倫曰：髯以軍功，擢至游擊，居然裨將矣。今乃爲茶傭，持佛號，人固不易識哉。髯自狀其戰，尙慷慨意氣如其少年怒馬獨出時也。於乎！吾今而乃求人不敢於通都大邑之間也。然天下方多事，若髯可使終於茶傭乎？髯不識字，髯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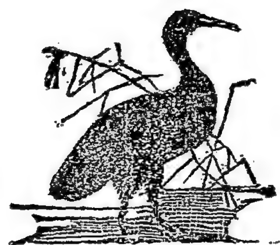
書晏孝子

陳三立

晏孝子，德安人。母思食豕肝，貧不能具，迺走江上，刲己肝，褰創歸，烹而母食；未幾死，縣人驚歎，上其事於官，旌之。陳三立曰：忠孝之行，貞於其心，繁曲百變而將之。古今割臂股及肝療母事尙矣！類皆計無復之，不惜殺身之存其親，猶曰傷道而不可訓焉，晏孝子者奚爲哉？當是時，母非瀕危而幸以拯其死也，豕肝微易致，其術多矣。充晏孝子之義而效之，貧子之父母，必

務忍飢寒絕嗜欲，日伺察子之有無贏乏，以相保持。否則一口腹之故，一指使之間，皆殺其子之具而有餘也。天下之爲父母，亦危矣哉！彼晏孝子之爲人，蓋必捐忿疾貪騷怨不平之氣，滿衍於中而不樂其生，偶以母之所須，動其積憤，起而相激，遂以自懟而取逞於俄頃者也，悲夫！

又余里人黃文岸者，母年七十矣，文岸爲人傭，以食母，歲饑無所得傭，母瞽而病，思食肉糜，日夜語文岸趣具食。文岸負手繞階，仰天而悲，夜半刲股肉，亘截淋漓提釜中，明日創裂死。因並書之，以知王澤竭，教化衰，俗流失，蚩蚩之氓，謂之何哉？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十一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峨眉紀游

樓藜然

諸暨樓藜然曰：蝸國風腥，蟲市雷作；目窮岵屺，胸羅邛壑；南山恥攎，東山悔出；蒐彼勝峯，雨戒第一：扶彭澤腰，展耒陽足；踏徧煙雲，付之游錄。峨眉上應井絡，下直坤維，所謂蜀都重阻也。顧其名不見於禹貢，不著於兩漢志，並不與岱宗華衡恒嵩同登秩祀，識者嗛焉。雖然，王象之不云乎？『梁州之山，岷嶓蔡蒙。』西山背岷，北山背嶓，南山背蒙，峨眉在禹貢爲蒙山之首，（輿地紀勝：「蒙山下引嘉定志」云云。背坊本誤作皆。）則已隱括於經矣。晉常璩華陽國志曰：「犍爲南安縣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里。」劉昭范書注實引之；他如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南有峨眉山。）任豫益州記，（云兩山相對，狀似峨眉。按任記今佚；然輿

地紀勝諸書多引之。）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張華博物志，以爲峨眉一名牙門山。）皆乙部之雅贍可據者，無不詳哉言之，則已著於史矣。光緒十一年，廷議可四川督臣丁寶楨之奏，春秋致祭，秩視五嶽。逾年，建廟山麓，遣官望祀著爲令，于五百年闕遺之典，又特舉於今矣。形勝如彼，崇報如此，來游斯土者，或始終未識峨山眞面目，何異渡江不見劉元城，過泗州不見大菩薩，誠人生憾事！戊申六月，藜然自漢州受代僑會城，畏日方張，惡居無憀。二十三日丁丑，有鄉人農校教習鄭君凱，周君繼先，以暑假見訪，話峨眉之勝，且曰：『唐宋以來，詩人之久於蜀者，莫若杜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若蘇子瞻。然子美身經天寶之亂，竭來蜀東北，未嘗一至西南；子瞻少游京師，困踣仕途，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以故游屐均未印光相。吾鄉王右軍與周益州謝東山書，時時稱述岷峨，亦竟不遂其雅志，豈眞空王佛所，與名山無香火因緣耶？抑玆山不幸，不獲邀諸名士歌吟，而上下爲林泉生色也？我輩卽無所重輕於峨眉，失此不往，恐山靈笑人。』余曰：『唯唯！』適次男際雯，姪男際霧，亦由學堂假歸，遂

命出城買舟，庚辰昧爽挈之行，邏鄭周兩君於江樓。晌午始共登發，夏汛未張，水淺堰多，曲折繞隄避之，行不能駛。歷中和中興各場，及傅家壩蘇馬頭古佛洞，泊黃龍溪，計程百里而遙。傅家壩一帶多黃土，其下層爲水成巖，似由上流冲刷積成之土，故層累井然；土中或含卵石，卵石質最堅，非水成巖石，故他部化土，而此獨存。石化土之理，全係空氣作用，或由水之溶解力，如此種石大概含鐵質多，故化土最易而呈黃色也。舟中苦熱，華氏寒暑計，高至九十二度强，解衣盤礴，頗患蠛蠓。此蟲生朽壤中，古謂之「醯雞」，發風春雨，可資占驗。然齧人膚輒皺，幺麼不及防，正如小人之險毒。夜則夏二子又擾人清夢。

辛巳黜明放棹，過江口，地當流域要衝。明曹學佺有句云：『犍蜀中分處，岷峨相向看，岡連三女冢，水接二郎灘』，即泊此所作。有支渠來會，江面始寬，支渠水凡三派：一自溫江雙流之石魚楊柳金馬等河；一自崇慶州東之白馬白西文井江離分之橙木乾溪等河，及大邑邛州蒲江諸水，均由新津合而東南流，併注於此。自此有灘無堰，灘亦不甚險。昨過堰時，輒有風

送涼，華喜而求其故，余曰：『堰磊石障水，似轉筒車溉田，水被障遏，勢湍激，掣空氣而與之偕，空氣鼓動則生風，舟入急流，其行速，擠逼前面空氣，餘三面空氣驟補其缺，亦生風，乃極淺顯之理，無足異也。』熱度升至九十三，相與射覆聯句，心有所寄，頓忘溽暑。是日經彭山眉青神三州縣境，在劉家場泊夜。夜較涼爽，華計降至八十度弱，與清晨相似。

壬午過漢陽壩後，山始峻，水始瀉，平坦處兩岸甚闊。察江滸小阜黃土，含介殼極夥，知其地常爲洪水所淹；左右隔數里有山，太古水岸必以此爲界。又下七八里入峽，峽之外多卵石，水勢緩也。中多巨石塊，江窄流急，卵石不能留，故止存巨石也。時有人鑿岸取石，巖皮灰黑色，內色黃，上層黃泥，下層堅石，土爲石化，於此更見一斑。峽由衝刷而成，其下必爲兩山之脚，而最初爲最急之谿流。凡汽凝成雨，雨腐石成土，細流爲澗，澗相合成谿；又爲瀑泉會成急湍，瀑布穿峽決谷，注於湖海。凡峽水淤而深，故無灘亦險，其石多嶄露，非質不化土，乃旋化旋刷，不能留於其上也。水挾泥沙以行，其較大而麤者，輒先淤積，餘各視塊粒之大小麤細，先後下澱，

故江之上流多卵石，而泥沙常聚下流，大江入海口之崇明島，卽積沙所成。峽中有層累石，爲停蓄物積成，或石竅如臼如井，因流急則漩，所挾沙石，亦隨之旋轉，鑽河底石成孔隙。三十里出峽，有場市名板橋谿，距嘉定不遠矣。望凌雲烏尤諸山，青葱可愛，世稱「峨眉天下秀」，餘氣所及已如此。凌雲山麓，舊有唐御史熊爵書「揖峨巖」三字，許九頂爲三峯揖客，未知峨神首肯否？申初登陸入城，宿府街文星店。夜閱兒輩聯句詩，大抵游戲遣興，尟堪甄錄。然五言如「峭壁束江窄，奔泉礪石圓。」（雯）「波搖崖樹倒，風喝岫雲飛。」（雰）七言如「赤日露頭窺谷口，青山伸脚入江心。」（雯）「船爲釜甑日如炙，扇破蒲葵風不涼。」（雰）確是當時情景，姑摘存之。鄭周二君皆有詩。

癸未出瞻峨門，西郭外一河，卽范成大山行記所謂「燕渡水」也。其源左自蘆山縈經雅安合青衣水者，俗呼雅河。右自夷徼及淸溪越嶲合大渡河者，俗呼銅河。先後來會，注入岷江。行數百武得平垻，（土人謂平原曰垻，見明李實蜀語。字從貝，不從具。）長二里許，寬可半

里，面積無慮百餘畝，爲沖刷土所成。窪處尙積水，厥土黏膩，宜種植而率荒廢，慮漲水淹沒耳。埧以山爲界，山多盤陀，㘭𡽱大佛巖，時爲雨露剝蝕，故不積土，山上石根嶄露，無土可施栽種。然植物根有保持土壤力，儻能以人工多植强性之木，則巖石表面受外界之風化作用，漸次崩解，構成土壤，必爲植物根所保持，假以歲年，積土日深，便可耕種。近今外國言森林有保護土壤及濃蔭致雨之功，提倡不遺餘力，此亦不可不知也。自是叢灌夾道，殊形詭薛，惟桑林尙盛，葉大而厚，頗如吾浙湖桑。故嘉屬產絲及絲織物，大紬尤著名。埧田宜稻，已結實纍纍，近河易得水也。山田則惟玉蜀黍及豆科植物而已。村嫗天足草履，善負重，猶有懷葛遺風。三十里次蘇稽鎭午飧。鎭有蘇稽山，通志以東爲東坡讀書處，唐蘇頲謫居留於此故名。按新舊書頲附瓌傳，開元八年，能政事，知益大都督府長史事，爲蘇氏入蜀之始。輿地紀勝「稽」又作「嵇，」云蘇嵇一名啟，隱於龍游之蘇山。山之趾有鎭，以其姓氏名，二說未知孰是？范石湖游峨嘗宿此。又十餘里，走山谷間，土黃色而雜介殼，知古亦爲谿澗。又四五里有谿，水聲蓬然，虹梁

高跨，名青石橋。遙望雲霧中，衆山隱約羅列，如拜如伏，其峨眉之兒孫歟？日旰，抵峨眉縣治。地在漢爲南安，後周爲平羌，隋初以其枕峨山東麓，故改今名。綏山羅目二廢縣，即在境內。先隸眉州，唐以後屬嘉。是日酷暑，計行七十里，宿保和店。

七月甲申朔，將出勝峯門，（峨眉古爲勝峯，以山名之，即大南門也。）以禱雨封閉，乃由西門轉南，越儒林橋，入朝山大路。路砌石子，磽确不平，兩旁茂林修竹，顧盼生姿，榕木敷陰，暍人爭息。蠟樹參雜其間，汪機謂即「冬青，」李時珍以爲即本草經之「女貞子；」李說近是。有山蠟水蠟之分，此盖山蠟，樹膚盡白云爲蟲菌結成，居民利賴焉。惟昨見城市白蠟色暗滓未淨，製法似欠求精。所經塔院如什邡，壁山菩提興聖半係小剎，聖積寺爲古慈福院，相傳軒轅問道處。殿供晉賢願王銅像，規模閎敞。左樓懸八卦銅鐘，云高九尺，徑八尺，重二萬五千斤，明別傳和尚募鑄，惜梯毀不能登視。右峙窣堵波（今言塔也）亦範銅爲之，鑄佛四千七百尊，旁鑄華嚴經全部，製極精工，聞皆永川萬氏施造。世間不乏公益事，檀那宏願，胡獨捨於佛地

耶！過保寧寺，石路多水冲刷紋，近瑜伽河故也。由兩河口過橋，飯於蕭店子。縣至此十里，又度光明蓬萊二橋，渴甚，進報國寺，即會宗堂茗話。此堂明萬歷甲寅，道士名明光者，於此發願，不食三日，當道爲捐貲開建。後倚獅子山，右屏風，左飛鳳，瑜伽河繞其前，綠陰簇抱，澗水合水，亦影響最勝處也。祀普賢廣成楚狂其中，取三教會宗之義，故名。出行百十武，見善覺寺木坊，寺尚在二坪，即宋皇坪，迂遠未及登。徑度響水橋西行，穿玉皇樓虎溪橋，折上，共五里，至伏虎寺。寺宇盧牟廖豁，前殿塐彌勒像，皤腹縮項，笑容可掬；旁一頭陀指曰：『此布袋也。』按布袋和尚，與彌勒佛，塵劫懸殊。惟梁貞明三年，布袋於奉化岳林寺東廊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端坐滅度。然則布袋彌勒，是二是一。正殿供如來，殿後立韋馱像，皆金色莊嚴。考翻譯名義，韋馱是符檄，用徵召也，與今所稱護法韋馱無涉，其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膩，「跋闍羅」此云金剛，「波膩」此云手。其手執金剛杵，因以立名。自像教盛行閻浮提界，諸蘭若所香花供奉者，大都塗飾耳目，搏取檀施，其眞能顧名思義現身說法者，

恐不免如寒山拾得，接作柴頭。（即炊僧也。見傳鐙錄。）甚或詫爲狂怪，烏虖！豈特浮屠法而已哉？殿壁刻南海仙景極工細，兩廂爲祖堂客堂齋堂等。最後豎石屏四，刊張三丰狂草。三丰明遼東懿州人，名全一，又名金寶，別號張邋遢。游處無恆，能一日千里，嘗游四川見蜀獻王，故蜀中靈蹟頗著。此碑筆走龍蛇，當非俗手僞作。陳希夷「福壽」字碑，所謂福狀白鶴踏芝田，壽狀青龍蟠玉柱者，亦在焉。旁上阿羅漢堂，五百應眞，迴環列坐，香煙塞屋，目爲之眵。蓋會期雖過，優婆塞優婆夷之挂黃布囊焚拜者，尙絡繹於茲。避歷走子母殿，窗外對峙宋皇坪，岑蔚在望，問昔軒轅訪天皇眞人，授九仙三一五身經之授道臺，則一片虛莽矣。自是磴道崎嶇，歷級升解脫坡，谿水潺湲，刻巖成層，所以異於地層者，以兩層距離甚近知之；且色皆一致，坡下煤屑，已露鑛苗，惜無人開采。多杪樹，葉似柏，側出枝平出，無支枝，材皆小。坡上蟬聲鳥聲，幽咽可聽！由華嚴寺純陽殿，上大峨寺，峨山爲普賢示現之所，諸廟多供之。此設大龕正殿，獨坐蓮臺上，法相奇偉，儼然丈六金身，耳貫大環，亦足，似老婦。小沙彌云：『觀音姊也。』姑妄聽之。兩

廊板犀淸幽，盡爲西人避暑賃住。後園偏左，有古松一株，大數圍，虬幹參天，當是千百年物。垣外山麓，架木筧水，（李實蜀語云：通水槽曰筧，字亦作梘，破竹豎木爲之。）云自魚兒石兩眼流出，常年取用不竭，先是度萬福橋，神水閣下，有石刻呂祖書「大峨石」三字，明督學郭子章書「靈陵大妙之天」六字，及希夷「福壽」字，東坡「雲外流春」字。肩輿急過，交臂失之。按唐杜光庭作洞天福地記，引道書龜山白玉經，三十六小洞天，第七洞峨眉山，周迴三百里，（古記又有峨山周帀千里高八十里之說。）名「靈陵大妙之天，」此郭書所本，志載袁子讓記。福壽石上舊有菴，（一說：大峨寺即古福壽菴。）宋祖即位召對後，希夷自號峨眉山人，此正其隱所。而宋史陳摶傳，僅太平興國中，兩朝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則非太祖可知。初隱武當，繼移華山，即化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並未至此，不知袁何所據。呂洞賓事，祇附見摶傳，曾否游峨？亦無可考。惟縣北飛來岡有題壁詩，山中十字洞有劍畫痕，趙宋去今未遠，羽流行蹤難測，或傳聞有因歟？東坡不獲登峯，明人已言之，字蹟惟此及龍門洞兩處。然「龍門」二大

字，已爲富春孫公雙鉤，恐此四字，亦非親到染翰？寺外往左折右，見歇鳳臺石刻，云楚狂陸通隱此。此卽御覽引列仙傳所謂通好養性，在蜀峨眉山，世世見之數百年者，而臺已荊蕪矣。度歇鳳橋，往中峯寺，卽晉乾明觀，宋黃魯直習靜其中。按山谷謫涪州別駕，移戎州安置。（戎卽今敍州府。）元符三年七月，曾自戎舟行訪其姑於青神，往返嘉峨間，逃禪當卽在此時。左上三望坡進觀音寺，觀音塑作婦人相，其實誤也。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所攝，因作觀音像奉焉；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可知唐以前不塑女像。宣和畫譜中，唐宋名人所寫觀音，亦未有飾婦人冠服者，惟宋小說載甄龍友觀音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亦有「窈窕丰姿都沒賽，茜裙不把珠纓蓋」之句，元僧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與文殊普賢，同貽巾幗，可發大噱！或曰：『然則三佛何以獨稱大士？』不知傳鐙錄載「佛耶舍多」謂「鳩摩羅多。」昔世尊記曰：『吾滅後千年，有大士出現月氏，汝應斯運。』又懷海普願智藏同依馬祖入室，時稱三大士。是諸祖師俱得有此稱，非以女菩薩始

稱大士也。或又曰：『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僧尼道流，隨意示種種相，且蓮社高賢傳，普賢化采服女子以試曇翼。佛祖統紀，唐德宗時，有尼號空姑，宿安國寺，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以此例之，佛無定相，何不可女之有？』曰：『此論變相耳。變相可百千萬億身，可無身，眞相止一身，不能有二身，壞一佛而失其本來面目，如之何其不誤哉？』出，上絲網坡，越龍昇岡，下由廣福寺至淸音閣。兩水競流，雙飛橋對峙。左橋水從雷洞坪繞石筍溝，合白水寺（卽萬年寺。）小溪而來，右橋水從九老洞，出積善橋，繞黑龍潭而來。爭赴牛心石，會爲符文水，閣勢凌虛，翼然上聳。淨室數椽亦幽雅，軒窗高敞，山翠撲人眉宇。俯聽水聲，淲鳴奡濺，剖胸衿，洗荊棘，直過吾師丈人，裵寘不忍去，惜先有居士占住，問閣上舊藏孫思邈眞人丹臼鐵羅，及茂眞尊者禪杖，早爲川南道某攫之而去，爲太息久之！左下過橋，見橋下急瀧，已破巖成兩，以其流之速體視之，數百年後，當剝蝕更深，大江之峽，作如是觀。上流無水處多白石，乃石灰石也，因水湍急，溶有空氣中之無水炭酸甚多。沿途溶解巖石亦甚多，至流緩處，一部

無不炭酸游離，一部與巖質化合沈澱爲石灰石。上白龍洞，枏杪極富。先過古德林，爲別傳誦法華經計字種枏處。枏木本山中佳產，明及國初常派員採辦，尋以擾民奏免。余見伏虎大峨諸殿柱，輒數人合抱，現蓄巨料尚多，不僅華嚴寺一木涼繖。但有二種，眞枏中梁棟材，閩枏止供爨具，杪木柏葉杉身而堅實，謂之冷杪，俗呼水松，緣谷被崖，所在多有，與杪欏迥別。杪欏葉似枇杷，奇妙在花，亦此山特色。聞春開滿山，葉在表，花在中，移根即萎。宋子京方物略贊曰：「聚葩共房，葉附花外，根不可徙，見偉茲世；」可謂體物瀏亮矣。動物惟見昆蟲，如蜂、蝶、蜻蜓、蠅蚋等，山子尤聒耳，（蜀人呼蟬曰山子，魚洋詩中已用之。）色淺黑，抱枝鼓翼，形較原蟬大，聲亦較閎。或云深谷曆響使然。地多螘蠙，蠙巨逾指，螘盡蚍蜉。鳥類僅見一紅背白頭黑身者，大如練雀，傍晚聞怪鴟一叫而已。（俗呼貓頭鷹。）由金龍寺，斗上靈官樓，形如城闕，古名大峨云公輸子造，此則燬後更新者。至萬年寺之毘盧殿，殿名即「毘盧遮那」之省文：毘種種也，盧遮那，光照也；言佛於身智以光照衆生也。自縣至此六十里，知客僧性安延入客寮，門額大

署唐李白聽僧廣濬彈琴處，後刻李君肇流七律一首云：『一雨初晴宿霧收，芒鞋踏徧亂峯頭。叅圓法相山俱靜，入定禪心水不流。樹色連雲藏佛寺，鐘聲催月上僧樓。我來絲綺琴音杳，謖謖松濤萬壑秋。』適典座上食，余即席次韻曰：『小憩精藍笠屐收，風驅酷暑猛回頭。怪雲挾雨飛空起，神水無源穿石流。鳥有禪心呼現佛，樹遮遠眼喜登樓。高山猶在知音少，百感蒼茫兩鬢秋。』西顰東效，聊供噴飯。夜大雨，徹曉甚凉。

乙酉雨，休息，觀毘盧正殿，供明嘉靖銅鑄大佛三：中釋伽，左文殊，右普賢。釋伽者，天竺淨飯王太子也。一曰白淨王子，一曰父臨倪國主，名屑頭耶，梵夾支離，莫可究詰。氏曰瞿曇，種稱刹利，小字頓吉，俗訛悉達多。周昭王二十四（一作九）年甲寅四月八日，自母摩耶（一作莫耶，宋書引道經作靜妙）右脅生，謂之釋伽牟尼者，華言「能仁寂默」，其道字也。亦稱釋伽文佛，以「釋伽」爲能，「文」爲仁，經文單複有數，比之方朔馬卿也。玄之曰如來，崇之曰世尊，總謂之佛。佛者覺也，首開二十八祖心傳，以先覺覺後覺也。文殊師利，妙法也，普賢，邲輸跋

陀也。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普賢修習圓滿，而未退名息願，皆久造佛境，不肯成佛，以菩薩現世，爲釋伽二輔，又有長子少男之目。凡大雄殿必像鼎峙者，此物此志也。別龕一玉佛，潔白溫潤，惜鐫刻未精。左右供十八羅漢，初佛以無上法授一祖伽葉，又屬十六大阿羅漢護持：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惰闍，二迦諾代蹉，三迦諾跋釐惰闍，四蘇頻陀，五諾矩羅，六跋陀羅，七迦理迦，八伐闍羅弗多羅，九戍博迦，十半托迦，十一囉怙羅，十二那迦犀那，十三因偈陀，十四伐那婆斯，十五阿氏多，十六注茶半任迦；又有提密多羅尊者，賓頭盧尊者，是爲十八應眞。與伏虎寺所見五百羅漢，又各不同。涅槃經曰：『昔有五百商人出海值盜，人告佛能救苦，引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分形顯化，作福人間，是彼所本也。』名繁不備記。登樓望古心坪，近在咫尺，山高風冽，暑肌欲粟，凛乎不可久留。左下繞至甎殿，甃甎作旋螺形，有銅鑄丈六普賢騎象像，象高長各丈餘，耳大如箕，足踏徑三尺蓮花，腹空中安一二尺銅佛數尊，象體爲人摩損，現有石欄護之。據明王士性記，係宋興國年鑄。明季殿災，銅像無恙，瑕痕猶斑

殿可辨。右小龕供臥佛，余方揭帷示兒輩曰：『涅槃經言，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此其遺相也。晉庾公見之，以爲是子疲於津梁，……』語未竟，適香客數輩入，中一紈衣少年傲睨曰：『此以愧世界之醉生夢死行尸走肉者；』余愕然，欲物色之，掉頭不顧而去。最後游新殿，（以上三殿雖同名聖壽萬年寺實不相連屬。）一磚塔藏貝多葉書及舍利子，問守者索鑰啓視，不可。憶余在梁山時，雙桂堂沙門出示貝葉經一冊，長尺餘，寬可三寸許，紫灰色，似乾荷瓣，字爲天竺國書，如□（大）□（妙）□（名）□（經）等是。塔中貝牒，當復爾耳。出殿望大坪，樹林陰翳，云多黃居士。黃居士者虎也，山中故多虎患。降龍寺（卽善覺寺。）左麓尊勝幢，卽宋僧士性建以鎭壓者，每怪寺院前必建山王廟，內塐玄壇神及虎，雖亦禳解之義，終覺無稽。後憶陶通明刀劍錄，載漢安帝元初六年，鑄一劍藏峨眉山，疑山王也，始知二字命名，亦有所本。午後游佛牙殿，原有寺曰海會堂，光緒甲午燬，今築屋一楹。牙置木匣中，形似靴，色黃白相間，長尺二，寬八寸，厚三寸，重十三斤半，細察之，實鈣質中一象齒化石。山僧故神其說，且云：『五

臺九華普陀及此，四大名山各有其一。』按釋迦焚頂骨，四牙燦然不動，天人乞一作供，餘三牙在海龍王宮及阿條國乾陀國。佛國記言佛牙廣長各止半寸，月朝捧出放光明，香花數十斛散其上不沒。（明徐應秋談薈引之今叢書本佛國記，止言佛齒塔，未見此文。）如前之說，則佛牙不在中土，加後之證，則佛由人爲，牙亦與人等，惟放光稍異耳。儻若石牙之重且大，勿論丈六尺紫磨金色身之如來口中，無從安放，即十六丈紫金身之彌勒口中，亦不易位置，而道聽塗說，歷數百千年，竟無人辨其謬而破其惑。憶唐時西僧貢佛齒，震動朝端，實則金剛石，卒被羚羊角擊破；彼時亘公頗知物理學，特未甚發明，是以僧徒仍得以售其詐也。是日華計平均七十二度，兒輩出所購水晶石二：其一爲含草水晶，色綠，內含水藻苔類，頗美觀。此石俗呼亮光石，云出光明巖，然今巖上罕見。志引本草經，謂產山後百餘里外，夷人拾之，鬻與山僧，供游客之覓，或當不誣。又謂六棱銳首色瑩白明澈，若秦山狼牙上饒水晶（不知此即水晶也。）之類，日際照之有五色，驗之良是；惟云如佛頂圓光，菩薩光明所感，因即稱菩薩石，則近

傳會矣。近時格致學放大光明，新出礦物學諸書，繪圖著說，考驗極精，學問之道，往往有今勝於古者，此類是也。

丙戌出寺，躡磴道，石級為空氣雨水剝削，強半碎腐，殊窘步。折上觀心菴小憩。道旁叢莽中有花，四瓣，紅白色，大小不一，雄蕊七，紫而長，雌蕊一較短，詢土人不知名。雜生闊葉竹，以製笠褰角黍良佳。又仰登，怪石猙獰，獠牙鋸齒，狀若海東度索，人呼鬼門關。由關過仙女橋，至息心所。息心者，桑門也。逾石碑岡，右望雲骨嶔崎，破空危立，行人向之頂禮者，曰觀音巖。前行則修篁翠个，森護長老坪。左則渼蒲公結廬處，下為蒲氏村，遠山萬點，匍匐肘下。外則塍埒綺錯，宛然水田衣稻畦帔標本。逾駱駝嶺，至初殿，以蒲公採藥見鹿迹現蓮花，始開此山，故名。（一名鷲殿，又名簇店。）有銅鑄彌勒大像，色純黑，而摩損處露赤，蓋紫銅也。與門前二鐵鐘皆明製。躡上天梯，每級高逾尺，企踵翹趾，一前一却，范石湖句云：『懸崖破棧不可玩，與丁扶我如騰狙，』可為此詠。竭蹶至嚴華頂，眼界豁然，別開生面。循文水至牛心石，上下受黑白二水，繞

迴龍山，折而西北流，瑜伽河自解脫坡穿涼風橋，折而南，過兩河口，由保寧聖積等寺東北流。銅雅兩河，微茫如帶，斜貫坰牧間，山澗細溝紛錯，蛇縈蚓繞爭赴之。壠岡時有白氣上衝似煙突，以遠鏡矚之，一幅天然圖畫。北向直下平上二里許，有菴名蓮花石，石庋神龕旁，視棋坪而小，厚寸餘，青灰色，撫之潤而滑膩，紋理縷絡，略似夫渠，實一肥皁石，（西名託格石，質為矽養，即玻璃質，與鎂養鈣养等合成）而久享大名，物亦有幸不幸哉。自此危磴千尋，穿雲入漢，名「鵓鴿鑽天。」轉左逆折而右，石齒齒壁立，行者頂踵相接，昇者肩足相摩，眞「難於上青天」矣，不得已雇所謂「背兒」者。兒制：中植二木，此其上，橫貫一木，出兩端以枕左右肱；下作短木丌字形，離中木尺餘，底鉤連，亦橫貫一木承兩足，游人俯身跨坐，丌形架空處，襯以氈毯軟物。背兒人則肩兒間兩篾環，負之行，手短杵，蹩行螺轉百十武，以杵支兒立，喘定復前，好整以暇，穩於山樑，而危梯一線，旁皆萬丈懸巖，一失足為虀粉，終覺以父母遺體行殆，心岌岌無片刻寧，又不得半道中止。良久良久，見坡巔巨剎，喜到初喜亭，即洗象池也。亭池皆圮，現正改

築，立月臺回望，華嚴頂已在鞋靸之下，大坪及伏虎寺後山，培塿耳。縣城大如斗，白塔如指，餘則雲樹障之。雪倏聚倏散，時而山天一色，時而峯巒湧現，一刹那頃，陰晴數變。樹皆冷杉，幹亭直，大逾拖，形與山下者不同。僧謂山下杪質小，且不耐冷，不能移植於上，蓋天氣爲之，非橘枳之關土宜也。自萬年寺以上，蟬聲絕，鳥聲作，兼有寒鴉，山中物候之不齊如此。寺壁皆木板，寒帶屋宇類然，瓦舊用銅錫鐵，今止錫瓦，間亦蓋以木板。木價廉易得，且耐久，若陶泥土易之，不一年卽風化雪坼，宋王瞻叔嘗親驗之。散步寺後，見高架木槽，遠從弓背山引水供汲飲，下視深谷中，谽谺豁裂，林樾陰森，寒靄塡塞，是爲大小雲壑。回宿寺內貴客寮，忽鼓鈸喧闐，問之則盂蘭會，歲例合金頂接引殿三處輪値。考荊楚歲時紀：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作盂蘭盆會，知由來舊已。「盂蘭」卽「烏藍」，譯言「解倒懸」。三藏云：『盆羅百味，式供（或作貢）三尊，仰大衆之恩光，救倒懸之倉（或作窘。）急；』正謂此也。同人因論昔願王乘六牙象，過此必浴，池之得名以此。佛之騎象何居？余曰：『經言普賢之學得於行，行之謹審靜重莫

象若故所好在象；猶文殊之學得於知，知之勇猛精進眞獅若，故好獅子。」挑鐙縱談，午夜始寢。

丁亥晨，溫度降至六十，歷磴而上，右崖有左慈洞。據志引神仙傳：左慈字元放，號烏角先生，隱峨眉山。今叢書本神仙傳，祗言慈學道精思於天柱山中，後入霍山仙去，並無隱峨山之文，或非完本歟？要難以一洞證之。直上數里，見古柏多株，蟠盤虬結，空翠逼人。橫過柏林為滑石溝。溝形如池，水清冽，周丈餘，深三四尺。上有寺曰大乘，即古木皮殿，以屋蓋木皮得名，今則易以板矣。殿後一斷鐵碑，洞腹，實木條支接，讀其文知為前明康刺史撰，汪判官書，書法橅秦相出入少溫恕先間。碑文及首尾題署，純用小篆，向來緇白，多未究鄙書，又畏辨認之難，往往飄瞥一覩，臆逞瞽說；如舊志云：古鐵碑一通，字篆籀，人不能識。近譚氏圖說云：碑字篆籀，赤絲蒼繡，為漢時法物，混篆為籀，誤明於漢，捫燭描摹，眞堪齒冷。余恐隳剝委棄，九旦泯焉，獨立趺下，剔蘇拭泥，抽鉛筆楷寫以歸，用補藝文之闕；其碑陰題名，破蝕不及錄。木皮殿記（第一行

題（嘉定州判官北徽州汪滄簒。）其文曰：峨山有化成寺，時改蕨豩，猨狽太甚，或以木皮蔽之，遂名木皮殿。幅員之大，上有梅子城雷洞坪，八十四盤至絕頂；下有胡孫梯，蛇到退，險怪不可狀者。七十里許，至山麓。左有弓背山，瑞氣時出；右有懸崩壁，雲光日布；蓋亦峨山四之中二之下，可游之地者。僧人法堂乃光復之，求記於余，率爾畀之。夫寂滅之教，豈待辨而後明哉？愛踐之分，善惡之間而已。其敎固無益於世，而其幾有已淑諸人，其與誘人爲惡者遠矣！孔孟之術，雖大益於世，惟知理義能身體者感之；蓋知之至，則行之盡，好之篤，則樂之深，知而行好而樂者，幾何人哉？世之好佛氏者多惡人，惡人則輕利，輕利則與好義者近之，如此則爭鬬之事可免矣；多好生，好生則博愛，博愛則與好仁者近之，如此殘忍之事可免矣；多計報感，計報感則禍福榮辱，皆歸於所履，如此無忌憚之事可免矣；故尊佛氏之敎，多於孔孟者，爲其淺易耳。使人皆有是念焉，去其類紫者，求其爲朱者，胡爲弗可也。使但圖其名而弗藏其衷焉，豈但畫虎不成而已哉？果能於近義者求其義，近仁者求其仁，計報應者求其報應，又焉知墨之不逃，而

儒之不可歸哉？法堂其勉乎哉！凡崇是教者其勉乎哉！大明嘉靖癸未春三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嘉定州知州，前戶部山西司郎中，古郃康浩德允記。由寺左里許，上凌雲梯，即胡孫梯，一名閻王塌險極而短。右傍弓背山，轉左稍平衍，抵一舊剎，覆以叢篁，曰白雲寺。縞霧四塞，蓬勃作斧上氣，水珠濛濛濕衿袖，僧謂長年在絪縕靉靆中，可謂名副其實。山產五色桐花鳳，惜早過花時，不得一見。左上陡坡，路旁有三缺處，斷巖萬仞，不可逼視，土人每過必焚香，或曰下即三霄洞。又左轉攀附而上，煙荒岑樾中，一梵宇制甚簡單，額署雷洞坪。聞古雷神廟尚在坪下，明萬歷間鑄鐵佛像十餘尊，立鐵禁碑一；相傳龍雷之神會居山洞，聞人語則迅霆暴澍，應聲而至，歲旱祈雨有驗，今因廟廢，神亦不復靈應矣。同治間，僧覺圓始移建於此。此坪頑石獰惡，怪木杈枒，終古陰霾，晴無天日，宛然一森羅羅殿。左峻坂巉巇，重迴疊繞，號八十四盤。坪石，削壁斗下，沈黯無底；相傳有三古洞：一女媧鍊石處，一宓羲悟道處，一鬼谷著珞琭子處。余謂迹絕人鳥之地，洞之有無已不可知，今姑勿論女媧宓羲，太涉荒遠，即如鬼谷本地名，在雒州陽城

縣北五里；鬼谷子一書隋志縱橫家著錄，注曰：周世隱於鬼谷，無族里名氏；中興書目以爲蘇秦著書，欲神祕其道，故託名鬼谷；唐志鬼谷子注遂徑題蘇秦，是其人亦子虛亡是，安問其他。若珞琭子即三命消息賦，爲星家談祿命者所祖，彙常繙閱，文字不類先秦雅記，用語亦雜後世時事，並不知撰自何人？王光庭以爲梁昭明太子著，東方朔疏序以爲周靈王太子晉遺文，楚頤序則謂珞琭子爲陶弘景所自稱；言人人殊，以事實參考，皆牴牾不倫。其書始見於宋藝文志，而行於宣和建炎間，當是北宋人僞託。所以牽合山洞者，或因是書上卷有「峨眉闡以三生，鬼谷揚其九命」等語；又有宋釋曇瑩注本內引舊注：「峨眉山有一仙，自稱絕世人，後因崔三生與論至道，去世土莫窮」云云；緇流耳熟能詳，遂傳會靈蹟，炫惑愚衆耳。妄言妄聽，以助游人談柄則可，不足爲典要也。胡世安蔣超輩，公然載入籍志，不復置辨一詞，何哉？此山自息心所以上，道旁多純淨之石灰石，樹根或穿巖石，根內含有之酸，與雨水相合爲消化劑，以溶解巖石，溶解力大，故以杖觸之，碎石紛紛下。巖上滴水或成穴，年久穴深貯水多，俗遂

謂之神泉。或水復蝕穴底而流出，久之成洞，世更率加以伏羲女媧鬼谷諸名，殊屬無謂。雖然，傳聞異詞，眞贋雜出，空山岑寂，不可無閒雲點綴，庶幾雅俗共賞，步步引人入勝，游覽瑣誌，豈盡如聖經賢傳，供考据家敲文嚼字，則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且又安知後之人不轉詈余之喋喋者爲多事耶？自坪右陴嶓三大折，上接引殿，知客僧聖欽，字燊崇，雲游江浙諸名山，數年始歸，舊日相聞，一見如故，遂留午齋。此距峯頂僅十二里，日未下舂，復呼兜輿鼓輿上，極欹崎，度一嶺曰三倒拐，勞翡鑽天坡而長曲過之。道左石峯蟲起，見「第一山」三大字，赤色，士人以現字多少占年穀豐歉，略如吾越射的山。凡五里許，嶺盡寺見，曰太子坪，復歷小阜稍坦易。自祖師殿左上，忽二巨石當道，劃然中闢，形如闤闠，即所謂天門石。穿廟出石門，兩面鑿字，當是游客題名，落繡蘚蝕不可辨。又數折度七天橋，直造極峯，便如身到大羅天上，一呼則衆山皆響，一顧則萬象在旁，不復知人間有煙火氣。夫猶是塵俗人，豈至此耳加聰目加明，地勢使然耳。平步入金殿，方丈僧月山出迓，由殿後升兩木梯達金頂，繞往光相寺前之覩佛

臺。臺下皆斷巖，木柵闌之，觀者倚闌侯。天方晴爽，莽蕩平原，都沈海底，但見巖半萬點煙蘿，如拳如掌，如髮如髻，如枰如几，如蟻封，如馬鬣，或俯或仰，或蹲或立，如側而睨，或迴而抱，奇形幻狀，擬議俱窮。俄而剛風倒吹，砭肌刺骨，氛霧四起，自右而左，無數翠巒，盡成銀海；僉曰：此「兜羅綿雲」也。無何，日光斜映其上，滉滉漾漾，微暈漸生；羣起譁曰：「佛光現矣。」余纔熟視，光已無覩。蓋雲氣浮動，風勢不停，忽來忽往，乍厚乍薄，雲厚則日明，日明雲又薄，隱隱現現，久之始得一見。見時必日不爲雲蔽，尤必濃雲平鋪巖下，故覩光之難，不但陰雨，卽霽宇亦未易巧合也。光未覩時，月山手牟尼，口「南無」合掌喃喃，目上下視，起坐張皇。及既覩，則向予稱賀，欣欣然若有德色，曰神力，曰福緣，憨態可掬。就余目擊之光，暈彩重環，大致如傳記所說，要與虹霓一理，斷無佛法可言。太陽本含七種光色，試於闇室之壁，穿一細長小孔，令日光由小孔透入，以三稜柱之稜當之，則自三稜柱射出之影，生赤、黃、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絢蒨可觀。（此色側分成七，渾合成白。）雲氣爲微細水滴集合而成，日光蒸發溪水，化爲微細水滴，光線投

於水滴上屈折反射，折入人目，此時日光爲氷滴所分生七種色而光線在水珠上屈折反射，要皆有一定角度，如紫色四十度十七分，赤色四十度二分是也。故常爲以入目與太陽相聯爲軸，而成一圈狀，內紫外赤，有時日光爲屋角所蔽而微缺，形如箕，或爲各人之影所蔽，而光中有黑影，各自見其形，或七色相合而成純白色。或偶見而小如鐃鈸，或雲散而空氣鏡映遠出大圓光，於是有辟支光、攝身光、水光、童子光、及淸現、種種名色，隨聲附和，始終不悟虹之變相，虹半而此全者，橫視則玦，俯視則規也。觀佛光旁現，亦有金橋之名，即其明證。昔所謂金銀之氣，木石之異，（王士性遊記。）及山中晶石映日，（何武恒辯。）山之元氣寶光，（譚鍾嶽說。）皆屬夢囈。間亦有云洞壑臨淵，日色反射者，有云雲雨射日，如蝃蝀者，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終緣佞佛好怪，不肯以常理求之，何式恆輩且沾沾於有相無相之間，特著一辯，山僧既不學，賢士大夫又不免爲習俗所惑，可嘆也已。何氏又有佛鐙辯，大致以晝光夜鐙，同歸佛法，並以身親目驗，竊喜自負，不知此實一燐耳。在荒山爲鬼火，在名山爲佛鐙，隨地名異，乃一種似金非金

物質，能於暗處發光者。熱度甚微，故名冷光，多碧色，故名鬼火，不獨山中有之，凡曠野荒冢無人處，所在多有。推之泥土骨腦糞穢中，莫不含有此燐，北邙東墦之燐，多係骷髏所化。世界物質，惟骨質含燐最富，而植物得燐則易生長，故人常用動物骨糞田。山中燐多係植物礦物泥土所發，因礦石中有硫酸鈣，暫時曬於日光，移於暗處，即能發光。又硫酸鋇燐酸鈣金剛石等，均有此性。及礦石爲雨水所分化，故泥土中亦有之。至發燐光時間之長短，由物之性質而異，長者三十時間，短者一秒。往往深山當空氣平靜，見有百千點青燐，時明時滅，時遠時近，淺人不知，稱神道鬼矣。見佛鐙必下午十點鐘後，山高風大，加以雲封雨阻，故此覩佛光先難。或曰：深山人迹罕到處，木葉脫落，堆積朽腐，亦發此光。是以見鐙者，飛近時以手撥之，則一敗葉，蓋因所吸收之燐質，分散游離故也。宋人撰鬼董一書，其三卷載廬山天池峯，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夜有聖鐙，楷禪登山，見一鐙自淮山來，須臾變而爲七，爲四十九，又爲百千萬億，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繡毬數珠香鑪華蓋者。一官人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吾

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鐙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而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取視，則木葉一片；事雖荒渺，可與或說互證。金頂寺左下一層爲祖師殿，光緒十三年燬於火，今重葺之。是殿後而觀雲極妙，從光明巖脅直達天際，一望無涯，映日微紅，與天接，仍判爲二，天色碧，雲色白，中有彩霞間之。精光奪人目，或飛花滾雪，湧出萬頃銀濤，成擘絮散緜，鋪成一片玉地，名曰「銀色界，」信不誣也。聞五臺山爲「金色界，」未知作何狀？植九鐵桂厓壁上，以鐵索數道闌之，闌左一巨石，縮首出空中，名金剛嘴。或恃膽猿行伏嘴下窺，即縮頸咋舌返，半晌股栗不能言，其峭險如此。是日，華計降至五十三四度，罄竹笥冬衣襲之，猶有寒色。夜宿金殿客寮，聽月山彈琴，初彈普菴咒，釋談章，徒悅俗耳；然徵商音調，於月黑參橫時撫之，大有陰森之氣，月山未足語此。復彈鷗鷺忘機，爲中呂均宮曲；惟二三兩段，從漢宮秋化出，間雜羽韻，前人故有宮羽之說，似不必泥。此雖五段短章，靜穆稱雅奏，余昔學弄，謬附知音，三十餘年來，手生荊棘，抹挑勾剔，彈不成聲，與撫髀者同聲一喟。

戊子游臥雲菴，自接引殿以上，鐵礦甚多，此則徧地皆是。隨檢礦石一片，色似生鐵，據其含質外狀，鍊之可得淨鐵三四成。僧霞光言：『尤以天啓菴爲最。銀礦則麻子坡金河口皆富。金河口舊曾開采，以水淹中止。凡產銀處，四周必現白色㽔。又金水河產金，但遠在山後，交夷界矣。若銅礦，現有下江某姓，在萬年寺左近集股開辦，然未得眞脈，恐無成效。總之峨山各礦俱全，鐵爲大宗』云云。姑記所聞，備礦學家調査。峯頂平曠百許畝，可闢畦蒔蔬，現尙擷蘿蔔饗客，氣候殊也。（油菜本冬春之物，以高寒故，六七月有之）雪木芋，（乾之耐久）。冷杉蕈，亦香積伊蒲饌，餘皆仰給縣治。常道將引孔子地圖，謂峨眉有仙藥，漢武求之不能得；若尋常藥物，如黃連，（此宜於陰寒，見陽光則萎，故性極涼）三七，（傷科要藥，人參三七佳，如細竹根者曰竹三七，功力較遜）見於本草者，硃砂連，（似黃連而莖粗色赤，治痧氣諸癥）蟲蔞，（止治瘡毒，食之殺人）雪藤，（和血法腰痛）走馬骰，（治跌打傷）金毛狗，（治刀傷）人頭髮，（以形狀名之，用取嘔吐，治痰迷癥）鐵鐙臺，（治無名腫毒）及血膽，血烏，所謂草藥者，隨處

售之。外有峨參（參即蓡之假借字）一種，形如沙參而大，色較黃白，山僧常餽送人，食者頗多。味略似參，性微涼，漬以米泔水，和肉炙汁服之，補腎。葛衣一種，如厚樸花而細，醉人含之即解，故一名醒酒丹；亦曰千杯不醉。沿途見芋香草，鬚根圓葉，葉背及莖均有厚白毛，花淡黃色，以實枕，可愈頭風。老鸛草最著名，狀似鸛鶴，花藍色，莖紅，葉缺刻如菊，熬膏治腹痛有效，煎飲去風濕。臥雲菴後解陀石，頗平坦，下臨無地，如雲日映合，亦可覩光。左巖一石几聳豎，巔平能坐數人，冷杉樹孤生如張蓋。聞昔有二仙對弈，人趨視之，及歸已八十年，此石或曰金剛石，或曰仙人石，未知誰確？游錫瓦殿，已易錫而板矣。僧告余曰：『往時金殿本總兵郝三昇捐覆鐵瓦，今亦木板。殿後明藩府造金頂，瓦柱門櫺窗壁皆銅質金衣，高二丈許，深廣各丈餘，中鑄普賢像，旁列萬佛，門陰刻全蜀山川程途，今悉毀棄，改砌瓶房。』復問銅瓦殿，則滿目荒涼，幾不能指其遺址。當未過去時，寶光璀璨，金碧相輝，何其盛也！一彈指間，黯然無色，豈非僧無高行，園不布金，陵夷以至於此？與時消息之理，於彼敎已如是。千佛萬佛頂，僅隔三里許，草菴落寞，同

人皆不欲觀。返與月山話別，適門內懸文殊普賢兩偈，嬰兒指問曰：『世傳妙莊王三女，長文殊，次普賢，次觀音，一子卽地藏王，信乎？』月山曰：『此小乘法也。在大乘法，釋儒一理。嘗其入山求道，飢寒疾癘，枯坐蒲團，亦猶佔畢寒窗，窮年孜矻，是曰普賢。普賢者苦行也。苦行而得道，亦猶知類通達，誘民化俗，是曰文殊。文殊者智慧也。有智慧而見下界蠢愚，如蛾赴火，如鳥投羅，遂生慈悲心。觀音者，慈悲也。因慈悲而生普救心，猶禹稷之飢溺天下。若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拯拔無間爲己任，是曰地藏。地藏者發願也。至於如來，則不知所自來？不知所自來，不知所自往，聖矣神矣！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是之謂佛。釋學爲佛，卽儒學爲聖，善人君子之階級，其普賢觀音之次序乎？千手千眼，現身說法，皆幻化以悟衆生耳，天下豈眞有此怪相哉？儒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推己及人；佛旨本亦如是。若必伽旃延，朝鐘魚，暮經咒，然後謂之證淨覺，宜授昌黎輩以口實矣。』按此援墨入儒之說，不知月山能行副其言否？揖而出，度天仙橋，有小鳥飛鳴過之，狀如瓦雀，色亦麻，其聲格磔可聽，旁翥佛現佛現云。然時方陰晦，

雨點猶餘飛決，無佛光，亦是郭公郭婆，割麥插禾，音無定字，隨人想像得之，未必如王母青鳥；使若明黃有鄰稱光未發時，有鳥先飛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直是禿禿假禽言乞食，鳥豈受此不白之誣哉？過普賢塔，內藏色身，僧告以某帝微行峨山，人無知者，忽遇一和尚跪迎，上問誰？奏曰『僧眞誠接駕』上訝曰：『汝莫是肉身普賢否？』僧即謝恩，不久圓寂；果爾又一天台拾得子矣。普賢亦人所爲，佛原不欲大千世界，止一普賢也。近譚鍾嶽氏以爲塔和尚而額『普賢』不倫，乃改題「和尚塔」殊覺多事。進開山祖師殿，師陝西潘姓，即通天沙門，肉身高拱，頷鼻豐腴，望而知爲僞飾；惟金色臂現有百寶輪筋，舒五輪指，骨節分明，兩足趺跏，宛然乾臘。聞黑水寺後祖師堂，惠通肉身，亦復如是，嘻北胡「帝羓」耶？埃及「木乃伊」耶？余不得而知之；大抵枯禪寂滅，早已不語不食，如瓊州宋卿家之雞窠遠祖，及殘喘一熄，精血全乾，空氣不易腐化，髹以漆，便可久存，直省招提類有之，非盡金剛不壞身也。欲在上摩峯，格於守者不果。晡時，復至接引殿，寒飆凜冽，僧爲燒榾柮，圍

盤談禪，佛教本爲劣根人說法，使不爲六塵六入所迷，然其旨在了悟根本之妙明眞性，言頓悟，（朱子一旦豁然貫通語本此。）言靜坐，（陸學所本。）大致與禮記大學中庸兩篇，神離而貌合。至若西天二十七祖，各傳一偈，語意玄妙，則又似老氏之說，出入莊列間；故雖大智慧大根器人，如唐之摩詰閬仙，宋之東坡山谷，往往喜談禪說，然或有託而逃也。朱子爲理學正宗，平日方擯斥佛老，其在南安聞寺鐘聲，悚然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把握者何心？放失者又何心？已令人無從體解。若張魏公敗於符離，殺人三十萬，其子南軒夸家父有心學，故能寂然不動，鼾聲若雷。呂希哲講主靜之學，至於肩輿過溪，輿夫墜水死，而安然不問，直是惡僧入定光景。故論者謂宋儒先入釋教中，明心見性，深造有得，然後變貌改形，遁而之儒，言雖偏宕，亦未始非空穴有以來風也。藥崇曰：「子毋甲儒乙佛，佛以因緣果報，補聖賢所不逮，鷄犬蟲豸，皆活地獄也。人死，視其三生業果，往生六道輪迴，警覺蒙冥，功不在周孔下。」余曰：「梁武何爲有臺城之厄？」曰因果耳。五印度淪入英吉利，何不自保厥家？亦曰因果。然則佛土其將終滅

矣乎？」曰：『過此刧必與，且無量數年後，天地亦必敗壞，學佛者卽於未卽壞前求脫離苦海之法。某俗家三台縣，年二十，父母欲爲婚娶，故遁此山披薙。』余曰：『昔康節元會，推混沌於戌亥。今哲學理想，著人類之末日。莊椿論減刧增刧，推算難盡，姑存而不論。惟釋迦生於賢刧，其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則又何說？』曰：『此猶魯男子學柳下惠，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毋令火宅僧藉口也。』相與一笑而罷。

己丑休息，諸僧乞書屏聯，作篆行二體應之。飯後，閱其架上釋氏稽古錄，圓悟禪師碧巖集，佛祖正宗道影，及金剛華嚴首楞嚴諸經注疏。出觀大殿，頗壯麗，兩廡列銅羅漢各九，云自滇鑄而來，途碎其一，琱木補之。由寺右新闢小徑向南行，亦有覩光臺，臺爲絕巖，擲巨石虛牝，半晌無聲，宜遠眺，一如華頂象池，而清曠過之。面大乘後山下有三霄洞，曰雲霄、碧霄、三霄；小說封神傳所謂趙公明三妹也。名固不經，然洞窔幽邃，若鑿路使人可探。再於臺上築亭，立石欄達於寺，豈非一大勝景？嶸崇出示舍利子一粒，大如梧子而扁，色鮮紅，有斑點及結晶紋，宛

似瑪瑙珠，云得自印度僧，將塔而藏之。按舍利子，梵言「舍利弗怛羅」舍利是鳥名，舊譯爲鶖鴒，一曰鶖鷺，或曰身。三藏云：舍利鳥卽春鶯，似鸜鵒耳，極黠慧。弗怛羅唐言子，舍利是其母，以慧母之子，聰明逾倫，標其名譽耳。文佛荼毗後得舍利八斛四斗，蓋皆骼燼餘之精氣結成；故或云骨身，又云靈骨。光明經稱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此鮮紅者，當是肉化，惜不能立加椎擊，辨其是佛是弟子。（佛舍利，擊不碎，弟子舍利，一擊便碎。）又時無童男女髮根，試其能否引綴髮上?一決眞僞。但余細審之，終謂是小寶石，渠爲西僧所紿，以紿大衆；卽甎殿塔中物，亦當作如是觀。

庚寅同人識曰：『盛暑伏陰在內，腠理疏，寒風襲人，毛孔淅淅，頂峯病者，是其前車。（雯兒在金頂中，寒，痁作，服所帶熱藥一劑始解。）山高氣壓輕，水易蒸發，瞬息成雲霧，因多雲，故多雨，潮濕必盛。其飲食有三弊：一范記謂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故羹米皆碎粒而飯饐；二菜油不熟，入原居人之胃，則凝滯難消；三本殿蓄雨水供飲料，以爲清潔，而日久黴菌微生蟲，

比比皆是，均不利衛生。遂決計下山，別僧循故徑曲折而降。其坡多青灰色之花岡巖，內含白色紋，成線狀根狀樹枝狀草葉狀者，以意度之，當為含有錫銻等金之硫化物。下雷洞坪數武，於青灰石巖中，特出輝銀礦苗，色朱紅，礦物家幸留意。經白雲橋，水已涸，下產泥炭。至蓮花庵分路，折往小徑，狹曲而陡，多粘板巖，雜以鐵礦巖花岡巖等。對面即洗象寺後，所謂羅漢坡獅子巖諸山之背。穿山脊遇仙寺，粘板巖尤多且佳，可作礪石；若制為石板，足供全省學堂之用。又十三折，度一橋曰「長壽」，以坡名名之。橋右巉崖百丈，瀑猶迸飛，流泉激石，聲潺潺可聽，境幽絕。緣巖腰曲折下，樹生秋涼，人語雜風濤，響答山谷，山花寂寂，山鳥嚶嚶，令人目不給賞。倏而峯迴路轉，兩山夾峙，如入巫峽，如行陰平道，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俯仰怡曠，有飄飄欲仙之概。私念蒲翁俗人，何不結茅於此？再折至觀音橋，水從觀音巖懸墮，巖壁一帶，古落鬛鬖如亂髮，纏挂枯幹頑石間，長數十百尺不等，俗呼普賢綫，方物略謂之「仙人縚」，贊曰「附陽而生，垂若文條，大概苔類，土石所交，間擷取煎飲，能愈氣痛」云。此巖礦具五色，層次井然，

望之如岑樓傑閣，高插天半，頂有雲氣遮之，故欲迷離游目，不使人一覽無餘，亦入山以來創獲之奇境。灌莽中獨無冷杉，有水蕁麻，蔓生無刺，狀似紫蘇，不紅。度橋，忽箭括猕霄，石扃對劈。又一天門石而高過之，名「仙峰石，」出石仰登，抵仙峯寺，林木復盛。由寺右池邊仄徑，循坡扶木欄，上下三里許，坡窮洞見，儼然城府，是爲九老洞。左右口若轅門，中似屏壁，游者從左洞門進，十許武郎右洞門，絕巖無路，惟山燕羣飛出入。背屏向內口，窅冥叵測，僧爲然火，人手一炬行，陰氣吸收，光僅及趾；仰覘石隙，燕壘萬千，遺矢狼藉，幾於佛頭皆糞，掩鼻蹴足。磴級自高而下，泥濘迂折三四百步，始見黯然一佛燈，乃財神殿，後爲觀音閣，旁有石牀，云是趙公明臥處；雖承演義之訛，而履迹枕痕，宛然尙在。正凝注間，陰生臭穢之氣，逼人欲倒，亟出一覩天光，心目覺爽。不知當日唐僧元奘（從西域取經歸住此。）隱士胡份，（初隱廬山，李騰弓旌之，逃入此。）及明徧融和尙，（會異僧於此祝髮。）何以能住？豈變清淨爲汙濁，不令俗人來占仙窟耶？抑桃源舊津，遂迷不復得路耶？志載昔有入此者。然獨行三十餘里，聞雞犬鼓樂音，蝙蝠如

鴉撲炬，乃出。於袁記所稱嘉靖間，數僧然炬八十五里，一谿橫亙，過谿一二里，洞狹多怪石，有大蝙蝠飛出撲火，懼而止。前後道里已不相符，就余目擊，洞高丈餘，闊一二丈不等。抵財神殿，已是盡處，深不過里許。旁數小洞，口徑尺餘，一口較寬而光滑，蛇行可入，而探之滲滲，冷風颯然，即以火進，必不待撲而熄。其鳥翦尾麻頷，背翼黑灰色，明係燕類，無所謂如雅之大蝙蝠，耳食之談，恐不足據。且洞以黃帝訪天皇眞人，遇一叟問有侶九人得名。「天皇眞人」當作「天眞皇人，（劉君曰：天眞皇人隱峨眉，詳道藏黃帝本行記，嗣宋人雲笈七籤元人眞仙體道通鑑各紀傳，均載其事。攷其所本，則爲九仙三一玉牙經，斯經似出唐前，今道藏有之。）他書又謂「天眞皇人」即廣成子。廣成即老子；而胡世安云：昔黃帝廣成子訪天眞皇人遊此。則是以廣成訪廣成矣。顚倒顚踣，索解無從。至廣成即老子之說，葛稚川已駁之，所著神仙傳，止言廣成子居崆峒石室，無一字及峨，與黃帝問答語，亦與舊志稱引不同，究莫由質正，惟有疑以傳疑而已。將行，忽山坳有聲，似呼似嘯，僧曰：『袁居士方門也。』至此始聞猿鳴。仍由寺下，

坡極險曲，名「九十九倒拐。」産石灰巖，一嶺皆白，細檢之，有半球形，或雜石英，或雜花岡，或現水剝蝕痕，頗足供觀玩。過龍居溪，蟬聲復唱，漸覺暑意。余絺綌入山，次萬年寺而單袷，次洗象池而棉，尚似春初秋末；至金頂則居然嚴冬，挾纊披裘猶不足，今漸減至袷衣，行將復葛矣。一山數日間，氣候備四時，異哉！投洪椿坪宿，古名「千佛庵」，頂曰天池峯。適逢七夕，以遠鏡窺河漢，乃係無數細星，恍然於鵲橋渡牛女之謬。明月如梳，吞吐雲羅中，夜景頗佳。歸寢後，聒耳鳴泉，終宵不斷。張耒句云：『嘈嘈虛枕納谿聲。』神情逼肖。

辛卯將登大坪，晨雷雨，僧云：『此去危嶺十五里，蛇倒退不可行。坪上一廟耳，遊目四顧，不能逾華嚴頂。後路猴子坡，尤奇險。會佛牛心，荒剎無足觀。』同人色阻，與夫從而尼之。乃由積善橋，抄巖下捷徑，徑盡無人迹，僅兩山夾一澗，俗呼黑龍江，源自九老洞建瓴而下，即出清音閣之右橋者。會雨甚，驚湍怒瀧，如雷吼，同人頭笠手杖足芒鞋，行亂流碎石中，水或沒脛，陰冷徹骨，齒自鬥，噤不能聲。兩山獰石相向，勢將搏攫，或突出雲根，搖搖欲墜，不敢仰視。就深

淺迂迴厲揭，可三四里許，忽峽壁對屹，下臨深淵，途窮且病涉，幸緣崖鑿孔架木，如略彴可度。既出險，循鳥道六七折，至清音閣，去洪椿坪已半舍矣。始余之下坪走谿壑間也，雖艱苦而境極幽僻，別饒奇趣，叟兒輩猶咿唔覓句，爲余誦之；今錄其一律云：『綠陰深處聽寒蟬，疑是蓬萊福地仙。黛色濃添橋畔草，琴聲遠咽澗中泉。秋風白水千盤路，曉雨紅椿七月天。柳暗花明山態活，清音閣在白雲邊。』此地據全山高度三之一，天然鍵束，道四達，小路北通金剛坡。往大坪，西即前此上山大路，偏右橫出，可往黑水寺。余等東向行，由廣福寺右別徑，下迴龍山，經石船子龍門洞折往兩河口，約一舍而遙，漸有鄉野風味。迴龍山之滴水巖，飛瀑歕珠，從半空墮，觸石成細雨，濺沫濡衣。石船子，俗號普賢船，長石橫臥谿中，狀類艨艟，可謂藏舟於壑，顧王寶筏，如是我聞。龍門洞一帶爲堅巖，山根巖石，橫列成層，爲瀑流刻劃而然。附山多暴客，遇團民三五成羣，施倪過半，衣藍縷鶉結，用小鐵管製槍，曲竹爲柄，長徑尺，視爲利器，擔小旗招搖過市；然槍作爆竹聲，急爲讓路，路人告余曰：『此鄉練捕盜之精兵也。』始知灞上棘門，未爲

兒戲。過壁山廟小憩，神曰張七相公，值會期，香信甚盛，祈福禱病道相屬。心痛者以紅紙箍心進，頭痛者以黃紙作帕進，病腹者繒搭膊進，病足者男婦各負履式進，甚至耳目口鼻之患，無不紙翦其形，祝而火之，僕僕喃喃，可笑可憫。近人說部茗餘新話，記張七相公卽帝主尊神，本蜀壁山縣人，在黃州麻城五腦山者，尤著靈應，詳載志乘。咸豐六年，化身集民團勦賊，賊盡，一邑獲全，麻人到今德之。似鄉愚迷信，亦有自來；然未聞神之靈於蜀，如靈於黃者又何也？薄暮入縣，仍宿保和店，初擬登中峨小峨，至是憊甚，且歎觀止，等之自鄶可也。

壬辰陰，出北郭，過大橋稻畦萬頃，秀色可飡。二十五里雙福場，街市頗聚。過復興橋，（舊名平成橋）渡靑衣江，凡二十五里，次夾江縣治，在漢爲南安縣，屬犍爲郡，後周爲峨眉平羌二縣地，隋開皇中，始分置改今名。寰宇記隋分龍游（卽今樂山）平羌二縣，置於涇上，臨江水，故號夾江。初屬眉山郡，唐以後屬嘉。西望化成山，崒嵂摩穹，與千佛崖對峙，圖經以爲天下二十四化之一，道士常正一得道於此。明陽芷詠化山句云：『倒瀉銀河飛素練，劈開玉峽現長

虹；』蓋亦分峨眉之雄秀者。午後晴，又行四十里，抵土門場。場口卽眉州界，荒店數家，不成市井，與夫疲乏之，遂宿焉。湫隘汚穢，蟣蝨芒背，寢不安席，作竟夕談。回憶緇牀淸淨，不知隔幾千百塵；同人曰：『峨山亦有最可厭者。』每客至，款以茶果，小沙彌拓盤置楮墨乞施，謂之「鎭峨峯；」如洗象池臥雲庵之情狀，直以道場爲利市矣。余笑曰：『北齊書載沙門普通，於道旁造大漆像，敎化乞財，所得物咸入常住，常以杖敲此像，號曰「出課烏奴。」（御覽引）衣鉢相傳，非伊朝夕，志稱往時山頂寺院最多，緇流爲此，皆是接待香信，傲求津潤，若郵亭逆旅者然，似彼虛頭衲子，本不過借佛爲名耳。故明季嘉峨二公府，每日簿理，半多僧家爭接門徒，彼此仇訐，狴犴爲滿，滄桑之後，香火寂寥，此弊幸絕。然金殿僧月山言，因樹界爭訟頻年，弊亦何嘗盡絕哉？嗟乎！士志遺而謀食，僧修行而競利，末流忘本，豈孔子如來所及料？是在擔任世道者，有以激揚而預爲之地也。』

癸巳晴熱，晨行二十里吳街子，場市較土門爲勝，三十里思濛子，闤闠櫛比，趁虛者肩相

摩，雖一闤之市，繁盛非他場所及。二十五里松江口，八里度三蘇橋，五里次眉州治，即漢犍為郡武陽縣地，後魏改曰眉州。元和志云：『因峨眉山為名，前後迭經屢改。明洪武十三年，始定今名。』直隸布政司，是日宿榮新店，屋舍頗高爽，同人擬謁三蘇祠，以日入不果。乙未五月，余從學使者吳移香侍御樹棻，襄校眉試，嘗一再至。祠在治西南，即紗縠行蘇洵故宅，改名眉山書院，三面環水，中室祀明允父子，後軒木假山尚在。山有三峯，嘉祐集記云：『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今一回首，猶令人肅然起敬，而穆然有遐思焉。』峨山靈秀，鍾毓一家，以文章論，亦冠全蜀。三蘇集板，現尚藏庋祠中，乃道光壬辰知州弓翌清督紳補刻者。東望蟆頤山，連峯壁立，坡潁皆有詩記之。近在眉睫間，不獲渡玻瓈江一往登覽，為之悒悒。然觀於峨者難為山矣。

甲午晨，行二十里龍安場，二十里彭山縣治。名勝記曰：以『界有彭女山得名。』按即彭

亡山，商大夫鑿墓於峯下，在治北。水經注謂江水自武陽（縣在漢爲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溯江入蜀，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爲刺客所害；公孫述遂改爲「平無」，言無復賊也。又憇鄧公場，場距新津城五里許，遙望三河會合，併注江口，各水道了然在目。宿花橋子之天昇店，街市殷闐，商賈輻輳，新津大集也。是日晴，共趲程百十五里。乙未立秋，由穿頭鋪花園橋黄水河四十里，次雙流縣治。本漢蜀郡廣都縣地，隋置縣，避煬帝諱，取左思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改今名。聞縣東南八里有聖鐙山，一名普賢山，殆因峨山傅會歟？二十里簇橋，爲近省大鎮，絲業總匯之區，設有絲蠶局，派員稽徵。此場兩邑分轄，右屬華陽，左屬雙流；有簇橋河，在縣東北十里，即流江也。又二十里進南門，回王家壩寄廬，稚孫輩歡呼候門，以袖中峨眉佳石分給之。

明州遊記

胡韞玉

某歲之春，擬與董君心安作泰安曲阜之遊，嗣因阻於戰事不果。鬱居無聊，憂心莫寫，夙

開天童寺與阿育王寺之勝，於是乃爲寧波之遊。心安以事不能往，與史君流芳偕。流芳善攝影術，此遊佳山水，行將收入我篋中。寧波爲唐明州，乃作明州遊記。

於某日摒擋行李，下午四時趁新北京輪船赴寧波。昔年來往於上海福州間，深畏顚簸之苦。往往船出吳淞口，即納頭而睡。迨船進馬江口始起。今已五六年不趁海輪矣，上船後凜凜有戒心，如將置身於洪濤巨浪之中，而莫能自主也。流芳云：『寧波海中，極爲平穩，如無風時，直與長江船無異。』然余則爲驚弓之鳥，膽不能壯。船出吳淞口，水天一色，使登甲板一縱目，心胸當極爲開展；余即展被而臥，一如往來上海福州時，意欲使洪濤巨浪盡從夢中過也。翌日上午五時，霍然而醒，精神頗爽，船極平穩，毫無顚簸之狀。余曰：『豈已入鎭海口耶？』流芳曰：『未入時亦如是；惟夜十二時船身稍有傾仄耳。』六時抵寧波，即上帆船。余等計畫，擬假帆船而慈谿，而餘姚，而紹興，直抵西興；蓋流芳先託人預僱船，停此相待也。船極敝壞，上漏下濕，穢氣薰蒸，然無可如何，只得安之；天下事到無可如何時，惟有此種解遣法也。置行李稍

妥，上岸，飯於太白園，菜頗惡劣，饑者易為食，亦覺適口也。

飯後作城內之遊，按寧波據甬江為城，城在江南岸，滬杭甬車站在江北岸，南岸對峙，中以浮橋通之。浮橋者，置舟水中，縛以鐵綆，鋪木板於其上，以便行人；因浮於水而，故名「浮橋。」土人皆謂之「江橋，」即名勝志所謂「靈橋」是也。登橋遠望，甬江之水，自四明諸山而來，曲折流於寧波東門之外。東門一帶，層樓臨水，極為喧闐。來往橋上者，車水馬龍，雖無歇浦之盛，望而可知為富庶之區也。徘徊橋上，攝影一幀。

過江橋，到天后宮。按志乘云：『天后姓林氏，唐牧蘊九世女孫。歷傳至保吉，為後周統軍兵馬使，歸隱於莆田之湄洲嶼，天后之六世祖也。父愿宋都巡檢；母王氏。天后生有紫色祥光，異香盈室，長能乘雲渡海，拯親於溺。年二十有八，得道昇化，實宋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也。潘思渠記略云：『宋宣和中，路允迪使高麗，七舟俱覆，獨迪之舟賴神獲濟；於是始建順濟之廟。乾道二年，閩大疫，神降於白湖。揚泉以療之；於是始膺夫人之秩。明永樂時，內監鄭和通道西

洋，累得神佑；於是晉天妃之封。我朝初平台灣，繼殲寇亂，師捷而速；於是始加天后之號。」觀以上諸記載，所謂天后者，雖確有其人，然終不免雜神仙誕妄之說。蓋海濱多變幻之現象，人民迷信殊深。又風帆往來，頗遭不測，幸而獲濟，若有神靈以保佑之者。此種迷信習慣，印象於人民之腦頗深，而爲政者或亦利用之，所謂以「神道設敎」是也。淸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用兵台灣，自云有神兵引導。及屯天妃澳，琅謁廟，見神衣半體猶濕。澳有泉，僅供數百人飲，時甲士萬餘，方患渴，忽湧醴泉，汲之不絕，琅上其事，勅建廟於湄洲，勒石紀績，更封天后。此稱神話，豈復可信？當是施琅利用人民迷信，故爲神異之說以張之。然自是而天后宮偏於吳越閩廣之間矣。方今機器發明，重洋可越，天后應退處於無權；但迷信之甚易，覺悟之甚難，泉漳人民，崇拜天后，仍不改昔觀也。此廟建築極宏麗，而石柱蟠龍之雕刻，尤爲著名。往嘗讀閩頌記云：「泉洲天后宮石柱，皆雕盤龍，形勢飛舞，望之如生。右柱尤神工，相傳師徒二人分製，師成勝於徒，人皆譽師，徒恥之，閉門精思，龍降於室，凝視而默識之，遂成此柱，易其前雕者，師亦束手，

自問不及，即今右柱者也。』龍降於室之語，雖不可信，用志不分，其技自神，固有至理存乎其間，愚者不察，演爲神話，殆可憫也。余往年曾過泉州，惜匆匆未至天后宮，而觀所謂形勢飛舞之龍柱，不知此柱之雕刻，擬之泉州若何？然而奮鬣張爪，極天矯蟠拏之觀，雖非神工，當亦出於名人之手也。

出天后宮，入東門，街衢洞達，道路縱橫，九市開場，百貨列肆，車擊轂，人摩肩，擬之滬漢則不足，比之蘇杭則有餘。月湖在縣治西南，方輿紀要云：『周七百三十丈，源出自四明山，從城西南五十里大雷山，經林村十字港，匯望春橋入西門，爲月湖；亦名西湖。』余按四明山界紹興寧波二郡之間，距鄞城約一百四五十里，山勢連緜，蟠踏數縣，大抵餘姚上虞鄞縣奉化境內諸山，其奇秀而崛拔者，皆四明之支脈也；境內諸水，其淪漣而澄清者，皆四明之分流也。月湖之水，曾不一勺，必請遠由一百四十五里之四明而來，亦如小儒下士，偶述世系，皆上溯數百年或數千年其同姓之有闊望者以自重，若非此不足表明其世家也。惟是人煙輻輳之中，

一泓碧水，數株垂楊，畫閣平橋，蕭然自遠，亦不可多得之佳境也。名勝志云：「湖中汀洲島嶼凡十：一曰柳汀，二曰雪汀，三曰芳草汀，四曰芙蓉洲，五曰菊花洲，六曰月島，七曰松島，八曰花嶼，九曰竹嶼，十曰烟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無虛日也。」今則洲汀島嶼，皆彷彿迷離，莫能指其處所，所謂涵虛館、眞隱堂、碧沚亭、澄輝閣，更在若存若沒之間矣。竹嶼尚存，濱於湖，遊人多於此品茶。據郡志，即南宋之錦照堂舊址。四面樓臺相映照，一川烟水自彎環，風景固無殊焉。是日遊人稀少，無飛蓋畫船之盛，豈今昔之不同耶。

沿湖行，到天一閣，閣爲浙東藏書第一，明嘉靖間兵部侍郎范欽之所建也。欽字堯卿，好書籍。既得豐道生萬卷樓舊藏，更從弇州借鈔孤本，建天一閣藏之。閣凡三楹，書藏樓上，封扃甚嚴，非子孫齊至，不得開鎖；惟范友仲破戒，引黃梨洲登樓，盡發其藏，語載黃梨洲天一閣藏書記中。嗣後徐健庵、萬季野、馮耕南皆曾一至閣中。閣下爲廳事，懸聯甚多，阮芸台聯云：「承梅澗柳汀以後，清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比南雷東澗之奇，圖書泉石，高樓仰百尺元龍。」

全榭山聯云：『十萬卷籤題，湘帙斑斑，笑篆竹絳雲之未博；三百年清秘，祥光昞昞，接東樓碧沚以非遙。』余雅好書，讀芸台榭山兩聯語，愈覺低徊不能去。吾國藏書之家，所在多有，大都易世而後，飄零散失，如天一閣庋藏三四百年之久者，實不易覯，豈造物之所忌耶？抑人謀之不臧也？東齋脞語云：『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許吸烟，故永無火患。』余今親至閣中，知東齋脞語之所記，亦不盡然。閣前一池，泉石樹木，頗饒古趣，然並無環閣之水也。守閣之人，即炊爨於閣旁，亦非如東齋脞語所記慎重之道，豈謹之於始，而怠之於終耶？或曰：今樓上並無書；然樓門封鎖，塵網縱橫，此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嘗讀阮芸台所編天一閣書目，約計五萬餘卷；宋刊十數種，元刊百餘種，丹經道籙陰陽筮卜之書，亦多有善本。迨至光緒間，錢恂編書目時，已漸有散失矣。私家藏書，原非易事，絳雲一炬，盡歸刼灰。陸氏之皕宋樓，爲日本靜嘉堂文庫所得，更無足論矣。天一所藏，歷年最久，然數百年來，雖封鎖宛然，而流散於外者，往往遇之。今距錢恂編

書目時又若干年矣，究不知閣中所藏若何？環顧東南，惟鐵琴銅劍樓蔚然具在，是則范氏之子孫，不能不慎重以寶貴之也。

由天一閣返船中，時方下午三時。卽命舟子趁潮開船，片帆初挂，斜陽正明，風細潮平，船行頗穩。回憶十餘歲時，由南昌回里，泛舟長江之中，晚風初歇，暮潮方生，讀唐人「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之句，頗覺悠然自遠。自輪舟火車之便到，久不乘帆船矣。茲甬江之水，雖無長江之廣闊，然而載沈載浮，亦頗有風正帆懸之觀也。約行二里餘過壩，寧波之水，漲自海潮，其味頗鹹，禦以壩，使鹹水不能越壩而入，故壩內之水悉淡。惟船行至此，須有過壩之舉。過壩者縛船以巨繩，兩岸有木柱，柱下一木輪，繩端繫於木柱，數十人轉輪而上。約十餘分鐘，始得過壩，索長千餘，爲過壩之費，與之錢，受舟子一瓦片，爲回時過壩之證憑。余取視之，與尋常瓦片無異，謂舟子曰：『此豈可作憑證耶？』舟子云：『用一瓦，破之爲二，各執其一，合則眞，不合則假，不可僞也。某雜貨店曾用之以代貨幣，信用具在鈔票之上。』此眞上古合符之遺風矣。

過塲後，兩岸稍窄，綠楊臨水，野渡自開，小屋成村，炊烟乍起。水行視陸行較逸，擧目兩岸，時見平疇，夕照在山，農作未息，小舟繫岸，牛車潑水，碧草綠波，令人悠然作歸隱之想。是時船行頗遲，野景過窗，如展圖畫，日已半落，餘光猶明，牧人騎牛，踏石橋而過，閒逸之態，始歎趨名利者徒自勞苦也。余年二十餘，曾躬耕於蕪湖之萬頃圩田，家滋味久不復嘗，覩此情形，不覺神往。憑眺久之，冥色四合，時將入夜矣。再前行，抵寶幢而泊焉。

寶幢距寧波城五十里。王征南爲寧波之寶幢人，擅內家拳法。按內家拳創始於張三丰，至明傳於寧波張松溪。王征南爲單思南弟子，讀黃梨洲所著王征南傳，可以知內家拳之神妙矣。梨洲子百家，從王征南學內家拳於寶幢之鐵佛寺，其所著內家拳法有云：『自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丰既精於少林，從復而翻之，是名內家。得其一二，已足勝少林。王征南先生從學於單思南，而獨得其全，余少不習科擧業，喜拳甚，聞先生名，因裹糧至寶幢學焉。』余亦頗喜技擊，今至寶幢，卽向往黃百家從王征南習拳於鐵佛寺之概。惜匆匆不能一訪鐵佛

寺，觀其當年盤旋磅礴之迹，或庶幾得遇王征南黃百家其人與？寶幢之水，來自太白山，卽名寶幢河，臨水人家，自成鄉鎮，夜泊於此，殊有瀟灑出塵之想。村婦擣衣，亦頗有「長安一片月」之感！

翌日五時起，天際微白，遠山舒青，樹密垂陰，近水沈碧，微風吹面，意頗自適。山立一人曉，水流萬籟清，山水之間，其朝氣與城市頗異也。俄而風緊雲重，山頭或隱或現，而雨絲絲至矣。流芳曰：『天公不做美可奈何？』余曰：『遊山之興，不爲風雨所阻，天童阿育王，今日必落吾手中也。』流芳云：『予頃問諸輿夫，茅洋靈峯，亦是甬上勝地，惟道路稍遠，亦有意否？』余曰：『但有佳處，卽當往遊，不必計及路之遠近也。』乃相與僱輿，與夫索價奇昂。其輿析竹爲之，如籃式，以一竹橫貫而抬之，上覆篾簟，以蔽風雨。流芳笑云：『此豈輿哉？直一抬豬之籠耳。』余曰：『相其形式，古稱籃輿，或卽如是。考晉書王弘問陶潛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極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籃輿與華軒並舉，籃

與當視華軒爲僻陋；名爲籃者，或其狀如籃而云然？此豈籃輿之舊制與？余愧乏淵明高節，覺乘之極不適意，幸無脚疾，尚可步行。流芳不能行遠，乃僱籃輿一乘，另僱一人擔攝影器以隨之，所費過於華軒遠矣。七時由寶幢啟行，余芒鞋竹杖，先籃輿而發。出寶幢鎮，地勢漸高，兩旁樹木極多，大皆合抱，夾道而立，人行其中，如行碧琉璃中，鬚眉俱綠。風急雨驟，從樹杪飛下，細者如絲，巨者成片，有時化爲烟氣，綠意融融，如大玻璃缸，滿貯清水，而一片空明，三兩老屋隱於山坳，恍疑仙境。憶前歲大雨，偕陸潤青登玉皇山絕頂，雲氣繞身，咫尺莫辨；因成一律云：「直上玉皇頂，回還石磴懸。大風吹作浪，急雨化爲烟，陸地忽成海，高峯若接天。一身雲氣繞，即此已神仙。」彼則千里一白，此則渾身悉碧，雨景之幽，各極其妙。前行十餘里，至萃峯廟。廟在路旁，半就傾圮。廟前一樟樹，大足十人圍，蔭蔽數畝，與杭州法相之樟，仲伯之間耳。法相之樟，好事者建亭於其旁，並爲文以張之；此則芬芳氤氳，與雨氣相渾於寞寂之鄉，物之遇不遇，大概如是也！再前行而地愈高，而樹愈多，景愈奇，左顧右盼，目不暇給。再十餘里，路更峻於前，而

樹路少，至茅洋山麓，蓋已入鎭海縣界矣。

茅洋山與茅洋寺，浙江省與寧波府志皆不載。惟浙江水陸道里記，有毛洋，字作毛，音同通用也。毛洋之南有瓶壺山，府志云：『瓶壺山在縣東南四十里，世傳葛仙煉丹之處。』時得五色土如丹砂。余等出寶幢鎭，過阿育王山，所行之路，皆沿瓶壺山麓。至茅洋山麓，高於寶幢，已不知更若千尺矣。茅洋山勢頗峻，峯巒陡絕，削拔而上，如耿介之士，莊嚴其容，而厲不可攀。嶺橫峯腰，望面彌長，夾嶺之樹雖不多，而疏落有致。草色青青，亦絕無深山窮谷之象，所以路雖險而亦竟忘其險也。山麓一古寺，樹木掩映，頗爲深幽。余輩志在茅洋，過門未入，上山嶺愈峻，峯回路轉，每轉而樹愈密，而景愈奇，曲折回環，處處有致。籃輿山行，極費力，「邪許」之聲，如在隔谷。忽焉路轉，既至目前，前行之人，雖踞峯巔，仰而企之，音問可接。俄頃峯回，又距一壑，而遙遙相對矣。如此往復，約行十餘里，至茅洋寺，蓋已高出衆峯之巔，舉頭天外，胸懷一曠。山僧云：『此山極高，東望大海，南望甬江，天氣淸明，歷歷在目。』惜雨氣迷離，但見微茫一白，而

山勢峻險，古木重列，隔谷而望者，布陣嶺也。郡志云：『布陣嶺在縣南二十里，宋高御寇布陣於此。』嗟乎！武林偏安，中原不復，於此布陣，有何益哉？山僧烹茶款客，意頗殷勤。但余等遊蹤匆匆，不克淹留，略憩片刻，告別山僧，啓行而上靈峰之道矣。

自茅洋至靈峯，皆由山脊行，忽上忽下，岡連稍接，延綿不絕。時雨更急，惟前後左右，見咫尺之地；餘則茫洋無崖岸，如置身大海之中，而莫之所屆。雨景之奇，可謂大觀！但不知視黃山鋪雲若何？行十餘里，天霽，遠山迷離，猶帶雨色，幽壑深遠，惟聞水聲。忽然路轉，山坳中露出白屋一角，導者曰：『此卽靈峯也。』按靈峯寺在鎭海縣治南三十里，周廣順元年建，名保安，宋治平初改今名，明崇禎重建。今之寺不知修在何時？志乘無考。廟貌頗不偉觀，而地極靜幽僻。郎輔忠靈峯詩云：『穿雲惟谷鳥，繞屋有枯籐。』詢實錄也。寺門張鎭海縣縣長告示，略謂『三月爲香汛，所有香火錢，撥一半充學校經費，宜派警察保護』云云。學校而分香火錢，當爲鎭海縣倡舉。可惜靈峯寺極荒僻，縱有香火，爲數不多；然苟仿而行之，亦未始非爲學校籌款

之一法。若鄞之天童阿育，杭之靈隱天竺及其他各大寺，以一般善男女佈施之費，分一半以補助學校，大禪林所在，卽學校所在，眞可謂學校如林也。靈峯之遊旣畢，折回往阿育寺王下。山行五六里，卽來時之路。時雨霽和風，松篁如沐，流水潺潺，與人爭道。山鳥時鳴一聲，飛過他樹，樹上餘雨，隨鳥飛而落，如墮碧玉，與來時又是一境。左顧右眄，觀之不厭，忘路之遠近，不覺巳到阿育王寺，計程又十餘里也。

阿育王寺，氣象頗雄偉，伐鼓撞鐘，佛事極盛，與茅洋靈寺迥不侔矣。按寺在鄞縣治東五十五里阿育山下。山志云：『晉義熙元年，勅成塔亭禪室。宋元嘉中廣與建。梁普通三年勅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鄞縣志云：『明武洪十五年，定爲阿育王禪寺，爲天下禪宗五宗之一。』阿育王以舍利著名。明宋濂寺碑紀云：『東天竺國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殊眞身舍利，分佈於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是以遊阿育王寺者，皆以請觀舍利爲莫大之幸福。寺僧極勢利，余等短衣草履，狀頗寒酸，以銀圓四，謀一午餐，竟不可得。聞之人云：『作佛

事者動輒千金，以銀圓四誄一飯，宜其不顧也。』余等未請觀舍利，不然，必又遭白眼。其實舍利非眞。昔嘗讀南雷文集，黃梨洲阿育王寺舍利記云：『余讀宋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眞珠褒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寺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歷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據梨洲說，阿育王之舍利，不僅僞爲，且僞之中更有僞焉。寺僧愚弄人民，故神其說，以博布施，人民信之，以求冥福，此其中有市道焉。宋濂亦明士之矯矯者，不僅深信舍利之說，且作爲文章，侈述神異，以張大之，無怪夫惑者之衆也。』梨洲又言：『卽舍利亦復何奇，而况於僞爲者乎？然而人民至今迷惑如故，可歎也！』余等本無請觀舍利之意，寺僧又復勢利拒人；第見塔影隱現於烟雨迷離之中，覺此景之可玩，勝

於觀舍利萬萬也。

出阿育王寺，折而東行，約十二里，至小白嶺。嶺路頗峻，上下約三里餘，巔有一塔，位置極佳。時新修，工尚未竣。余嘗謂寺觀與佛塔，頗足生山水之色，設無彼敎，佳水佳山未免過於寂寞。下小白嶺，行約六七里，爲天童寺。導者曰：『全街皆天童街產業。』以此可見天童寺之富，與寧波人民拜佛求福者之多。過天童街，折而北行，清溪一道，委曲回環，隨山轉折，夾路平疇，光明如鏡，禾苗初吐，微風蕩之，細綠成浪；而淡黃楊柳，亦搖曳於斜風細雨之中，絕似吾鄉風景，不覺悠然動故國之思！遠望一山，樹木葱蘢，氣象萬千，太白山也。前行約五里，長松合抱，夾道而立，迤邐數百步，無一雜樹，萬松關也。再前行，一泓碧水，衆樹環之，樹杪飛泉，落入水中，皆爲綠玉，萬工池也。鐘聲隱隱，不見殿閣，惟有古木融碧，曲徑通幽，樹盡天開，瓊樓玉宇，如入仙境。王安石天童詩云：『村村桑柘綠浮空，春日鶯啼谷口風。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半山詩未必佳，然此詩所云捧出梵王宮，眞能狀天童之景。蓋天童在太白峯下，山峯迴

抱，境極幽僻；加以松陰蔽天，更爲深邃。迨至寺前，始豁然開朗，左鴻鏡，右輪藏，梵宮佛塔，畫棟飛樑，極金碧輝煌之觀。初不知有寺，至寺前而全寺畢見；吾故曰「捧出」二字，眞能狀天童之景者也。按天童寺在鄞縣東七十里太白山下。晉永康中僧義興結茅山中，有一童子日給薪水，後辭去，曰吾太白星也。由是山名太白，寺名天童。唐開元中僧法璿復故迹，建精舍於山麓之東。至德中住持宗弼之徒，徙寺於太白峯下。乾元初相國弟五琦，請賜名天童玲瓏寺。咸通十年賜名天壽寺。宋景德四年改賜額景德。明洪武十五年定爲天下禪宗五山之二。清順治十六年賜額宏法禪寺。今之寺，輪奐一新，過於阿育王，水陸道場之盛，視阿育王奚翅倍蓰？施主多則廟貌莊嚴，固意中事也。寺僧勢利，一如阿育王，余等至，無一人招待。聞尚有獅子柏，千佛閣，疊翠軒，東谷庵，玲瓏巖，虎跑泉，鎖翠亭諸勝，皆未尋得。五時，由天童回，行二十里，七時到小白鎮上船。蓋余等所僱之船，已由寶幢開至小白也。夜宿船上。計自寶幢至茅洋三十里，茅洋至靈峯十里，靈峯至阿育王寺二十里，阿育王寺至天童寺二十五里，天童寺至小白鎮

二十里，是其共步行一百零五里，爲予近十年所未有之事也。又明日上午五時，由小白鎭開船，推篷而望，濕雲歸山，松膏如沐，朝暾欲上，已放晴矣。船行六十五里，兩岸青山，前者迎，後者送，下午二時抵寧波，明州之遊告竣。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第十二卷

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

畢振達

十月姻緣記

余於癸亥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國十三年元旦。——與亡室汪瑧琤女士結縭於上海。是日賓從甚盛，咸進一巵，爲吾兩人賀。明日，中西報紙。都爲文述吾婚儀，映印肖像，盛致褒美。吾與瑧琤從憂患中結爲婚媾，私心亦竊喜，而今而後，相期白首，尙復何求。嗚呼！庸詎知瑧琤以甲子九月二十一日病卒，與吾爲夫婦者，爲期才十月。吾哭之痛，不能殺吾悲，吾今謹以至誠，追述十月來之狀況，以爲親故告。

余統計與瑧琤結婚之日始，迄其逝世之日止，凡二百九十三日。瑧琤之病，自五月十九日起，纏綿病榻者一百二十一日。病中相對，已成苦境，所謂甜蜜之光陰者，僅一百七十二日

而已。此一百七十二日中吾以職業關係，置身家庭以外者，一日又耗其半；是吾與瑋琤歡笑相共，僅僅八十六日而已。世間嘉耦，以八十六日而永別，悲可知矣！吾果前知相聚僅此十閱月者，吾寧犧牲一切之願望，擺脫一切之職業，以慰吾瑋琤矣。嗚呼晚矣！

瑋琤得年才二十二，吾亦不敢諛瑋琤有何如之嘉言懿行，足爲社會家庭之模楷。特此十閱月中，瑋琤之言行，在在有予我足以紀念之價值，每一迴憶，輒不禁涕淚之縱橫也！吾元配楊氏，遺子女七，瑋琤撫之育之，如己出。四男慶芳，三女慶珊，入校肄業，以英文算術、非所素習，插班甚苦，瑋琤於燈下恒親課之。五月病作，猶力疾爲之，故逝世之日，兒女環哭，相向失聲。嗟夫！童稚之淚，滴滴從天眞中流出，非吾瑋琤之慈，何以賺此？

瑋琤性恬澹，終日沉默寡言，於世事都無一可，亦都無一否，長日惟把卷，足不出戶庭。吾慮其枯寂，欲相偕游覽，瑋琤輒不喜；曰『出門所見多鬭境，不若展卷自娛也。』余無以強之。綜十月中，惟侍吾母一觀梅蘭芳劇，卡爾登一觀電影，邑廟一遊覽，吳淞一觀海，應親友召晚

歲三五次游宴之樂，僅此而已。

正月，偕彼歸寧，在吳門小住兩日，三月初，偕往杭州，湖山之勝，琤甚喜。笛輿瓜艇，游眺四日，雲棲靈隱，盤桓不忍去。余杭居臨湖，水色山光，如在几席，風景稱最；琤語我曰：「如此佳境，奈何捨去！」五月病中，猶示意欲湖居養痾，余漫應之而未踐諾，吾負琤矣。

余與琤結婚後，僅在心心攝影一次。今春，余聞某攝影師技最工，要琤往；琤不欲，固强之，琤歎曰：「人生如露電，俄頃消散，奚必多留色相？」余心知其弗祥，以其慣喜作此類衰惡語，亦弗之異。

節儉亦爲琤美德，余屢欲爲置衣飾，輒止。我有餘錢，爲兒輩買書籍文具。游杭歸，欲登車矣，尚往邵芝巖爲兒輩買筆墨甚夥；謂杭筆佳，且值較海上賤。至今兒輩篋中筆墨猶未盡也。

琤肄業兩學校：一杭州女子職業學校，一上海稗文女學；皆能勤所業，爲教師所許。在杭校試第一，得獎「聖蹟圖」一；嫁後，琤輒取以示我。在滬校所爲文，亦爲同列冠，歷屆課卷，

教師皆加密圈，無一竄易。而今而後，啓篋披圖，墨瀋如新，在在皆我傷心材料耳。

琫琤之病，初爲腹痛。時五月十九日，孕已五月。初以爲將夢產，醫來，謂胎甚安。已而起寒熱，化瘧，瘧又轉傷寒。纏綿至七月，稍瘥，外舅汪晴初先生來問疾，琤猶强起迎送。顧是時體已極瘦削，胃敗，飲食甚苦。醫謂此胎氣，無傷，胎下安矣。飲藥輒嘔，乃延西醫注射藥液，日刺一針，兩臂皆針孔，琤苦矣。中秋夜，腹更痛，忽下痢，胎墮，產一女。琤微喜。女三日而殤，琤攬女於懷，不忍釋，强奪之，淚不可仰。吾知其鬱鬱矣，多所慰藉，琤竟不能解。自後痢更劇，飲食大減，日僅飲麥精一甌，余驚極！醫咸束手，幸服何君藥，得暢利之大解，轉危爲安。余以爲沉寒積滯既下降，可無憂，飲食日增，尤可喜。詎九月廿一日晨七時，以久病元虛，勢驟變，痰壅氣促，內風暴動，俄頃逝矣！隔夜，余尙調粥相餉，琤飲啖自若，尙絮語良久，余四時甫睡，相隔兩小時，琤已瀕危，瞬目不能作一語。嗚呼悲矣！

余友多醫家，琤病作，凡吾友之知醫者，咸先後臨診：中醫、德醫、美醫、日醫；甚至催眠術、靈

理療養專家，皆一一延致。藥方集之可成一小冊，藥瓶將盈一篋，竟不能迴吾瑋琤之魂。琤似有前知，余延醫，輙阻我；曰：『勿爾！余疾恐弗起，藥餌之費，可省則省。君之金錢皆以文字換來，文字又君心血所造，吾忍日飲君心血耶？』其言絕痛！余當時聞之，但有掩耳疾走。今茲迴憶，肝腸且寸斷。

琤病樓居，疏簾斜日，狀至淒清，每日薄暮，余治事畢，輙就榻前小談。一日，病呈險徵，而神志絕清，余屏婢媼，垂涕叩之曰：『汝病似無礙；但脫有不諱，汝有最後語示我否？』琤亦涕泣如雨，但搖首曰：『尚有何說？……』三問皆如此。爾時吾兩人握手無聲，惟淚痕相照，如是者可十分鐘。此情此景，海枯石爛，不能磨滅也。

九月初，琤病日殆，余出門，琤終日以淚洗面，家人勸之不聽。一夕，目盡赤，余歸問故，琤曰：『萬事無待我說；惟我姑愛我甚，遠在邗上，今後不能盡孝養，奈何！』余慰之曰：『毋以兵火間阻，不能來，大局略定，行且覘汝。』琤搖首曰：『我那能待大局？……』一星期後，琤竟不起。

當其念念吾母時，病勢日有起色，初不料竟成決絕。琤逝後，余急馳稟告吾母；吾母得訊，淚縱橫太息曰：『噫！天胡奪我媳之速耶？』余與琤訂定婚約，在西湖黃妃塔下，今年九月，雷峯忽圮；時琤已病甚，不能閱報，余轉告之，琤色忽變，微喟曰：『塔猶如此，人何以堪！』

琤久病，骨瘦不盈把，西醫勸進雞汁，謂功能補血。余命庖人如醫言製雞汁，琤飲數日，屏弗進，謂吾曰：『日殺一雞，滋重吾罪，已矣乎！』琤於宗教，於佛爲近，戒殺善念，余亦不忍拒。嗚呼！此一念之善，未知我佛慈悲，能令琤靈魂安樂否？

病久矣；一夕，余握琤手，見其指甲甚修，乃以剪爲之剪爪。吾目短視，燈又昏黯，剪至左手第四指，竟誤剪指尖，琤微呼痛，血已汩汩出，余大驚，急爲裹紮。琤見血滴余襟上，轉喜曰：『吾病至此，以爲血枯久矣，不圖猶有此數滴也！』其言絕慟。余又問：『覺指尖痛否？』琤曰：『一身是病，已不知痛苦爲何物！』余聞言，竟無以慰藉；但咎余操剪鹵莽，孰知此即最後一次之剪指，襟上之紅斑，即爲永久之紀念耶？

琤於文學，喜多讀多抄，而少撰作。余檢篋，除校課文卷外，悉爲鈔本，撰作頗稀。癸亥三月，上海出版之家庭雜誌中，有琤所製小說一篇，題名冬閨之夜，清微澹遠，爲藝林所許，余曩讀此文，第覺其意境幽玄而已。琤死後，余重翻一過，商瑟淒厲，無一語非語讖，驚心怵目者，厥爲述初雪數語：——

我最愛看初雪，瞧他這飄飄蕩蕩，很有可憐的姿勢，墮在地面，化了微微的一滴水，潤了乾燥的泥滓，就算完了雪的責任，度了雪的身世。

堆積的乾雪，正是不幸之雪；初雪眞能在短少的時間，保持雪的態度，表現雪的精神呢。

明天和你憑弔這不幸的雪罷！夜深風冷，我們從這冷酷的空氣中，暫且尋一個溫暖的夢境罷！

酸澀淒愴，是不翅爲「十月姻緣」預爲寫照。嗚呼！文字之神祕，眞不可思議，開卷摩挲，

不堪卒讀！

余年來遭家不造，動多拂逆，每經一度愴痛，恆能强自排遣，朋儕中多謂我能達觀。今茲琫琤之喪，余竟不能自持，蓋棺之夜，余竟哭暈，瞑然倒地不自覺。比甦，益痛徹心脾，乃知悲來填膺，淚不擇地而流，情愛夫妻，含淚又無以相報。雖然，熱淚盈升，已不能迴吾琫琤之魄；和淚寫此，正不知將何以報琫？擲筆一歎，但有涕淚，悲夫！甲子年九月二十九日，——倚虹拭淚述。

哭愛女孟素文

徐傅霖

嗚呼！素兒！余非爾父，余實一殺人犯也。爾之速死，余實致之，天下無殺女之父，余豈爾父，余實一操刀者也。自爾得病，以至死，余竟視爲輕症而忽之，雖爾母力言病狀之危險，余不信也。以余爲父者之威權之盲斷，大足以殺一少女矣，不知國家法律何寬疏若是，獨對於此項殺人犯，許其漏網耶？

嗚呼！素兒！爾非我女，爾實一我家小婢子耳。十六年間，充當一義務婢子，自甘敝衣劣食，

而以精美者讓爾父爾母，爾妹爾弟，凡勞動操作，爾必爭先爲之，爾非我家婢子而何哉？豈有爲人女而從未得父母半點好處者耶？

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一時許，爾母方擬寫一壽聯，忽聞叩門環聲，其聲輕振三下，絕似爾歸矣；第歸非其時，爾母安得不驚？及啓扉，果爲爾，謂頭痛身冷，右顎下腫痛，上午勉强上課，以明日卽爲考期，故下午尙欲支持，意謂進餐少許，或精神可爲之興奮，豈知難以下咽，不得已故作歸計。爾母卽令爾安臥，少頃，寒熱作矣，量之得四十度六分，爾母大駭，延醫至，謂無危險；但驟然不能斷爲何種病症，而酷似瘧，瘧雖有長時間之熱度，終必低降至於無也。

星期二晨，熱已退盡，得三十六度六分矣，合家大喜，爾亦欣然，惟慮不能赴考耳，余言日後可以補考，爾遂稍慰。醫生來，以熱旣退，亦斷定爲瘧。是日也，實爲爾最後歡樂之日，亦卽殺爾之日也。設爾時寒熱不退，則余等必注意此症，而醫生亦將檢驗血液，以究病根，今皆以爲病已痊愈，則大誤矣。

星期三上午，仍繼續爾之愉快生活，且下牀如厠。下午一時，爾忽言顎下痛甚，而熱度又高，爾母卽爲爾塗藥。余往訪醫生，醫生謂當於明晨往診，並言顎下腫痛，必無大病；蓋此係顎下腺炎，卽致化膿，以極端言之，一割可以了事矣。

星期四上午，熱不低落，午間醫生至，復加細診，言爾全身狀態頗佳，熱必來自顎下，當設法阻其細菌之生活，以冀不致化膿，熱亦可卽減矣。爾言胸間悶甚，余等均不甚注意，入夜，爾身體輾轉牀上，爲狀殊不安，余尚責爾無忍耐力，實則爾之生命已趨入危險期矣。

十一月七日，星期五，晨，爾益不安，余尚以爲細菌將逐漸不能發展，病之霍然，當在今明耳。孰料爾之生命，祗剩二三小時耶？爾忽言手足痲木，不能動，爾母及綦妹以熱湯溫之，無效。余卽至笑廬，以電邀話醫生，醫生適赴同德醫校，余怏怏而返。見爾不安如故，余遂驅車至同德醫校，告以病狀，醫生謂不如今日卽送之來，下午開割，則可無他患矣。且爲余約定一小時後卽來，余亦急歸。

抵家，推門而入，斗聞哭聲，余以爲神經質之爾母，視爾病稍劇，又作過度之驚態耳。急登樓，則爾已奄然長逝，嗚呼痛哉！余腸斷矣！爾母及綦妹號哭如瘋人，余亦悲傷過度，竟致無淚。吾兒乎！余出門僅一小時許，行時，爾雖有痛苦，尚言語如常，倏忽之間，豈爾靈魂已離軀殼而去，其誰信耶？縱余抱汝而狂呼阿棠歸來，爾已不能答爾最愛之父矣。

爾綦妹見余至，即趨前領爾綿弟絜妹歸矣。爾母語不成聲，告余以爾之最後：蓋自余去後，爾胸部奇悶，手足麻木，痛苦頻加，口呼阿父邀醫生，何遲遲不歸，每一分鐘，必三四問，大有刻不待緩之勢。爾母已知爾無生望，奈束手無策，爾急囑綦妹至門外望余歸，爾實以爲余偕醫生至，即可救爾命也，不知爾父適往返於寶山路與舢板橋之間，非短時間所可立至。少頃，爾舌已失自由，語甚含糊，尚言之不已，以意度之，必急望余之速歸也。一轉瞬間，爾氣絕矣，一行珠淚出自眶間，是非怨臨終不能向爾父作最後之告別耶？嗚呼痛哉！爾不能知爾父在爾死後十五分鐘即歸矣，父女一面之緣，天竟不能假我以十五分鐘耶？

爾綿弟絮妹。自校中哭歸，二人驚至，面如土色，急牽余衣曰：『阿父乎！我姊眞死耶？延外國醫生來，尚能救活乎？』余曰：『人死焉能復生？』又哭曰：『我姊爲鬼，亦將捉我等去耶？』余遂慰之曰：『素姊平日愛汝等甚，素姊之靈魂，保護汝等且不暇，安肯爲禍？』

合家立爾牀前，哭甚久，余始憶及料理後事，乃與爾母商略。爾母曰：『素兒隨我等吃苦十六載，今又不及爲之施救，實爲父母者畢生之恨事也。衣衾棺槨種種，我等不能吝惜，即素兒成長出閣，本需贈以粧奩，今當以贈嫁之金錢，移作喪費，萬不能草率從事也。』余頷之。

未幾叩門聲急，醫生至矣，嗚呼！吾兒！爾盼望救爾生命之醫生至矣。醫生聞余言，亦不能知致死之原因，與余討論再三；遂曰：『是必細菌入血管，散佈全身，故死竟若是之速。』是耶，否耶？余不知也。

余友人聞耗相繼而至，首先來者卽爾平日常見面之紅蕉伯也。余先求其爲爾購辦衣衾鞋襪。冰血寒梅伯亦至，分任各事而退。嗚呼！素兒今日余雖與友人坐談，不復見爾遞杯茗

敬客矣。

我家寄居滬上，親戚極少，祇宋氏爾湜溼二表姊耳，余特遣人報之，二人急至，登樓梯未及半，哭不成聲矣。回憶日前，彼二人來我家，爾母以爾綦妹新購之攝影機，在庭心爲爾二表姊及其偕來之女友，各攝一影，爾當時聞湜姊校中之英文教師，亦爲嚴蔭武先生，卽欣然曰：『照片映成後，我當攜往校中求嚴師轉交，如是則速且妥矣。』十月杪，片成，爾於翌日託嚴師交去。爾病之第三日，爾湜姊有書至，謂下星期日擬再來攝一影，不意二人之至，已難延至日曜，竟提早兩日矣；且此來非假攝影機以攝影，特於余眼簾中攝成兩箇淚人耳。

爾母欲以二十人以上之細樂鑒送爾，懇冰血伯延之，順道過西門，余囑冰血伯赴務本女校告爾同學諸君，蓋爲時尚三點半，或不致散課也。爾校星期二攷英文，同學諸君不見爾到校，星期三卽有吳慧珍李致良二君書來問病，且言如病中不能作答，則請爾妹代爲之。第爾綦妹事忙，竟致未書隻字，於是星期四晚，余爲爾代答一函，略謂：『病僅顎下腫漲，當無大

礙……』是函本擬於星期五晨投寄，豈意是晨余無從容投函之時矣。

爾非平日希望穿絲襪乎？然爾甚節儉，屢嫌其值昂，終致未曾嘗試。今春爾母購以貽爾，適因尺寸略小，爾卽贈諸蓁妹，而希望中之絲襪，依然未觸爾足；惟爾雖御紗襪，仍頗滿足。暑假中爾謂母曰：『此後每一學期，母爲我購紗襪三雙，卽可供替換矣。』不意開學時發生戰事，校中不便寄宿，爾改爲通學，卽憂形於色曰：『母乎！通學則三雙襪子恐將不足以濟事乎？』今紅蕉伯爲爾購得緞鞋與絲襪來矣，爾之志願居然達到，爾喜耶否耶？此爲爾最初之絲襪，亦卽爾最後之絲襪也，傷哉

旁晚，余已擇定一柩，似欲儘力求其價昂，而始得滿足；余心此與今夏爲爾購一鐵牀時，務必購廉價者相比較，適成反對之心理，此何故耶？爾之被褥衾枕，爾母悉選緞地繡花者購之，美而艷，蓋欲補爾平日以破衣自甘之不足也。

爾死之翌晨，七時許，爾同學李秀娟君來矣。本學期當開學之初，李君每日於七時許必

至我家，與爾攜手入校也。然李君今日之來，與往日大異，渠已得警耗，而終疑其非眞，故特來一探虛實耳。余見李君，卽呼曰：「阿素！爾朋友來矣。」然爾已成一永遠缺席之學生，不能與李君一同入學矣。

未幾，爾舊同學陳孟端君顧冬芳君王大和君柳靜君同來吊爾，且贈爾以花束。爾母爲彼等述爾病狀，彼等皆哭不可仰。

爾沈百英師與俞煥斗師，率爾弟妹之同學江華君王蓮芳君至。俞師今日非若暑假中之爲爾溫課而來，沈師更非訪余；至江王二君，亦非招爾弟妹作庭中之戲，蓋皆欲對於爾之最後，表示哀悼而來耳。校中師友，多贈爾以輓聯。嗚呼！素兒余此時幾疑沈俞二師以習字範本贈爾也。

務本同學諸君以花環贈爾，下午李秀娟君復偕吳慧珍君夏武英君來，蓋必欲送爾行也，爾母辭之再三，終不能阻彼等誠意。據吳慧珍君云：「爾在得病之上一星期，身心似已頗

德，每於散課之暇，必伏几而憩。」然則爾之病根，業經早伏，歸家而仍作健態者，恐爾母不許爾工作，或止爾到校耳第大禍之導火綫，卽繫於此。

爾數年不見之予倩伯，亦爲爾降臨矣，小兒累及長者，我心實不能安；兒乎！爾幾生修到哉！何爾之幸福，死後榮於生前耶？脫此日賓客盈門，而爲爾結婚之日，則爾父將若何喜悅耶？予倩伯見爾最近之照片，謂爾之雙目，實非壽者相；然終不致若是之促也。

爾生平之美德甚夥，節儉其一也。爾之錢袋中，除可供一日車錢之資外，無餘錢也；父母偶與爾以例外之錢，爾必珍藏貯蓄，從不忍任意使用。嗚呼！素兒！爾今富矣，友朋所贈之錫箔且盈桌，從此爾能一改錙銖必較之故態乎？

爾入殮前半小時，郵局遞來一書，乃爾舊同學平華君所寄，余啓而讀之，蓋欲邀爾赴彼家中一遊也。嗚呼！豈知爾非特不能往，且不能見此信之至矣。爾死後第四日，蔡關霖君亦來一函，欲招爾赴彼校觀菊，余讀之心益酸矣。

爾自有生以來，遠離父母時綦少；前年赴蘇州修學旅行，是爾生平第一次離父母也，歸家時竟垂淚矣。去春，旅行杭州，幸與爾綦妹偕，且有萬師母等同行，故不致觸爾離愁。去秋，寄宿校中，第一次歸家，亦曾背人流淚，可見爾實不慣與父母遠離者也。嗚呼！素兒！爾此次遠離爾父母而赴別一世界去矣，無怪柩車行至中途，忽脫輻二次；柩形既不巨，曳之以四馬，安有脫輻之理？是必爾之不忍遠離父母以去，而故作此表示耳。

素兒乎！爾其毋躁！今春余與爾母非曾欲營一生壙乎？雖覓地三四，而均未意洽，今已積極進行此事，得地後當先葬爾於側，如是則爾可成一永遠不離爾父母之人矣。素兒！爾滿足乎？爾母尚欲爲爾墓之四周，環以花木，且樹一墓碑而親自書「愛女孟素之墓」焉。

爾之出殯，長者咸徒步送爾，惟途中風甚劇，此豈爾欲藉風以阻之耶？脫輻時，幾傷予倩伯之足，吳慧珍君亦飽受封姨之虐，爾誠太不敬哉。爾舊同學曹賡陶君亦來送爾，第略遲一步，已追之不及；噫！何緣之薄耶？

我等歸後，客亦漸散，我家頓成一岑寂之家庭矣。余一舉一動，向日必有爾在旁，爭爲余助理，今非親自操作不可，余安得不念念不忘爾哉？

爾校中之書籍等物，已由吳君等帶來矣，今尙不忍啓見，蓋余猶未貯足啓視時之淚量也。爾之作文等稿，尙留教師處，余當親自往取，凡爾遺物，余擬特備一箱以保存之，而於爾作文等稿尤然。此誠我家之寶也。爾星期一歸來時，教科書一束，亦無人解視，此等書籍，一若依然待其主人攜之上學者然，絲毫未改當前之狀。

爾自校中歸來，即上牀臥，故至死仍穿校中之衣，今此衣雖已剪破，余欲改製作小袋五，而家人各取其一，以留紀念品也。爾單獨之照片頗少，僅覓得二頁：一爲半身像，去年擬考初級中學時所攝；一爲全身像，今夏剪髮而新製洋服時所攝。半身者余已求友人丁慕琴君繪一水彩像，懸於房中。全身者已放大至二十四寸，此雖爲一普通照片，自爾父母視之，不啻天仙化人也。故爾母擬題五字於其上曰：「我家之天仙」，而飾於客室之中。

爾弟妹之面容，皆肖余或爾母，獨爾不然，蓋酷肖我母也。余嘗謂爾曰：『爾之面影，頗似爾祖母；爾祖母生時未嘗攝影，故無逼肖之行樂圖，余常以爲憾事。今見爾則不難求我母之面影矣，故余愛爾尤甚。本擬他日携爾返故里，以拜諸親長，曰：此我母之寫眞也。』噫！從此我母無寫眞矣。

爾生於中秋日，鄉人咸稱慶焉；蓋諺云：『女難得月半，』而中秋更爲難得中之難得也。雖然，爾僅得一良好誕生日而已，以爾之壽命而言，祇見十六度中秋月圓耳，余眞不知難得之何所指。

爾酷嗜文學，嘗與弟妹相戲，謂將以文學立身，爾綦妹擬習法律，綿弟愛工業，絜妹欲習醫；爾四人之趣味，各不相同。余嘗笑謂爾母曰：『然則我二人分習農、理二科，我家中非可設立分科大學乎？』嗚呼！此後我家少一文學家矣。

爾在家中，無論於縫紉烹調之時，口中必喃喃背誦英文生字，無時或息。手中若無他種

工作，則捧書一卷以誦讀之；第爾父母設或呼爾作事，爾必拋書而起，爾雖視書籍爲第一生命，視父母尤過之。

王芝九先生授爾以古詩以來，爾在家即愛讀唐人詩。然不明平仄，其調不堪入耳；余往往笑曰：『不入調之詩聲作矣。』嗚呼！素兒！余今欲求一度再聞我愛兒不入調之詩聲，不可得矣；縱有爾弟妹天眞爛漫之歌聲，余耳中仍不足以易此惡劣之詩聲也。

今夏周瘦鵑先生有書來，索爾短稿，爾運譯小說三篇，餘則分寄與王鈍根趙苕狂二先生。嗣後半月雜誌以事延期，紅玫瑰雜誌擬特刊一婦女號，故爾之作品，先出現於雜誌社會之花，爾加之狂喜，謂年假中有暇當再爲之。是時，余亦以未來之文學家期爾，豈知變生不測，余竟不能見爾半月紅玫瑰兩雜誌刊載爾說稿時之喜悅矣。

爾在病中，頗懸念於校中功課，第一日曾作囈語，謂校中明日考試，將奈何！縱爾母多方安慰，爾仍不能或忘。在爾臨終之前二小時，爾尚對母曰：『我痊後決不再入務本，與其降級

而致羞愧，不如退校轉學也。』「憶爾去年見弟妹學校之報告單，成績不佳，幾如自身蒙莫大恥辱。從此每星期一赴校後，星期二必有書來，書中無他語，督促弟妹功課耳；且備作文算術各題，令彼等於星期六以前作成寄去。偶得一較佳之成績，爾必誇於同學前曰：『此我弟妹之作也。』

平日，星期六下午，爲我家庭中最樂之日。寄宿在校之爾，必於是時歸。爾弟妹散學，亦較早於他日。於是我合家人得歡聚矣。下午一時半，爾必輕振門環三次，爾母曰：『阿素歸矣。』蓋爾向不誤時，且門環之聲亦與他人迥異也。設有時待至一時三刻，爾尚不見愛兒之至，必面有憂色；故爾脫校中星期六下午有特別事故，而需遲延者，必先一日有信來也。素兒乎！爾今將何以慰爾母？從此星期六下午一時半，爾母卽望眼欲穿，永不能見我愛兒之微笑歸來也。歡樂之星期六，不將一變而爲悲哀之星期六乎？

爾死後目不瞑，及余歸，依然如故；自爾弟妹歸來後，爾始閉目。兒乎！爾今後可勿念弟妹

矣。余已垂淚謂爾弟妹曰：「素姊爲我家唯一之模範人物，即爾父爾母，亦不之及；蓋我儕缺點頗多，遠不若爾姊姊之完全無疵也。爾等從此當以素姊爲表率，將來毋得忘爾素姊。」爾弟妹皆唯唯。

星期四，爾頸下發痛之際，醫生囑用冰囊以冷之。乃購冰一大塊，陸續敲碎使用。星期五爾死時，冰尙留其半。及星期六，爾大殮後，冰箱中之冰塊，竟未盡釋。嗚呼！爾之壽命與冰之壽命孰久耶？

今春余擬在故鄉購地以築生壙，爾聞之，淚涔涔下，以爲父母正當壯年，何忽作此不祥之舉，豈知昔日爾因父母將得一葬身之地而流淚；今則爾父母將爲爾覓葬身之地而流淚矣。數月之間，變化之不同，有如此者！本學期開學時，爾以新任英文教師嚴蔭武先生、國文教師朱大可先生、吳景遽先生，皆余之熟友，故益欣喜；而孰知爾之得三先生教誨之期綦短也。前日，朱大可先生來，謂爾同學友二十一人，俱有輓爾之文；數日後，當可送來。素兒乎！爾同學

諸友之姓名，余曾於今年新正得賀年片數十葉，始一一見之；今未及一歲余不日又將見爾同學諸君之姓名矣，惜非出現於賀年片而爲輓文也。

今日余以爾照片一葉，持贈潘曾蔭君；潘君即爾幼時呼之爲「矮伯伯」者也。當民國元二年間，潘君嘗寄居我家，爾尚祇四五齡，潘君每日必携爾出遊，爾亦無矮伯伯不歡。然矮伯伯不見爾將十年矣，是以特以特像片贈之，俾得留一小友之紀念。

爾病中以病母忍足，不爾見母之立於牀前，進爾以湯藥，晚間爾必促爾母速睡；爾母避牀側給爾，爾見之益不安星。期三夜半，爾母睡，而余立爾牀前，爾慣欲哭矣。兒乎！余今始知爲父母者得立於愛兒病榻之前以進湯藥，亦無上之幸福也，惜余等未修得耳。

回想往昔星期六，爾弟妹放學歸來，必大聲呼素姊歸未？爾聞聲，往往隱於門後以驚之；少頃，爲彼等尋得，則歡聲震屋宇矣。素兒乎！而今而後，星期六爾弟妹將於何處覓爾耶？

余今偶啓爾書桌之抽屜，見有爾初秋所收之花子數袋，袋上註明花之種類。此等種子，

於明春蒔之，當仍能開放含笑之花；獨我之愛女，明春葬諸土中，不能復現一嬌好如花之少女矣。

爾房中柱上非懸一日曆乎？爾綦妹每晨必揭去一葉，自爾死後，余卽止爾綦妹再揭此日曆。我家庭之空氣，恐將不能與光陰俱去矣；故此日曆仍止於十一月七日。余書「傷心哉！此日也！」六字於是葉之上，擬以此剩餘之日曆，與爾遺物，同保存一處，以示我歡樂之家庭，卽中止於此日。

爾死後二星期，忽於爾書籍中得一未發之函。此爲爾致友人王月娥君者，郵票已粘貼，諒係爾因病未寄耳，脫余發見後，卽以之投入郵筒，王君見爾親筆之書，不將驚喜不定而疑爾復活耶？

王君因返故里，未得爾耗，歸滬致，卽驚慌來我家，述爾在校中之生活狀態至詳；且言爾之勤學，實爲朋輩中所少有，凡遊散運動之時間，爾仍孜孜不倦，伏案準備功課也。嗚呼素兒！

爾傭矣！爾父爾母僅知爾爲一普通學生，至爾死後，方知爾爲一勤學之人；噫！晚矣。

往日余每購一新物歸，合家必大喜，爾亦喜之之一人也。輩於兒輩中最長，對物不僅欣喜，且有愛護之心。今後余每當購物，必先念及家中欣喜者愛護者已少一人矣。

人生本有一死，僅遲早之不同而已。況死於父母之側者，或爲最幸福之死歟？故余亦無所悲。卽以爾壽命之修短言之：人類平均爲五十歲，而爾已占其三之一，似不爲少矣；惟余所痛心靡已者，爲不能知爾致死之原由耳。

余友之業醫者，凡二十餘人，以爾病症之奇，余嘗訪諸名家，而求解釋其理；然皆想像之談，無法徵實。惜爾死後，余心緒殊亂，未注意及以解剖之法，究爾之病根耳。想像之說有三：一、卽頸下腫處，其內部之細菌，忽入血管，故頃刻散佈全身而致卽死。其二、謂高熱度延至三四日，心臟已不能支，故爲心臟痲痺。第三說曰。死後皮膚上現紅紫色，或爲腥紅熱也；初起時混身不見紅疹者，乃無疹腥紅熱耳。

以第一說言之：似乎頸下腫處過小而且低，設其形略大而將化膿，則或者有細菌入血管之虞；今非其時也，此種危險，在外症上實占百三十分之一，而醫者咸不事預防也。第二說與臨死時手足痲木等頗脗合；然則四十度之熱，又何自而來哉？豈區區頸下之腫，能發生高熱度至若是之久乎？第三說似甚近；然亦有不合。蓋腥紅熱中途斷不致有一日半休止其寒熱也；某君雖言曾見有腥紅熱而中間退熱二日者，此實例外，他醫俱未之聞也。

三說之外，尚有排斥以上各說，而主張病之初即發生於血管中者，故痛苦較少，而爲禍擬速；或有已謂細菌入腦中者。

至中醫之說，又異於是。一謂此係疔類，必食肉以致走黃，故急死而不救。一謂是名溫毒，不宜服退熱劑，須使之發散，及全身現紅斑，始獲救矣。

余遍聞諸說，墜入五里霧中矣。孟素吾兒！爾秉性誠直，何得此怪異之病哉？嗚呼！我老矣！否則誓必投筆以習醫，窮究此病之奧妙，而活他人之愛女矣。吾兒乎！爾曷爲爲不經見之病，

犧牲其生命耶？

自余於爾死後第三日之晚，——即十一月九日。——，聞無疹腥紅熱之說大懼，即於翌晨施行室內消毒；不意是晚爾縣弟喉痛，而寒熱交作矣。十一日，即送往醫院。下午爾碁妹亦得同樣之症，夜間爾母又有此病狀。十二日下午，爾絜妹亦發熱。於是四人相繼入院。旁晚，余亦覺喉間微痛。

嗚呼！素兒！是夜余驚怖已達極點，合家既同時俱患喉痛發熱之症，則爾之致死腥紅熱無疑矣。且此推測既確定，則我家之命運，必不僅犧牲爾一身已也。細菌大有撲滅我全家之勢？醫生既難以斷定其確爲腥紅熱，然又不能絕對否認；蓋頗多類似之處也。余於是夜已作種種消極之準備矣。夜半，余喉痛益劇。第翌晨竟無恙。趨往醫院視之，爾母及爾弟妹病態之經過，亦甚佳良，於是合家驚懼之念遂稍減。素兒乎！是豈我常以父母弟妹爲重之素兒幽魂，加以衛護耶？

爾母在十四年前，爾絃弟死後，得心跳之症。今以爾故，病益劇矣。且臥病多日，足疾亦因之更甚；蓋爽之更替，未免欠勤也。所勤者，合家均非腥紅熱，而爲普通之感冒，故五六日卽愈；然則吾兒之病，非又不能斷定爲腥紅熱耶？按最近之學者，雖確知腥紅熱非空氣傳染，而爲接觸傳染，則我合家之人，孰非與爾皆經接觸者哉？何無他異？嗚呼！吾兒！爾之病源，實是疑問？爾不啻一疑獄中之死刑囚也，冤哉！

素兒乎！以人類之壽命與地球之壽命較，固人之百歲者與夭折者，同爲倏忽卽滅之短命者耳；故爾之與余等後爾而死者，其壽命實相差無幾也，何足悲哉？第余爲爾父十六年，而未能使爾得余少許溫煖之情者，實余難忘之憾事也！

從來女孩子多戀母，惟爾獨戀父。回憶爾周歲時，與余同睡，兩手終夜鈎余頸，余不得少動；否則爾必號哭無已時。及爾四五歲，見余出門，必與余握手，爾每緊握弗釋，實則欲遲我出外之時刻耳。余强之出，爾乃大哭；比余歸，爾已笑立樓梯頭，喜呼阿父歸矣。嗚呼！爾實欲於此

十六年短期間內，多延長父女見面之時刻耳。爾既戀余若是之甚，盍弗再於此汚濁之塵世，暫留數年，以待爾父終其天年耶？

孟素吾兒而今已矣！余之一切，俱已消滅無存，祇留余父母對爾一片永遠難忘之心耳。爾之急死，實於爾父母生活上留一大創痕！使爾父母此後無論遇何樂境，心弗能怡矣。噫！返魂無術，我等唯求對爾多作紀念爾之事而已。父臬呆和淚作。　甲子十一月二十一日脫稿。



飛仙天豹圖　昭君和番　薛剛反唐　濟公活佛初二三集　今古奇觀集　薛仁貴征東　薛丁山征西　彭公案　二度梅　新紅樓夢　正德遊江南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十二樓　羅通掃北　楊家將　飛龍傳　平妖傳　蘇曼殊小說集　斷鴻零雁記　蘭花夢　水石緣　白牡丹　閨秀佳話　說唐　小英雄傳　梅夢豔史　鉄月再圓記　金台平陽傳　怒雲走國

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二三十年十一月再版

著作者　吳寄塵

標點者　胡懷琛

校閱者　史惲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批發所　廣東路一百廿一號

